

宗喀巴大師著

菩提道次第廣論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菩提道次第廣論目錄（兼科判表）

本書譯例

序文

初歸敬頌及略述本論之重要

《表一》

科判分二

次開為四門

- 甲一 為顯其法根源淨故開示造者殊勝《接表二》
- 甲二 令於教授起敬重故開示其法殊勝《接表三》
- 甲三 如何說聞二種殊勝相應正法《接表四》
- 甲四 如何正以教授引導學徒之次第《接表五》

《表二》

甲一 為顯其法根源淨故開示造者殊勝

- 乙一 圓滿種中受生事理
- 乙二 其身獲得功德事理
 - 丙一 知見廣博獲教功德事理
 - 丙二 如理修行獲證功德事理
- 乙三 得已於教所作事業
 - 丙一 於印度所作事理
 - 丙二 藏中所作事理

《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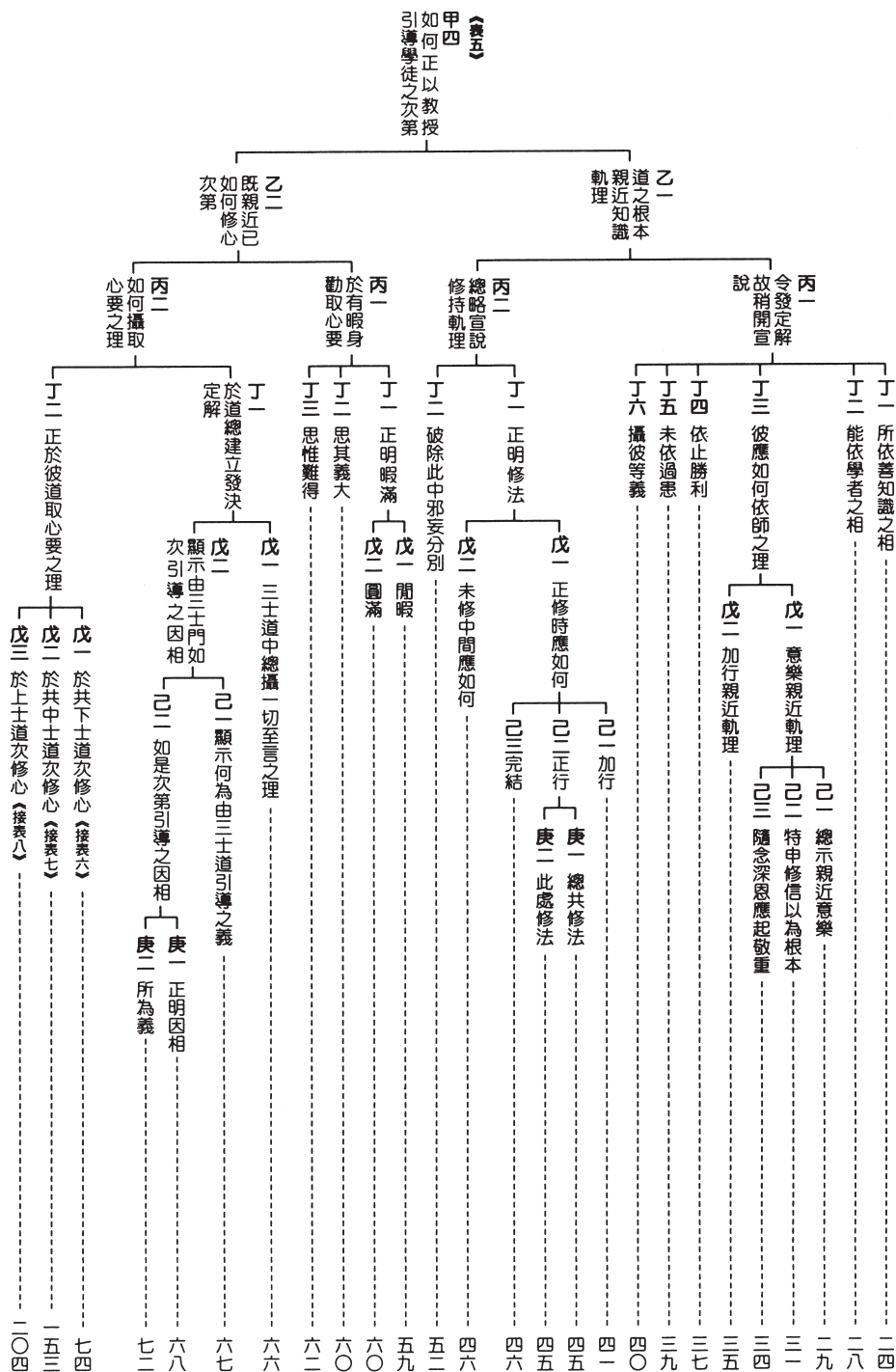
甲二 令於教授起敬重故開示其法殊勝

- 乙一 通達一切聖教無違殊勝
- 乙二 一切聖言現為教授殊勝
- 乙三 易於獲得勝者密意殊勝
- 乙四 極大罪行自趣消滅殊勝

《表四》

甲三 如何說聞二種殊勝相應正法

- 乙一 聽聞軌理
 - 丙一 思惟聞法所有勝利
 - 丙二 於法法師發起承事
 - 丁一 斷器三過
 - 丁二 依六種想
 - 丙三 正聽軌理
- 乙二 講說軌理
 - 丙一 思惟說法所有勝利
 - 丙二 發起承事大師及法
 - 丙三 以何意樂及加行而說
 - 丙四 於何等境應說不說所有差別
- 乙三 於完結時共作軌理



《卷六》
戊一
於共下士
道次修心

己一
正修下
士意樂

庚二
依止後世
安樂方便

庚一
發生希求
後世之心

辛一
思惟此世不能
久住憶念必死

辛二
思惟後世當生
何趣二趣苦樂

辛一
趣入聖教最勝
之門淨修皈依

壬一 未修念死所有過患

壬二 修習勝利

壬三 當發何等念死之心

壬四 修念死理

癸一 思決定死

癸二 思惟死無定期

癸三 思惟死時除法而外餘皆無益

癸一 大有情地獄

癸二 近邊地獄

癸三 寒冷地獄

癸四 獨一地獄

壬一 旁生所有眾苦

壬二 餓鬼所有眾苦

壬一 由依何事為皈依因

壬二 由依彼故所皈依之境

壬三 由何道理而正皈依

壬四 既皈依已所學次第

癸一 正明其境

癸二 應皈依此之因相

癸一 知功德

癸二 知差別

癸三 自誓受

癸四 不言有餘而正皈依

子一 佛功德

子二 法功德

子三 僧功德

癸一 攝分中出

癸二 教授中出

癸一 別學

癸二 共學

癸一 遮止應學

癸二 修行應學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八四

八六

八九

九〇

九一

九二

九四

九八

九九

九九

一〇〇

一〇四

一〇四

一〇四

一〇四

一〇五

一〇五

一〇六

一〇七

一〇七

一〇九

《義七》
戊二 於共中士
道次修心

庚二 發此之方便

壬二 思惟集諦
流轉次第

- 癸一 煩惱發生之理
 - 子一 正明煩惱
 - 子二 如何生起之次第
 - 子三 煩惱之因
 - 子四 煩惱過患
- 癸二 彼集業之理
 - 子一 正明所集之業
 - 丑一 思業
 - 丑二 思已業
 - 子二 如何集業之理
 - 子一 死緣
 - 子二 死心
 - 子三 從何攝煖
 - 子四 死後成辦中有之理
 - 子五 次於生有受生道理
- 癸三 死沒及結生之理

辛二 由於十二緣起思惟

- 壬一 支分差別
- 壬二 支分略攝
- 壬三 幾世圓滿
- 壬四 此等攝義

己二 彼生起之量

己三 除遣於此邪執分別

己四 決擇能趣解脫道性

- 庚一 以何等身滅除生死
- 庚二 修何等道而為滅除

己二 顯示入大乘門唯是發心

庚一 由依何因如何生起

辛一 七種因果
教授

- 壬一 於其漸次令發定解
 - 癸一 開示大乘道之根本即是大悲
 - 癸二 諸餘因果是此因果道理
 - 子一 引發生起此心所依
 - 丑一 於諸有情令心平等
 - 丑二 修此一切成悅意相
 - 丑三 修慈
 - 丑四 修悲
 - 丑五 修增上意樂
 - 子二 正發此心
- 壬二 如次正修
 - 癸一 修習希求利他之心

《發心》
戊三 於上士道
次修心
如何發生
此心道理

庚二 修菩提心次第

辛二 寂天教授

癸一 修習希求菩提之心
癸二 明所修果即為發心

壬一 思惟自他能換勝利及不換過患
壬二 若能修習彼心定能發生
壬三 修習自他相換法次第
癸一 除其障礙
癸二 正明修法

庚三 發起之量

壬一 所受之境
壬二 能受之依

辛一 未得令得

壬三 如何受之軌則

癸一 加行儀軌
癸二 正行儀軌
癸三 完結儀軌

子一 受勝皈依
子二 積集資糧
子三 淨修意樂
丑一 莊嚴處所安布塔像陳設供物
丑二 勸請皈依
丑三 說皈依學處

庚四 儀軌受法

辛二 已得守護不壞

壬一 修學現法不退發心之因
壬二 修學餘生不離發心之因
癸一 為發心增歡喜故應當修學憶念勝利
癸二 正令增長所發心故應當修學六次發心
癸三 為利有情而發其心應學其心不捨有情
癸四 修學積集福智資糧
癸一 斷除能失四種黑法
癸二 受行不失四種白法
子一 不捨所發心願
子二 學令增長

辛三 設壞還出之方便

己三 既發心已學行道理《接表九》

庚一 發心已後須學處之因相

庚二 顯示學習智慧方便一分不能成佛

壬一 淨修欲學菩薩學處

已三 既發心已
學行道理
《表九》

庚三 正釋學習學
處之次第

辛一 於總大乘學習道理	二五七
壬二 修已受取佛子律儀	二五七
壬三 受已如何學習道理	二五八
癸一 何所學處	二五八
癸二 其中能攝諸學道理	二六二
子一 正義數量決定	二六二
子二 兼說次第決定	二六二
癸三 於此如何學習次第	二六二
子一 初於總行學習道理	二六二
子二 特於後一波羅蜜多學習道理《接表十七》	二六二
丑一 學修六度熱自佛法《接表十》	二六二
丑二 學習四攝熱他有情《接表十六》	二六二
辛二 特於金剛乘學習道理	三五七

《表十》
丑一 學習六度
熱自佛法

寅一 學習布施	二六三
卯一 布施度性	二六三
卯二 轉趣發起布施方便	二六三
卯三 布施差別	二六三
辰一 總一切依當如何行	二六三
辰二 觀待別依所有差別	二六三
辰三 布施自性所有差別	二六三
巳一 法施	二六八
巳二 無畏施	二六八
巳三 財施	二六八
午一 實捨財施	二六八
午二 唯意樂施	二六八
未一 捨財道理	二七三
未二 若不能捨當如何行	二七三
未三 習近對治布施障礙	二七三
申一 惠施何田	二七三
申二 何心惠施	二七三
申三 如何行施	二七三
申四 施何等物	二七三
酉一 略示應捨不應捨物	二七三
酉二 廣釋	二七三
戌一 廣釋內物可捨不捨	二七三
戌二 廣釋外物可捨不捨	二七三
亥一 不捨外物道理	二七三
亥二 惠施外物道理	二七三
卯四 此等略義	二七三
寅二 學習持戒《接表十一》	二八〇
寅三 學習忍辱《接表十二》	二八〇
寅四 學習精進《接表十三》	二八〇
寅五 學習靜慮《接表十四》	二八〇
寅六 般若道理《接表十五》	二八〇

《義十二》

寅二持戒度

卯一尸羅自性	二八一
卯二趣入修習尸羅方便	二八二
辰一律儀戒	二八四
卯三尸羅差別	二八四
辰二攝善法戒	二八四
辰三饒益有情戒	二八四
卯四修尸羅時應如何行	二八五
卯五此等攝義	二八五

《義十二》

寅三忍辱度

卯一忍之自性	二八五
卯二趣入修忍之方便	二八六
卯三忍之差別	二九〇
辰一耐忍害忍	二九三
巳一破除不忍忍所作害	二九四
午一破除不忍	二九五
障樂作苦	二九五
未一顯示理不應瞋	二九五
申一觀察境	二九五
申二有境	二九五
申三所依瞋非應理	二九五
巳二破除不喜忍家富盛喜其衰敗	二九五
午一有苦生時破除專一執為不喜	二九五
未一思惟苦之功德	二九五
申一思惟等諸大勝利	二九五
申二思惟有過失之理	二九五
申三故於破此應當歡喜	二九五
巳二引發此之方便	二九五
午二顯示其苦	二九五
理應忍受	二九五
未二思惟能忍眾苦	二九五
申一思能遮止無量大苦所有勝利	二九五
未三從微漸修無難之理	二九五
辰二安受苦忍	二九五
巳二處門廣釋	二九五
卯四修忍時如何行	二九五
卯五此等攝義	二九五

《表十三》 寅四 精進度		卯一 精進自性	三〇四
		卯二 趣入修習精進方便	三〇五
		卯三 精進差別	三〇六
		辰一 正明差別	三〇七
		巳一 撰甲精進	三〇七
		巳二 攝善法精進	三〇七
		巳三 饒益有情精進	三〇七
		巳一 捨離障礙精進違緣	三〇八
		午一 明所治品	三〇七
		午二 修斷彼之方便	三〇七
		午一 發勝解力	三〇八
		午二 發堅固力	三〇九
		午三 發歡喜力	三一〇
		午四 斷止怠力	三一〇
		巳二 修積順緣助資糧	三一〇
		巳一 發生精進之方便	三一〇
		巳二 依止二緣發動精進	三一〇
		巳四 由此身心堪能之理	三一〇
		卯四 正修行時應如何修	三一〇
		卯五 此等攝義	三一〇
《表十四》 寅五 靜慮度		卯一 靜慮自性	三一
		卯二 修彼方便	三一
		卯三 靜慮差別	三一
		卯四 正修彼時應如何行	三一
		卯五 此等攝義	三一
《表十五》 寅六 般若度		卯一 慧之自性	三二
		卯二 生慧方便	三二
		卯三 慧之差別	三二
		辰一 通達勝義慧	三二
		辰二 通達世俗慧	三二
		辰三 通達饒益有情慧	三二
		卯四 正修慧時應如何行	三二
		卯五 此等攝義	三二

《表十六》
丑一學習四攝
熟他有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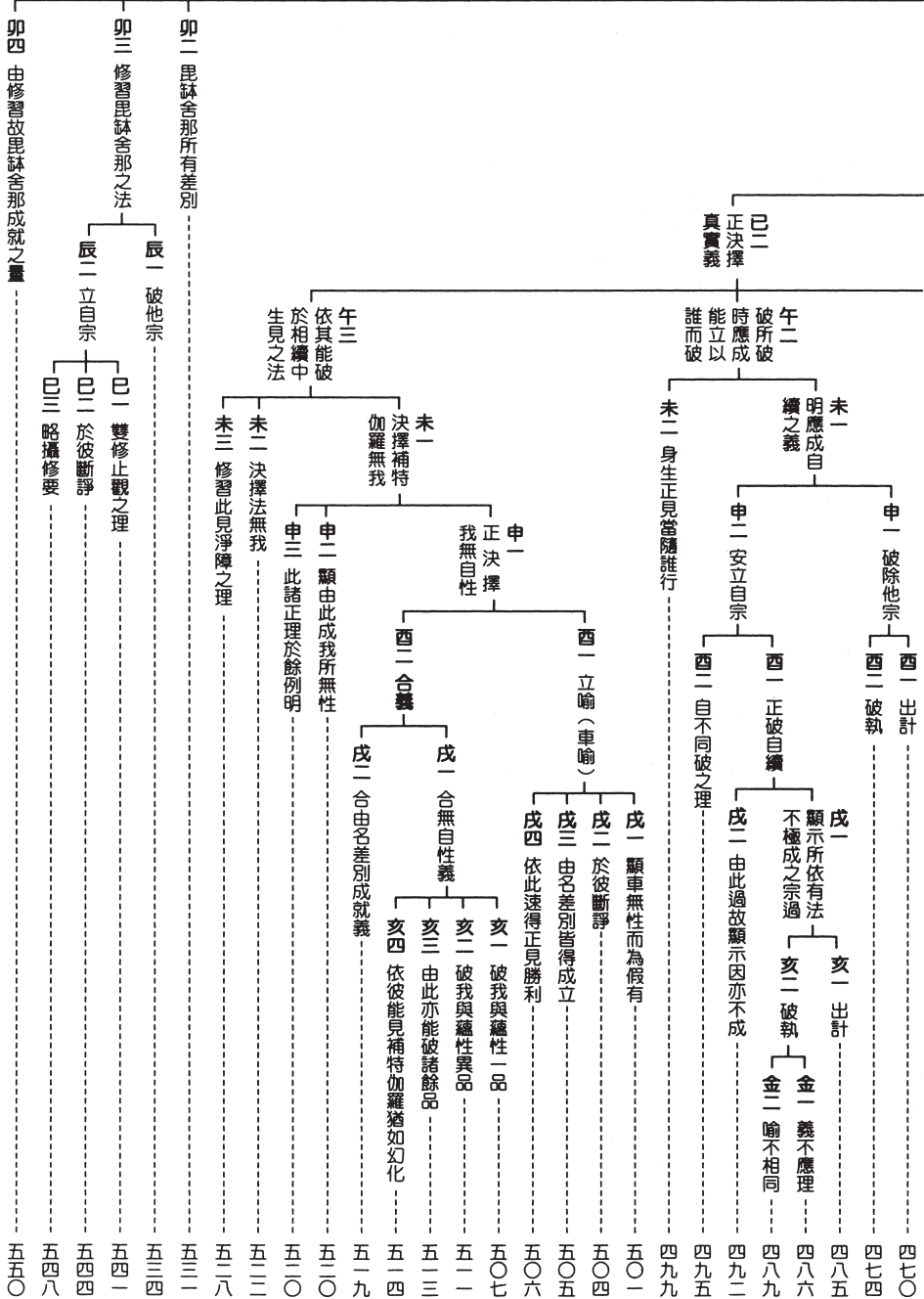
寅一 四攝自性	三三一
寅二 立四之理由	三三一
寅三 四攝之作業	三三一
寅四 攝受眷屬須依四攝	三三一
寅五 略為解說	三三一

《表十七》
子一別學後二
波羅蜜多

丑一 修習止觀之勝利	三三六
丑二 顯示此二攝一切定	三三七
丑三 止觀自性	三三八
丑四 理須雙修	三四一
丑五 次第決定	三四四
丑六 各別學法	三四六
寅一 學者摩他法《接表十八》	四〇一
寅二 學毘鉢舍那法《接表十九》	五五三
寅三 學雙運法	五五三

《表十八》
寅一學者摩他法

卯一 修正資糧	三四六
卯二 依止資糧 修著摩他	三四七
辰一 加行	三四七
辰二 正行	三四九
巳一 身何威儀而修	三五〇
巳二 正釋修習 之次第	三五四
午一 引生無過 三摩地法	三五五
未一 繫心所緣先如何修	三五六
未二 住所緣時 應如何修	三五九
申一 明心住 之所緣	三六二
申二 心於所緣如何安住	三六四
申一 有沉掉時 應如何修	三六五
西一 修習對治 不知沉掉	三六七
西二 破有過規	三六八
西三 示修時量	三六九
西一 立無過規	三七〇
西二 明此處之所緣	三七四
西三 總建立所緣	三七五
戊一 正明所緣	三七六
戊二 顯示何等補特伽羅應緣何境	三七七
戊三 顯示所緣異門	三七八
戊一 決擇沉掉之相	三七八
戊二 於正修時生覺沉掉正知方便	三九〇



附錄：

附錄一：菩提道次第略論（止觀）

丑一 止觀自性

卯一 加行

寅一 修正法

卯二 正行

辰二 明如何修住心

巳一 總明所緣
巳二 此處所緣

寅二 修正量

寅一 總明觀資糧

寅二 別明決擇見

卯一 明染污無明

卯二 尋求無我見

辰一 決擇人無我

辰二 決擇法無我

巳一 決擇有為法無自性

巳二 決擇無為法無自性

午一 決擇色法

午二 決擇心法

午三 決擇不相應行

丑四 學雙運法

子二
別於後二度
後學法分四

附錄二：菩提道燈論

附錄三：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論

附錄四：菩提道次第廣論科判（大勇法師造）

五六一

五六一

五六二

五六二

五六三

五六四

五六九

五七〇

五七一

五七二

五七六

五七六

五七六

五七六

五七六

五八〇

五八六

五九二

六一二

本書譯例

- 一、本論原本依拉薩新舊兩版菩提道次第廣論及廣論四家注。
- 二、本論所譯法數名詞多依奘師所譯。
- 三、本論之名詞凡漢文經律論中所無者俱依藏文原義及師口授譯之。
- 四、本論人名地名物名內地所無者悉皆譯音。所引經論與舊譯漢文間有不合者係依藏文譯成。
- 五、本論科目多依藏文原式。
- 六、本論卷帙浩繁翻譯時間短促兼之強半係由藏來川之行程中倉卒所譯失當之處勢所難免希讀者諒而教之。
- 七、本論曾請太虛大師參訂譯文並於科目上加甲乙等字因時間倉卒僅完四卷茲因各方要求付印故仍照原譯印出。

序

太虛

比因西藏學者法尊譯出黃衣士宗喀巴祖師所造菩提道次第廣論。教授世苑漢藏院學僧。將梓行而問世。余爲參訂其譯文。閱至「如是以諸共道淨相續已。決定應須趣入密咒。以能速滿二資糧故。設踰共道非所堪能。或由種性功能虛劣。不樂趣密咒者。則唯應將此之次第加以推廣。」其爲特尚密宗之理論。甚爲顯然。例之賢首以別教一乘特尚華嚴。天台以純圓獨妙特尚法華。固將無別。然中國尚禪宗者。斥除一切經律論義。雖若宗鏡錄遍錄經論。亦但揚厥宗。鄙餘法爲中下。尚淨土者。亦勸人不參禪學教。專守一句彌陀。賢台雖可以小始終頓藏通別圓位攝所餘佛言。然既爲劣機而設。非勝根所必須。縱曰圓人無不可用爲圓法。亦唯俟不獲已時始一援之。而學者又誰肯劣根自居。於是亦皆被棄。此風至日本而加厲。橫判顯密教。豎判十住心之東密。則除秘密盡排爲淺顯。高唱經題之蓮。則於法華亦捨迹門而僅崇本門。今日本雖經明治維新復興。然亦祇有各宗而無整全之佛教。中國至清季除參話頭念彌陀外。時一講習者。亦禪之楞嚴淨之彌陀疏鈔及天台

法華與四教儀或賢首五教儀附相宗八要而已。經律論古疏早多散失保之大藏者亦徒資供奉。或翻閱以種善根耳。空疏婬陋之既極。唯仗沿習風俗以支持。學校興而一呼迷信。幾潰頽無以復存。迄今欲扶掖以經論律儀。亦尚無以樹立其基礎。而借觀西藏四五百年來之黃衣士風教。獨能卓然安住。內充外弘。遐被康青蒙滿而不匱。爲之勝緣者雖非一。而此論力闡上士道必經中下士道。俾趣密之士。亦須取一切經律論所詮戒定慧遍爲教授。實爲最主要原因。論云。『如道炬釋。』未修止觀。學習律儀學處以前。是爲戒學。奢摩他者是爲定學。毗鉢舍那是爲慧學。復次奢摩他前。是方便分福德資糧。依世俗諦廣大道次。發起三種殊勝慧者。是般若分智慧資糧。依勝義諦甚深道次。』若於此次第決定數量決定之智慧方便中僅取一分者。當決定知不成菩提。」

福德資糧則人天俱攝。智慧資糧則聲緣相協。律及經論皆所依止。僅取一分。不成菩提。雖未嘗不別有最勝之歸趣。而確定皆攝入次第之過程。於是不沒自宗。不離餘法。而巧能安立一切言教。皆趣修證。故從天竺相性各判三時。以致華日諸宗之判攝時教。皆遜此論獨具之優點。余昔於佛學概論。明因緣所生法爲五乘共法。三法印爲三乘共法。一切法

實相至無障礙法界爲大乘不共法。後於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又增說共不共通法爲總要。粗引端緒。語焉不彰。今雖未能獨崇密宗。欣覩三士道總建立之典要。乃特提出以申論之。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三十日於世苑圖書館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一

宗喀巴大師造

法尊法師譯

校正版

南無姑如曼殊廓喀耶（梵語）

敬禮尊重妙音（漢譯）

俱胝圓滿妙善所生身

成滿無邊衆生希願語

如實觀見無餘所知意

於是釋迦尊主稽首禮

是無等師最勝子

荷佛一切事業擔

現化遊戲無量土

禮阿逸多及妙音

如極難量勝者教

造釋密意瞻部嚴

名稱徧揚於三地

我禮龍猛無著足

攝二大車善傳流

深見廣行無錯謬

圓滿道心教授藏

敬禮持彼然燈智

徧視無央佛語目

賢種趣脫最勝階

悲動方便善開顯

敬禮此諸善知識

今勤瑜伽多寡聞

廣聞不善於修要

觀視佛語多片眼

復乏理辯教義力

故離智者歡喜道 圓滿教要勝教授 見已釋此大車道 故我心意徧勇喜
諸有偏執暗未覆 具辨善惡妙慧力 欲令暇身不唐捐 諸具善者專勵聽

此中總攝一切佛語扼要。徧攝龍猛無著二大車之道軌。往趣一切種智地位勝士法範。三種士夫。一切行持。所有次第。無所缺少。依菩提道次第門中。導具善者趣佛地理。是謂此中所詮諸法。

此中傳有二派釋儀。勝那蘭陀諸智論師。許由三種清淨門中。詮釋正法。謂軌範語淨。學者相續淨。所說法清淨。後時止迦摩囉室囉。聖教盛行。彼諸智者。則許三種而爲初要。謂正法造者殊勝。正法殊勝。如何講聞彼法規理。今於此中。應如後釋。

由是菩提道次引導分四。^一爲顯其法根源淨故。開示造者殊勝。^二令於教授起敬重故。開示其法殊勝。^三如何講聞二種殊勝相應正法。^四如何正以教授引導學徒之次第。今初

總此教授。即是至尊慈氏所造。現觀莊嚴所有教授。別則此之教典。即是菩提道炬。故彼造者。亦即此之造者。彼復即是大阿闍黎勝然燈智。別諱共稱勝阿底峽。

其殊勝分三。^一圓滿種中受生事理。^二其身獲得功德事理。^三得已於教所作事業。今初

如拏錯大譯師所造八十讚云。「東薩賀勝境。其間有大城。謂次第聚落。其中有王都。名爲有金幢。其宮極廣博。受用位饒盛。等支那國王。其國王善勝。妃名吉祥光。父母有三子。名蓮藏月藏。並其吉祥藏。太子蓮華藏。有五妃九子。長子福吉祥。現時大善巧。稱爲陀那喜。幼子吉祥藏。苾芻精進月。次子月藏者。即現至尊師。」

獲得功德事理分二。一知見廣博獲教功德事理。二如理修行獲證功德事理。今初

如讚云。「二十一歲中。善巧六十四。技術及一切。工處善構言。及一切諸量。」謂於二十一歲以內。學習內外四共明處。聲明。因明。工巧業明。及醫方明。善巧究竟。特如大卓龍巴云。十五歲時。僅聞一次正理滴論。與一點慧戲論。外道興辯。令彼墮伏。美譽徧揚。

於其黑山道場。瑜伽自在。親見歡喜金剛尊身。獲得金剛空行佛母授記之尊重。羅睺羅毬多前。具足請受一切灌頂。立密諱爲智密金剛。二十九歲以內。於多獲得成就師前。習金剛乘教典教授。善巧無餘。於諸密咒。唯我善巧。作是念已。諸空行母於其夢中。陳示衆多。昔所未見密咒經函。摧其慢意。此後尊重及諸本尊。若寤若夢。隨其所應。勸云。若出家者。則於聖教及諸衆生。起大饒益。依是勸已。如讚中云。「共稱汝親教。爲加行道者。」隨請大衆

部持律上座。得加行道一分眞實三摩地者。厥號戒鎧爲親教師而正出家。其諱又名勝然燈智。此後乃至三十一歲。習學相乘內明。上下諸藏。特於能飛聚落。法鎧師前。十二年中聽受大毗婆沙。極善根本四部教典。於諸異部。作受食等。諸微細分。互捨取處。徧知無雜。

由是度越自他諸部宗海彼岸。故是無倒解了一切教正法中樞要處者。

獲得證德事理者。總佛一切教法聖教。三藏寶攝。故證聖教亦須攝入三學寶中。其中戒學。至言及釋數數讚爲定慧學等。一切功德之所依處。故須先具戒學增上諸證功德。其中分三。

成就最勝別解脫律儀事理者。如讚中云。「尊入聲聞乘門已。護戒如鼈牛愛尾。具妙梵行勝苾芻。持律上座我敬禮。」謂其正受圓滿苾芻諸律儀已。如愛尾牛。若尾一縷掛著於樹。雖見獵士將離其命。寧捨其命護尾不斷。如是雖於一輕學處。尚寧捨命防護不犯。況其所受重大學處。是故成大持律上座。

成就菩薩律儀者。如讚中云。「尊入度彼岸門已。增上意樂善清淨。覺心不捨諸衆生。具慧大悲我敬禮。」總具修習慈悲爲本。菩提之心衆多教授。特依金洲大師。多時修習至

尊慈氏及妙音尊傳授無著及寂靜天最勝教授。如讚中云：「能捨自利以利他。爲勝是即我師尊。」謂心發起愛他勝自菩提之心。以此願心所引行心。受學菩薩廣大妙行。學受隨行所有學處。行賢妙故。能不違越諸勝者子所有制限。

成就金剛乘律儀者。如讚中云：「尊入金剛乘門已。自見天具金剛心。瑜伽自在獲中者。修密護禁我敬禮。」成就觀見自身即天生起次第。及金剛心圓滿次第三摩地故。總讚爲其瑜伽中尊。特讚如理護三昧耶。不越制限。亦如讚云：「由具念正知。不作意非戒。愼念無諂誑。犯罪不染尊。」如是於諸三種律儀淨戒學處。非僅勇受。如其所受隨行防護。不越制限。設少違犯。亦以各各還出儀軌。疾疾令淨。如是淨傳。應知是諸通達聖語扼要智者。所喜愛傳。隨諸正士應當修學。

成就定學分二。共者。謂由奢摩他門。得堪能心。不共定學者。謂具極穩生起次第。此復三年或六年中。修明禁行。爾時遙聞飛行國中。諸空行母。謳歌之聲。心中亦有所憶持者。

成就慧學中。共者。謂得止觀雙運毗鉢舍那三摩地。不共者。謂得圓滿次第殊勝三摩地。如讚中云：「如密咒乘教。顯是加行道。」

於聖教所作事中分二。^一於印度所作事理。^二藏中所作事理。 今初

於勝金剛座大菩提寺。曾經三次以法戰敗外道惡論。住持佛教。即於自部。上下聖教。所有未達。邪解疑惑。諸惡垢穢。亦善除遣。而弘聖教。故一切部。不分黨類。奉爲頂嚴。如讚中云。「於大菩提寺。一切集會中。自部及他部。諸惡宗敵者。以獅吼聲語。一切腦漿崩。」又云。「能飛聚落中。出家二百半。能映覆戒中。出家不滿百。四本部全住。尊部無傲舉。摩羯陀境內。一切寺無餘。成大師四衆。一切頂上珠。尊居十八部。一切頂中時。一切皆受教。」

藏中所作事理者。天尊師長叔姪。如其次第起大殷勤。數數遣使洛拶。囑賈精進獅子。及拏錯戒勝。往印迎請。菩提光時。請至哦日鐸。啓請治理佛陀聖教。依是因緣。總集一切經咒要義。束爲修行次第。遂造菩提炬論等。而興教法。此復住於哦日三載。聶塘九歲。衛藏餘處。五年之中。爲諸善士。開示經咒教典教授。罄盡無餘。聖教規模諸已沒者。重新建樹。諸略存軌。倍令增廣。諸被邪解垢穢染者。皆善治除。令聖教寶悉離垢染。總之雪山聚中。前弘聖教。謂聖靜命及蓮華生。建聖教軌。然由支那和尚堪布。解了空性未達扼要。以是因緣。謗方便分。遮止一切作意思惟。損減教法。爲蓮華戒大阿闍黎善破滅已。決擇勝者所有密意。爲

恩極重。於後宏聖教。則有一類妄自矜爲善巧智者及瑜伽師。由其倒執相續部義。於教根本清淨梵行。作大損害。爲此善士。善爲破除。復能殄滅諸邪執著。弘盛增廣無倒聖教。故其深恩普徧雪山一切衆生。

如是造論。光顯能仁所有密意。復有三種圓滿勝因。謂善所知五種明處及具教授。謂從正徧知展轉傳來。於其中間善士未斷修持彼義扼要教授。並得謁見本尊天顏。獲言開許。此等隨一雖能造論。然三齊具極爲圓滿。此大阿闍黎三皆備具。

其爲本尊所攝受者。如讚云。「勝歡喜金剛。立三昧耶王。雄猛世自在。主尊度母等。謁顏得許故。或夢或現前。常聞最甚深。及廣大正法。」師傳承中。有所共乘及其大乘二種傳承。後中分二。謂度彼岸及秘密咒。度彼岸中復有二種傳承。謂見傳承及行傳承。其行傳承復有從慈尊傳及妙音傳。於密咒中。亦復具足傳承非一。謂五派傳承。復具宗派傳承。加持傳承。及其種種教授傳承等。親從聞學諸尊長者。如讚云。「恆親近尊重。謂寂靜金洲。覺賢吉祥智。多得成就者。尊又特具足。從龍猛展轉傳來最甚深。及廣大教授。」說有十二得成就師。然餘尚多善巧五種明處者。前已說訖。是故此阿闍黎能善決擇勝者密意。此阿闍黎

於五印度。迦溼彌羅。鄔僅。尼泊爾。藏中諸地。所有弟子不可思數。然主要者印度有四。謂與依怙智慧平等大善巧師。號毗陀跋。及法生慧。中獅。地藏。或復加入友密爲五。哦日則有寶賢譯師。拏錯譯師。天尊重菩提光。後藏則有迦格瓦。及廓枯巴天生。羅札則有卡巴勝位。及善護。康地則有大瑜伽師。阿蘭若師。智慧金剛卡達敦巴。中藏則有枯噶種^三。是等之中。能廣師尊所有法業。大持承者。厥爲度母親授記菰種敦巴勝生是也。造者殊勝略說如是。廣則應知出廣傳文。

顯示法殊勝中。法者此教授基論。謂菩提道炬。依怙所造雖有多論。然如根本極圓滿者。厥爲道炬。具攝經咒所有樞要而開示故。所詮圓滿。調心次第爲最勝故。易於受持。又以善巧二大車軌。二師教授而莊嚴故。勝出餘軌。

此論教授殊勝分四。^一通達一切聖教無違殊勝。^二一切聖言現爲教授殊勝。^三易於獲得勝者密意殊勝。^四極大罪行自趣消滅殊勝。今初

聖教者。如般若燈廣釋中云。「言聖教者。謂無倒顯示。諸欲證得甘露勝位。若人若天。所應徧知。所應斷除。所應現證。所應修行。即薄伽梵所說至言。」謂盡勝者所有善說。

達彼一切悉無違者。謂於此中解了是一補特伽羅成佛之道。此復隨其所應。有是道之正體。有是道之支分。此中諸菩薩所欲求事者。謂是成辦世間義利。亦須徧攝三種種性所化之機。故須學習彼等諸道。如釋菩提心論云。「如自定欲令。他發決定故。諸智者恆應善趣無謬誤。」釋量亦云。「彼方便生因。不現彼難宣。」自若未能如實決定。不能宣說開示他故。

了知三乘道者。即是成辦菩薩求事所有方便。阿逸多云。「諸欲饒益衆生。由道種智成辦世間利。」勝者母中亦云。「以諸菩薩應當發起一切道。應當了知一切道。謂所有聲聞道。所有獨覺道。所有佛陀道。如是諸道亦應圓滿。亦應成辦諸道所作。」故有說云。是大乘人故。不應學習劣乘法藏者。是相違因。

趣入大乘道者。有共不共二種道。共者即是劣乘藏中所說諸道。此等何因而成應捨。故除少分希求獨自寂靜樂等不共者外。所餘一切。雖大乘人亦應修持。故諸菩薩方廣藏中。廣說三乘。其因相者亦即此也。

復次正徧覺者。非盡少過。圓少分德。是徧斷盡一切種過。周徧圓滿一切種德。能成辦

此所有大乘亦滅衆過備起衆德。故大乘道徧攝一切餘乘所有一切斷證德類。是故一切至言。悉皆攝入成佛大乘道支分中。以能仁言。無其弗能盡一過失。或令發生一功德故。又彼一切大乘亦無不成辦故。

設作是云。若入波羅密多大乘。雖須劣乘法藏所說諸道。然於趣入金剛乘者。度彼岸乘所有諸道非爲共同。道不順故。此極非理。以度彼岸道之體性。悉皆攝入。意樂。謂於菩提發心。行。謂修學六到彼岸。是則一切定應習近。如勝金剛頂云。「縱爲活命故。不應捨覺心。」又云。「六度彼岸行。畢竟不應捨。」又餘咒教。宣說非一。

衆多趣入無上瑜伽曼陀羅時。亦多說須受共不共二種律儀。共者即是菩薩律儀。受律儀者。即是受學三聚戒等菩薩學處。除發心已如其誓受學所學處而修學外。雖於波羅密多乘中。亦無餘道故。又金剛空行及三補止。金剛頂中。受阿彌陀三昧耶時。悉作是云。「無餘受外密。三乘正妙法。」受咒律儀須誓受故。由見此等少有開遮不同之分。即執一切。猶如寒熱徧相違者。是顯自智極粗淺耳。

如是唯除少分別緣開遮之外。諸正至言。極隨順故。若趣上上三乘五道。必須完具下

下乘道功德種類。波羅密多道者。如佛母中云。「所有去來現在佛。共道是此度非餘。」是趣佛陀道之棟梁。故不應捨。金剛乘中亦多說此。故是經續二所共道。若於其上更加密咒。諸不共道。灌頂。三昧耶。律儀。二種次第及其眷屬。故能速疾趣至佛陀。若棄共道。是大錯謬。若未獲得如是知解。於一種法獲得一分相似決定。便謗諸餘。特於上乘若得發起一似勝解。如其次第。遂謗棄捨下乘法藏諸度彼岸。即於咒中亦當謗捨下三部等。則當集成極相。係屬甚易生起。尤重異熟。毀謗正法深厚業障。其中根據至下當說。

是故應當依善依怙。於其一切正言。皆是一數取趣成佛支緣。所有道理。令起定解。諸現能修者。即當修習。諸現未能實進止者。亦不應以自未能趣而爲因相。即便棄捨。應作是思。願於何時。於如是等。由趣遮門。現修學耶。遂於其因。集積資糧。淨治罪障。廣發正願。以是不久。漸漸增長智慧能力。於彼一切。悉能修學。善知識敦巴仁波卿亦云。「能知以四方道。攝持一切聖教者。謂我師長。」此語即是極大可觀察處。由是因緣。以此教授。能攝經咒一切扼要。於一補特伽羅成佛道中。而正引導。故此具足通達一切聖教。無違殊勝。

一切聖言。現爲教授者。總之能辦諸欲解脫。現時久遠一切利樂之方便者。是即唯有

勝者至言。以能開示一切取捨要義。盡離謬誤者。獨唯佛故。如是亦如相續本母云。「此世間中更無善巧於勝者。徧智正知無餘勝性定非餘。是故大仙自立契經皆勿亂。壞牟尼軌故彼亦損於正法。」故諸契經及續部寶勝者聖言。是勝教授。雖其如是。然因末代諸所化機。若不具足定量釋論及善教授。於佛至言自力趣者。密意莫獲。故諸大車。造諸釋論及諸教授。是故若是清淨教授。於諸廣大經論。須能授與決定信解。若於教授雖多練習。然於廣大佛語釋論所有義理。不能授與決定信解。或反顯示彼不順道。唯應棄捨。若起是解。諸大經論是講說法。其中無有可修要旨。別有開示修心要正義教授。遂於正法執有別別講修二法。應知是於無垢經續無垢釋論。起大敬重而作障礙。說彼等中。不顯內義。唯是開闢廣大外解。執爲可應輕毀之處。是集誹謗正法業障。是故應須作如是思而尋教授。諸大經論對於諸欲求解脫者。實是無欺最勝教授。然由自慧微劣等因。唯依是諸教典。不能定知是勝教授。故應依止善士教授。於是等中尋求定解。莫作是念起如是執。謂諸經論唯是開闢廣博外解。故無心要。諸教授者。開示內義故是第一。

大瑜伽師菩提寶云。「言悟入教授者。非說僅於量如掌許一小函卷而得定解。是說

了解一切至言皆是教授。」又如大依怙之弟子修寶喇嘛云，「阿底峽之教授，於一座上，身語意三，碎爲微塵。今乃了解一切經論皆是教授。」須如是知。如敦巴仁波卿云，「若曾學得衆多法已，更須別求修法軌者，是爲錯謬。」雖經長時學衆多法，然於修軌全未能知。若欲修法，諸更須從餘求者，亦是未解如前說義而成過失。此中聖教，如俱舍云，「佛正法有二，以教證爲體。」除其教證二聖教外，別無聖教。教正法者，謂是決擇受持道理修行正軌。證正法者，謂是如其前決擇時，所決擇已而起修行。故彼二種，成爲因果。如跑馬時，先示其馬所應跑地，既示定已，應向彼跑。若所示地，是此跑處而向餘跑者，定成笑事。豈可聞思決擇此事，若修行時，修行所餘，如是亦如修次第後編云，「復次聞及思慧之所通達，即是修慧之所應修，非應修餘，如示跑地而應隨跑。」如是由此教授，能攝一切經論道之樞要。於從親近善知識法乃至止觀，此一切中，諸應捨修者，即作捨修，諸應舉修者，即以擇慧而正思擇。編爲行持次第引導，故一切聖言皆現爲教授。若不爾者，於非圓滿道體一分，離觀察慧，雖盡壽修，諸大經論非但不現爲眞教授，且於彼等，見唯開闢博大外解，而謗捨之。現見諸大經論之中，所詮諸義，多分皆須以觀察慧而正觀擇。此復修時若棄捨者，則於彼等

何能發生定解。見爲最勝教授。此等若非最勝教授。誰能獲得。較造此等尤爲殊勝教授論師。如是若能將其深廣契經及釋現爲教授。則其甚深續部及論。諸大教典。亦無少勞現爲教授。則能發起執持彼等爲勝教授所有定解。能盡遮遣妄執彼等非實教授。背棄正法諸邪分別。罄無所餘。

易於獲得勝者密意者。至言及論諸大教典。雖是第一最勝教授。然初發業未曾慣修補特伽羅。若不依止善士教授。直趣彼等難獲密意。設能獲得。亦必觀待長久時期。極大勤勞。若能依止尊長教授。則易通達。以此教授。能速授與決定解了經論扼要。其中道理於各時中茲當廣說。

極大惡行自行消滅者。如白蓮華及誦者品宣說。一切佛語。或實或權。皆是開示成佛方便。有未解是義者。妄執一類爲成佛方便及執他類爲成佛障礙。遂判好惡。應理非理。及大小乘。謂其菩薩須於是學。此不須學。執爲應捨。遂成謗法。偏攝一切研磨經云。「曼殊室利。毀謗正法。業障細微。曼殊室利。若於如來所說聖語。於其一類起善妙想。於其一類起惡劣想。是爲謗法。若謗法者。由謗法故。是謗如來。是謗僧伽。若作是云。此則應理。此非應理。是

爲謗法。若作是言。此是爲諸菩薩宣說。此是爲諸聲聞宣說。是爲謗法。若作是言。此是爲諸獨覺宣說。是爲謗法。若作是言。此者非諸菩薩所學。是爲謗法。」若毀謗法。其罪極重。三摩地王云。「若毀此瞻部洲中一切塔。若毀謗契經。此罪極尤重。若弑盡殤伽沙數阿羅漢。若毀謗契經。此罪極尤重。」雖起謗法總有多門。前說此門極爲重大。故應勵力而斷除之。此亦若能獲得如前定解。即能遮除。故其惡行自趣息滅。此定解者。應由多閱諦者品及妙法白蓮華經。而尋求之。諸餘謗法之門。如攝研經中。應當了知。

如何講聽二種殊勝相應法中分三。^一聽聞軌理。^二講說軌理。^三於完結時共作軌理。初中分三。^一思惟聞法所有勝利。^二於法法師發起承事。^三正聽軌理。今初

聽聞集云。「由聞知諸法。由聞遮諸惡。由聞斷無義。由聞得涅槃。」又云。「如入善覆蔽。黑暗障室內。縱然有衆色。具眼亦莫見。如是於此中。生人雖具慧。然未聽聞時。不知善惡法。如具眼有燈。則能見諸色。如是由聽聞。能知善惡法。」本生論亦云。「若由聞法發信意。成妙歡喜獲堅住。啓發智慧無愚癡。用自肉買亦應理。聞除癡暗爲明燈。盜等難攜最勝財。是摧愚怨器開示。方便教授最勝友。雖貧不變是愛親。無所損害愁病藥。摧大罪軍最勝軍。

亦是譽德最勝藏。遇諸善士爲勝禮。於大眾中智者愛。」又云。「聽聞隨轉修心要。少力即脫生死城。」於其所說諸聞勝利。應當決心發起勝解。

復次應如菩薩地說。須以五想聽聞正法。謂佛出世極罕難遇。其法亦然。由稀貴故。作珍寶想。時時增長俱生慧故。作眼目想。由其所授智慧眼目能見如所有性。及盡所有性故。作光明想。於究竟時能與涅槃菩提果故。作大勝利想。現在亦能得彼二之因。止觀樂故。作無罪想。作是思惟。即是思惟聽聞勝利。

於法法師發起承事者。如地藏經云。「專信恭敬聽聞法。不應於彼起毀謗。於說法師供養者。謂於師起如佛想。」應視如佛。以獅座等恭敬利養而爲供事。斷不尊敬。應如菩薩地中所說。而正聽聞。謂應無雜染。不應作意法師五處。離高舉者。應時聽聞。發起恭敬。發起承事。不應忿恚。隨順正行。不求過失。由此六事而聽聞之。離輕蔑雜染者。謂極敬重法及法師。及於彼二不生輕蔑。不應作意五處所者。謂戒穿缺。種性下劣。形貌醜陋。文辭鄙惡。所發語句粗不悅耳。便作是念。不從此聞。而棄捨之。如本生中亦云。「處極低劣座。發起調伏德。以具笑目視。如飲甘露雨。起敬專至誠。善淨無垢意。如病聽醫言。起承事聞法。」

正聞軌理分二。一斷器三過。二依六種想。

今初

若器倒覆。及縱向上。然不淨潔。並雖淨潔。若底穿漏。天雖於彼降以雨澤。然不入內。及雖入內。或爲不淨之所染汚。不能成辦餘須用事。或雖不爲不淨染汚。然不住內。當瀉漏之。如是雖住說法之場。然不屬耳。或雖屬耳。然有邪執。或等起心有過失等。雖無上說彼等衆過。然聽聞時。所受文義不能堅持。由忘念等之所失壞。則其聞法全無大益。故須離彼等。此三對治。經說三語。謂善諦聽聞。意思念之。此亦猶如菩薩地說。『希於徧知。專注屬耳。意善敬住。以一切心思惟聽聞。』

依六想中。於自安住如病想者。如入行云。『若遭常病逼。尚須依醫言。況長遭貪等。百過病所逼。』延長難療。發猛利苦。貪等惑病。於長時中。而痛惱故。於彼應須了知是病。迦摩巴云。『若非實事。作實事修。雖成顛倒。然遭三毒。極大乾病之所逼迫。病勢極重。我等竟無能知自是病者。』

於說法師住如醫想者。如遭極重風膽等病。便求善醫。若得會遇。發大歡喜。隨教聽受。恭敬承事。如是於宣說法善知識所。亦應如是尋求。既會遇已。莫覺如負擔。應持爲莊嚴。依

教奉行恭敬承事。攝德寶中作是說故。『故諸勇求勝菩提。智者定應摧我慢。如諸病人親醫治。親善知識應無懈。』

於所教誡起藥品想者。如諸病者。於其醫師所配藥品。起大珍愛。於說法師所說教授。及其教誡。見重要已。應多勵力。珍愛執持。莫令由其忘念等門。而致損壞。

於殷重修起療病想者。猶如病者。見若不服醫所配藥。病則不瘥。即便飲服。於說法師所垂教授。若不修習。亦見不能摧伏貪等。則應殷重而起修習。不應無修。唯愛多積異類文辭。而爲究竟。是亦猶如害重癰疾。手足脫落。若僅習近一二次藥。全無所濟。我等自從無始。而遭煩惱重病之所逼害。若依教授義。僅一二次。非爲完足。故於圓具一切道分。應勤勵力。如瀑流水。以觀察慧。而正思惟。如大德月大阿闍黎讚悔中云。『此中心亦恆愚昧。長時習近重病疴。如具癰者斷手足。依少服藥有何益。』由是於自作病者想。極爲切要。如有此想。餘想皆起。此若僅是空言。則亦不爲除煩惱故。修教授義。唯樂多聞。猶如病者。求醫師已。而不服藥。若唯愛著所配藥品。病終無脫。三摩地王經云。『諸人病已身遭苦。無數年中未暫離。彼因重病久惱故。爲療病故亦求醫。彼若數數勤訪求。獲遇點慧明了醫。醫亦安住其悲。

愍教令服用如是藥。受其珍貴衆良藥。若不服用療病藥。非醫致使非藥過。唯是病者自過失。如是於此教出家。偏了力根靜慮已。若於修行不精進。不勤現證豈涅槃。」又云。「我雖宣說極善法。汝若聞已不實行。如諸病者負藥囊。終不能醫自體病。」入行論亦云。「此等應身行。唯言說何益。若唯誦藥方。豈益諸病者。」故於殷重修。應當發起療病之想。言殷重者。謂於善知識教授。諸取捨處。如實行持。此復行持。須先了知。知則須聞。聞已了知。所有須要。即是行持。故於聞義。應隨力能。而起行持。是極扼要。如是亦如聽聞集云。「設雖有多聞。不善護尸羅。由戒故呵彼。其聞非圓滿。設雖聞寡少。能善護尸羅。由戒故讚彼。其聞爲圓滿。若人既少聞。不善護尸羅。由俱故呵彼。其禁行非圓。若人聞廣博。及善護尸羅。由俱故讚彼。其禁行圓滿。」又云。「雖聞善說。知心藏。修諸三昧。知堅實。若行放逸。令粗暴。其聞及知無大義。若喜聖者所說法。身語如之起正行。是等具忍友伴喜。根護得聞。知彼岸。」勸發增上意樂亦云。「謂我失修。今何作。歿時凡愚起憂悔。未獲根底極苦惱。此是愛著言說失。」又云。「如有處居觀戲場。談說其餘勇士德。自己失壞殷重修。此是愛著言說失。」又云。「甘蔗之皮全無實。所喜之味處於內。若人嚼皮故非能。獲得甘蔗精美味。如其外皮言亦爾。思

此中義如其味。故應遠離言說著。常不放逸思惟義。」

於如來所住善士想者。隨念世尊是說法師。發起恭敬。

於正法理起久住想者。作是思惟。何能由其聞如是法。令勝者教。久住於世。

復次於法若講若聽。將自相續若置餘處。另說餘法。是則任其講何法事。不關至要。故須正爲決擇自身。而聽聞之。譬如欲知面上有無黑汚等垢。照鏡知己即除其垢。若自行爲有諸過失。由聞正法現於法鏡。爾時意中便生熱惱。謂我相續何乃至此。次乃除過。修習功德。是故須應隨法修學。本生論云。「我鄙惡行影。明見於法鏡。意極起痛惱。我當趣正法。」是如蘇達薩子。請月王子宣說法時。菩薩了知彼之意樂。成聞法器而爲說法。總之應作是念發心。謂我爲利一切有情。願當成佛。爲成佛故。現見應須修學其因。因須先知。知須聽法。是故應當聽聞正法。思念聞法勝利。發勇悍心。斷器過等而正聽聞。

第二說法軌理分四。^一思惟說法所有勝利。^二發起承事大師及法。^三以何意樂加行而說。^四於何等境應說不說所有差別。今初

若不顧慮利養恭敬名等染事。而說法者勝利極大。勸發增上意樂中云。「慈氏。無染

法施。謂不希欲。利養恭敬。而施法施。此二十種是其勝利。何等二十。謂成就念。成就勝慧。成就覺慧。成就堅固。成就智慧。隨順證達出世間慧。貪欲微劣。瞋恚微劣。愚癡微劣。魔羅於彼不能得便。諸佛世尊而爲護念。諸非人等於彼守護。諸天於彼助發威德。諸怨敵等不能得便。其諸親愛終不破離。言教威重。其人當得無所怖畏。得多喜悅。智者稱讚。其行法施是所堪念。」於衆經中所說勝利。皆應至心發起勝解。其中成就堅固者。新譯集學論中。譯爲成就勝解。諸故譯中。譯爲成就勇進。

發起承事大師及法者。如薄伽梵說佛母時。自設座等。法者尙是諸佛所應恭敬之田。故應於法起大尊敬。及應隨念大師功德。及其深恩起大敬重。

以何意樂加行而說中。其意樂者。謂應安住。海慧問經所說五想。謂於自所應起醫想。於法起藥想。於聞法者起病人想。於如來所起善士想。於正法理起久住想。及於徒衆修習慈心。應斷恐他高勝嫉妬。推延懈怠。數數宣說所生疲厭。讚自功德。舉他過失。於法慳吝。顧著財物。謂衣食等。應作是念。爲令自他得成佛故。說法功德。即是我之安樂資具。其加行者。謂先沐浴具足潔淨。著鮮淨服。於其清潔悅意處所。坐於座已。若能誦持伏魔眞言。海慧經

說則其周匝百踰繕那魔羅及其魔衆諸天所不能至。縱使其來亦不能障。故應誦咒。次以舒顏。具足審定義理。所有喻因至教。而爲宣說。妙法白蓮經云。「智者常應無嫉妬。說具衆義和美言。復應遠離諸懈怠。不應起發厭患想。智者應離一切惑。應於徒衆修慈力。晝夜善修最勝法。智以俱胝阿庾喻。令衆愛樂生歡喜。於彼終無少希欲。亦不思欲諸飲食。噉嚼衣服及臥具。法衣病緣醫藥等。於諸徒衆悉無求。餘則智者恆願自。及諸有情當成佛。爲利世故而說法。思彼即我安樂具。」

於何等境應說不說。所有差別者。如毘奈耶經云。「未請不應說。」謂未啓請不應爲說。雖其請白亦應觀器。若知是器。縱未勸請。亦可爲說。如三摩地王經云。「若爲法施故。請白於汝者。應先說是語。我學未廣博。汝是知善巧。我於大士前。如何能宣說。汝應說彼語。不應忽爾說。觀器而後行。若已知是器。未請亦應說。」復次毘奈耶經云。「立爲坐者不應說法。坐爲臥者不應說法。坐於底座爲坐高座不應說法。妙惡亦爾。在後行者爲前行者不應說法。在道側者爲道行者不應說法。爲諸覆頭抄衣。雙抄抱肩及抱項者不應說法。爲頭結髻。著帽。著冠。著髮。纏首不應說法。爲乘象馬坐輦餘乘。及著鞋履不應說法。爲手執杖。傘。器。

劍鉞及被甲者。不應說法。」返是應說。依無病也。

於完結時共作軌理者。由講聞法所獲衆善。應以猛利欲心。回向現時究竟。諸希願處。若以是軌講聞正法者。雖僅一座。亦定能生如經所說所有勝利。若講聞法至扼要故。依是因緣。則昔所集於法法師。不恭敬等一切業障。悉能清淨。諸新集積亦截其流。又講聞軌至於要故。所講教授於相續上。亦成饒益。總之先賢由見此故。遂皆於此而起慎重。特則今此教授。昔諸尊重殷重尤極。

現見此即極大教授。謂見極多由於此事未獲定解。心未轉故。任說幾許深廣正法。如天成魔。即彼正法而反成其煩惱助伴。是故如云初一若錯乃至十五。故此講聞入道之理。諸具慧者應當勵力。凡講聞時。下至應令具足一分。講教授前第一加行。即是此故。恐其此等文詞浩繁。總略攝其諸珍要者。廣於餘處應當了知。教授先導已宣說訖。

第四如何正以教授引導學徒次第分二。^一道之根本親近知識軌理。^二既親近已如何修心次第。初中分二。^一令發定解故稍開宣說。^二總略宣說修持軌理。今初

攝決定心藏云。「住性數取趣。應親善知識。」又如鐸巴所集博朵瓦語錄中云。「總

攝一切教授首。是不捨離善知識。」能令學者相續之中。下至發起一德。損減一過。一切善樂之本源者。厥爲善知識。故於最初。依師軌理。極爲緊要。菩薩藏經作如是說。「總之獲得菩薩一切諸行。如是獲得圓滿一切波羅密多地。忍。等持。神通。總持。辯才。回向。願及佛法。皆賴尊重爲本。從尊重出。尊重爲生。及爲其處。以尊重生。以尊重長。依於尊重。尊重爲因。」博朶瓦亦云。「修解脫者。更無緊要過於尊重。即觀現世可看他而作者。若無教者亦且無成。況是無間從惡趣來。欲往從所未經之地。豈能無師。」

由是親近知識之理分六。^一所依善知識之相。^二能依學者之相。^三彼應如何依師之理。^四依止勝利。^五未依過患。^六攝彼等義。今初

總諸至言及解釋中。由各各乘增上力故。雖說多種。然於此中所說知識。是於三士所_{有道中}。能漸引導。次能導入大乘佛道。如經莊嚴論云。「知識調伏靜近靜。德增具勤教富饒。善達實性具巧說。悲體離厭應依止。」是說學人。須依成就十法知識。此復說爲自未調伏。而調伏他。無有是處。故其尊重能調他者。須先調伏自類相續。若爾須一何等調伏。謂若隨宜略事修行。於相續中有假證德名。全無所益。故須一種順總佛教。調相續法。此即定爲

三種寶學。是故論說調伏等三。

其中調伏者。謂尸羅學。別解脫云。「心馬常馳奔。恆勵終難制。百利針順銜。即此別解脫。」又如分辨教云。「此是未調所化銜。」如調馬師。以上利銜調懽悞馬。根如悞馬隨邪境轉。若其逐趣非應行時。應制伏之。學習尸羅。調伏心馬。以多勵力制令趣向。所應作品。寂靜者。如是於其妙行惡行。所有進止。由其依止念正知故。令心發起內寂靜住。所有定學。近寂靜者。依心堪能奢摩他故。觀擇眞義發起慧學。如是唯具調伏相續三學證德。猶非完足。尚須成就聖教功德。言教富者。謂於三藏等。成就多聞。善知識敦巴云。「言大乘尊重者。謂是須一。若講說時。能令發生無量知解。若行持時。於後聖教。能成何益。當時能有何種義利。」

達實性者。是殊勝慧學。是謂通達法無我性。或以現證眞實爲主。此若無者。說由教理通達亦成。

如是雖能具足教證。若較學者或劣或等。猶非圓足。故須一種德增上者。親友集中作如是說。「諸人依劣當退失。依平等者平然住。依尊勝者獲尊勝。故應親近勝自者。所有具

最勝。戒近靜慧尊。若親近是師。較尊勝尤勝。」如樸窮瓦云。「聞諸善士史傳之時。我是向上仰望於彼。」又如塔乙云。「我於惹珍諸耆宿所。而作目標。」是須一種目向上望。增上德者。如是六法。是自所應獲得之德。諸所餘者是攝他德。此亦如云。「諸佛非以水洗罪。非以手除衆生苦。非移自證於餘者。示法性諦令解脫。」若除爲他說無謬道攝受而外。無有以水洗罪等事。其中四法。善巧說者。謂於如何引導次第而得善巧。能將法義巧便送入所化心中。

悲愍者。謂宣說法等起清淨。不顧利養及恭敬等。是由慈悲等起而說。是須猶如博朶瓦告懂哦瓦云。「黎摩子。任說幾許法。我未曾受讚一善哉。以無衆生非苦惱故。」

具精勤者。謂於利他勇悍剛決。遠離厭患者。數數宣說而無疲倦。謂能堪忍宣說苦勞。博朶瓦云。「三學。及通達實性。並悲愍心。五是主要。我阿闍黎嚮尊滾。既無多聞復不耐勞。雖酬謝語亦不善說。具前五德故。誰居其前悉能獲益。寧敦。全無善說。雖說施願。唯作是念。今此大衆皆未解此。餘無所知。然有前五。故誰近能益。」如是若於諸所學處。不樂修行。唯讚學處所有美譽。或其功德。以謀自活者。則不堪任爲善知識。宛如有入讚美栴檀。謀自活

命。有諸欲求妙栴檀者。而問彼曰。汝有檀耶。答曰。實無。此全無義。唯虛言故。三摩地王經云。「末世諸苾芻。多是无律儀。希欲求多聞。唯讚美尸羅。然不求尸羅。」於定慧解脫三種。亦如是說。次云。「如一類士夫。稱揚栴檀德。謂栴檀如此。香相極可愛。次有諸餘人。問如所稱讚。栴檀少有耶。諸士夫此問。答彼士夫云。我是稱讚香。以求自活命。非我有其香。如是末世出諸不勤瑜伽。以讚戒活命。彼等無尸羅。」所餘三種亦如是說。故如是修行解脫之尊重。乃是究竟欲樂之根本。故諸欲求依尊重者。應當了知。彼諸德相。勵力尋求具其相者。諸欲爲作學人依者。亦應知此。勵力具足如是德相。

由時運故。具全德者實屬難得。若未獲得如是師時。將如何耶。妙臂請問經云。「如其僅有一輪車。具馬於道亦不行。如是若無修行伴。有情不能獲成就。若有具慧形貌正。潔淨姓尊趣注法。大辯勇悍根調伏。和言能施有悲愍。堪忍餓渴及苦惱。不供婆羅門餘天。精悍工巧知報恩。敬信三寶是良伴。諸能完具如是德。於淨世中極稀故。半德四分或八分。應依如是咒師伴。」此中所說圓滿伴相。八分之一爲下邊際。鐸巴所集博朶瓦語錄中。述大依怙說尊重相。亦復同此。故於所說完具圓滿諸德相中。隨其所應配其難易。具八分者。爲下

邊際。

第二能依學者。四百論曰。「說正住具慧。希求爲聞器。不變說者德。亦不轉聽者。」釋論解云。「說具三法堪爲聞器。若具其三。則於法師所有衆德。見爲功德不見過失。猶非止此。即於聽衆所有功德。亦即於彼補特伽羅。見爲功德非見過失。若不完具如是器相。說法知識雖極徧淨。然由聞者過增上故。執爲有過於說者過。反執爲德。」是故縱得完具一切德相知識。然於其師亦難了知。若知彼已能親近者。必須自具是諸德相。

其中正住者。謂不墮黨類。若墮黨執。由彼蔽覆不見功德。故不能得善說妙義。如中觀心論云。「由墮黨惱心。終不證寂靜。」墮黨類者。謂貪著自宗。瞋他法派。應觀自心。捨如是執。菩薩別解脫經云。「應捨自欲。敬重安住。親教軌範。所有論宗。」

若念唯此即完足耶。雖能正住。若無簡擇善說正道。惡說似道。二事慧力。猶非其器。故須具慧解彼二說。則能棄捨無堅實品。取諸堅實。若念僅具二德足耶。縱有此二。若如畫中聽聞法者。全無發趣。仍非其器。故須具有廣大希求。釋中更加敬法法師。屬意二相。開說爲五。若如是者可攝爲四。謂於其法具大希求。聽聞之時善住其意。於法法師起大敬重。棄捨

惡說受取善說。此四順緣謂具慧解。棄捨違緣謂正直住。

是諸堪爲尊重引導所有之法。應當觀察爲具不具。若完具者應修歡慰。若不具者須於將來能完因緣勵力修作。故應了知能依諸法。若不了知如是德相。則不覺察。由此退失廣大義利。

第三彼應如何依師軌理者。如是若自具足器相。應善觀察尊重具否如前說相。應於具相。受取法益。是復有二傳記不同。謂善知識敦巴與桑樸瓦。桑樸瓦者。尊重繁多。凡有講說。即從聽聞。自康來時。途中有一鵝波索迦說法而住。亦從聽聞。徒衆白曰。『從彼聽聞。退自威儀。』答云。『汝莫作是言。我得二益。』善知識敦巴者。尊重甚少。數未過五。博朶瓦與公巴仁勤喇嘛共相議論。彼二誰善。謂於未修心。易見師過。起不信時。善知識敦巴軌理善美。應如是行。現見此說。極爲諦實。應如是學。

如是應知。曾受法恩。特於圓滿教授。導心知識。如何依止。其理分二。^一意樂親近軌理。^二加行親近軌理。初中分三。^一總示親近意樂。^二特申修信以爲根本。^三隨念深恩。應起敬重。今初

華嚴經說。以九種心。親近承事諸善知識。能攝一切親近意樂所有扼要。即彼九心攝

之爲四。棄自自在。捨於尊重令自在者。如孝子心。謂如孝子自於所作。不自在轉。觀父容顏。隨父自在。依教而行。如是亦應觀善知識容顏而行。現在佛陀現證三摩地經中亦云。「彼於一切應捨自意。隨善知識意樂而轉。」此亦是說。於具德前乃可施行。任於誰前不能隨便授其鼻肉。

誰亦不能離其親愛能堅固者。如金剛心。謂諸魔羅及惡友等。不能破離。即前經云。「應當遠離。親睦無常。情面無常。」

荷負尊重一切事擔者。如大地心。謂負一切擔。悉無懈怠。如博朶瓦教示。懂哦瓦諸徒衆云。「汝能值遇如此菩薩。我之知識。如教奉行。實屬大福。今後莫覺如擔。當爲莊嚴。」

荷負擔已應如何行。其中分六。如輪圍山心者。任起如何一切苦惱。悉不能動。懂哦住於汝巴時。公巴德熾因太寒故。身體衰退。向依怙童稱議其行住。如彼告云。「臥具安樂。雖曾多次住尊勝宮。然能親近大乘知識。聽聞正法者。唯今始獲。應堅穩住。」如世間僕使心者。謂雖受行一切穢業。意無慚疑。而正行辦。昔後藏中。一切譯師智者集會之處。有一泥灘。敦巴盡脫衣服。掃除泥穢。不知從何取來乾潔白土覆之。於依怙前作一供壇。依怙笑曰。

「奇哉。印度亦有類似汝者。」如除穢人心者。盡斷一切慢及過慢。較於尊重應自低劣。如善知識敦巴云。「我慢高坵。不出德水。」懂哦亦云。「應當觀視春初之時。爲山峯頂諸高起處。青色徧生。抑於溝坑諸低下處。而先發起。」如乘心者。謂於尊重事。雖諸重擔極難行者。亦勇受持。如犬心者。謂尊重毀罵。於師無忿。如朵攏巴對於善知識畫師。每來謁見便降呵責。畫師弟子嚙摩瓦云。「此阿闍黎於我師徒。特爲瞋恚。」畫師告云。「汝尙聽爲是呵責耶。我每受師如此賜教一次。如得黑茹迦一次加持。」八千頌云。「若說法師於求法者。現似毀咨而不思念。然汝於師不應退捨。復應增上希求正法。敬重不厭。隨逐師行。」如船心者。謂於尊重事任載幾許。若往若來。悉無厭患。

第二修信爲根本者。寶炬陀羅尼云。「信爲前行如母生。守護增長一切德。除疑度脫諸暴流。信能表喻妙樂城。信無濁穢令心淨。能令離慢是敬本。信是最勝財藏足。攝善之本猶如手。」十法亦云。「由何出導師。信爲最勝乘。是故具慧人。應隨依於信。諸不信心人。不生衆白法。如種爲火焦。豈生青苗芽。」由進退門。而說信爲一切德本。敦巴請問大依怙云。「藏地多有修行者。然無獲得殊勝德者。何耶。」依怙答云。「大乘功德。生多生少。皆依尊

重。乃能生起。汝藏地人。於尊重所。僅凡庸想。由何能生。」有於依怙發大聲白。「阿底峽請教授。」如其答云。「哈哈。我却具有好好耳根。言教授者。謂是信心信信。」信爲極要。其信總之亦有多種。謂信三寶。業果。四諦。然此中者。謂信尊重。此復弟子於尊重所。應如何觀。如金剛手灌頂續云。「秘密主。弟子於阿闍黎所。應如何觀。如於佛薄伽梵。即應如是。其心若如是。其善常生長。彼當速成佛。利一切世間。」諸大乘經亦說。應起大師之想。毘奈耶中亦有是說。此諸義者。謂若知是佛。則於佛不起尋求過心。起思德心。於尊重所。特應棄捨一切尋察過心。修觀德心。此復應如彼續所說。依之而行。「應取軌範德。終不應執過。取德得成就。執衆過不成。」謂其尊重雖德增上。若僅就其少有過處而觀察者。則必障礙自己成就。雖過增上若不觀過。由功德處而修信心。於自當爲得成就因。是故凡是自之尊重。任其過失。若大若小。應當思惟。尋求師過。所有過患。多起斷心而滅除之。設由放逸煩惱盛等之勢力故。發起尋覓過失之時。亦應勵力悔除防護。若如是行。力漸微劣。復應於其具諸淨戒。或具多聞。或信等德。令心執取。思惟功德。如是修習。設見若有少許過失。由心執取功德品故。亦不能爲信心障礙。譬如自於所不樂品。雖見具有衆多功德。然由見過心勢猛故。而能映

蔽見德之心。又如於自雖見衆過。若見自身一種功德。心勢猛利。此亦能蔽見過之心。

復次如大依怙持中觀見。金洲大師持唯識宗實相分見。由見門中雖有勝劣。然大乘道總體次第及菩提心。是由依彼始得發起。故執金洲爲諸尊重中無能匹者。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一終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二

下至唯從聞一偈頌。雖犯戒等。亦應就其功德思惟。莫觀過失。悉無差別。寶雲經云。「若知由其依止尊重。諸善增長。不善損減。則親教師或聞廣博。或復寡少。或有智解。或無智解。或具尸羅。或犯尸羅。皆應發起大師之想。如於大師信敬愛樂。於親教師亦應信樂。於軌範師悉當發起恭敬承事。由此因緣菩提資糧。未圓滿者悉能圓滿。煩惱未斷悉能斷除。如是思已。便能獲得歡喜踴躍。於諸善法應隨順行。於不善法應不順行。」猛利問經亦云。「長者。若諸菩薩求受聖教。及求讀誦。若從誰所聽聞受持。施戒忍進定慧相應。或是集積菩薩正道資糧相應。一四句偈。即應如法恭敬尊重此阿闍黎。隨以幾許名句文身開示其偈。假使即於爾所劫中。以無諂心。以一切種。利養恭敬及諸供具。承事供養此阿闍黎。長者於阿闍黎。作應敬重阿闍黎事。猶未圓滿。況非以法而為敬事。」

第三隨念恩者。十法經云。「於長夜中。馳騁生死尋覓我者。於長夜中為愚癡覆而重睡眠。醒覺我者。沈溺有海。拔濟我者。我入惡道示善道者。繫縛有獄解釋我者。我於長夜。病

所逼惱爲作醫王。我被貪等猛火燒燃。爲作雲雨而爲息滅。應如是想。」華嚴經說。「善財童子如是隨念痛哭流涕。諸善知識。是於一切惡趣之中。救護於我。令善通達法平等性。開示安穩不安穩道。以普賢行而爲教授。指示能往一切智城。所有之道。護送往赴一切智處。正令趣入法界大海。開示三世所知法海。顯示聖衆妙曼陀羅。善知識者。長我一切白淨善法。」應如此文而正隨念。一切句首悉加「諸善知識是我」之語。於前作意善知識相。口中讀誦此諸語句。意應專一念其義理。於前經中。亦可如是。而加諸語。

又如華嚴經云。「我此知識說正法。普示一切法功德。徧示菩薩威儀道。專心思惟而來此。此是能生如我母。與德乳故如乳母。周徧長養菩提分。此諸善識遮無利。解脫老死如醫王。如天帝釋降甘雨。增廣白法如滿月。猶日光明示靜品。對於怨親如山王。心無擾亂猶大海。等同船師徧救護。善財是思而來此。菩薩啓發我覺慧。佛子能生大菩提。我諸知識佛所讚。由是善心而來此。救護世間如勇士。是大商主及怙依。此給我樂如眼目。以此心事善知識。」應咏其頌而憶念之。易其善財而誦自名。

第二加行親近軌理者。如尊重五十頌云。「此何須繁說。勵觀彼及彼。應作師所喜。不

喜應盡遮。金剛持自說。成就隨軌範。知已一切事。悉敬奉尊長。」總之應勵力行。修師所喜。斷除不喜。作所喜者。謂有三門。供獻財物。身語承事。如教修行。如是亦如莊嚴經論云。「由諸供事及承事。修行親近善知識。」又云。「堅固由依教奉行。能令其心正歡喜。」

其中初者。如五十頌云。「恆以諸難施。妻子自命根。事自三昧師。況諸動資財。」又云。「此供施即成。恆供一切佛。此是福資糧。從糧得成就。」復如拉梭瓦云。「如有上妙供下惡者。犯三昧耶。若是尊長喜樂於彼。或是唯有下劣供物。則無違犯。」此與五十頌所說符順。如云「欲求無盡性。如如少可意。即應以彼彼。勝妙供尊長。」此復若就學者方面。以是最勝集資糧故。實應如是。就師方面。則必須一。不顧利養。霞惹瓦云。「愛樂修行。於財供養。全無顧著。說爲尊重。與此相違。非是修行解脫之師。」

第二者謂爲洗浴按摩擦拭及侍病等。當如實讚師功德等。

第三者謂於教授遵行無違。此是主要。本生論云。「報恩供養者。謂依教奉行。」設若須隨師教行者。若所依師引入非理及令作違三律儀事。如何行耶。毘奈耶經於此說云。「若說非法。應當遮止。」寶雲亦云。「於其善法隨順而行。於不善法應不順行。」故於所

教。應不依行。不行非理者。本生論第十二品亦有明證。然亦不應以此諸理。遂於師所。不敬輕訾而毀謗等。如尊重五十頌云。「若以理不能。啓白不能理。」應善辭謝而不隨轉。如是親近時。亦如莊嚴經論云。「爲受法分具功德。親近知識非爲財。」是須受行正法之分。博朶瓦云。「差阿難陀爲大師侍者時。謂若不持大師不著之衣。不食大師之餘食。許一切時至大師前。則當侍奉承事大師。如此慎重。其意是在教誨未來補特伽羅。我等於法全不計較。雖少許茶。悉計高低。謂師心中愛不愛念。此是心內腐爛之相。」幾時親近者。如博朶瓦云。「有一來者。是加我擔。若去一二。是擔減少。然住餘處。亦不能成。是須於一遠近適中經久修習。」

第四親近勝利者。近諸佛位。諸佛歡喜。終不缺離大善知識。不墮惡趣。惡業煩惱悉不能勝。終不違越菩薩所行。於菩薩行具正念故。功德資糧漸漸增長。悉能成辦現前究竟一切利義。承事師故。意樂加行悉獲善業。作自他利資糧圓滿。如是亦如華嚴經云。「善男子。若諸菩薩。爲善知識正所攝受。不墮惡趣。若諸菩薩。爲善知識所思念者。則不違越菩薩學處。若諸菩薩。爲善知識所守護者。勝出世間。若諸菩薩。承事供養善知識者。於一切行不忘

而行。若諸菩薩。爲善知識所攝持者。諸業煩惱難以取勝。」又云。「善男子。若諸菩薩。隨善知識所有教誡。諸佛世尊心正歡喜。若諸菩薩。於善知識所有言教。安住無違。近一切智。於善知識。言教無疑。則能近於諸善知識。作意不捨善知識者。一切利義。悉能成辦。」不可思議秘密經中亦云。「若善男子。或善女人。應極恭敬。依止親近承事尊重。若如是者。聞善法。故成善意樂。及由彼故成善加行。由是因緣。造作善業。轉趣善行。能令善友。愛樂歡喜。由是不作惡業。作純善故。能令自他不起憂惱。由能隨順護自他故。能滿無上菩提之道。故能利益趣向惡道諸有情類。是故菩薩應依尊重圓滿一切功德資糧。」復次由其承事知識。應於惡趣所受諸業。於現法中身心之上。少起病惱。或於夢中而領受者。亦能引彼令盡無餘。又能映蔽供事無量諸佛善根。有如是等最大勝利。地藏經云。「彼攝受者。應經無量俱胝劫中。流轉惡趣所有諸業。然於現法因疾疫等。或飢饉等。損惱身心而能消除。下至呵責。或唯夢中亦能清淨。雖於俱胝佛所。種諸善根。謂行布施。或行供養。或受學處。所起衆善。然彼僅以上半日善。即能映蔽。承事尊重。成就功德不可思議。」又云。「諸佛無量功德神變。應觀一切悉從此出。是故應如承事諸佛。依止親近供事尊重。」本生論亦云。「悉不應遠諸

善士以調伏理修善行。由近彼故其德塵。雖不故染自然薰。」博朶瓦云。「我等多有破衣之過。如拖破衣。唯著草穢。不沾金沙。其善知識。所有功德。不能薰染。略有少過。即便染著。故於一切略略親近。悉無所成。」

第五不依過患者。請爲知識若不善依。於現世中。遭諸疾疫。非人損惱。於未來世。當墮惡趣。經無量時。受無量苦。金剛手灌頂續云。「薄伽梵。若有毀謗阿闍黎者。彼等當感何等異熟。世尊告曰。金剛手。莫作是語。天人世間。悉皆恐怖。秘密主。然當略說。勇士應諦聽。我說無間等諸極苦地獄。即是彼生處。住彼無邊劫。是故一切種。終不應毀師。」五十頌亦云。「毀謗阿闍黎。是大愚應遭。疾癘及諸病。魔疫諸毒死。王火及毒蛇。水羅叉盜賊。非人碍神等。殺墮有情獄。終不應惱亂。諸阿闍黎心。設由愚故爲。地獄定燒煮。所說無間等。極可畏地獄。諸謗師範者。佛說住其中。」善巧成就寂靜論師。所造札那釋難論中。亦引經云。「設唯聞一頌。若不執爲尊。百世生犬中。後生賤族姓。」

又諸功德。未生不生。已生退失。如現在諸佛現證三摩地經云。「若彼於師住嫌恨心。或堅惡心。或恚惱心。能得功德。無有是處。若不能作大師想者。亦復如是。若於三乘補特伽

羅說法苾芻不起恭敬及尊長想。或大師想者。此等能得未得之法。或已得者。令不退失。無有是處。由不恭敬沉沒法故。」設若親近不善知識及罪惡友。亦令諸德漸次損減。一切罪惡漸次增長。能生一切非所愛樂。故一切種悉當遠離。念住經云。「爲貪瞋癡一切根本者。謂罪惡友。此如毒樹。」涅槃經云。「如諸菩薩怖畏惡友。非醉象等。此唯壞身。前者俱壞善及淨心。」又說彼二。一唯壞肉身。一兼壞法身。一者不能擲諸惡趣。一定能擲。諦者品亦云。「若爲惡友蛇執心。棄善知識療毒藥。此等雖聞正法寶。嗚呼放逸墮險處。」親友集云。「無信而慳吝。妄語及離間。智者不應親。勿共惡人住。若自不作惡。近諸作惡者。亦疑爲作惡。惡名亦增長。人近非應親。由彼過成過。如毒箭置囊。亦染無毒者。」惡知識者。謂若近誰能令性罪遮罪惡行。諸先有者不能損減。諸先非有令新增長。善知識敦巴云。「下者雖與上伴共住。僅成中等。上者若與下者共住。不待劬勞而成下趣。」

第六攝彼等義者。世徧讚說尊長瑜伽教授者。應知即是如前所說。若一二次修所緣境。全無所至。若是至心欲行法者。須恆親近。無錯引導。最勝知識。爾時亦如伽喀巴云。「依尊重時。恐有所失。」謂若不知依止軌理而依止者。不生利益反致虧損。故此依止知識法

類較餘一切極爲重要。見是究竟欲樂根本。故特引諸無垢經論。并以易解。能動心意。符合經義。諸善士語。而爲莊嚴。將粗次第。略爲建設。廣如餘處。應當了知。我等煩惱。極其粗重。多不了知依師道理。知亦不行。諸聞法者。反起無量依師之罪。即於此罪亦難發生悔防等心。故應了知如前所說勝利過患。數數思惟。於昔多生。未能如法依止諸罪。應由至心而悔。多發防護之心。自應勵備法器諸法。數思圓滿德相知識。積集資糧。廣發大願。爲如是師。乃至未證菩提以來攝受之因。若如是者。不久當如志力希有常啼佛子。及求知識不知厭足善財童子。

略說修習軌理分二。^一正明修法。^二破除此中邪妄分別。初中分二。^一正修時應如何。^二未修中間應如何。初中分三。^一加行。^二正行。^三完結。今初

初加行法有六。乃是金洲大師傳記。謂善灑掃所住處所。莊嚴安布身語意像。由無諂誑求諸供具端正陳設。次如聲聞地中所說。「從昏睡蓋。淨治心時。須爲經行。除此從餘。貪欲等蓋。淨治心時。應於床座。或小座等。結跏趺坐。」故於安樂臥具。端正其身。結跏趺坐。或半跏趺。隨宜威儀。既安住已。歸依發心。決定令與相續和合。於前虛空明現觀想。廣大行派

及深見派傳承諸師。復有無量諸佛菩薩。聲聞獨覺及護法衆爲資糧田。又自相續中。若無能生道之順緣。積集資糧。及除逆緣。淨治業障。二助緣者。唯勵力修所緣行相之正因。亦難生起。是故次應修習七支。以治身心。攝盡集淨諸扼要處。

其禮敬支中。三門總禮者。謂「所有」等一頌。非緣一方世界及一時之佛。應緣十方過去當來及現在所有一切諸佛。以至誠心。三業敬禮。非隨他轉。智軍阿闍黎釋中云。「此復若僅頂禮一佛。所得福德。且無限量。何況緣禮爾許諸佛。」

三門別禮中。身禮敬者。「普賢行願」等一頌。謂以方時所攝一切諸佛。以意攀緣。如現前境。變化自身等諸佛刹。極微塵數。而申敬禮。此復是於諸境所有普賢妙行。發淨信力。由此信力。發起禮敬。「一身頂禮其福尚大。況以爾許身業禮敬。其福尤大。」智軍阿闍黎所釋也。

意敬禮者。「於一塵中」等一頌。謂於一一微塵之上。皆有一切塵數諸佛安住菩薩圍繞會中。應發勝解。隨念諸佛所有功德。

語敬禮者。「各以一切」等一頌。謂於諸佛功德勝譽。不可窮盡。化一一身。有無量首。

化一首。有無量舌。以微妙音而稱讚之。此中音者。即是讚辭。其支分者。謂因即是舌根。（此與漢文稍有出入）海者是繁多辭。

供養支中。有上供者。「以諸最勝」等兩頌。最勝華者。謂人天等處。所有衆多希有散華。鬘謂配貫種種妙華。此二種中。皆有一切或實或假。伎樂者。謂諸樂具。若弦若吹。若打若擊。塗香者。謂妙香泥。勝傘蓋者。謂諸傘中諸勝妙者。燈燭者。謂香油等氣香。光明及摩尼寶。有光明者。燒香者。謂配衆香。或唯一種所燒然香。勝衣服者。謂一切衣中最勝妙者。最勝香者。謂妙香水。供爲飲水。以氛馥香徧三千界所熏水等。末香者。謂妙香末。可撒可燒。或積爲堆。或畫壇場。支配顏色。形量高廣等妙高峯。聚者。加於前文一切之後。有衆多義及莊飾義。並種種義。

無上供者。「我以廣大」等一頌。言有上者。謂世間供。此中乃是諸菩薩等。神力所變微妙供具。頌後二句。於前一切不具足。此二句義者。悉應加之。是說敬禮及諸供養所有等起及其境界。（此與漢文稍有出入）

悔罪支者。「我昔所作」等一頌。依三毒因。身等三事。其罪自性。謂我所作。此復具有

親自所作。及教他作。或於他作而發隨喜。總攝一切說「諸惡業」應念此等所有過患。悔先防後。至心懺除。則昔已作。斷其增長。諸未來者。堵其相續。

隨喜支者。「十方一切」等一頌。隨念此五補特伽羅所有善利修習歡喜。猶如貧者獲得寶藏。

勸請轉法輪支者。「十方所有」等一頌。謂於十方刹土之中。現證菩提。獲得無著無障礙智。未經久時。變爾許身。勸請說法。智軍阿闍黎作「現證菩提」而爲解釋。

請住世支者。「諸佛若欲」等一頌。謂於十方刹土之中。諸欲示現般涅槃者。爲令發起一切衆生究竟利益。現前安樂。故變無量身。勸住佛刹微塵數劫。不般涅槃。

迴向支者。「所有禮讚」等一頌。以上六支善。表舉所有一切善根。悉與一切有情共同。以猛利欲樂迴向。令成大菩提因。永無罄盡。如是了解此諸文義。意不餘散。具如文中所說而行。則能攝持無量德聚。此中禮敬供養勸請請住隨喜五者。是爲順緣積集資糧。悔者是除違緣淨治罪障。隨喜支中一分。於自造善修歡喜者。亦是增長自所作善。其迴向者。是使積集淨治長養諸善。雖極微少。令增廣多。又使現前諸已感果將罄盡者。終無窮盡。總之

攝於積集。淨治。增長無盡三事之中。

次令所緣明了顯現。供曼陀羅。應以猛利欲樂。多返祈禱。謂「維願加持。從不恭敬善知識起。乃至執著二種我相。所有一切顛倒分別。速當滅除。從敬知識。乃至通達無我真實。所有一切無顛倒心。速當發起。及其內外一切障緣。悉當寂滅。」

正行分二。^一總共修法。^二此處修法。

今初

所言修者。謂其數數於善所緣。令心安住。將護修習所緣行相。蓋從無始。自爲心所自在。心則不爲自所自在。心復隨向煩惱等障。而爲發起一切罪惡。此修即是。爲令其心。隨自在。堪如所欲。住善所緣。此復若隨。任遇所緣。即便修者。則於所欲如是次第。修習爾許善所緣境。定不隨轉。反於如欲善所緣境。堪任安住。成大障礙。若從最初。令成惡習。則終生善行。悉成過失。故於所修諸所緣境。數量次第。先須決定。次應發起猛利誓願。謂如所定。不令修餘。即應具足憶念正知。而正修習。如所決定。令無增減。

此處修法者。先應思惟。依止勝利速成佛等。及不親近所有過患。謂能引發現法後世諸大苦等。次應多起防護之心。謂不容蓄。分別尊長過失之心。隨自所知。應當思惟。戒定智

慧聞等諸德。乃至自心未起清淨行相信時。應恆修習。次應思惟如前經說。於自己作當作諸恩。乃至未發誠敬而修。

後時如何行者。應將所集衆多福善。以猛利欲由普賢行願。及七十願等。迴向現時畢竟諸可願處。如是應於晨起。午前。午後。初夜。四次修習。此復初修。若時長久。易隨掉沈自在而轉。此若串習。極難醫改。故應時短。次數增多。如云。「有欲修心。即便截止。則於後次心欲趣入。若不爾者。見座位時。即覺發嘔。」若待稍固。時漸延長。於一切中。應離太急太緩加行過失。由此能令障礙減少。疲倦昏沉等亦當消滅。

未修中間如何行者。總之雖有禮拜旋繞及讀誦等。多可行事。然今此中正主要者。謂於正修時勵力修已。未修之間。若於所修行相所緣。不依念知。任其逸散。則所生德。極其微渺。故於中間應顯說此法經論。數數憶持。應由多門修集資糧。生德順緣。亦由多門淨治所有違緣罪障。一切之根本。應如所知。勵力守護所受律儀。故亦有於所緣行相淨修其心。及律儀戒。積集資糧三法之上。名爲三合而引導者。

復應學習四種資糧。是易引發奢摩他道。毘鉢舍那道之正因。所謂密護根門。正知而

行。飲食知量。精勤修習。恬寤瑜伽。於眠息時應如何行。

初中有五。^一以何防護者。謂徧護正念及於正念起常委行。其中初者。謂於防護根門諸法。數數修習。令不忘失。二者謂於正念。常恆委重而修習之。^二何所防護者。謂六種根。^三從何防護者。謂從可愛及非可愛六種境界。^四如何防護。其中有二。守護根者。謂根境合。起六識後。意識便於六可愛境。六非愛境。發生貪瞋。應當勵力。從彼諸境。護令不生。即以六根而防護者。若於何境。由瞻視等。能起煩惱。即於此境。不縱諸根而正止息。其守護根者。是於六境。不取行相。不取隨好。若由忘念。煩惱熾盛。起罪惡心。亦由防護而能止息。取行相者。謂於非應觀視色等。正爲境界。或現在前。即便作意。彼等行相。現前往觀。取隨好者。謂於六識起後。能引貪瞋癡三之境。意識執持。或其境界。雖未現前。由從他聞。分別彼等。^五防護爲何者。謂從雜染守護其意。令住善性。或無記性。此中所住無覆無記者。謂威儀等時。非是持心住善緣時。

正知而行者有二。何爲所行事。於彼行正知。初中有二。謂五行動業及五受用業。其中初五之身事業者。謂若往赴所餘聚落餘寺院等。若從彼還。眼事業者。一若略觀。謂無意爲先。見種種境。二若詳瞻。謂動意爲先。而有所見。一切支節業者。謂諸支節。若屈若伸。衣鉢業

者。謂若受用及其受持三衣及鉢。乞食業者。謂飲食等。寺內五種受用業中。身事業者。若行謂往經行處。或往同法者所。或爲法故行經於道。若住謂住行處。同法親教。軌範尊重。似尊等前。若坐謂於床等上結跏趺坐。語事業者。謂若請受。曾所未受。十二分教。分別了解。諸已受者。或自誦讀。或爲他說。或爲引發正精進故。與他議論所有言說。意事業者。謂諸默然。若於中夜而正眠臥。若赴靜處。思所聞義。若以九心修三摩地。若正勤修毘鉢舍那。或於熱季極疲倦時。於非時中起睡眠欲。略爲消遣。晝夜二業者。謂於永日及初後夜。不應睡眠。此亦顯示身語二業。言睡眠者。顯示唯是夜間之業。及是意業。

於此十事正知行者。謂隨發起若行動業。或受用業。即於此業先應住念。不放逸行。由彼二種所攝持故。應以何相而正觀察。如何方便而正觀察。即以是相。如是方便觀察正知。此中復有四種行相。初謂於其身事業等十種依處。應以何相如何觀察。即於是處以是行相。如是觀察。譬如於其往返事業。如律所說。往返行儀。正了知已。即於其時正知現前。行如是事。二謂於其何種方所。應以何相如何觀察。即於是方。以是行相如是觀察。譬如行時。應先了知沽酒等處。五非應行。除此所餘是可行處。於彼彼時。安住正知。三謂於其何等時

分。應以何相如何觀察。即於是時。以如是相如是觀察。譬如午前可赴聚落。午後不可。既了知已。即如是行。爾時亦應安住正知。四於所有此諸事業。應以何相如何觀察。即應於其爾所事業。以如是相如是觀察。譬如宣說行時。應當極善防護而入他家。所有此等行走學處。悉當憶念。總之所有若晝若夜一切現行。悉應憶念。了知其中。應不應行。於進止時。一切皆應安住正知。謂我現前正行如是。若進若止。若如是行。則現法中不爲罪染。沒後亦不墮諸惡趣。諸道證德未獲得者。即住能得正因資糧。

此與密護根門二者。如聖無著引經解釋而正錄取。若能勵力修此二事。則能增長一切善行。非餘能等。特能清淨尸羅及能速引止觀所攝無分別心勝三摩地。故應勤學。

飲食知量者。謂具四法。非太減少。若太減少。飢虛羸劣。無勢修善。故所食量。應令未到次日食時。無飢損惱。非太多食。若食太多。令身沈重。如負重擔。息難出入。增長昏睡。無所堪任。故於斷惑全無勢力。相宜而食。消化而食者。依飲食起。諸舊苦受。悉當斷除。諸新苦受。皆不生長。非染污心中量食者。謂不起衆罪安樂而住。又於飲食愛著對治者。謂依修習飲食過患。過患有三。由受用因所生過患者。謂應思惟任何精妙色香味食。爲齒所嚼。爲涎所濕。

猶如嘔吐。由食消化所生過患者。謂思所食至中夜分或後夜分。消化之後。生血肉等。諸餘一類變成大小便穢不淨。住身下分。此復日日應須除遣。及由依食生多疾病。由求飲食所起過患。此有五種。由爲成辦所生過患者。謂爲成辦食及食因。遭寒熱苦。多施勩勞。若不成辦憂憾而苦。設若成辦。亦恐劫奪及損失故。發起猛利精勤守護。而受諸苦。親友失壞者。謂由此故。雖父子等互相鬥諍。不知滿足者。由於飲食愛增長故。諸國王等互相陣戰。領受非一衆多大苦。無自在過失者。諸食他食者。爲其主故。與他鬥競。受衆多苦。從惡行生者。謂爲飲食。飲食因故。三業造罪。臨命終時。憶念其罪。追悔而死。沒後復當墮諸惡趣。雖乃如是。然亦略有少許勝利。謂由飲食安住其身。若唯爲此故。依止飲食。不應道理。故應善思而後受用。謂由身住。我當善修清淨梵行。施者施主亦爲希求殊勝果故。搾皮血肉而行惠施。亦當成辦彼等所願。令得大果。又應憶念集學論說。應當思念饒益施主。及身中蟲。現以財攝。於當來世。當以法攝。又應思惟當辦一切有情義利。而受飲食。親友書亦云。「應知飲食如醫藥。無貪瞋癡而近習。非爲憍故非慢故。非壯唯爲住其身。」

精勤修習。恬寤瑜伽。於眠息時如何行者。親友書云。「種性之主於永晝。夜間亦過初

後分眠時亦莫空無果。具足正念於中眠。此顯永日。及其夜間初後二分。若正修時。若其中間。如所應行。故行坐時。應從五蓋淨修其心。令不唐捐。如前已說。此與護根。正知三中。皆具修時修後二法。此中所說是修後者。眠睡現行是修後事。故此莫令空無果。如何眠者。謂於永日及夜三分。於初分中。修諸善行。過初分已至中分時。應當眠息。諸爲睡眠所養大種。由須睡眠而增長故。若能如是長養其身。於諸善品修二精進。極有堪能。極爲利益。臨睡眠時。應出房外。洗足入內。右脅而臥。重疊左足於右足上。猶如獅子而正睡眠。如獅子臥者。猶如一切旁生之中。獅子力最大。心高而穩。摧伏於他。如是修習。恬寤瑜伽。亦應由其大勢力等。伏他而住。故如獅子。餓鬼諸天。及受欲人。所有臥狀。則不能爾。彼等一切悉具懈怠。精進微劣。少伏他故。又有異門。猶如獅子右脇臥者。法爾令身。能不緩散。雖睡沈已。亦不忘念。睡不濃厚。無諸惡夢。若不如是而睡眠者。違前四種。一切過失。悉當生起。

以何意樂睡眠有四。光明想者。謂應善取光明之相。以其光心而睡眠之。由是睡時心無黑暗。念者。謂聞思修諸善法義所成正念。乃至未入熟睡之際。應令隨逐。由此能令已睡沈時等。同未睡。於彼諸法心多隨轉。總之睡時亦能修諸善行。正知者。謂由如是依止念時。

隨起煩惱即能了知。斷除不受。起想有三。初者謂一切種。其心不應爲睡所蔽。應以精進所攝之心。驚懾而眠。猶如傷鹿。由此睡眠。不甚沈重。不越起時。而能醒覺。二者謂作是念。我今應修。佛所開許。怛寤瑜伽。爲修此故。應大勵力。引發欲樂。由是能依佛所開許。獅子臥式。眠無增減。三者謂應作是思。如我今日勤修怛寤。及諸善法。明日亦應如是勤修。由是於善欲樂相續。雖忘念中。亦能精勤修。上上品。此食睡行。若能無罪。具義而行。現見能遮衆多無義虛耗壽數故。如聖者無著引經。如所決擇。而爲解說。如是唯除正修時中。所有不共修法之外。加行。正行。完結。中間諸應行者。從此乃至毘鉢舍那。所修一切所緣行相。皆如是行。已釋中間所應行說。

第二破除於此修軌邪執分別者。心未趣向聖言及釋諸大教典。現教授者。作如是言。正修道時。不應於境數數觀察。唯應止修。若以觀慧數觀擇者。是聞思時故。又諸分別。是有相執。於正等覺。爲障礙故。此乃未達修行扼要。極大亂說。莊嚴經論云。『此依先聞。如理作意。起修正作意。眞義境智生。』此說從其思所成慧。如理作意。所聞諸義。修所成慧。眞義現觀。乃得起故。

故所應修者。須先從他聞。由他力故而發定解。次乃自以聖教正理。如理思惟所聞諸義。由自力故而得決定。如是若由聞思決定。遠離疑惑。數數串習。是名爲修。故以數數觀察而修。及不觀察住止而修。二俱須要。以於聞思所決擇義。現見俱有不觀止住。及以觀慧思擇修故。是故若許一切修習皆止修者。如持一麥說一切穀。皆唯是此。等同無異。復如聞所成慧。以聞爲先。思所成慧。以思爲先。如是修所成慧。亦應以修爲先。以其修慧從修成故。若如是者。則修所成慧。前行之修。即是修習思所成慧。所決定義。故說修慧從思慧生。以是若有幾許多聞。亦有爾多從此成慧。此慧幾多。其思亦多。思惟多。故從思成慧。亦當不虧。如思慧多。則多修行。修行多。故則有衆多滅除過失。引德道理。故諸經論。皆說於修。聞思最要。若謂聞思所決擇者。非爲修故。唯是廣闢諸外知解。若正修時。另修一種無關餘事。如示跑處。另向餘跑。則前所說悉無係屬。亦是善破諸聖言中。諸總建立三慧次第生起之理。則其亂說「趣無錯道。不須多聞」亦成善說。未達此等扼要之相。即是多習經典續部。與一從來未習教者。於正修時。二人所修。全無多寡。又彼行者。是執聞法及觀擇等。以爲過失。諸惡軌派。令成堅固。是故串習聞思二慧。所決定義。雖非修成。然許是修。有何相違。若相違者。則諸

異生未得初禪未到定時。應全無修。以欲地中。除說已得入大地時。由彼因緣。可生修所成慧之外。餘於欲地無修所成。對法論中數宣說故。故言修者。應當了知。如波羅蜜多釋論明顯文句中云。「所言修者。謂令其意。成彼體分。或成彼事。」譬如說云。修信修悲。是須令意生爲彼彼。以是諸大譯師。有譯修道。有譯串習。如現觀莊嚴論云。「見習諸道中。」蓋修習二。同一義故。

又如至尊慈氏云。「決擇分見道。及於修道中。數思惟稱量。觀察修習道。」此說大乘聖者修道。尚有數數思惟。稱量觀察。思擇此語。則知若說將護與修二事相違。是可笑處。如是如說修習淨信。修四無量。修菩提心。修無常苦。皆是數數思擇將護。說名爲修。極多無邊。入行論及集學論云。「爲自意修我造此。」是二論中所說一切道之次第。皆說爲修。集學論云。「以如是故。身受用福。如其所應。當恆修習。捨護淨長。」此說身及受用善根等三。於一一中。皆作捨護淨長四事。說此一切皆名爲修。故言修者。不應執其範圍太小。

又說一切分別是相執故。障礙成佛。棄捨一切觀察之修。此爲最下邪妄分別。乃是支那和尚堪布之規。破除此執。於止觀時。茲當廣說。又此邪執障礙敬重諸大教典。以彼諸教

所有義理。現見多須以觀察慧而思擇故。諸思擇者。亦見修時無所須故。又此即是聖教隱沒極大因緣。以見諸大經論非是教授。心不重故。

如是修道有思擇修。及不思擇止修二種。然如何者思擇修耶。及如何者止住修耶。謹當解釋。如於知識修習淨信。及修暇滿。義大難得。死沒無常。業果。生死過患。及菩提心。須思擇修。謂於此等。須能令心猛利。恆常變改其意。此若無者。則不能滅此之違品。不敬等故。起如是心。唯須依賴數數觀察思擇修故。如於貪境。若多增益可愛之相。則能生起猛利之貪。及於怨敵。若多思惟不悅意相。則能生起猛利瞋恚。是故修習此諸道者。境相明顯不明皆可。然須心力猛利恆常。故應觀修。

若心不能住一所緣。於一所緣。爲令如欲。堪能住故。修止等時。若數觀察。住心不生。故於爾時則須止修。於止觀時此當廣說。

又有未解此理者。說凡智者唯應觀修。凡孤薩黎唯應止修。此說亦非。以此一一皆須二故。雖諸智者。亦須修習奢摩他等。諸孤薩黎。於善知識。亦須修習猛信等故。又此二種修行道理。於諸經藏及續藏中。俱說多種。須由觀察而修習者。若無觀修或是微少。則不能生

無垢淨慧。道勝命根。慧縱略生。亦不增長。故於修道全無進步。道所修證最究竟者。如敬母阿闍黎云。「慧中如徧智。」謂能無雜簡擇一切如所有性。盡所有性。即是慧故。

是故於道幾許修習。反有爾許重大忘念。念力鈍劣。簡擇取捨意漸遲鈍。當知即是走入錯道正因之相。

又於三寶等功德差別。若能多知。依此之信亦多增長。若多了知生死過患。故生衆多厭患出離。若由多門。能見解脫所有勝利。故亦於此猛利希求。若多了解大菩提心。及六度等希有諸行。則於此等諸不退信。欲樂精進。漸能增廣。如是一切皆依觀慧。觀察經義修習而起。故諸智者應於此理。引起定解。他不能轉。

諸於修理見解極狹者。作如是言。若以觀慧。極多思擇而修習者。則能障礙。專注一緣勝三摩地。故不能成堅固等持。此當宣說。若謂其心於一所緣。如其所欲。堪能安住。此三摩地。先未成辦現新修時。若數觀擇衆多所緣。定則不生。乃至其定未成以來。於引定修。唯應止修。亦是我許。若謂引發如是定前。觀修衆多即許。是此定障礙者。是全未解大車釋論宣說引發三摩地軌。謂如黠慧鍛師。將諸金銀數數火燒。數數水洗。淨除所有一切垢穢。成極

柔軟堪能隨順。次作耳環等諸莊嚴具。如欲而轉堪能成辦。如是先於煩惱隨惑及諸惡行。如在修習諸黑業果。生死患等時中所說。應以觀慧數數修習彼等過患。令心熱惱。或起厭離。以是作意如火燒金。令意背棄諸黑惡品。淨此諸垢。如在修習知識功德。暇滿義大。三寶功德。白淨業果及菩提心諸勝利等時中所說。以觀察慧數數修習此等功德。令心潤澤。或令淨信。以此作意。如水洗金。令意趣向諸白淨品。愛樂歡喜。以白善法澤潤其心。

如是成已。隨所欲修若止若觀。於彼屬意無大劬勞。即能成辦。如是觀修。即是成辦無分別定勝方便故。如是亦如聖無著云。「譬如點慧鍛師或彼弟子。若時爲欲淨除金銀一切垢穢。於時時中火燒水洗。柔軟隨順。現前堪能成辦。彼彼妙莊嚴具。點慧鍛師若彼弟子。隨所了知。順彼工巧以諸工具。隨所欲樂妙莊嚴相。皆能成辦。如是諸瑜伽師。若時令心。由不趣向貪等垢穢。而生厭離。即能不趣染污憂惱。若時令心。由於善品。愛樂趣向。即生歡喜。次瑜伽師。爲令其心於奢摩他品。或毘鉢舍那品。加行修習。即於彼彼極能隨順。極能安住。無動無轉。如爲成辦所思義故。皆能成辦。」

又能令心堅固安住。一所緣境勝三摩地。所有違緣要有二種。謂沈及掉。是中若有猛

利無間。見三寶等功德之心。則其沈沒極易斷除。以彼對治。即是由見功德門中策舉其心。定量諸師。多宣說故。若有無間猛利能見無常苦等過患之心。則其掉舉極易斷除。以掉舉者是貪分攝散亂之心。能對治彼。諸經論中。讚厭離故。是故從於知識修信。乃至淨修行心以來。若有幾許衆多熏修。即有爾許速易成辦。智者所喜妙三摩地。又非但止修。即諸觀修。亦須遠離掉沈二過。將護修習。此教授中諸大善巧先覺尊長。隨授何等應時所緣。爲令於其所緣法類。起定解故。由師教授。引諸經論。應時之義。更以先覺語錄。莊嚴環繞其心。圓滿講說。又如說云。「若善說者爲善聽者。宜講演說。如法會中所變心力。暗中獨思難得生起。」善哉。誠然。故不應謂此是修時方略策勵。以此所說「聞思之時。修行時者。」即是計執說衆多法與正修持。二時相違之邪分別故。

然能了解。一切講說皆爲修持者。實屬少際。故能略攝所應修事。亦可別書。

能不能現一切至言皆教授者。唯是於此修習道理。獲與未獲決定知解。隨逐而成。況於法藏諸未學者。縱於經咒廣大教典諸久習者。至修道時。現見多成自所學習經論對方。此亦雖應廣爲決擇。然恐文繁故不多說。破於修理諸邪分別。已廣釋訖。

今應顯示。如前所說。如理依止善知識之弟子。尊重應當如何引導之次第。

第二依已如何修心之次第分二。^一於有暇身勸取心要。^二如何攝取心要之理。初中分三。^一正

明暇滿。^二思其義大。^三思惟難得。初中分二。^一閒暇。^二圓滿。今初

如攝功德寶云。「由戒斷諸畜趣體。及八無暇常得暇。」謂離八無暇即是其暇。八無暇者如親友書云。「執邪倒見。生傍生。餓鬼。地獄。無佛教。及生邊地。懷戾車。性爲騃啞。長壽天。於隨一中受生已。名爲八無暇過患。離此諸過得閒暇。故當策勵斷生死。」此復若無四衆遊行。是謂邊地。愚啞缺耳。斷支節等名根不具。妄執無有前世後世。業果。三寶。是邪見者。無佛出世名無佛教。^四四中初二及最後者。不能了解應取應捨。第三不能信解正法。三惡趣者。極難發生修法之心。設少生起。亦因苦逼不能修行。長壽天者。親友書釋中說是無想及無色天。八無暇論中。亦說常爲欲事散亂諸欲界天。無想天者。對法中說。於第四靜慮廣果天中。處於一分。如聚落外阿蘭若處。除初生時及臨沒時。餘心心所。現行皆滅。住多大劫。無色聖人非是無暇。故是生彼諸異生類。以無善根修解脫道。故是無暇。恆散欲天。亦復如是。故說彼等亦名無暇。如親友書釋云。「此八處中。以無閒暇。修作善品。故名無暇。」

第二圓滿。分二。五自圓滿者。如云。「人生。中根具。業未倒。信處。」言生中者。謂能生於四衆弟子所遊之地。諸根具者。謂非騃啞。支節眼耳皆悉圓具。業未倒者。謂未自作或教他作無間之罪。信依處者。謂信毘奈耶。是世出世一切白法所生之處。毘奈耶者。此通三藏。此五屬於自身所攝。是修法緣。故名自滿。五他圓滿者。如云。「佛降。說正法。教住。隨教轉。有他具悲愍。」言佛降世或出世者。謂經三大阿僧祇劫。積集資糧。坐菩提座。現正等覺。說正法者。謂若佛陀或彼聲聞。宣說正法。教法住世者。謂從成佛乃至未示入般涅槃。勝義正法。可現修證。未壞滅故。法住隨轉者。謂即如是證正法者。了知有力。能證如是正法。衆生。即如所證。隨轉隨順。教授教誡。他悲愍者。謂有施者。及諸施主。與衣服等。此五屬於他身所有。是修法緣。故名他滿。聲聞地中所說前四他圓滿者。現在不具。然說正法。法教安住。隨住法轉。尚有隨順。堪爲具足。

第二思惟暇滿利大者。爲欲引發畢竟樂故。若未清淨修習正法。僅爲命存以來。引樂除苦而劬勞者。旁生亦有。故雖生善趣。等同旁生。弟子書云。「猶如象兒爲貪著。深阱邊生數口草。欲得無成墮險阨。願現世樂亦如是。」

總之修行如是正法。特若修行大乘道者。任隨一身不爲完具。須得如前所說之身。如弟子書云。「善逝道依將成導衆生。廣大心力人所獲得者。此道非天龍得非非天。妙翹持明似人腹行得。」入胎經亦云。「雖生人中。亦具如是無邊衆苦。然是勝處。經俱胝劫亦難獲得。諸天臨沒時。諸餘天云。願汝生於安樂趣中。其樂趣者即是人趣。」諸天亦於此身爲願處故。又有欲天。昔人世時。由其修道習氣深厚。堪爲新證見諦之身。然上界身。則定無新得聖道者。如前所說。欲天亦多成無暇處。故於最初修道之身。人爲第一。此復俱盧洲人。不堪爲諸律儀所依。故讚三洲之身。其中尤以瞻部洲身。爲所稱歎。是故應當作是思惟。我今獲得如是妙身。何故令其空無果利。我若令此空無利者。更有何事較此自欺。較此愚蒙。而爲重大。曾數馳奔諸惡趣等無暇險處。一次得脫。此若空耗仍還彼處者。我似無心。如被明咒之所蒙蔽。由此等門應數數修。如聖勇云。「得何能下種。度生死彼岸。妙菩提勝種。勝於如意珠。功德流諸人。誰令此無果。」入行論亦云。「得如是暇已。我若不修善。無餘欺過此。亦無過此愚。若我解是義。愚故仍退屈。至臨命終時。當起大憂惱。若難忍獄火。常燒我身者。粗猛惡作火。定當燒我心。難得利益地。由何偶獲得。若我如有知。仍被引入獄。如受咒所蒙。

我於此無心。何蒙我未知。我心有何物。」敦巴亦謂懂哦瓦云。「憶念已得暇滿人身乎。」懂哦亦於每次修時。必誦一遍入中論頌中。「若時自在轉順住。設不於此自任持。墮險成他自在轉。後以何事從彼出。」而爲心要。應如是學。如其觀待畢竟義大。如是觀待現時亦然。謂增上生中。自身受用眷屬圓滿之因。布施持戒及忍辱等。若以此身易能成辦。此諸道理亦應思惟。如是觀待若增上生。若決定勝。義大之身。若不晝夜殷勤勵力。此二之因。而令失壞。如至寶洲空手而返。後世亦當匱乏安樂。莫得暇身。若不得此。衆苦續生。更有何事較此欺誑。應勤思惟。如聖勇云。「若衆善富人。由無量劫得。愚故於此身。未略集福藏。彼等趣他世。難忍憂惱室。如商至寶洲。空手返自家。無十善業道。後亦不能得。不得人唯苦。如何能受樂。他欺無過此。無過此大愚。」如是思後。當發極大取心要欲。如入行論云。「與此工價已。今今作我利。於此無恩利。不應與一切。」又云。「由依人身筏。當度大苦流。此筏後難得。愚莫時中眠。」又如博朵瓦喻法中云。「蟲禮騎野馬。藏魚梅烏食。」應如是思。發起攝取心要欲樂。

第三思惟極難得者。如是暇身如事教中說。「從惡趣死復生彼者。如大地土。從彼死

沒生善趣者。如爪上塵。從二善趣死生惡趣者。如大地土。從彼沒已生善趣者。如爪上塵。」故從善趣惡趣二俱難得。若作是念。彼由何故如是難得。如四百頌云。「諸人多受行。非殊勝善品。是故諸異生。多定往惡趣。」謂善趣人等。亦多受行十不善等。非勝妙品。由是亦多往惡趣故。又如於菩薩所起瞋恚心。一一剎那。尚須經劫住阿鼻獄。況內相續現有往昔多生所造衆多惡業。果未出生。對治未壞。豈能不經多劫住惡趣耶。如是若能決定淨治往昔所造惡趣之因。防護新造。則諸善趣雖非希貴。然能爾者。實極稀少。若未如是修則定往惡趣。既入惡趣則不能修善。相續爲惡。故經多劫。雖善趣名亦不得聞。故極難得。入行論云。「我以如是行。且不得人身。人身若不得。唯惡全無善。若時能善行。然我不作善。惡趣苦蒙蔽。爾時我何爲。未能作諸善。然已作衆惡。經百俱胝劫。不聞善趣名。是故薄伽梵。說人極難得。如龜項趣入海。漂輒木孔。雖剎那作罪。尚住無間劫。況無始生死。作惡豈善趣。」若作是念。由受惡趣苦盡。昔惡業已。仍可生樂趣。故非難脫也。即受彼苦之時。時時爲惡。從惡趣沒後。仍須轉惡趣。故難脫離。如云。「非唯受彼已。即便能脫離。謂正受彼時。復起諸餘惡。」如是思惟難得之後。應作是念。而發欲樂攝取心要。謂若使此身爲惡行者。是徒耗費。應修正法。

而度時期。如親友書云。「從旁生出得人身。較龜處海遇輓木。孔隙尤難。故大王應行正法令有果。若以衆寶飾金器。而用除棄吐穢等。若生人中作惡業。此極愚蒙過於彼。」弟子書中亦云。「得極難得人身已。應勤修證所思義。」此又如大瑜伽師謂。僅哦云。「應略休息。」答云。「實當如是。然此暇滿。實爲難得。」又如博朵瓦云。「如昔全宇有一雕房。名瑪卡喀。甚爲壯麗。次爲敵人所劫。經久失壞。有一老人因此房故。心極痛惜。後有一次聞說其房爲主所得。自不能走。憑持一矛透迤而至。如彼喜曰。今得瑪卡喀。寧非夢歟。今得暇滿。亦應獲得如是歡喜。而修正法。」乃至未得如是心時。應勤修學。

如是若於暇身。能發一具相取心要之欲樂。須思四法。其中須修行者。謂一切有情。皆唯愛樂而不愛苦。然引樂除苦。亦唯依賴於正法故。能修行者。謂外緣知識。內緣暇滿。悉具足故。此復必須現世修者。現世不修。次多生中。暇滿之身極難得故。須於現在而修行者。謂何日死。無決定故。其中第三。能破推延於後生中修法懈怠。第四。能破雖於現法定須修行。然於前前諸年月日。不起修行。而念後後修行。亦可不趣懈怠。總攝此二爲應速修。作三亦可。是則念死亦與此係屬。然恐文繁至下當說。

如若由種種門中正思惟者。變心力大。故應思惟如前所說。若不能者。則應攝爲。如何是爲暇滿體性。現竟門中利大道理。因果門中難得道理。隨所相宜。從前說中。取而修習。其中因門難獲得者。謂僅總得生於善趣。亦須戒等修一淨善。特若獲得暇滿具足。則須淨戒而爲根本。施等助伴。無垢淨願爲結合等衆多善根。現見修積如是因者。極爲希少。比比而思善趣身果。若總若別。皆屬難得。由果門中難獲得者。觀非同類諸惡趣衆。僅得善趣。亦屬邊際。觀待同類諸善趣衆。殊勝暇身極屬希少。如格喜鐸巴云。「殷重修此。餘一切法由此引生。」故應勵力。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二終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三

第二如何取心要之理分二。^一於道總建立發決定解。^二正於彼道取心要之理。初中分二。^三士道中總攝一切至言之理。^三顯示由三士門如次引導之因相。今初。

佛初發心中集資糧。最後現證圓滿正覺。一切皆是爲利有情。故所說法一切亦唯爲利有情。如是所成有情利義。略有二種。謂現前增上生及畢竟決定勝。其中依於成辦現前增上生事。盡其所說。一切皆悉攝入下士。或共下士所有法類。殊勝下士者。是於現世不以爲重。希求後世善趣圓滿。以集能往善趣因故。道炬論云。「若以諸方便。唯於生死樂。希求自利義。知彼爲下士。」決定勝中。略有二種。謂證解脫僅出生死及一切種智位。其中若依諸聲聞乘及獨覺乘。盡其所說。一切皆悉攝入中士。或共中士所有法類。中士夫者。謂發厭患一切諸有。爲求自利。欲得度出三有解脫。以趣解脫方便之道三種學故。道炬論云。「背棄諸有樂。遮惡業爲性。若惟求自靜。說名中士夫。」如覺噶所造攝行炬論云。「尊長佛說依密咒度彼岸。能辦菩提故。此當書彼義。」謂修種智方便有二。謂密咒大乘及波羅蜜多。

大乘。此二攝入上士法類。上士夫者。謂由大悲自在而轉。爲盡有情一切苦故。希得成佛學。習六度及二次第等故。道炬論云。「由達自身苦。若欲正盡除。他一切苦者。是爲勝士夫。」此士所修菩提方便。謂波羅蜜多及咒。下當廣說。

三士之名。攝決擇曰。「復有三士。謂有成就正受非律儀。非非律儀所攝淨戒律儀。亦有成就正受聲聞相應淨戒律儀。亦有成就正受菩薩淨戒律儀。其中初者爲下。第二爲中。第三爲勝。」與此義同。復說多種上中下士建立道理。如道炬所說。世親阿闍黎於俱舍釋中。亦說三士之相。下士夫中。雖有二類。謂樂現法及樂後世。此是第二。復須趣入增上生無謬方便。

第二顯示由三士門如次引導之因相分二。^一顯示何爲由三士道引導之義。^二如是次第引導之因相。今初

如是雖說三士。然於上士道次第中。亦能攝納餘二士道無所缺少。故彼二種是大乘道或分或支。馬鳴阿闍黎所造。修世俗菩提心論云。「無害與諦實。與取及梵行。捨一切所執。此是善趣行。遍觀生死苦。斷故修諦道。斷除二種罪。此是寂靜行。亦應取此等。是出離道。

支。由達諸法空。生悲衆生流。無邊巧便行。是勝出離行。」是故此中非導令趣。唯以三有之樂。爲所欲得下士夫道。及爲自利唯脫生死。爲所欲得中士夫道。是將少許共彼二道。作上士道引導前行。爲修上士道之支分。

是故若發如前所說取心要欲。取心要之法。如中觀心論云。「誰不將無堅。如蕉沫之身。由行利他緣。修須彌堅實。上士具悲故。將剎那老死。病根本之身。爲他安樂本。具正法炬時。斷八無暇暇。應以上士行。令其有果利。」謂應念云。我身無實。如蕉如沫。衆病巢穴。老等衆苦所出生處。應以上士所有現行度諸晝夜。令其不空而趣大乘。

若爾理應先從上士引導。云何令修共下中耶。謂修此二所共之道。即上士道發起前行。此中道理後當宣說。

第二如是次第引導之因相分二。^一正明因相。^二所爲義。今初

轉趣大乘能入之門者。謂即發心於勝菩提。若於相續中生起此心。如入行論云。「若發大心剎那頃。繫生死獄諸苦惱。應說是諸善逝子。」謂即獲得佛子之名。或菩薩名。其身即入大乘之數。若退此心。亦從大乘還退出故。是故諸欲入大乘者。須以衆多方便勵力令

發。然發此心須先修習發心勝利。令於勝利由於至心勇悍增廣。及須歸依七支願行。是能開示菩薩道次最勝教典。集學處論及入行論中所說。

如是所說勝利略有二種。謂諸現前及畢竟勝利。初中復二。謂不墮惡趣及生善趣。若發此心能淨宿造衆多惡趣之因。能斷當來相續積集。諸善趣因。先已作者。由此攝故。增長廣大。諸新作者。亦由此心爲等起故。無窮盡際。畢竟利義者。謂諸解脫及一切種智。亦依此心易於成辦。若於現時畢竟勝利。先無真實欲得樂故。雖作是言。此諸勝利從發心生。故應勵力發起此心。亦唯空言。觀自相續。極明易了。若於增上生及決定勝。二種勝利發欲得者。故須先修共中下士所有意樂。如是若於二種勝利發欲得已。趣修具有勝利之心者。則須發起此心根本大慈大悲。此復若思。自於生死安樂匱乏。衆苦逼惱。流轉道理。身毛全無。若動若轉。則於其他有情流轉生死之時。樂乏苦逼。定無不忍。入行論云。『於諸有情先如是思自利。夢中尚未夢。何能生利他。』故於下士之時。思惟自於諸惡趣中。受苦道理。及於中士之時。思惟善趣。無寂靜樂。唯苦道理。次於親屬諸有情所。比度自心。而善修習。即是發生慈悲之因。菩提之心從此發生。故修共同中下心者。即是生起眞菩提心所有方便。非是引

導令趣餘途。如是又於彼二時中。思惟歸依及業果等。多門勵力。集福淨罪。如其所應。即菩提心之前行。修治相續之方便。七支行願及歸依等。故應了知此等即是發心方便。此中下中法類。即是發無上菩提心支分之道理。尊重亦當善爲曉喻。弟子於此應獲定解。每次修時當念此義。修菩提心發生支分。極應愛重。若不爾者。則此諸道與上士道別別無關。乃至未至實上士道。於菩提心未得定解。而成此心發生障礙。或於此間失大利義。故於此事應殷重修。如是修習中下之道及善修習。如上士時所說道已。於相續中。隨力令生眞菩提心。次爲此心極堅固故。應以不共歸依爲先而受願軌。由願儀軌正受持已。於諸學處應勵力學。次應多修欲學之心。謂欲學習六度四攝菩薩行等。若由至心起欲學已。定受行心清淨律儀。次應捨命莫令根本罪犯染著。餘中下纏及諸惡作。亦應勵力莫令有染。設若有犯。亦應由於如所宣說。出犯門中。善爲淨治。次應總學六到彼岸。特爲令心於善所緣。堪能隨欲而安住故。應善學習止體靜慮。道炬論說。爲發通故。修奢摩他者。僅是一例。覺噶於餘處亦說爲發毗鉢舍那。故爲生觀亦應修止。

次爲斷執二我縛故。以見決定無我空義。次應將護無謬修法。成辦慧體毗鉢舍那。如

道炬釋說。除修止觀。學習律儀學處以下。是爲戒學。奢摩他者。是三摩地。或爲心學。毗婆舍那。是爲慧學。復次奢摩他下。是方便分。福德資糧。依世俗諦所有之道。廣大道次。發起三種殊勝慧者。是般若分。智慧資糧。依勝義諦甚深道次。應於此等次第決定。數量決定。智慧方便。僅以一分不成菩提。發大定解。

由如是理。欲過諸佛功德大海。佛子鵝王。是由雙展。廣大方便。圓滿無缺。世俗諦翅。善達二種。無我真實勝義諦翅。乃能超過。非是僅取道中一分。如折翅鳥所能飛越。如入中論云。「眞俗白廣翅圓滿。鵝王列衆生鵝前。承善風力而超過。諸佛德海第一岸。」

如是以諸共道淨相續已。決定應須趣入密咒。以若入密速能圓滿二資糧故。設若過此非所能堪。或由種性功能羸劣。不樂趣者。則應唯將此道次第。漸次增廣。

若入密咒者。則依知識法勝出前者。依咒所說應當隨行。以總一切乘。特密咒中。珍重宣說故。次以根源清淨續部。所出灌頂成熟身心。爾時所得一切三昧耶及律儀。應寧捨命如理護持。特若受其根本罪染。雖可重受。然相續已壞。功德難生。故應勵力。莫令根本罪犯染著。又應勵防諸支罪染。設受染者。亦應悔除。防止令淨。以三昧耶及諸律儀。是道本故。

次於續部。若是下部有相瑜伽。若是上部生次瑜伽。隨其一種善導修學。此堅固已。若是下部無相瑜伽。或是上部滿次瑜伽。隨於其一應善修學。

道炬論說。如是建立道之正體。故道次第亦如是導。大覺嚆師。於餘論中亦嘗宣說。攝修大乘道方便論云。「欲得不思議。勝無上菩提。賴修菩提故。樂修爲心要。已得極難得。圓滿暇滿身。後極難獲故。勤修令不空。」又云。「如犯從牢獄。若有能逃時。與餘事非等。速從彼處逃。此大生死海。若有能度時。與餘事非等。應當出有宅。」又云。「歸依增上戒。及住願根本。應受菩薩律。漸隨力如理。修行六度等。菩薩一切行。」又云。「方便慧心要。修止觀瑜伽。」定資糧品亦云。「先固悲力生。正等菩提心。不著有報樂。背棄諸攝持。圓滿信等財。敬師等於佛。具師教律儀。善勤於修習。瓶密諸灌頂。由尊重恩得。行者身語心。清淨成就器。由圓滿定支。所生資糧故。速當得成就是住密咒規。」

第二所爲義者。若中下士諸法品類。悉是上士前加行者。作爲上士道次足矣。何須別立共中下士道次名耶。別分三士而引導者。有三大義。一爲摧伏增上我慢。謂尚未起共同中下士夫之心。即便自許我是大士。二爲廣益上中下心。廣饒益之理者。謂上二士夫。亦須

希求得增上生及其解脫。故於所導上中二類補特伽羅。教令修習此二意樂。無有過失。起功能故。若是下品補特伽羅。雖令修上。既不能發上品意樂。又棄下品俱無成故。

復次爲具上善根者。開示共道。令其修習。此諸功德。或先已生。若先未生。速當生起。若生下下。可導上上。故於自道非爲迂緩。須以次第引導心者。陀羅尼自在王請問經中。以點慧寶師漸磨摩尼法喻合說。恐文太繁。故不多錄。

龍猛依怙亦云。「先增上生法。決定勝後起。以得增上生。漸得決定勝。」此說增上生道及決定勝道。次第引導。聖者無著亦云。「又諸菩薩爲令漸次集善品故。於諸有情。先審觀察。知劣慧者。爲說淺法。隨轉粗近教授教誡。知中慧者。爲說中法。隨轉處中教授教誡。知廣慧者。爲說深法。隨轉幽微教授教誡。是名菩薩於諸有情次第利行。」聖天亦於攝行炬論。成立先須修習到彼岸乘意樂。次趣密咒漸次道理。攝此義云。「諸初業有情。轉趣於勝義。正等覺說此。方便如梯級。」四百論中。亦說道次極爲決定。「先遮止非福。中間破除我。後斷一切見。若知爲善巧。」此說道有決定次第。敬母善巧阿闍黎亦云。「如淨衣染色。先以施等語。善法動其心。次令修諸法。」月稱大阿闍黎亦引此教爲所根據。成立道之次第。

決定。現見於道引導次第。諸修行者。極應珍貴。故於此理。應當獲得堅固定解。

第二正取心要分三。^一於共下士道次修心。^二於共中士道次修心。^三於上士夫道次修心。初中分三。^一正修下士意樂。^二發此意樂之量。^三除遣此中邪執。初中分二。^一發生希求後世之心。^二依止後世安樂方便。初中分二。^一思惟此世不能久住憶念必死。^二思惟後世當生何趣二趣苦樂。初中分四。^一未修念死所有過患。^二修習勝利。^三當發何等念死之心。^四修念死理。今初

如是於其有暇身時。取心藏中有四顛倒。於諸無常執爲常倒。即是第一損害之門。其中有二。謂粗及細。於其粗劣死無常中。分別不死是損害門。此復僅念今後邊際。定當有死。雖皆共有。然日中。乃至臨終。皆起是念。今日不死。今亦不死。其心終執不死方面。若不作意此執對治。被如是心之所蓋覆。便起久住現法之心。於此時中。謂須如是如是衆事。數數思惟。唯於現法。除苦引樂。所有方便。不生觀察後世。解脫。一切智等大義之心。故不令起趣法之意。設有時趣聞思修等。然亦唯爲現法利故。令所修善勢力微弱。復與惡行罪犯相屬而轉。故未糅雜惡趣因者。極爲希貴。

設能緣慮後世而修。然不能遮後時漸修延緩懈怠。遂以睡眠昏沈雜言飲食等事。散

耗時日。故不能發廣大精勤。如理修行。

如是由希身命久住所欺誑故。遂於利養恭敬等上。起猛利貪。於此障礙。或疑作礙。起猛利瞋。於彼過患蒙昧愚癡。由利等故。引起猛利我慢嫉等諸大煩惱及隨煩惱如瀑流轉。復由此故。於日中漸令增長。諸有勝勢。能引惡趣猛利大苦。身語意攝十種惡行。無間隨近。誘正法等諸不善業。又令漸棄能治彼等。善妙宣說甘露正法。斷增上生及決定勝所有命根。遭死壞已。爲諸惡業引導。令赴苦痛粗猛。炎燒非愛諸惡趣處。何有過此暴惡之門。四百論亦云。「若有三世主。自死無教者。彼若安然睡。豈有暴於此。」入行論亦云。「須棄一切走。我未如是知。爲親非親故。作種種罪惡。」

第二修習之勝利者。謂若眞起隨念死心。譬如決斷今明定死。則於正法稍知之士。由見親屬及財物等不可共往。多能任運遮彼貪愛。由施等門樂取堅實。如是若見爲求利敬及名稱等世間法故。一切劬勞皆如扇揚諸空穀壳。全無心實。是欺誑處。便能遮止諸罪惡行。由其恆常殷重精進。修集歸依及淨戒等諸微妙業。遂於無堅身等諸事取勝堅實。由是自能昇勝妙位。亦能於此導諸衆生。更有何事義大於此。是故經以多喻讚美。大般涅槃經

云。「一切耕種之中。秋實第一。一切跡中。象跡第一。一切想中。無常死想是爲第一。由是諸想能除三界一切貪欲。無明。我慢。」如是又以是能頓摧一切煩惱惡行大椎。是能轉趣頓辦一切勝妙大門。如是等喻而爲讚美。集法句中亦云。「應達此身如瓦器。如是知法等陽燄。魔花刃劍於此折。能趣死王無見位。」又云。「如見衰老及病苦。并見心離而死亡。勇士能斷如牢家。世庸豈能遠離欲。」總之能修士夫義時。唯是得此殊勝暇身期中。我等多是久住惡趣。設有少時暫來善趣。亦多生於無暇之處。其中難獲修法之時。縱得一次堪修之身。然未如理修正法者。是由遇此且不死心。故心執取不死方面。是爲一切衰損之門。其能治此憶念死者。即是一切圓滿之門。故不應執。此是無餘深法可修習者之所修持。及不應執。雖是應修然是最初僅應略修。非是堪爲恆所修持。應於初中後三須此之理。由其至心發起定解而正修習。

第三當發何等念死心者。若由堅著。諸親屬等增上力故。恐與彼離起怖畏者。乃是於道全未修習畏死之理。此中非是令發彼心。若爾者何。謂由惑業增上所受一切之身。皆定不能超出於死。故於彼事雖生怖懼。暫無能遮。爲後當來世間義故。未能滅除諸惡趣因。未

能成辦增上生因。決定勝因。即便沒亡而應恐怖。若於此事思惟怖畏。則於此等有可修作。能令臨終無所怖畏。若未成辦如是諸義。總之不能脫離生死。特當墮落諸惡趣故。深生畏懼。臨終悔惱。本生論云。「雖勵不能住。何事不可醫。能作諸怖畏。其中有何益。如是若觀世法性。諸人作罪當憂悔。又未善作諸妙業。恐於後法起諸苦。臨終畏懼而蒙昧。若何能令我意悔。我未憶作如是事。復善修作白淨業。安住正法誰畏死。」四百論中亦云。「思念我必死。若誰有決定。此棄怖畏故。豈畏於死主。」故若數數思惟無常。念身受用定當速離。則能遮遣。希望不離彼等愛著。由離此等所引憂惱增上力故。怖畏死沒皆不得生。

第四如何修念死者。謂應由於三種根本。九種因相。三種決斷門中修習。此中有三。^一思決定死。^二思惟死無定期。^三思惟死時除法而外。餘皆無益。

初中分三。思惟死主決定當來。此復無緣能令却退者。謂任受生何等之身。定皆有死。無常集云。「若佛若獨覺。若諸佛聲聞。尚須捨此身。何況諸庸夫。」任住何境。其死定至者。即彼中云。「住於何處死不入。如是方所定非有。空中非有海中無。亦非可住諸山間。」前後時中諸有情類。終爲死摧等無差別。即如彼云。「盡其已生及當生。悉捨此身而他往。智

者達此悉滅壞。當住正法決定行。」於其死主逃不能脫。非以咒等而能退止。如教授勝光大王經云。「譬如若有四大山王。堅硬隱固成就堅實。不壞不裂無諸隕損。至極堅強純一實密。觸天磨地從四方來。研磨一切草木本幹及諸枝葉。并研一切有情有命諸有生者。非是速走易得逃脫。或以力退。或以財退。或以諸物及咒藥等易於退却。大王。如是此四極大怖畏來時。亦非於此速走能逃。或以力退。或以財退。或以諸物及咒藥等易於退却。何等爲四。謂老病死衰。大王。老壞強壯。病壞無疾。衰壞一切圓滿豐饒。死壞命根。從此等中。非是速走易得逃脫。或以力退。或以財退。或以諸物及咒藥等易於靜息。」迦摩巴云。「現須畏死。臨終則須無所恐懼。我等反此。現在無畏。至臨終時。用爪抓胸。」

思惟壽無可添。無間有減者。如入胎經云。「若於現在善能守護。長至百年或暫存活。」極久邊際僅有爾許。縱能至彼。然其中間壽盡極速。謂月盡其年。日盡其月。其日亦爲晝夜盡銷。此等復爲上午等時而漸銷盡。故其壽命總量短少。此復現見多已先盡。所餘壽量。雖剎那許亦無可添。然其損減。則遍晝夜無間有故。入行論云。「晝夜無暫停。此壽恆損減。亦無餘可添。我何能不死。」此復應從衆多喻門。而正思惟。謂如織布。雖織一次僅去一

縷。然能速疾完畢所織。爲宰殺故。如牽所殺羊等步步移時。漸近於死。又如江河猛急奔流。或如險岩垂注瀑布。如是壽量。亦當速盡。又如牧童持杖驅逐。令諸畜類。無自主力而赴其所。其老病等。亦令無自在引至死前。此諸道理。應由多門而勤修習。如集法句云。「譬如舒經織。隨所入緯線。速窮緯邊際。諸人命亦爾。如諸定被殺。隨其步步行。速至殺者前。諸人命亦爾。猶如瀑流水。流去無能返。如是人壽去。亦定不回還。艱勞及短促。此復有諸苦。唯速疾壞滅。如以杖畫水。如牧執杖驅。諸畜還其處。如是以老病。催人到死前。」如傳說大覺嚙行至水岸。謂「水淅淅流。此於修無常極爲便利。」說已而修。大遊戲經亦以多喻宣說。「三有無常如秋雲。衆生生死等觀戲。衆生壽行如空電。猶崖瀑布速疾行。」又如說云。「若略有略能向內思者。一切外物。無一不爲顯示無常。」故於衆事皆應例思。若數數思能引定解。若略思惟。便言不生。實無利益。如迦摩巴云。「說思已未生。汝何時思。晝日散逸。夜則昏睡。莫說妄語。」非但壽邊爲死所壞。而趣他世。即於中間行住臥三。隨作何事。全無不減壽量之時。首從入胎。即無剎那而能安住。唯是趣向他世而行。故於中間生存之際。悉被老病使者所牽。唯爲死故導令前行。故不應計於存活際。不趣後世安住歡喜。譬如從諸高峯墮時。

未至地前空墜之際，不應歡樂。此亦如四百頌釋引經說云：「人中勇識如初夜，安住世間胎胞中，彼從此後日，日中全無暫息趣死前。」破四倒論亦云：「如從險峯墮地壞，豈於此空受安樂，從生爲死常奔馳，有情於中豈得樂。」此等是顯決定速死。

思於生時亦無閒暇修行妙法，決定死者，謂縱能至如前所說，爾許長邊，然亦不應執爲有暇。謂無義中先已耗去衆多壽量，於所餘存，亦由睡眠分半度遷，又因散亂徒銷，非一少壯遷謝至衰老時，身心力退，雖欲行法，然亦無有勤修之力，故能修法時實爲少許。入胎經云：「此中半數爲睡覆蓋，十年頑稚，念年衰老，愁嘆苦憂，及諸恚惱，亦能斷滅，從身所生多百疾病，其類非一，亦能斷滅。」破四倒論亦云：「此諸人壽極久，僅百歲，此復初頑後老，徒銷耗，睡病等摧，令無可修時，住樂人中衆生壽餘幾。」伽喀巴亦云：「六十年中，除去身腹睡眠疾病，餘能修法，尙無五載。」

如是現法一切圓滿，於臨死時唯成念境，如醒覺後，念一夢中所受安樂。若死怨敵定當到來，無能遮止，何故愛著現法欺誑？如是思已，多起誓願，決斷必須修行正法。如本生論所說而思：「嗟呼世間惑，匪堅不可喜，此姑姆達會，亦當成念境。衆生住於如是性，衆生無

畏極希有。死主自斷一切道。全無怖懼歡樂行。現有老病死作害。大勢怨敵無能遮。定赴他世苦惱處。誰有心知思愛此。」迦尼迦書中亦云。「無悲愍死主。無義殺士夫。現前來殺害。智誰放逸行。故此極勇暴。猛箭無錯謬。乃至未射放。當勤修自利。」

第二思惟死無定期者。謂今日已後。百年以前。其死已定。然此中間。何日而來。亦無定期。即如今日。謂死不死。俱不決定。然心應執死亡方面。須發今日定死之心。以念今日決定不死。或多分不死。其心則執不死方面。便專籌備久住現法。不能籌備後世之事。於此中間。爲死所執。須帶憂悔而沒亡故。若日日中籌備死事。則多成辦他世義利。縱不即死。造作此事。亦爲善哉。若即死者。則此尤其是所必須。譬如自有能作猛利損害大敵。從此時期至彼時期。知其必至。然未了知何日到來。須日日中作其防愼。

若日日中能起是念。今日必死。下至能念多分是死。則能修作所當趣赴後世義利。不更籌備住現世間。若未生起如此意樂。於現世間見能久住。便籌備此而不修作後世義利。譬如若念久住一處。則計設備住彼所須。若念不住當他往者。則當備作所趣之事。故日日中。定須發起必死之心。

此中分三。思贍部洲壽無定者。總之俱盧壽量決定。諸餘處者。各各於自能住壽量雖無決定。然亦多數能得定限。贍部洲壽極無定準。劫初壽數。經無量年。今後須以滿十歲爲壽長際。即於現在老幼中年。於何時死。皆無定故。如是亦如俱舍論云。「此中壽無定。末十初無量。」集法句云。「上日見多人。下日有不見。下日多見者。上日有不見。」又云。「若衆多男女。強壯亦歿亡。何能保此人。尙幼能定活。一類胎中死。如有產地。又有始能爬。亦能行走。有老有幼稚。亦有中年人。漸次當趣沒。猶如墮熟果。」應當作意所見所聞。若諸尊重或友伴等。壽未究竟。忽由內外死緣。未滿心願而死。念我亦定是如是法。應數思惟。應令發生必死之心。

思惟死緣極多。活緣少者。謂於此命有多違害。謂諸有心及諸無心。若諸魔屬。人非人等衆多違害。及旁生類損此身命。亦有多種。彼等如何違害之理。如是內中所有諸病。及外大種違損之理。皆應詳思。復次自身由四大種成。彼等亦復互相違害。諸大種界若不公平。有所增減。能發諸病。而奪命根。此諸違害。是與自體俱生而有。故於身命無可安。保。如是亦如大涅槃經云。「言死想者。謂此命根。恆有衆多怨敵圍繞。剎那剎那漸令衰退。全無一事。

能使增長。」寶鬘論亦云。「安住死緣中。如燈處風內。」親友書亦云。「若其壽命多損害。較風激泡尤無常。出息入息能從睡。有暇醒覺最希奇。」四百論亦云。「無能諸大種。生起說名身。於諸違云樂。一切非應理。」現是五濁極濃厚時。修集能感長壽久住大勢妙業。極其稀寡。飲食等藥。勢力微劣。故皆少有能治病力。諸所受用安然消後。能長身中諸大種。分勢用虧減。故難消化。縱能消已。亦無大益。資糧寡集。惡行尤重。念誦等事。勢力微劣。故延壽等。極屬難事。又諸活緣。亦無不能爲死緣者。爲不死故。求諸飲食房舍伴等。此復由其受用飲食太多太少及不相宜。房舍倒塌。親友欺侮。是等門中而成死緣。故實不見有諸活緣。非死緣者。

復次存活即是趣向於死沒故。活緣雖多。然無可憑。寶鬘論云。「死緣極衆多。活緣唯少許。此等亦成死。故當常修法。」

思惟其身極微弱。故死無定期者。身如水沫。至極微劣。無須大損。即如名曰芒刺所傷。且能壞命。故由一切死緣違害。是極易事。親友書云。「七日燃燒諸有身。大地須彌及大海。尚無灰塵得餘留。況諸至極微弱人。」如是思後。不見死主何時決定壞其身命。莫謂有暇。

應多立誓。決從現在而修正法。如迦尼迦書云。「死主悉無親。忽爾而降臨。莫想明後行。應速修正法。此明後作此。是說非賢人。汝當何日無。其明日定有。」瑜伽自在吉祥勝逝友慶喜亦云。「國主所借身。無病衰樂住。爾時取堅實。病死衰無畏。病老衰等時。雖念有何益。」三根本中極重要者。厥由思惟死無定期。能變其心。故應勵修。

第三思惟死時除法而外。餘皆無益之三者。如是若見須往他世。爾時親友極大憐愛而相圍繞。然無一人是可隨去。盡其所有悅意寶聚。然無塵許可得持往。俱生骨肉尚須棄捨。況諸餘法。是故現法一切圓滿。皆棄捨我。我亦決定棄捨彼等而赴他世。復應思惟。今日或死。又應思惟。爾時唯法是依是怙。是示究竟所有道理。迦尼迦書云。「能生諸異熟。先業棄汝已。與新業相係。死主引去時。當知除善惡。餘衆生皆返。無一隨汝去。故應修妙行。」吉祥勝逝友亦云。「天王任何富。死赴他世時。如敵劫於野。獨無子無妃。無衣無知友。無國無王位。雖有無量軍。無見無所聞。下至無一人。顧戀而隨往。總爾時尚無。名諱況餘事。」

如是思惟有暇義大而實難得。及雖難得。然極易壞。念其死亡。若不勤修後世以往畢。竟安樂。僅於命存引樂除苦者。則諸旁生有大勢力。尤過於人。故須超勝彼等之行。若不爾

者。雖得善趣。仍同未得。如入行論云。「畜亦不難辦。爲是小利故。業逼者壞此。難得妙暇滿。」以是此心縱覺難生。然是道基。故應勵力。博采瓦云。「除我光榮者。即是修習無常。由已了知。定當除去親屬資具等。現世一切光榮。獨自無伴而往他世。除法而外皆無所爲。不住現法始得生起。乃至心中未能生此。是乃遮阻一切法道。」鐸巴亦云。「若能兼修積集資糧。淨治罪障。啓禱本尊及諸尊長。並發刻勤殷重思惟。雖覺百年亦不能生。然諸無常不安住故。略覺艱難即得生起。」於迦瑪巴請求另易所緣境時。重述前法。請其後者。則云後者全未能至。

如是自心若能堪任。應如前說而正修習。若不堪者。則隨其所稱。取三根本九種因相。觀現法中所有諸事。猶如臨殺飾以莊嚴。應當乃至意未厭離。數數修習。若經論中何處有說。親近知識暇滿無常諸法品類。皆應了知。是彼彼時所有行持。取而修習。乃能速得諸佛密意。餘處亦當如是了知。

第二思惟後世當生何趣。二趣苦樂者。如是決定速死沒故。於現法中無暇久居。然死而後亦非斷無。仍須受生。此復唯除二趣之外無餘生處。謂生善趣或是惡趣。於彼中生。非

自在。以是諸業他自在故。如黑白業牽引而生。如是我若生惡趣者。當爲何等。故應思惟諸惡趣苦。如龍猛依怙云。「日日恆應念。極寒熱地獄。亦應念飢渴。憔悴諸餓鬼。應觀念極多。愚苦諸旁生。斷彼因行善。瞻部洲人身。難得今得時。勵斷惡趣因。」此中所修生死總苦。惡趣別苦。至極切要。謂若自思墮苦海理。意生厭離。能息傲慢。由見苦是不善果故。於諸惡罪。極生羞恥。不樂衆苦故。而樂安樂。由見安樂是善果故。於修善法。深生歡喜。由量自心而悲愍他。由厭生死。希求解脫。由畏衆苦。發起猛利眞歸依等。故是能攝衆多。修要大嘑。陀南。如是亦如入行論云。「無苦無出離。故心汝堅忍。」又云。「復次苦功德。厭離除憍傲。悲愍生死者。羞惡樂善行。」又云。「我由畏怖故。將自奉普賢。」此諸苦德。入行論中雖依自身已有之苦。增上而說。然其當受衆苦亦爾。

以是因緣。思惡趣苦。其中分三。^二思惟地獄所有眾苦。^三旁生所有眾苦。^三餓鬼所有眾苦。初中分四。^一大有情地獄。^二近邊地獄。^三寒冷地獄。^四獨一地獄。今初

謂從此過三萬二千踰繕那。下有等活地獄。從此漸隔四千四千踰繕那下。而有餘七。如是八中。初等活者。謂彼有情。多共聚集。業增上故。種種苦具次第而起。互相殘害。悶絕蹉

地。次虛空中。發如是聲。汝諸有情。可還等活。次復欬起。如前殘害。由是當受無量衆苦。二黑繩者。其中所生諸有情類。謂多當受如是衆苦。諸守獄卒。以黑繩拏。或爲四方。或爲八方。或爲種種非一紋畫。如其所拏。如是以刀。或斫或割。三衆合者。謂彼有情。或時展轉而共集會。爾時獄卒驅逐令入。如二孺頭鐵山之間。從此無間兩山合迫。爾時從其一切門中。血流涌注。如是如諸羊馬象獅及如虎頭。合迫亦爾。又集會時。驅逐令入極大鐵槽。壓迫全身。如壓甘蔗。又集會時。有大鐵山從上而墮。於鐵地基若斫若割。若擣若裂。如是等時。血流涌注。四號叫者。謂彼有情。尋求宅舍。即便趣入大鐵室中。始纔入已。火便熾起。由是燃燒。五大號叫者。多與前同。其差別者。謂其鐵室層匝有二。六燒熱者。謂彼有情爲諸獄卒。置於衆多踰繕那量。極熱燒然。大鐵鍬中。展轉燒燂。猶如炙魚。熾然鐵鼎。從下貫入。徹頂而出。從口二眼。二鼻二耳。一切毛孔。猛燄熾生。又置熾然大鐵地上。或仰或覆。以極熾然炎熱鐵椎。或打或築。七極熱者。謂以三尖大熱鐵鼎。從下貫入。左右二鋒。徹左右膊。中從頂出。由是因緣。從口等門。猛燄熾生。又以熾然炎熱鐵鑊。徧裹其身。又復倒擲。熾然涌沸。彌滿灰水。大鐵鑊中。其湯涌沸。上下漂轉。若時銷爛。皮肉血脈。唯餘骨骸。爾時漉出。置鐵地上。待其皮肉血脈生已。還

擲鑊中。餘如燒熱。八無間者。謂自東方多百非一踰繕那地。猛火熾然。即從其中騰燄而來。由此漸壞。彼諸有情。皮肉筋骨。直徹其髓。遍身一切猛燄熾然。燒如脂燭。所餘三方。悉皆如是。四方火來。於彼合雜。所受苦痛。無有間隙。唯因號哭叫苦聲音。知是有情。又於盛滿熾然鐵炭大鐵箕中。而爲掬簸。又命登下熱鐵地上。諸大鐵山。又從口中拔出其舌。以百鐵釘。釘而張之。令無皺褶。如張牛皮。又置鐵地。令其仰臥。以大鐵鉗。鉗口令開。熾然鐵丸。置其口中。又以烱銅而灌其口。燒口及喉。徹諸腑臟。從下流出。所餘諸苦。如極燒熱。此但略說粗顯苦具。非餘種種衆多苦具而不可得。如是所住住處之量及諸苦等。是如本地分中所說錄出。

此諸大苦。要經幾時而領受者。如親友書云。『如是諸苦極粗暴。雖受經百俱胝年。乃至不善未盡出。爾時與命終不離。』謂其乃至能受業力未盡以來。爾時定須受彼諸苦。此復人間五十歲。是四天王衆天一日一夜。以此三十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此五百歲。是爲等天王衆天壽量。總此一切爲一日夜。三十日夜爲一月。此十二月爲一歲。此五百歲。是爲等活地獄壽量。如是人間百歲。二百。四百。八百。千六百歲。如其次第是三十三。乃至他化自在諸天。一日一夜。其壽量者。謂各自天千歲。二千。四千。八千。萬六千歲。如此次第。是從黑繩。乃

至燒熱一日一夜。以各自歲。從千乃至一萬六千。俱舍論云。「人中五十歲。是欲界諸天。下者一日夜。上者俱倍增。」又云。「等活等六次。日夜與欲天。壽等故彼壽。數與欲天同。極熱半無間中劫。」本地分中亦同是義。

近邊者。謂彼八種大那落迦。一一各有四牆四門。其外皆有鐵城圍繞。其城亦復各有四門。一一門外有餘四。四有情地獄。謂煨坑。屍糞臭泥。或穢糞泥。惡臭如屍。利刀道等。無極大河。其中初者。謂有煨煨。沒齊膝許。彼諸有情。爲求舍宅。遊行至此。下足之時。皮肉及血。並皆銷爛。舉足之時。皮等還生。第二者。謂即與此無間相隣有穢糞坑。臭如死屍。彼諸有情。爲求舍宅。遊行至此。顛陷其中。首足俱沒。其糞泥內。多有諸蟲。名曰利柴。穿皮入肉。斷筋破骨。取髓而食。第三者。謂與此泥無間相隣。有多利刀。仰刃爲路。彼諸有情。爲求舍宅。遊行至此。下足之時。皮肉筋血。悉皆刺截。舉足之時。復生如故。與此無間。有劍葉林。彼諸有情。爲求舍宅。遊行至此。遂趣其陰。纔坐其下。衆多葉劍。從樹而落。斫截其身。一切支節。是諸有情。便即躡地。來諸釐狗。擅製脊胎。而噉食之。從此無間。有鐵設拉末梨林。彼諸有情。爲求舍宅。遊行至此。遂登其上。當登之時。諸刺向下。欲下之時。復迴向上。由是貫刺一切支節。次有大烏名

曰鐵柴。上彼頭頂。或上其膊。探啄眼睛而噉食之。是等同是刀劍苦害。故合爲一。第四者。設拉末梨。無間相隣。有廣大河。名曰無極。沸熱灰水。彌滿其中。彼諸有情。爲求舍宅。墮中煎煮。上下漂沒。如以豆等置大鑊中。以水彌滿。猛火煎煮。其河兩岸有諸獄卒。手執杖索。及以大網行列而住。遮不令出。或以索縋。或以網漉。仰置熾然大鐵地上。問何所欲。彼若答曰。『我等今者竟無覺知。然甚飢渴。』便以極熱。燒然鐵丸置其口中。及以烱銅而灌其口。此等皆如本地分說。其中復說近邊。獨一。二中壽量。無有決定。然其能感如是苦業。乃至未盡。爾時即當於如是處。恆受諸苦。

八寒地獄者。謂從八大有情地獄。橫去一萬踰繕那外。是有彼處。即從此下三萬二千踰繕那處有寒炮獄。次下各隔二千二千踰繕那處。有餘七焉。其中炮者。謂遭廣大寒觸所觸。一切身分悉皆卷縮。猶如瘡炮。炮裂之中。所有差別。謂瘡卷皺。如泡潰爛。嘍訖訖。郝郝凡。虎虎凡者。是以叫苦聲音差別。而立其名。裂如青蓮者。謂遭廣大寒觸所觸。其色青瘀裂五或六。裂如紅蓮所有差別。謂過青已。變爲紅赤。皮膚分裂。或十或多。裂如大紅蓮所有差別。謂其皮膚。變極紅赤。分裂百數。或更繁多。如是次第。處所量齊。及諸苦等。皆是依於本地分

說。本生論云。「斷無見者於後世。當住寒風黑暗中。由此能銷諸骨節。誰欲自利而趣彼。」此說住於黑暗之中。弟子書中亦云。「無比嚴寒侵骨力。徧身慄戰而縮屈。百炮起裂生諸蟲。嚼抓脂髓水淋漓。寒迫齒戰毛髮豎。眼耳喉等悉寒逼。身心中間極蒙蔽。住寒地獄苦最極。」

受如是苦經幾時者。謂乃至未盡如是惡業。此又如本地分云。「生寒地獄有情壽量。當知望於諸大有情地獄有情。次第相望各近其半。」俱舍釋中引經說云。「諸苾芻。譬如此間摩羯陀國。納八十斛胡麻大筭。以諸胡麻高盛充滿。次若有人經越百歲。取一胡麻。諸苾芻。由是漸次容八十斛胡麻大筭。速當永盡。然我不說生寒炮中諸有情壽而能永盡。諸苾芻。如二十炮。如是乃爲一炮裂量。廣說乃至。又諸苾芻。如其二十裂如紅蓮。如是裂如大紅蓮量。其一亦爾。」謂乃至爾許壽量受苦。

獨一地獄者。謂於寒熱地獄近邊。本地分說人間亦有。事阿笈摩亦說住於近大海岸。猶如僧護因緣中說。俱舍釋亦云。「如是十六有情地獄。是由一切有情共業增上而成。獨一地獄。或由衆多或二或一別業而成。此等形相差別非一。處所無定。若河若山。若曠野處。

若所餘處。若於地下。悉皆有故。」如是能感於彼等中受生之因。如下當說。極近易爲。於日中亦集多種。先已集者現有無量。是故不應安穩而住。應思此等深生畏怖。與彼中間。唯除隔絕悠悠之息而無餘故。如是亦如入行論云。「已作地獄業。何故安穩住。」親友書亦云。「諸作惡者唯出息。未斷之時而間隔。聞諸地獄無量苦。如金剛性無所畏。見畫地獄及聽聞。憶念讀誦造形相。尙能引發諸恐怖。況諸正受猛異熟。」生死苦中。諸惡趣苦。極難忍受。其中復以地獄諸苦極難堪忍。於一日中。以三百矛。無間猛刺。所有痛苦。於地獄中。微苦少分。亦莫能比。諸地獄中。又以無間苦爲至極。親友書云。「如於一切安樂中。永盡諸愛爲樂主。如是一切衆苦中。無間獄苦極粗猛。此間日以三百矛。極猛貫刺所生苦。比於地獄輕微苦。非喻非能及少分。」能感如是衆苦之因。唯是自內三門惡行。如是知己。應盡士夫力用策勵。輕微惡行。莫令染著。即前書云。「此諸不善果種子。即身語意諸惡行。汝應盡力而策勵。縱其塵許莫令侵。」

思惟旁生苦者。謂旁生中諸羸劣者。爲諸強力之所殺害。又爲人天資生之具。自無自在。爲他驅馳。遭其傷殺。撻打損惱。本地分說。與諸人天共同依止。無別處所。俱舍釋云。「旁

生謂諸水陸空行。其處根本是謂大海。餘者皆從大海散出。」親友書亦云。「旁生趣中遭殺害。繫縛打等種種苦。諸離寂滅淨善者。互相吞噉極暴惡。有因眞珠及毛骨。由肉皮故而死亡。無自在故由他驅。足手鞭鉤及棒打。」其中初頌顯示總苦。其第二頌顯示別苦。言打等中等攝驅馳及穿鼻等。此是依於由人非人作殺害等。互吞噉者。是約傍生衆同分中。所爲損害。寂滅淨善者。謂能證得涅槃善法。遠離此者。顯極愚蒙。不堪道器。從足踢使。至以棒打。而爲驅使。五事如次。謂馬。水牛。驢。象。牛等。此等是如親友書釋中所說。其餘尚有生於黑暗及以水中。老死於彼。負重疲勞。耕耘剪毛。強逼驅使。又以非一。殺害方便。苦惱而殺。又受飢渴寒暑逼惱。又由獵士。多方惱害。應於此等。常懸畏懼。思惟衆多苦惱道理。厭患出離。其壽量者。俱舍論云。「旁生長經劫。」謂壽長者。能達劫量。短則無定。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三終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四

思惟餓鬼苦者。謂諸習近上品慳者。生餓鬼中。彼復常與餓渴相應。皮及血肉悉皆枯槁。猶如火炭。散髮覆面。口極乾焦。舌常舐略。此中有三。於諸飲食有外障者。謂彼若趣泉海池沼。即於其處。爲餘有情持劍槍矛。遮其泉等。不令趣近。及見其水變爲膿血。自不樂飲。於諸飲食有內障者。謂有其口細如針孔。口或如炬。或有頸癭。或腹廣大。縱得飲食。無他障礙。然自不能若食。若飲。於諸飲食自有障者。謂有餓鬼名猛燄鬚。所有一切若飲若食。悉皆然燒。有名食穢。食糞飲溺。及有唯能飲食不淨。生熟臭穢。有損可厭。或有唯能割食自肉。不能受用淨妙飲食。

是等處所。如俱舍釋云。「諸餓鬼王名爲琰魔。諸鬼本處琰魔王國。於此瞻部洲下過五百踰繕那而有。從此展轉散居餘處。」親友書亦云。「於餓鬼中須依近。欲乏所生相續苦。無治飢渴寒熱勞。怖畏所生極暴苦。或有口細如針孔。腹等山量爲飢逼。下劣捐棄不淨物。尚不具足尋求力。有存皮骨裸形體。如枯枝葉多羅樹。有於夜分口熾然。受用口中燒然

食。有下種類諸不淨。膿糞血等亦無得。面互相衝有受用。頸癭成熟所生膿。諸餓鬼中於春季。月炎冬季日亦寒。令樹無果諸餓鬼。略視江河亦當乾。」其中初頌顯示總苦。所餘諸頌顯示別苦。勞爲食故。徧處馳求。畏謂由見執劍杵索諸士夫故。而起畏怖。下劣捐棄。謂隨意棄。夜分者。謂至夜間其口燒然。口中燒然者。謂隨所食皆燒其口。受用謂食。眼如惡毒之所然燒。甘涼泉河。悉當枯竭。又於一類顯似猛燄。火炭充滿。又於一類顯爲膿河。種種穢蟲。彌滿流注。是釋中說。弟子書亦云。「猛渴遙見無垢河。欲飲馳趣彼即變。雜髮青污及爛膿。臭泥血糞充滿水。風揚浪灑山清涼。檀樹青蔭末拉耶。彼趣猛燄遍燒林。無量株杌亂雜倒。若奔畏浪高翻滾。泡沫充溢大水藏。彼於此見熱沙霧。紅風猛亂大曠野。此住其中望雲雨。雲降鐵箭具炭烟。流飛熾炎金剛石。金色電閃降於身。熱逼雪紛亦炎熱。寒迫雖火亦令寒。猛業成熟所愚蒙。於此種種皆顛倒。針口無量由旬腹。苦者雖飲大海水。未至寬廣咽喉內。口毒滴水悉乾銷。」

其壽量者。本地分及俱舍論說。鬼以人間一月爲一日。乘此自年能至五百。親友書云。「常無間息受衆苦。由其惡行堅業索。繫縛一類有情壽。五千及萬終不死。」其釋說爲一

類餓鬼壽量五千。或有一類壽量萬歲。本地分說。三惡趣中身量無定。由其不善增上力故。大小非一。若思如是惡趣眾苦。應作是念。現在探手糖煨之中。住一晝夜。或於嚴冬極寒冰窟。裸而無衣。住爾許時。或數日中不用飲食。或蚊虻等。嘶咬其身。尚且難忍。何況寒熱諸那落迦。餓鬼旁生互相吞噉。是等眾苦。我何能忍。度現在心。乃至未能轉變心意。起大怖畏。應勤修習。若雖知解。或未修習。或少修習。悉皆無益。如事阿笈摩說。慶喜妹家二甥出家。教其讀誦。彼讀數日。懈怠不讀。付與目犍連子。仍如前行。慶喜囑曰。『應令此二意發厭離。』目犍連子引至晝日所經處所。化為有情大那落迦。彼等聞其斫截等聲。遂往觀視。觀見斫截所有眾苦。又見彼處有三大鑊。涌沸騰然。問云。『此中全無入者耶。』報云。『阿難陀有二甥。既出家已。懈怠廢時。死後當生此中。』彼二惶恐。作如是念。『設若知者。現或置入。』次返目犍連子處。詳白所見。目犍連子告云。『二求寂。若此過患。若餘過患。悉是由其懈怠所生。當發精進。』彼二遂發精進。若未食前。憶念地獄。則不飲食。若於食後而憶念者。即便嘔吐。又引至餘晝經行處。於餘一處。化為諸天。彼由聞其琵琶等聲。遂往觀視。見有天宮。天女充滿而無天子。問其無有天子因緣。答云。『阿難陀有二甥。既出家已。發勤精進。彼二死後。當生此中。』彼二歡喜。還白目犍

連子教曰。「二求寂。若此勝利。若餘勝利。悉從勤發精進而生。應發精進。」次發精進。受聖教時。見如前引。真實相應經中宣說。從諸善趣而生惡趣。問云。「聖者。我等若從人天之中。死後復生三惡趣耶。」告云。「二賢首。乃至未能斷諸煩惱。爾時於其五趣生死。如轆轤理。應須輪轉。」彼二厭離。作是白云。「今後不行諸煩惱行。惟願為說如是正法。」目犍連子為說法已。證阿羅漢。是故能滅懈怠。能發精進。勤修正道。策發其意。令希解脫及證解脫。其根本因者。謂讚修苦。縱有大師現住世間。於此教授。更無過上而可宣說。即於此中。發生下中士夫意樂。次第極顯。淨修心量。亦是乃至未起如是意樂以來。應須恆常勵力修習。內鵬唎巴亦云。「應觀能生彼中之因。先作未作。現作未作。為念不念當來應作。若先已作。或現正作。或念後時而當作者。則當生彼。若生彼中。爾時我當何所作耶。我能忍乎。作是念已。作意思惟。必須令其腦漿炎熱。起坐憶慌。無寧方便。隨力令發畏怖之心。」此是切要。現得善身。若如是思。能淨先作。未來減少。先所作善。由猛欲樂。發願令轉增長繁多。諸當新作堪能趣入。則日中能使暇身具足義利。若於現在不思彼等。墮惡趣時。雖求從彼畏怖之中。救護依處。然不能得。爾時於其應不應作。無慧力故。不能取捨。如入行論云。「若時能行善。然我未作善。惡趣苦蒙蔽。爾時我何

爲。」又云。「誰從此大畏。能善救護我。睜其恐懼眼。四方覓歸依。見四方無依。次乃徧迷悶。彼處非有依。爾時我何爲。故自今歸依。諸佛衆生怙。勤救衆生事。大力除諸畏。」此僅粗分。廣如念住經說。定須觀閱。數數觀閱。於所觀閱。應當思惟。

第二習近後世安樂方便分二。^一趣入聖教最勝之門淨修歸依。^二一切善樂所有根本發深忍信。^三初中分四。^一由依何事爲歸依因。^二由依彼故所歸之境。^三由何道理而正歸依。^四既歸依已

所學次第 今初

因雖多種。然於此中是如前說。於現法中速死不住。死歿之後。於所生處亦無自在。是爲諸業他自在轉。其業亦如入行論云。「如黑暗依陰雲中。剎那電閃極明顯。如是佛力百道中。世間福慧略發起。由是其善唯羸劣。恆作重罪極強猛。」諸白淨業勢力微劣。諸黑惡業至極強力。故墮惡趣。由思此理。起大畏怖。次令發生求依之心。猶如陳那菩薩云。「安住無邊底。生死大海中。貪等極暴惡。大鯨嚼其身。今當歸依誰。」總爲二事。由惡趣等自生怖畏。深信三寶。有從彼中救護堪能。故若此二唯有虛言。則其歸依亦同於彼。若此二因。堅固猛利。則其歸依亦能變意。故應勵力勤修二因。

第二由依彼故所歸之境分二。一正明其境。二應歸依此之因相。

今初

如百五十頌云。「若誰一切過。畢竟皆永無。若是一切種。一切德依處。設是有心者。即應歸依此。讚此恭敬此。應住其聖教。」謂若有一能辨是依非依慧者。理應歸依。無欺歸處。佛薄伽梵。由此亦表法及僧寶。如歸依七十頌云。「佛法及僧伽。是求脫者依。」

應歸之因相分四。初者。謂自即是極調善性。已能證得無畏位故。若未得此。則如倒者。依於倒者。不能從其一切畏中救護他故。第二者。謂於一切種。度所化機。善方便故。此若無者。縱往歸依。亦不能辦所求事故。第三者。謂具大悲故。此若無者。雖趣歸依。不救護故。第四者。謂以一切財而興供養。未將爲喜。要以正行而修供養。乃生喜故。此若無者。則定顧視先有恩惠。不與一切作歸處故。總之自正解脫一切怖畏。善巧於畏度他方便。普於一切無其親疏。大悲徧轉。普利一切有恩無恩。是應歸處。此亦唯佛方有。非自在天等。故佛即是所歸依處。由如是故。佛所說法。佛弟子眾皆可歸依。由是若於攝分所說此諸理上。能引定解。專心依仰。必無不救。故應至心發起定解。由能救自二種因中。外支或因無所缺少。大師已成。然是內支。未能實心持爲歸依。而苦惱故。是故應知。雖未請求。由大悲引。而作助伴。復無懈怠。

無比勝妙眞歸依處。現前安住爲自作怙。故應歸此。讚應讚云。「自宣我是汝。無怙者助伴。由大悲抱持。一切諸衆生。大師具大悲。有愍願哀愍。勤此無懈怠。有誰與尊等。汝是諸有情。依怙總勝親。不求尊爲依。故衆生沉溺。若正受何法。下者亦獲利。能利他諸法。除尊非餘知。一切外支力。尊已正成辦。由內力未全。愚夫而受苦。」

第三由何道理而歸依者。攝決擇中略說四事。^一知功德。^二知差別。^三自誓受。^四不言有餘而正歸依。初知功德而歸依者。須能憶念歸處功德。其中有三。^一佛功德。^二法功德。^三僧功德。今初

分四

身功德者。謂正思念諸佛相好。此亦應如喻讚所說而憶念之。如云。「相莊嚴尊身。殊妙眼甘露。如無雲秋空。以星聚莊嚴。能仁具金色。法衣端嚴覆。等同金山頂。爲霞雲縛纏。尊怙無嚴飾。面輪極光滿。離雲滿月輪。亦莫能及此。尊口妙蓮花。與蓮日開放。蜂見疑蓮華。當如懸索轉。尊面具金色。潔白齒端嚴。如淨秋月光。照入金山隙。應供尊右手。爲輪相殊飾。由以手安慰。生死所怖人。能仁遊行時。雙足如妙蓮。印畫此地上。蓮華何能嚴。」

語功德者。謂隨世界。所有有情。同於一時。各各申一異類請問。能由剎那心相應慧。悉

皆攝持。以一言音答一切問。彼等亦能各隨自音。而生悟解。應思惟此希有道理。如諦者品云。「若諸有情於一時。發多定語而請問。一剎那心徧證知。由一音酬各各問。由是應知勝導師。宣說梵音於世間。此能善轉正法輪。盡諸人天苦邊際。」又如百五十頌云。「觀尊面可愛。從彼聞此等。極和美言音。如月注甘露。尊語能靜息。貪塵如雨雲。拔除瞋毒蛇。等同妙翅鳥。摧壞極無知。翳障如日光。由摧我慢山。故亦等金剛。見義故無欺。無過故隨順。善綴故易解。尊語具善說。且初聞尊語。能奪聞者意。次若正思惟。亦除諸貪癡。慶慰諸匱乏。亦放逸者歸。令樂者厭離。尊語相稱轉。能生智者喜。能增中者慧。能摧下者翳。此語利衆生。」應如是念。

意功德分二。智功德者。謂於如所有性。盡所有性。一切所知。如觀掌中菴摩洛迦。智無礙轉。能仁智徧一切所知。除佛餘者。所知寬廣。智量狹小。悉不能徧。如讚應讚云。「唯尊智能徧一切所知事。除尊餘一切。唯所知寬廣。」又云。「世尊墮時法。一切種生本。如掌中酸果。是尊意行境。諸法動非動。若一若種種。如風行於空。尊意無所礙。」應如是念。悲功德者。如諸有情爲煩惱縛。無所自在。能仁亦爲大悲繫縛無所自在。是故若見諸苦衆生。常起大

悲恆無間斷。如百五十頌云。「此一切衆生。惑縛無差別。尊爲解衆生。煩惱長悲縛。爲應先禮尊。爲先禮大悲。尊知生死過。令如此久住。」諦者品亦云。「若見癡黑暗。常覆衆生心。陷入生死獄。勝仙發悲心。」又云。「若見欲蔽意。大愛常耽境。墮愛貪大海。勝者發大悲。見煩惱衆生。多病憂逼惱。爲除衆苦故。十力生大悲。能仁常起悲。終無不起時。住衆生意樂。故佛無過失。」應隨憶念。

業功德者。謂身語意業。由其任運無間二相。而正饒益一切有情。此復由於所化之別。堪引化者。能仁無不令其所化會遇圓滿。遠離衰損。定作一切所應作事。如百五十頌云。「尊說摧煩惱。顯示魔諂動。說生死苦性。亦示無畏所。思利大悲者。凡能利有情。此事尊未行。豈有此餘事。」讚應讚云。「尊未度衆生。何有是衰損。未令世間會。豈有此盛事。」應憶念之。

此是略說念佛道理。若由種種門中憶念。亦由多門能發淨信。若能數數憶念思惟。則勢猛利常恆相續。餘二寶德。亦復如是。

由如是修。若善了解。則諸經論多是開示三歸功德。此等皆能現爲教授。

念觀察修皆是分別。於修行時而棄捨者。是遮此等集聚資糧。淨治罪障。非一門徑。故於暇身。攝取無量堅實心藏。應當了知爲大障礙。此等若作常時修持。心隨修轉。故於初時修心稍難。後時於彼能任運轉。又若能念。願我當得。如所隨念。如是佛者。是發菩提心。一切晝夜恆得見佛。於臨終時任生何苦。然隨念佛終不退失。三摩地王經云。「教汝應悟解。如人多觀察。由住彼觀察。心能如是趣。如是念能仁。佛身無量智。常能修隨念。心趣注於此。此行住坐時。欣樂善士智。欲我成無上。勝世願菩提。」又云。「清淨身語意。常讚佛勝德。如是修心續。晝夜見世依。若時病不安。受其至死苦。不退失念佛。苦受莫能奪。」博朵瓦云。「若數數思。漸能深信。漸淨相續。能得加持。由於此上獲得定解。故能由其誠心歸依。若於所學能正習學。則一切事悉成佛法。吾等對於諸佛妙智。尚不計爲準。洽占卜。」此復說云。「譬如有一準利卜士說云。我知汝於今年無諸災患。則心安泰。彼若說云。今歲有災。應行此事。彼事莫爲。則勵力爲。若未能辦。心則不安。起是念云。彼作是說。我未能辦。若佛制云。此此應斷。此此應行。豈置心耶。若未能辦。豈憂慮耶。反作是言。諸教法中。雖如彼說。然由現在。若時若處。不能實行。須如是行。輕棄佛語。唯住自知。」若不觀察。隨心愛樂。唯亂於言。若非爾者。

內返其意。詳細觀察。極爲諦實。故當數數思佛功德。勵力引發至心定解。此若生者。則於佛所從生之法及修法衆。亦能發起如是定解。是則歸依至於扼要。此若無者。即能轉變心意歸依。且無生處。況諸餘道。

法功德者。謂由敬佛而爲因緣。應作是念。佛具無邊功德者。是由證修滅道二諦。除過引德。以爲自性。教證二法。而得生起。如正攝法經云。「諸佛世尊。所有無邊無際功德。從法生起。受行法分。法所化現。法爲其主。從法出生。正法行境。依於正法。法所成辦。」

僧功德中。正謂諸聖補特伽羅。此亦由念正法功德。由其如理修行門中。而爲憶念。正攝法經云。「於諸僧伽。應如是念。謂說正法。受行正法。思惟正法。是正法田。受持正法。依止於法。供養於法。作法事業。法爲行境。法行圓滿。自性正直。自性清淨。法性哀愍。成就悲愍。常以遠離爲所行境。恆趣向法。常白淨行。」

由知差別而歸依者。如攝分說。由知三寶內互差別而正歸依。此中分六。相差別者。現正等菩提是佛寶相。即彼證果。是法寶相。由他教授。而正修行是僧寶相。業差別者。如其次第。善轉教業。斷煩惱苦所緣爲業。勇猛增長業。信解差別者。如其次第。應樹親近承事信解。

應樹希求證得信解。應樹和合同一法性共住信解。修行差別者。如其次第。應修供養承事正行。應修瑜伽方便正行。應修共受財法正行。隨念差別者。謂應別念三寶功德。如云。「謂是世尊等。」生福差別者。謂依補特伽羅及法增上。生最勝福。佛及僧二是依初義。此復依一補特伽羅。及依衆多補特伽羅生長福德。以於僧伽定有四故。

由自誓受而歸依者。謂由誓受依佛爲師。依般涅槃爲正修法。歸依僧伽爲修助伴。由如是門而正歸依。如毘奈耶廣釋中說。

由不言餘而歸依者。謂由了知內外大師及其教法。諸學法者。所有勝劣。唯於三寶執爲歸處。不執與此相違師等。是所應歸。

此二所有差別之中。師差別者。謂佛圓滿無邊功德。所餘大師與此相違。殊勝讚云。「我捨諸餘師。我歸依世尊。此何故爲尊。無過具功德。」又云。「於餘外道教。如如善思惟。如是如是我。心信於依怙。如是非徧智。宗過壞其心。心壞者不見。無過大師尊。」教差別者。謂佛聖教。由安穩道得安樂果。息生死流。淨諸煩惱。終不欺罔樂解脫者。唯一善妙。清淨罪惡。外道教法與此相違。如殊勝讚云。「何故由尊教。安樂得安樂。故於說法獅。尊教此衆

生。」讚應讚亦云，「謂應趣應遮清淨及雜染。此是雄尊語，與餘言差別。此純顯真如，彼唯欺罔法。尊語與餘言，除此須何殊。此專一妙善，彼唯障礙法。尊語與餘言，除此有何別。由彼染極染，由此能清淨。此即依怙語，與餘言差別。」僧伽差別，由此能知。

第四既歸依已，所學次第分二：攝分中出，教授中出。今初

初中有二四聚。初四聚中，親近善士者，謂如前說，善知識者，乃是一切功德依處。觀見是已，而正親近，由歸依佛，即是歸依示道大師，隨順此之正行，即是親近示道師故。聽聞正法，及如理作意者，隨其所應，謂當聽聞若佛所說，若佛弟子所說，法教諸契經等。及若作意何種所緣，能息煩惱，即應作意。由歸依法，於教證法，應當現證。此即是彼隨順行故。法隨法行者，謂應隨順般涅槃法，而修正行。由歸依僧，於趣涅槃補特伽羅，應執爲伴。其隨順行，謂應與諸趣解脫者，共同學故。

第二四聚中，諸根不掉者，謂根於境放散之後，意亦隨逐於境掉動，深見過患，令意厭捨。受學學處者，謂隨力受學佛制學處。悲愍有情者，謂佛聖教，由悲差別，故歸依此。於諸有情，亦應悲愍，斷除損害。應時時間，於三寶所勤修供養者，謂應日日供養三寶。

第二教授中出分二。別學。共學。初中分二。遮止應學。修行應學。今初

如涅槃經云。「若歸依三寶。是謂正近事。終不應歸依諸餘天神等。歸依正法者。應離殺害心。歸依於僧伽。不共外道住。」此說有三。謂不歸餘天。於諸有情捨離損害。與諸外道不應共住。其中初者謂於世間。若大自在。偏入天等。尚不執爲畢竟歸處。況諸鬼趣山神龍等。此是不可不信三寶。歸心彼等。若於彼等。請其助伴。現前如法所作事業。則無不可。如求施主爲活命伴。依諸醫師爲治病伴。第二謂於人及畜等。若打若縛。若禁穿鼻。實不能負強令負等。意樂加行。損害有情。悉應遠離。第三謂與不信三寶。爲可歸宿。而毀謗者。不應共住。三種修行應學者。謂於佛像。若塑若畫。隨好隨醜。不應譏毀。置塵險處。及押當等。不敬輕毀。皆當斷除。應當執爲是可敬田。猶如大師。親友書云。「隨工巧拙木造等。智者應供善逝像。」分辨阿笈摩說。劫毘羅摩納婆。由於學無學僧眾。說十八種異類惡語。謂云。「汝等象頭。豈能了知是法非法。」等。感有十八異類頭形摩羯陀魚。自迦葉大師時。乃至釋迦法王住旁生中。雜事中說。拘留孫大師般涅槃後。端妙大王令建大塔。有一工人。曾經二次作是譏云。「今令樹其如是大塔。不知何日乃得完竣。」後善成已。深生憂悔。將其工價造一金鈴。

掛於塔上。其後感生容顏醜惡。身形倭小。聲音和美。名曰善和。故於佛像不應說言。此如此類。於他所造諸佛像等。若因善妙。若量廣大。不應譏毀及遮止等。大瑜伽師奉曼殊像於覺喙前。請觀視云。「此善醜何似。若善妙者。可將絨巴迦格瓦所供之四錢金授與購取。」覺喙答云。「至尊妙音之身。無所不善。師工中等。」說已置頂。於一切像。悉如是行。雖於正法四句以上。應離不敬。又應斷除一切不敬。謂抵押經卷。貿爲貨物。置禿土地。灰塵險處。鞋襪并持。及跨越等。應起恭敬。等如法寶。傳說僅哦瓦善知識。凡見有持經典來者。合掌起立。後不能起。殷勤合掌。又說覺喙至哦日時。有一咒師不從聞法。大依怙尊見一記錄。以齒汙穢。沾其經書。深生不忍。說云。「可愍。不可不可。」咒師生信。遂從聞法。震惹瓦亦云。「我等於法任何玩耍。無所不作。然不敬法及法師者。是壞慧因。現在愚蒙。如此已足。莫更作集愚癡之因。若愚過此。更有何能。」

若於僧伽。或出家眾。持沙門相。及於其相不罵不毀。又一切種不應分黨。視如怨敵。云汝等我等。應當敬重。猶如僧寶。勸發增上意樂會云。「希樂功德住林藪。不應觀察他過失。不應起心作是念。我是超勝我第一。此憍是諸放逸本。永不應輕劣苾芻。一劫不能得解脫。

此是此教正次第。」敦巴仁波卿與大瑜伽師見碎黃布在行路中，皆不輕越，抖置淨處，如是行持，應隨修學。自能如何恭敬三寶，則諸衆生亦能如是恭敬自故。如三摩地王經云：「作集如何業，當得如是果。」

共學分六。初者隨念三寶功德差別，數數歸依者。謂數思惟如前所說，內外差別，及三寶中互相差別，並其功德。

第二隨念大恩恆勤供養。嚼噉之先亦當供養者。如三摩地王經云：「由佛福德獲飲食，愚夫不知報佛恩。」此是以獲飲食爲喻，隨自所有一切樂善，悉應了知是三寶恩。由報恩德意樂供養。此中復二。謂供養事及供養意樂。初中有十。供養身者，謂親供養眞佛色身。供養塔者，謂供爲佛所建塔等。現前供養者，謂前二事。現自根前而設供養。不現前供養者，謂佛佛塔非現在前。普爲一切佛佛塔故而設供養。又若於佛般涅槃後爲供佛故造像及塔，若一數等，亦非現供。若供此二隨一之時，作如是念而供養者，謂此一法性，即是一切法性。是故現前供養此二，亦即供養其餘三世一切諸佛，及供十方無邊佛塔。此是俱供現不現前。論說初者獲廣大福，第二較前獲大大福，第三較前獲最大福。故於一佛，或佛像等修

供養時。應憶法性無所差別。先當遣意供養一切。極爲切要。自作供養者。謂非由於懈怠懶惰放逸增上。而令他作。唯自手作。教他供養者。謂念自己略有少物。然諸有情貧苦薄福。無力供養。若教此供。當獲安樂。由悲愍心。唯教他供。又亦勸他共供養者。謂自他俱共同供養。此三福果。大小如前。財敬供養者。謂供種種衣服飲食臥具坐具病緣醫藥。供身什物。薰香末香塗香華鬘伎樂及諸燈燭。敬問禮拜。奉迎合掌。唱種種讚。五支徧禮。右旋圍繞。又供田等無盡奉施。又供摩尼耳環臂釧。諸莊嚴具。下至供養諸小鳴鈴。散諸珍奇。纏寶縷線。供養諸佛。或佛塔廟。廣大供養者。謂以如是利養恭敬常時供養。此復有七。謂所供物。衆多微妙。現非現前。自作教他。至心歡喜。猛利勝解。而爲供養。復將此善迴向無上正等菩提。非染汗供養者。謂不由輕蔑放逸懈怠而教他供。自手供養。殷重供養。不散漫心而設供養。不以貪等雜染供養。不於信佛國王等所爲得利敬而爲供養。以隨順物而設供養。隨順物者。謂諸淨物。遠離不淨。雌黃所塗。酥所灌洗。局崛羅薰。遏迦花等及諸所餘非清淨物。

又若如是財物供養。自無所集無從他求。應於一切世界之中。所有如來諸供養具。以歡喜俱及於廣大勝解俱心。周徧思惟。一切隨喜少用功力。而修無量廣大供養。攝集菩提。

廣大資糧。恆常於此以真善心。起歡喜心。當勤修學。又如寶雲經及建立三昧耶經所說。無主攝持諸華果樹及珍寶等。亦當供養。正行供養者。謂於下至搆牛乳頃。精勤修習四無量心。四種法集。隨念三寶。波羅蜜多。及能勝解甚深空性。無分別住。於淨尸羅。起防護心。於菩提分。六度四攝。精勤修學。若能由此十種供養供養三寶。應知是名圓滿供養。由如是等。興供養時。有六意樂。能於三寶隨一之所。少分思惟。而生無量廣大果利。一者無上大功德田。二者無上有大恩德。三者一切有情中尊。四者猶如鄔曇妙華。極難值遇。五者三千大千世界獨一出現。六者一切世出世間圓滿根本。作是思惟而設供養。此等是如菩薩地說而正摘錄。恆常時中。於如是等隨應而行。若遇佳節及大時會。當隨力能修妙供養。

復次恆須受飲食故。爾時若能首先供養無間缺者。少用功力。而能圓滿眾多資糧。故隨受用淨水以上。應以先首至心供養。此復非以糕之瘵處。菜葉黃處。是須擇其妙者而供。又供茶時。現一切人。如洒揚塵。唯彈少許。不成供養。是霞惹瓦語錄中出。譬如有一極肥沃田。至下種時而不下種。任其荒蕪。如是廢止。實生不忍。如是能生若現若後一切善樂。最勝福田。於其四季一切時中。常恆無間。堪種一切善樂種子。復應於此如經說云。「當以信犁。

耕耘福田。」若未能作至極堪惜。故如讚應讚云。「如尊之福田三世間非有。施處尊第一。是淨令座淨。猶如虛空界。橫豎無邊際。於尊爲利害。異熟無盡際。」於最勝田。尙不見如庸俗之田。此是我等無賢善相。故一切時。當勤精進供養三寶。若如是行。由於勝田種善根力。於諸道次。慧力增長。故於聽聞不能持文。思惟不能解義。修習相續不生。慧力至極微劣之時。依福田力。是要教授。如是亦如吉祥敬母云。「作詩大善根。我慧依尊故。如夏季江河。雖小極增長。」又如說云。「供養亦復不賴其物。是在自信。」若有信心。用曼陀羅及諸淨水。并無主攝諸供具等。皆可供養。無餘財物。應如是行。如現實有而不能捨。作是念云。「我無福德極貧窮。諸餘供財我悉無。」等同博朵瓦云。「於一穢螺盃中。略擲少許香草。念云。『梅檀冰片妙香水。』是諸生盲欺明眼者。」又如樸穹瓦云。「我於最初供養香草。其氣辛辣。次有四合長香供養。其氣甘美。現在供養。若沈水香。啞嚕迦等。其氣香馥。」若於微供輕而弗供。則永生中終是唯爾。若縱微少。發起殷重。漸得上妙。應如此師行持修學。傳說此師每配一次。須用二十二兩金之香。若諸已得資具自在。大菩薩眾。尙化其身爲多俱胝。於一身。復各化現百千等手。往一切刹。經無量劫。供養諸佛。諸由少許相似功德。便生喜足。云我

不於此上希菩提者。是於正法極少知解。造次亂言。以是應如寶雲經中所說而行。如云。「應當聽聞諸契經中。所有如是廣大供養。廣大承事。由其最勝真實善心。增上意樂。迴向諸佛及諸菩薩。」

第三隨念悲故。亦應安立於諸眾生於是道理者。謂由悲愍。隨能安立諸餘有情令受歸依。

第四隨作何事。有何所須。皆當供養。啓白三寶。棄捨世間諸餘方便者。謂隨作爲何種所作。隨見何等緊要重事。應依三寶及興隨順三寶供養。於一切種。不應依止不順三寶邪道等儀。一切時中。應當至心歸憑三寶。

第五由知勝利。晝三夜三。勤修歸依分二。一攝分所出勝利。二教授所出勝利。

初中有二四聚。初四聚中。一獲廣大福者。如無死鼓音陀羅尼云。「佛世尊難思。正法亦難思。聖僧不思議。諸信不思議。異熟亦難思。」攝波羅蜜多論亦云。「歸依福有色。三界器猶狹。如大海水藏。非握能測量。」二獲大歡喜者。如念集中云。「若諸日夜中。能隨念諸佛。正歸依佛者。此是人所得。」於餘二寶亦如是說。我今獲得依止如是三寶歸宿。是爲善

得。作意思惟。增長歡喜。三獲三摩地。四獲大清淨者。謂由等持及以慧學而得解脫。

第二四聚中。一具大守護者。至下當說。二於一切種邪勝解障。皆得輕微或永滅盡者。謂由信解歸依惡師惡法惡友增上力故。造諸惡業。皆得輕微。當得清淨。三得墮入正行正至善士數中。四爲其大師同梵行者。及於聖教淨信諸天愛念歡喜者。謂得趣入善士數中。爲大師等之所喜樂。諸天如何歡喜者。謂彼歡喜唱如是言。我等由其成就歸依。從彼處沒來生此間。是諸人等。今既成就多住歸依。亦當來我衆同分中。

教授所出勝利分八。一得入內道佛弟子者。總有多種建立內外差別道理。然共稱許覺噲與寂靜論師。以有歸依而爲判別。謂得歸依。乃至未捨。是故最初入佛弟子者。須由至心於三寶所受爲大師等。此若無者。任作何善。皆不能入佛弟子數。二成一切律儀所依處者。俱舍釋云。「受歸依者。是受一切律儀之門。」歸依七十論亦云。「近事歸三寶。此是八律本。」此中意趣。謂由歸依而能堅固涅槃意樂。從此意樂律儀發生。三先集業障輕微滅盡者。集學論中。顯示歸依能淨罪時。說云。「此中應以生豬因緣而爲譬喻。」謂有天子當生豬中。由歸依故。即未生彼。是由歸依能淨當生惡趣因故。「若有歸依佛。彼不往惡趣。捨

棄人身已。彼當得天身。」於法及僧亦如是說。故先集罪。有者輕微。有者罄盡。四積廣大福者。如前所說。五不墮惡趣。由前應知。六人與非人不能爲難者。如經云。「諸遭怖畏人。多歸依山林。及歸諸園囿。歸所供樹木。其歸非尊勝。其歸非第一。雖依其依處。不能脫衆苦。若時有歸依佛法及僧伽。由知苦苦集。正超越諸苦。八支聖道樂。當趣般涅槃。以智慧觀見。諸四聖諦理。此歸爲尊勝。此歸是第一。由歸此歸處。能解脫衆苦。」此中應以成就風索外道等緣。而爲譬喻。七隨一切想。悉當成辦者。隨行何等如法所作。若先供養歸依三寶。祈禱成辦。則易成就。八速能成佛者。如師子請問經云。「由信斷無暇。」謂由獲得殊勝閒暇。遇歸依處。學殊勝道。由此不久當得成佛。如是憶念諸勝利故。於日日中。晝三夜三。勤修歸依。

第六下至戲笑乃至命緣。應當守護不捨三寶者。身命受用。定當捨離。若爲此故。棄捨三寶。則一切生輾轉受苦。故任至何事。不捨歸依。作是念已。數起誓願。雖爲戲笑。亦不應說捨歸依語。諸先覺等說一學處。謂隨往何方。於彼如來應學歸依。未見根據。

如是六種共同學處。是如道炬釋論中說。各別學處初三種者。契經中說。後三種者。出於歸依六支論中。如彼說云。「應於形像頌。及諸碎黃布。信解爲大師。親口說諸法。不謗應

頂戴淨未淨諸人。應觀爲善士。」攝決擇中所說此等。迦摩跋云。「此諸學處。內隄蘇跋。想亦宣說。我二同從阿蘭若師所聞。」此語出於此師所傳。攏跋嚩道次第中。

若有違犯此諸學處。當成虧損及棄捨之理者。有說違犯六種成捨。謂初三種各別學處及恆修歸依。爲命不捨。供養三寶。有說由其九種成捨。謂加違後三種各別學處。其餘僅是虧損之因。然作是思。若與爲命亦不棄捨。有違犯者。實捨歸依。如是雖未棄捨三寶。然俱愛執三寶異品大師等三。亦違不言有餘大師。心未誠歸。故亦成捨。若未犯此。僅違學處。非是捨因。

是故歸依。是於佛教。能入大門。若有歸依。非唯虛言。則是依止最殊勝力。內外障緣不能違害。功德差別。易生難退。倍轉增長。故如前說。由於怖畏及由憶念功德等門。受持歸依。勵力不違歸依學處。是極扼要。

設作是念。如是念死及思死後當生惡趣。而起怖畏。能從其中救拔歸處。是爲三寶。若歸三寶不違學處。然其歸處。如何救拔。如集法句云。「能斷有箭道。我教示爾等。如來是大師。爾等應須行。」佛是歸依大師。僧是歸依正行助伴。故正歸依是爲法寶。若能得此。解脫

畏故。最下法寶。亦是出其初修業時。遠一分過。修一分德。斷證二事。倍轉勝進而爲安立。非離此外。忽從他來。

故於此時。是須善巧善不善業及果差別。如理取捨而修正行。是爲修法。若不久思二業及果。如理取捨。則不能遮諸惡趣因。縱畏惡趣。然亦不能脫此畏故。是故救拔果位惡趣。須於因時。糾治其意。隨不善轉。此復依賴於諸業果得深忍信。

第二引發一切善樂根本深忍信中分三。^一思總業果。^二思別業果。^三思已正行進止之理。初中分二。^一正明思總之理。^二分別思惟。今初

初中有四。業決定理者。謂諸異生及諸聖者。隨有適悅行相樂受。下至生於有情地獄。由起涼風。所發樂受。一切皆是從先造集善業所起。從不善業發生安樂。無有是處。所有逼迫行相苦受。下至羅漢相續之苦。一切皆是從先造集不善而起。從諸善業發生諸苦。無有是處。寶鬘論云。「諸苦從不善。如是諸惡趣。從善諸善趣。一切生安樂。」故諸苦樂非無因生。亦非自性。自在天等不順因生。是爲從總善不善業生總苦樂。諸苦安樂種種差別。亦從二業種種差別。無少紊亂。各別而起。若於業果。或決定相。或無欺罔。獲定解者。是爲一切內

佛弟子所有正見，讚爲一切白法根本。

業增長廣大者。謂雖從其微少善業，亦能感發極大樂果。雖從微少諸不善業，亦能感發極大苦果。故如內身因果增長，諸外因果無能等者。此亦如集法句云：「雖造微少惡，他世大怖畏，當作大苦惱，猶如入腹毒。雖造微少福，他世引大樂，亦作諸大義，如諸穀豐熟。」從輕微業起廣大果，此復當由說宿因緣發定解者，如阿笈摩說：牧人喜歡，及彼手杖所穿田蛙，五百水鵝，五百魚龜，五百餓鬼，五百田夫及五百牛，所有因緣，並賢愚經說金天、金寶、牛護因緣，當從阿笈摩及賢愚經，百業經等，求發定解。

復次尸羅軌則，淨命正見四中，後未虧損，前三未能圓滿清淨，少虧損者，說生龍中。海龍王請問經云：「世尊，我於劫初，住大海內，時有拘留孫如來出現世間，爾時大海之中，諸龍、龍子、龍女悉皆減少，我亦減少眷屬。世尊現大海中，諸龍、龍子、龍女悉皆如是無有數量，不能得知數量邊際。世尊，有何因緣而乃如此？」世尊告曰：「龍王，若於善說法毘奈耶而出家，已未能清淨圓滿尸羅，虧損軌則，虧損淨命，虧損尸羅，未能圓滿。然見正直，此等不生有情地獄，死沒已後，當生龍中。」此復說於拘留孫大師教法之中，在家出家有九十八俱胝，金

仙大師教法之中。有六十四俱胝。迦葉大師教法之中。有八十俱胝。吾等大師教法之中。有九十九俱胝。由其虧損軌則。淨命尸羅增上。於龍趣中已生當生。吾等大師般涅槃後。諸行惡行。毀犯尸羅。四衆弟子。亦生龍中。然亦宣說。彼等加行。雖不清淨。由於聖教尚未退失。深忍意樂。增上力故。從龍死歿。當生人天。除諸趣入於大乘者。一切悉當於此賢劫諸佛教中。而般涅槃。是故微細黑白諸業。如影隨形。皆能發生廣大苦樂。當生堅固決定解已。雖微善業。應勵力修。微少惡罪。應勵力斷。如集法句云。「如鳥在虛空。其影隨俱行。作妙行惡行。隨彼衆生轉。如諸少路糧。入路苦惱行。如是無善業。有情往惡趣。如多有路糧。入路安樂行。如是作善業。有情往善趣。」又云。「雖有極少惡。勿輕念無損。如集諸水滴。漸當滿大器。」又云。「莫思作輕惡。不隨自後來。如落諸水滴。能充滿大器。如是集少惡。愚夫當極滿。莫思作少善。不隨自後來。如落諸水滴。能充滿大瓶。由略集諸善。堅勇極充滿。」本生論亦云。「由修善不善諸業。諸人即成慣習性。如是雖不特策勵。他世現行猶如夢。若未修施尸羅等。隨具種色少壯德。極大勢力多富財。後世悉不獲安樂。種等雖卑不著惡。具足施戒等功德。如夏江河能滿海。後世安樂定增廣。應善定解善非善。諸業他世生苦樂。斷惡勵力修善業。無

信豈能如欲行。」

所未造業不會遇者。謂若未集能感苦樂正因之業。則定不受業苦樂果。諸能受用大師所集無數資糧所有妙果。雖不必集彼一切因。然亦定須集其一分。

已造之業不失壞者。謂諸已作善不善業。定能出生愛非愛果。如超勝讚云。「梵志說善惡能換如取捨。尊說作不失。未作無所遇。」三摩地王經亦云。「此復作已非不觸。餘所作者亦無受。」毘奈耶阿笈摩亦云。「假使經百劫。諸業無失亡。若得緣會時。有情自受果。」

第二分別思惟分二。顯十業道而爲上首。^二決擇業果。

今初

如是了知苦樂因果。各各決定及業增大。未作不會。作已無失。彼當先於何等業果所有道理發起定解而取舍耶。總能轉趣妙行惡行三門決定。三門一切善不善行。雖十業道不能盡攝。然諸粗顯善不善法罪惡根本諸極大者。世尊攝其扼要而說十黑業道。若斷此等。則諸極大義利扼要亦攝爲十。見此故說十白業道。俱舍論云。「攝其中粗顯善不善如應說爲十業道。」辨阿笈摩亦云。「應護諸言善護意。身不應作諸不善。如是善淨三業道。」

當得大仙所說道。」由善了知十黑業道及諸果已。於其等起亦當防護。使其三門全無彼雜。習近十種善業道者。即是成辦一切三乘及其士夫二種義利所有根本。不容缺少。故佛由其衆多門中數數稱讚。海龍王請問經云。「諸善法者。是諸人天衆生圓滿根本依處。聲聞獨覺菩提根本依處。無上正等菩提根本依處。何等名爲根本依處。謂十善業。」又云。「龍王。譬如一切聚落。都城。市埠。方邑。國土。王宮。一切草木。藥物。樹林。一切事業邊際。一切種子集聚。生一切穀。若耕若耘。及諸大種。皆依地住。地是彼等所依處所。龍王。如是此諸十善業道。是生人天。得學無學諸沙門果。獨覺菩提。及諸菩薩一切妙行。一切佛法所依止處。」是故十地經中。稱讚遠離十不善戒所有義理。入中論中亦總攝云。「若諸異生諸語生。若諸自力證菩提。及諸勝子決定勝。增上生因戒非餘。」

如是不能於一尸羅。數修防護而善守護。反自說云。我是大乘者。極應呵責。地藏經云。「由如是等十善業道而能成佛。若有乃至命存以來。下至不護一善業道。然作是言。我是大乘。我求無上正等菩提。此數取趣至極詭詐。說大妄語。是於一切佛世尊前欺罔世間。說斷滅語。此由愚蒙。而至命終。顛倒墮落。」顛倒墮落者。於一切中。應知即是惡趣異名。

決擇業果分三。^一顯示黑業果。^二白業果。^三業餘差別。初中分三。^一正顯示黑業道。^二輕重差別。^三此等之果。今初

云何殺生。攝分於此說爲事想。欲樂煩惱。究竟五相。然將中三攝入意樂。更加加行。攝爲四相。謂事。意樂。加行。究竟。易於解釋。意趣無違。其中殺生事者。謂具命有情。此復若是殺者。自殺。有加行罪。無究竟罪。瑜伽師地論於此意趣。說他有情。意樂分三。想有四種。謂如於有情事作有情想及非情想。於非有情作非情想及有情想。初及第三是不錯想。二四錯誤。此中等起若有差別。譬如念云。唯殺天授。若起加行。誤殺祠授。無根本罪。故於此中須無錯想。若其等起於總事轉。念加行時。任有誰來。悉當殺害。是則不須無錯誤想。如是道理。於餘九中。如其所應。皆當了知。煩惱者。謂三毒隨一。等起者。謂樂殺害。加行中能加行者。謂若自作或教他作。二中誰作。等無差別。加行體者。謂用器材。或用諸毒。或用明咒。隨以一種起加行等。究竟者。謂即由其加行因緣。彼爾時死。或餘時死。此復如俱舍云。「前等死無本。已生餘身故。」此中亦爾。

不與取事者。謂隨一種他所攝物。意樂分三。想與煩惱俱如前說。等起者。謂雖未許令

離彼欲。加行中能加行者如前。加行體者。謂若力劫。若闇竊盜。任何悉同。此復若於債及寄存。以諸矯詐欺惑方便。不與而取。或爲自義。或爲他義。或爲令他耗損等故。所作悉同。成不與取。究竟者。攝分中說。「移離本處。」於此義中。雖多異說。然從物處。移於餘處。唯一例。猶如田等無處可移。然亦皆須安立究竟。是故應以發起得心。此復若是教劫教盜。彼生即可。譬如遣使往殺他人。自雖不知。然他何時死。其教殺者。即生本罪。

註・瑜伽師地論云・菩薩於如來所修十種供養：(一)・設利羅供養（親現供養如來色身）。(二)・制多供養（塔廟等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教他供養。(七)・財敬供養。(八)・廣大供養。(九)・無染供養。(十)・正行供養。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四終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五

欲邪行。事者。略有四種。謂所不應行。非支。非處。及以非時。此中初者。謂行不應行。所有婦女及一切男。非男非女。此之初者。攝分中云。若於母等。母等所護。如經廣說。名不應行。如馬鳴阿闍黎說此義云。「言非應行者。他攝具法幢。種護至王護。他已娶娼妓。諸親及繫屬。此是不應行。」他所攝者。謂他妻妾。具法幢者。謂出家女。種姓護者。謂未適嫁。父母等親。或大公姑。或守門者。或雖無此。自己守護。若王若敕而守護者。謂於其人制治罰律。於他已給價金娼妓。說爲邪行。顯自給價。非欲邪行。大依怙尊。亦作是說。男者俱通自他。非支分者。謂除產門所有餘分。馬鳴阿闍黎云。「云何名非支。口便道。嬰童。腿逼。及手動。」大依怙云。「言非支者。謂口穢道及童男女前後孔戶。并其自手。」此說亦同。非處所者。謂諸尊重所集會處。若塔廟處。若大眾前。若於其境有妨害處。謂地高下及堅硬等。馬鳴阿闍黎云。「此中處境者。在法塔像等。菩薩居處等。親教及軌範。并在父母前。非境不應行。」大依怙師亦如是說。非其時者。謂穢下降。胎滿孕婦。若飲兒乳。若受齋戒。若有疾病。匪宜習故。若過量行。量謂

極至經於五返。馬鳴阿闍黎云。「此中非時者。穢下及孕婦。有兒非欲解。及其苦憂等。住八支非時。」大依怙尊亦復同此。稍差別者。謂晝日時。亦名非時。非支等三。雖於自妻。尙成邪行。況於他所。意樂分三。想者。攝分中說。「於彼彼想。是須無誤。」毘奈耶中。「於不淨行他勝處時。說想若錯不錯皆同。」俱舍釋說。「作自妻想而趣他妻。不成業道。若於他妻作餘妻想而趣行者。有他家計。謂成不成。」煩惱者。三毒隨一。等起者。謂樂欲行諸不淨行。加行者。攝分中說。「教他邪行。教者亦生欲邪行罪。」俱舍釋說。「如此則無根本業道。」前或意說非根本罪。然須觀察。究竟者。謂兩兩交會。

妄語事者。謂見聞覺知四。及此相違四。能解之境。謂他領義。意樂分三。想者。謂於所見變想不見。及於未見變想見等。煩惱者。謂三毒等起者。謂覆藏想。樂說之欲。加行者。謂或言說或默忍受或現身相。此復所求或爲自利或爲利他。隨爲何故說悉同犯。此中說於妄語。離間及粗惡語。雖教他說其三亦成。俱舍本釋於語四業。皆說教他亦成業道。毘奈耶中「說起此等究竟犯時。要須自說。」究竟者。謂他領解。俱舍釋說若他未解。僅成綺語。離間粗語。亦皆同此。

離間語。事者。謂諸有情。或和。不和。意樂分三。想及煩惱如前。等起者。和順有情樂乖離欲。不和有情樂不合欲。加行者。隨以實語。若非實語。隨說所說。若美不美。隨其所求。爲自爲他。而有陳說。究竟者。攝分中云。「究竟者。謂所破領解。」謂他了解所說離言。

粗惡語。事者。謂諸有情。能引悲惱。意樂中想。煩惱如前。等起者。謂樂粗言欲。加行者。謂以若實。若非實語。或依種過。或依身過。或依業過。或依戒過。或依現行所有過失。說非愛語。究竟者。攝分中說。「究竟者。謂呵罵彼。」俱舍釋說。須所說境。解所說義。

綺語。事者。謂能引發無利之義。意樂中三。想者。雖僅說爲於彼彼想。然於此中。是即於其所欲說義。彼想而說。此中不須能解境故。煩惱者。謂三毒隨一。等起者。謂樂宣說無屬亂語。加行者。謂發動勇宣說綺語。究竟者。謂纔說綺語。此復七事相應。謂若宣說鬥訟競諍。若於外論。或梵志咒。以愛樂心。受持諷頌。若苦逼語。如傷嘆等。若戲笑遊樂。受欲等語。若樂處衆宣說王論。臣論。國論。盜賊論等。若說醉語。及顛狂語。若邪命語。語無係屬。無法相應。非義相應者。謂前後語。無所連續。若說雜染。若歌笑等。若觀舞時。而發言詞。前三語過。是否綺語。雖有二家。然此所說。順於前家。

貪欲。事者。謂屬他財產。意樂分三。想者。謂於彼事作彼事想。煩惱者。謂三毒隨一。等起者。謂欲令屬我。加行者。謂於所思義。正發進趣。究竟者。說「於彼事。定期屬己。」謂念其財等。願成我有。此中貪心圓滿。須具五相。一有耽著心。謂於自財所。二有貪婪心。謂樂積財物。三有饕餮心。謂於屬他資財等事。計爲華好深生愛味。四有謀略心。謂作是念。凡彼所有何當屬我。五有覆蔽心。謂由貪欲不覺羞恥。不知過患及與出離。若此五心。隨缺一種。貪欲心相即非圓滿。瑜伽師地論中。於十不善。俱說加行。又非圓滿貪欲之理者。謂作是念。云何當能令其家主。成我僕使。如我所欲。又於其妻子等及飲食等。諸資身具。亦如是思。又作是念。云何當能令他知我。少欲遠離。勇猛精進。具足多聞。成施性等。又作是念。云何當能令諸國王及諸商主。四衆弟子。供事於我。得衣食等。又作是念。起如是欲。云何令我當生天上。天妙五欲以爲遊戲。當生猛利。徧入世界。乃至願生他化自在。又於父母妻子僕等。同梵行者。所有資具。發欲得者。亦是貪欲。

瞋恚心中。事想煩惱。如粗惡語。等起者。樂打等欲。云何令其遭殺遭縛。若由他緣。或自任運耗失財產。加行者。即於所思而起加行。究竟者。謂於打等。期心決定或已斷決。此亦有

五。全則圓滿。缺則非圓。謂具五心。一有憎惡心。謂於能損害相。隨法分別故。二有不堪耐心。謂於不饒益不堪忍故。三有怨恨心。謂於不饒益數數非理思惟隨念故。四有謀略心。謂作是念何當捶撻。何當殺害。五有覆蔽心。謂於瞋恚不覺羞恥。不知過患。及與出離。僅成損害心者。謂作是念彼於我所。已作正作。諸無義事。故我於彼當作無義。盡其所有幾許思惟。爾許一切皆損害心。如是願他現法喪失親屬資財及善法等。及願後法往惡趣中。亦是損心。

邪見事者。謂實有義。意樂分三。想者。謂於所謗義。作諦實想。煩惱者。謂三毒隨一。等起者。謂樂謗欲。加行者。即於所思策發加行。此復有四。謂謗因果。作用。有事。謗謗因者。謂云無有妙惡行等。謗謗果者。謂云無有彼二異熟。謗謗作用分三。謗謗殖種。持種作用者。謂云無有若父若母。謗謗往來作用者。謂云無有前世後世。謗謗受生作用者。謂云無有化生有情。謗實有事者。謂云無有阿羅漢等。究竟者。謂謗謗決定。此亦由於五相圓滿。謂具五心。一有愚昧心。謂不如實了所知故。二有暴酷心。謂樂作惡故。三有越流行心。謂於諸法不如正理善觀察故。四有失壞心。謂謗無布施愛養祠祀妙行等故。五有覆蔽心。謂由邪見不覺羞恥。不知過患。及與出離故。此五若缺。則不圓滿。雖其邪見復有所餘。然唯說此名邪見者。由

此能斷一切善根。隨順諸惡。隨意所行。是爲一切邪見之中極重者故。其中殺生粗語瞋心。由三毒起。由瞋究竟。不與而取邪行貪欲。由三毒起。唯貪究竟。妄言離間及諸綺語發起。究竟俱由三毒。邪見由其三毒發起。唯癡究竟。此等之中。思唯是業而非業道。身語所有七支。是業亦是業道。思行處故。貪欲等三業道非業。

第二顯示輕重分二十業道輕重。兼略顯示具力業門。

初中有五。例如殺生。由意樂故重者。謂猛利三毒所作。由加行故重者。謂或已殺生。或正或當。具歡喜心。具踴躍心。或有自作。或復勸他。於彼所作。稱揚讚歎。見同行者。意便欣慶。由其長時思量積蓄怨恨心已。方有所作。無間所作。殷重所作。或於一時頓殺多生。或令發起猛利痛苦而行殺害。或令怖畏。作不應作而後殺害。若於孤苦貧窮哀感悲泣等者而行殺害。由無治故重者。謂不能日日。乃至極少時持一學處。或亦不能半月。八日。十四。十五。受持齋戒。於時時間。惠施修福。問訊禮拜。迎送合掌和敬業等。又亦不能於時時間。獲得增上慚愧惡作。又不能證世間離欲。或法現觀。由邪執故重者。謂由依於作邪祠祀。所有邪見。執爲正法。而行殺戮。又作是心。畜等乃是世主所化爲資具故。雖殺無罪。諸如是等。依止邪見。

而行殺害。由事故重者。謂若殺害大身傍生。人或人相。父母兄弟。尊長委信。有學菩薩。羅漢。獨覺。及知如來不能殺害。而以惡心出其身血。違此五因。爲輕殺生。餘九除事。如其殺生。輕重應知。由其事故重不與取者。謂若劫盜衆多。上妙及委信者。劫盜孤貧。出家之衆。及此法衆。若入聚落而行劫盜。若劫有學。羅漢。獨覺。僧伽。佛塔。所有財物。由其事故重邪行者。謂行不應行中。若母。母親。委信他妻。或比丘尼。或正學女。或勤策女。非支行中。謂於面門。非時行中。謂受齋戒。或胎圓滿。或有重病。非處行中。謂塔近邊。若僧伽藍。由其事故重妄語者。謂爲誑惑多取他財而說妄語。若於父母乃至於佛。若於善賢。若於知友而說妄語。若能起重殺生等三而說妄語。爲破僧故而說妄語。於一切中。此爲最重。由其事故重離間語者。謂破壞他長時親愛。及善知識。父母男女。若能破僧。若能引發身三重業。所有離間語。由其事故重粗惡語者。謂於父母等及餘尊長。說粗惡語。若以非眞非實妄語說粗惡語。現前毀罵。訶責於他。由其事故重綺語者。妄語等三。所有綺語。輕重如前。若諸依於鬥訟諍競。所有綺語。若以染心。於外典籍。而讀誦等。若於父母親屬尊重。調弄輕笑。現作語言。不近道理。由其事故重貪欲者。謂若貪欲僧伽。佛塔。所有財寶。及於己德起增上慢。乃於王等及諸聰叡。同梵行。

所起增上欲。貪求利敬。由其事故重瞋恚者。謂於父母親屬尊長。無過貧苦諸可哀愍。諸誠心悔所作過者。起損害心。由其事故重邪見者。謂能轉趣謗一切事。較餘邪見此爲最重。又謂世間無阿羅漢。正至正行。此見亦爾。與上相違是輕應知。

本地分中說有六相。成極尤重。加行故者。謂由猛利三毒。或由猛利無彼三毒。發起諸業。串習故者。謂於長夜親近修習。若多修習善惡二業。自性故者。謂屬身語七支。前前重於後後。屬意三支。後後重於前前。事故者。謂於佛法僧諸尊重所。爲損爲益。所治一類故者。謂乃至壽存。一向受行諸不善業。未曾一次受行善法。所治損害故者。謂永斷除諸不善品。令諸善業離欲清淨。親友書中亦云。『無間貪著。無對治。從德。尊事所起業。是五重大善不善。其中應勤修善行。』其三寶等爲具德事。其父母等爲有恩事。開二成五。

第二兼略開示具力業門分四。由福田門故力大者。謂於三寶。尊重似尊。父母等所。於此雖無猛利意樂。略作損益。能得大福及大罪故。此復猶如念住經云。『從佛法僧。雖取少許亦成重大。若不與取佛法僧物。仍以彼等同類奉還。盜佛法者。即得清淨。盜僧伽者。乃至未受不得清淨。福田重故。若盜食物。當墮有情大那落迦。若非食物。則當生於諸獄間隙。無

間近邊極黑暗處。」日藏經中特說犯戒。受用僧物少許。或葉或華或果。當生有情大那落迦。設經長夜而得脫離。復當生於曠野尸林。無手乏足諸旁生類。及無手足盲餓鬼中。經歷多年恆受苦等極大過患。又說已施僧衆苾芻。雖諸華等。自不應用。不應轉與諸居家者。諸居家者。不應受用。罪亦極重。即前經云。「寧以諸利劍。割斷自支體。已施僧伽物。不與在家者。寧食熱鐵丸。火燄即熾猛。不應於僧中。受用僧伽業。寧取食猛火。量等須迷盧。不以居家身。受用僧財物。寧破一切體。貫諸大串上。不以居家身。受用僧財物。寧入諸舍宅。火炭徧充滿。不以居家身。夜宿僧房舍。」又僧伽中。若諸菩薩補特伽羅。是極大力善不善田。能入發生信力契印經說。「設如有一由忿恚故。禁閉十方一切有情於黑暗獄。若有忿恚背菩薩住。云不瞻視此暴惡者。較前生罪極無數量。又較劫奪南瞻部洲。一切有情一切財物。若有輕毀隨一菩薩。亦如前說。又較焚毀殑伽沙數諸佛塔廟。若於勝解大乘菩薩。起損害心。發生瞋恚。說諸惡稱。亦如前說。」能入定不定契印經說。「若剋十方有情眼目。由慈心故令眼還生。及將前說一切有情。放出牢獄。悉皆安立轉輪王樂或梵天樂。如次若於諸能勝解大乘菩薩。淨信瞻視及由淨信樂欲瞻視。稱揚讚歎。較前生福極無數量。」極善寂靜決定

神變經中亦說。「較諸殺害南瞻部洲一切有情。或盡劫奪一切財產。若於菩薩所修善行。下至搏食施諸旁生。而作障礙。能生無量罪。」故於是處。極應防慎。

由所依門故力大者。謂如鐵丸小亦沈水。即彼成器雖大上浮。說智不智所作罪惡。而有輕重。此因相者。涅槃經說。諸愚癡者。如蠅粘涕不能脫離。雖於小罪不能脫離。由無悔心不能善行。由覆藏過。雖先有善爲惡染污。故應現受異熟之因。變爲極重那落迦因。又如少水投鹽一掬。則難飲用。或如欠他一文金錢。不能還償。漸被逼縛受諸苦惱。又說五相。雖是當感現輕異熟。能令熟於那落迦中。謂重愚癡。善根微薄。惡業尤重。不起追悔。先無善行。故說輕微是指智者。能悔前失。防護後過。不藏諸惡。勤修善法。諸惡對治。若不修此妄矜爲智。由輕蔑門。知而故行。是爲尤重。寶蘊經亦說。「三千所有一切有情。皆入大乘。具輪王位。各以燈燭器等大海。炷如須彌。供養佛塔。其福不及出家菩薩。於小燈燭塗以油脂。持供塔前。所得福德百分之一。」此中意樂。謂菩提心及其福田俱無差別。然所供物殊異極大。是所依力極爲明顯。

由是道理。則無律儀與有律儀。同是有中。具一具二具三之身。修行道時。顯然後後較

於前前進趣優勝。如諸在家修施等時。受持齋戒律儀而修。與無律儀所修善根。勢力大小。亦極明顯。制罰犯戒經說。較諸世人。具十不善。經百歲中。恆無間缺所集衆惡。若有比丘毀犯尸羅。仙幢覆身。經一日夜。受用信施。不善極多。亦是其所依門中。罪惡力大。分辨阿笈摩亦云。「寧吞熱鐵丸。猛燄極可畏。不以犯戒身。受用國人食。」通說犯戒及緩學處。敦巴仁波卿云。「較依正法所起罪惡。十種不善。是極少惡。」現見實爾。

由事物門故力大者。施有情中正法布施。供養佛中正行供養。較諸財施財物供養。最爲超勝。此是一例。餘皆應知。

由意樂門故力大者。寶蘊經說。較三千界一切有情。各建佛塔。量等須彌。於此諸塔。復經微塵沙數之劫。以一切種可供養事。承事供養。若諸菩薩不離一切智心。僅散一華。其福極多。如是由其攀緣所得。若有勝劣。及緣自他利益事等。意樂差別。此復由其強盛微弱。恆促等門。應當了知。又於惡行。若煩惱心。猛利恆長。其力則大。其中復以瞋力爲大。入行論云。「千劫所集施。供養善逝等。此一切善行。一恚能摧壞。」此復若瞋同梵行者。及瞋菩薩較前尤重。三摩地王經云。「若互相瞋恚。非戒聞能救。非定非蘭若。施供佛能救。」入行論中

亦云。「如此勝子施主所設。若有發暴惡心。能仁說如惡心數。當住地獄經爾劫。」

第三其果分三。異熟果者。謂十業道。一一皆依事及三毒上中下品。有三三等。本地分說。此中上品殺生等十。一一能感生那落迦。中十一一感生餓鬼。下十一一能感旁生。十地經說。中下二果與此相違。

等流果者。謂出惡趣。次生人中。如其次第。壽量短促。資財匱乏。妻不貞良。多遭誹謗。親友乖離。聞違意聲。言不威肅。貪瞋癡三。上品猛利。誦者品及十地經中。於其一一說二二果。謂「設生人中。壽量短促。多諸疾病。資財匱乏。與他共財。眷屬不調。或非可信。妻有匹偶。多遭誹謗。受他欺誑。眷屬不和。眷屬鄙惡。聞違意聲。語成鬥端。語不尊嚴。或非堪受。無定辯才。貪欲重大。不知喜足。尋求無利。或不求利。損害於他。或遭他害。見解惡鄙。諂誑爲性。」諸先尊長說縱生人中。愛樂殺生等事。是造作等流果。前所說者。是領受等流果。

諸主上果或增上果者。謂由殺生。能感外器世間所有飲食及藥果等。皆少光澤。勢力異熟。及與威德。並皆微劣。難於消變。生長疾病。由此因緣。無量有情。未盡壽量。而便中夭。不與取者。謂衆果尠少。果不滋長。果多變壞。果不貞實。多無雨澤。雨多淋澇。果多乾枯。及全無

果。欲邪行者。謂多便穢。泥糞不淨。臭惡迫近。不可愛樂。虛妄語者。謂農作行船。事業邊際。不甚滋息。不相諧偶。多相欺惑。饒諸怖畏。恐懼因緣。離間語者。謂其地處丘坑間。隔險阻難行。饒諸怖畏。恐懼因緣。粗惡語者。謂其地所多諸株杌。刺石礫瓦。枯槁無潤。無有池沼。河流泉湧。乾地鹵田。丘陵坑險。饒諸怖畏。恐懼因緣。諸綺語者。謂諸果樹不結果實。非時結實。時不結實。未熟似熟。根不堅牢。勢不久停。園林池沼。可樂極少。饒諸怖畏。恐懼因緣。貪欲心者。謂一切盛事。經歷一一年時月日。漸漸衰微。唯減無增。瞋恚心者。謂多疫癘。災橫擾惱。怨敵驚怖。獅子虎等。蟒蛇蝮蠍。蚰蜒百足。毒暴藥叉。諸惡賊等。諸邪見者。謂器世間。所有第一勝妙生源。悉皆隱沒。諸不淨物。乍似清淨。諸苦惱物。乍似安樂。非安居所。非救護所。非歸依所。

思惟白業果分二。白業_二果。

今初

本地分說。於殺生不與取。欲邪行。起過患。欲解起勝善心。若於彼起靜息方便。及於彼靜息究竟中。所有身業。語四意三。亦皆如是。其差別者。謂云語業及云意業。事及意樂。加行究竟。如應配合。例如遠離殺生業道事者。謂他有情。意樂者。謂見過患。起遠離欲。加行者。謂起諸行。靜息殺害。究竟者。謂正靜息圓滿身業。以此道理。餘亦應知。

果中有三異熟者。謂由軟中上品善業。感生人中。欲界天中。上二界天。諸等流果。及增上果。違於不善。如理應知。十地經說。以此十種。怖畏生死。離諸悲心。由隨順他言教修習。辦聲聞果。又諸無悲。不依止他。欲自覺悟。善修緣起。辦獨勝果。若心廣大。具足悲心。善權方便。廣發宏願。終不棄捨一切有情。於極廣大諸佛智慧。緣慮修習。成辦菩薩一切諸地波羅蜜多。由善修習此一切種。則能成辦一切佛法。如是二聚十種業道。及彼諸果。凡餘教典。未明說者。一切皆是如本地分。攝決擇分意趣而說。

第三顯示業餘差別中。引滿差別者。引樂趣業是諸善法。引惡趣業是諸不善。諸能滿者。則無決定。於樂趣中。亦有斷支。關節殘根。顏貌醜陋。短壽多疾。匱乏財等。是不善作。於諸旁生及餓鬼中。亦有富樂極圓滿者。是善所作。由如是故。共成四句。謂於能引善所引中。有由能滿善所圓滿及由不善圓滿二類。於諸能引不善引中。有由能滿不善圓滿及由善法圓滿二類。集論云。「應知善不善業。是能牽引及能圓滿。於善惡趣受生之業。能牽引者。謂能引異熟。能圓滿者。謂既生已。能令領納愛與非愛。」俱舍論云。「由一引一生。能滿則衆多。」謂由一業能引一生。非能引多。亦非衆多共引一生。諸能滿中。則有衆多。集論則說。頗

有諸業。唯由一業牽引一生。又有諸業。唯由一業牽引多生。頗有諸業。由衆多業牽引一生。亦有諸業。由衆多業牽引多生。釋中說云。「有由一剎那業。唯能長養一世異熟種子。及由彼業而能長養多世異熟種子。有由多剎那業。唯能數數長養一世種子。及由衆多互相觀待。而能數數長養展轉多生種子。」

定不定受業者。如本地分云。「順定受業者。謂故思已。若作若增長業。順不定受業者。謂故思已。作而不增長業。」作與增長所有差別者。即前論云。「云何作業。謂若思業或思惟已身語所起。」又云。「增長業者。除十種業。謂一夢所作。二無知所作。三無故思所作。四不利不數所作。五狂亂所作。六失念所作。七非樂欲所作。八自性無記。九悔所損害。十對治所損。除此十種業所餘諸業。不增長業者。謂即所說十種。」攝決擇分亦說四句。一作殺生而非增長。謂無識別所作。夢中所作。非故思作。自無樂欲。他逼令作。若有暫作。續即發起。猛利追悔及厭患心。懇責厭離。正受律儀。令彼薄弱。未與異熟。便起世間所有離欲。損彼種子。及起出世永斷之道。害彼種子。二增長而非作者。爲害生故。於長夜中。數隨尋伺。然未殺生。三作而增長者。謂除前二句一切殺生。四非作非增長者。謂除前三。從不與取乃至綺語。隨

其所應如殺應知。於意三中。無第二句。於初句中。亦無不思而作。他逼令作。

決定受中。依受果時分三。其中現法受者。謂即彼果現法成熟。本地分說此復有八。若由增上顧戀意樂。顧戀其身。財物諸有。造作不善。於現法受。若由增上不顧意樂。不顧彼等。作諸善法。如是若於諸有情所。增上損惱。增上慈悲。又於三寶尊重等所。增上憎害。及於此所。增上淨信。勝解意樂。又於父母諸尊重等。恩造之所。由增上品。酷暴背恩。所有意樂。所作不善。於現法受。若由增上報恩意樂。所作善法。於現法受。順生受者。謂於二世當受其果。順後受者。謂於三世以後成熟。

於相續中。現有衆多善不善業成熟理者。謂諸重業即先成熟。輕重若等。於臨終時何者現前。彼即先熟。若此亦等。則何增上多串習者。若此復等。則先所作。彼即先熟。如俱舍釋所引頌云。「諸業於生死。隨重近串習。隨先作其中。即前前成熟。」

第二思惟別者。謂由遠離十種不善。雖定能獲善妙所依。然若成一圓具德相。能修種智。勝所依者。修道進程。非餘能比。故應成辦如此所依。此中分三。一異熟功德。二異熟果報。三異熟因緣。

初中分八。一壽量圓滿者。謂宿能引牽引長壽。如其所引。長壽久住。二形色圓滿者。謂

由形色顯色善故。顏容殊妙。根無闕故。衆所樂見。橫豎稱故。形量端嚴。三族姓圓滿者。謂生世間。恭敬稱揚。諸高貴種。四自在圓滿者。謂大財位。有親友等廣大朋翼。具大僚屬。五信言圓滿者。謂諸有情信奉言教。由其身語於他無欺。堪爲信委。於其一切諍訟斷證。堪爲量故。六大勢名稱者。有大名稱。有大美譽。謂於惠施。具足勇健精進等德。由此因緣。爲諸大衆所供養處。七丈夫性者。謂成就男根。八大力具足者。謂由宿業力。爲性少病。或全無病。於現法緣起大勇悍。此復第一謂住樂趣。第二謂身生爲第三。財位僚屬爲四。第五謂爲世間量則。第六謂彼所有名稱。七謂一切功德之器。第八謂於諸所應作勢力具足。

異熟果報分八。初者依自他利。能於長時。積集增長。無量善根。第二者謂諸大衆暫見歡喜。咸共歸仰。凡所發言。無不聽用。第三者謂所勸教。無違敬用。第四者謂以布施攝諸有情。令其成熟。第五者謂以愛語利行同事。攝諸有情。速令成熟。第六者謂由營助一切事業。施布恩德。爲報恩故。速受勸教。第七者謂爲一切勝功德器。欲樂勤勇。堪爲一切事業之器。智慧廣博。堪爲思擇所知之器。又於大衆都無所畏。又與一切有情同行。言論受用。或住屏處皆無嫌礙。第八者謂於自他利。皆無厭倦。勇猛堅固。能得慧力。速發神通。

異熟因分八。初者謂於有情。不加傷害。及正依止不害意樂。又云。「善放將殺生。如是利其命。遮止害衆生。則當得長壽。承事諸病人。善施諸醫藥。不以硃杖等。害衆生無病。」第二者謂能惠施燈等光明。鮮淨衣物。又云。「由依止無瞋。施莊嚴妙色。說無嫉妬果。當感妙同分。」第三者謂摧伏慢心。於尊長等。勤禮拜等。於他恭敬。猶如僕使。第四者謂於乞求衣食等物。悉皆施惠。設未來乞亦行利益。又於苦惱及功德田。乏資具所。應往供施。第五者謂修遠離語四不善。第六者謂發宏願。於自身中攝持當來種種功德。供養三寶。供養父母。聲聞獨覺。親教軌範。及諸尊長。第七者謂樂丈夫所有功德。厭婦女身。深見過患。樂女身者。遮止欲樂。將失男根。令得脫免。第八者謂他不能作。自當代作。若共能辦。則當伴助。惠施飲食。如是八因。若具三緣。能感最勝諸異熟果。於其三緣。心清淨中待自有二。謂修彼因所有衆善。將用迴向無上菩提。不希異熟。由純厚意。修行諸因。勢力猛利。待他有二。謂見同法者。上中下座。遠離嫉妬。比較輕毀。勤修隨喜。設若不能如此而行。亦應日日。多次觀擇所應行事。加行清淨中。觀待自者。謂於長時無間殷重。觀待他者。謂未受行讚美令受。已受行者。讚美令喜。恆無間作不棄捨作。田清淨者。謂由彼二意樂加行。能與衆多微妙果故。等同妙田。此

等是如菩薩地說。以釋補滿而爲宣說。

第三思已進止道理中分二。^一總示。^二特以四力淨修道理。 今初

如入行論云。「苦從不善生。如何定脫此。我晝夜恆時。理應思惟此。」又云。「能仁說勝解。一切善品本。又此之根本。恆修異熟果。」謂既了知黑白業果。非唯了知即便止住。應數修習。以此是爲極不現事。極難獲得決定解故。此復如三摩地王經云。「設月星處皆墮落。具山聚落地壞散。虛空界可變餘相。然尊不說非諦語。」於如來語。應修深忍。若未於此獲得眞實決定信解。任於何法。悉不能得。勝者所愛。決定信解。如有一類。說於空性。已獲決定。然於業果無決定信。不慎重者。是乃顛倒了解空性。解空性者。謂即見爲緣起之義。是於業果發生定解爲助伴故。即彼經云。「一切諸法如水月。等於幻泡陽燄電。雖諸死已往他世。有情意生不可得。然作諸業終不失。如其黑白成熟果。如此理趣門賢妙。微細難見佛行境。」是故應於緣起二業。及諸因果發生定解。一切晝夜觀察三門。斷截惡趣。若不先善因果差別。縱少知法。然將三門放逸轉者。唯是開啓諸惡趣門。海問經云。「龍王。諸菩薩由一種法。能斷生諸險惡惡趣。顛倒墮落。一法云何。謂於諸善法觀察思擇。作如是念。我今若何

度諸晝夜。」若能如是觀相續者。諸先覺云。此因果時。校對正法。全不符順。於此乃是我等錯誤。全無解脫。校對業果。是觀順否。若以法校自相續時。全無符順。而能至心了知如是。是爲智者。集法句云。「若愚自知愚。是名爲智者。」若校法時。與法乖反。猶如負屍。自妄希爲法者。智者。淨者。極頂。是爲下愚。集法句云。「若愚思爲智。說彼爲愚癡。」故其極下。亦莫思爲於法已解。又博朶瓦則引此本生論文觀察相續。如云。「虛空與地中隔遠。大海彼此岸亦遠。東西二山中尤遠。凡與正法遠於彼。」此說我等凡庸與法。二者中間。如彼諸喻。極相隔遠。此頌是月菩薩從持善說婆羅門前。供千兩金。所受之法。朶朶巴亦云。「若有觀慧而正觀察。如於險坡放擲線團。與法漸遠。」

如是思已。遮止惡行之理者。如諦者品云。「大王汝莫爲殺生。一切衆生極愛命。由是欲護長壽命。意中永莫思殺生。」謂十不善及如前說。諸餘罪惡。發起意樂。亦莫現行。應修應習。應多修習。靜息之心。若未如是遮止惡行。雖非所欲。然須受苦。任赴何處。不能脫故。是故現前似少安樂。然果熟時。雖非所欲。淚流覆面。而須忍受。如是之業是非應作。若受果時。能感受用無罪喜樂。如是之業是所應行。集法句云。「若汝怖畏苦。汝不愛樂苦。於現或不

現。莫作諸惡業。設已作惡業。或當作亦然。汝雖急起逃。然不能脫苦。任其居何處。無業不能至。非空非海內。亦非入山中。」又云。「諸少慧愚稚。於自如怨敵。現行諸惡業。能感辛楚果。作何能逼惱。淚覆面泣哭。別別受異熟。莫作此業善。作何無逼惱。歡喜意欣悅。別別受異熟。作此業善哉。自欲安樂故。掉舉作惡業。此惡業異熟。當哭泣領受。」又云。「惡業雖現前。非定如刀割。然衆生惡業。於他世現起。由其諸惡業。各受辛異熟。是故諸衆生。於他世了知。如從鐵起銹。銹起食其鐵。如是未觀作。自業感惡趣。」康瓏巴謂樸窮瓦云。「善知識說唯有業果是極緊要。現今講說聽聞修習。皆非貴重。我念唯此極難修持。」樸窮瓦亦云。「實爾。」又敦巴云。「覺噶瓦心莫寬大。此緣起微細。」樸窮瓦云。「我至老時。依附賢愚。」霞惹瓦云。「隨有何過。佛不報怨。是方所惡。宅舍所感。皆說是由作如此業。於此中生。」

第二特以四力淨修道理者。如是勵力。雖欲令其惡行不染。然由放逸。煩惱盛等增上力故。設有所犯。亦定不可不思放置。須勵力修大悲大師所說。還出方便。此復墮罪還出之理。應如三種律儀別說。諸惡還出者。應由四力。開示四法經云。「慈氏若諸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則能映覆諸惡已作增長。何等爲四。謂能破壞現行。對治現行。遮止罪惡及依止

力。」作已增長業者。是順定受。若能映此。況不定業。

此中初力者。謂於往昔無始所作諸不善業。多起追悔。欲生此者。須多修習。感異熟等三果道理。修持之時。應由勝金光明懺及三十五佛懺二種悔除。第二力中分六。依止甚深經者。謂受持讀誦般若波羅蜜多等契經文句。勝解空性者。謂趣入無我光明法性。深極忍可本來清淨。依念誦者。謂如儀軌念誦百字咒等。諸殊勝陀羅尼。妙臂請問經云。「如春林火猛燄熾。無勵徧燒諸草木。戒風吹燃。念誦火大精進。燄燒諸惡。猶如日光炙雪山。不耐赫熾而消溶。若以戒日念誦光。炙照惡雪亦當盡。如黑暗中燃燈光。能遣黑闇罄無餘。千生增長諸惡闇。以念誦燈能速除。」此復乃至見淨罪相。應當念誦。相者。準提陀羅尼說。「若於夢中夢吐惡食。飲酪乳等。及吐酪等。見出日月。遊行虛空。見火熾然。及諸水牛。制伏黑人。見苾芻僧。苾芻尼僧。見出乳樹象及牛王山獅子座及微妙宮。聽聞說法。」依形象者。謂於佛所獲得信心。造立形像。依供養者。謂於佛所及佛塔廟。供養種種微妙供養。依名號者。謂聽聞受持諸佛名號。諸大佛子所有名號。此等唯是集學論中已宣說者。餘尚衆多。第三力者。謂正靜息十種不善。日藏經說。由此能摧所作一切自作。教他。見作隨喜。殺生等門。三門業

障。諸煩惱障及正法障。毘奈耶廣釋中說。「若無誠意防護之心。所行悔罪。唯有空言。」阿笈摩中是故於此密意問云。「後防護否。」故防護心後不更作。至爲切要。能生此心。復賴初力。第四力者。謂修歸依及菩提心。此中總之。勝者爲初發業。雖說種種淨惡之門。然具四力。即是圓滿一切對治。

惡淨之理者。謂諸能感於惡趣中極大苦因。或令變爲感微苦因。或生惡趣。然不領受諸惡趣苦。或於現身稍受頭痛。即得清淨。如是諸應長時受者。或爲短期。或全不受。此復是由淨修之人力之大小。四力對治。圓不圓具。勢猛不猛。及時相續恆促等門。故無定準。諸契經中及毘奈耶皆說。「諸業縱百劫不亡。」意謂未修四力對治。若如所說而以四力對治淨修。雖順定受。亦說能淨。八千頌大疏中云。「謂若凡是近對治品。可損減法。彼由成就有力對治。能畢竟盡如金穢等。正法障等一切皆是如所說法。由此正理。則妄執心。所作墮處可無餘盡。諸經說云。「諸業雖百劫」等者。應知是說。若不修習能對治品。若不爾者。則違正理及違多經。說順定受。應知亦是如此所說。說不定者。雖不修習能對治品。然亦應知不定感果。」如是由悔及防護等。傷損能感異熟功能者。雖遇餘緣。亦定不能感發異熟。如是

由生邪見瞋恚摧壞善根亦復同爾。分別熾然論云：「若時善法由生邪見瞋恚虧損。或諸不善若由厭訶防護悔除。是等對治傷損其力。彼等雖得衆緣會合。然由傷損若善不善種子功能豈能有果從彼感發。由無緣合時亦遷謝。豈非從其根本拔除。如經說云：『受持正法雖其所有順定受惡亦當變爲於現法受。』又如說云：『復次諸往惡趣業此唯能感頭痛許。』設作是云：『若尚有果唯頭痛者豈是從其根本拔耶。』諸惡業果無餘圓滿謂當感受那落迦苦若尚不受那落迦中諸輕微苦豈非即從根本拔除。於此略起頭痛等故豈是本來原無果報。」雖未獲得真能對治壞煩惱種。然由違緣令傷損故縱遇衆緣亦不感果。內外因果多是如是。故雖勤修衆多善法若不防護瞋恚心等壞善之因則如前說。故須勵力防護瞋等精勤修習不善還出。

若能盡淨有力之業云何經說唯除先業所有異熟。謂感冒等異熟之時現在對治難以淨除。若在因位尚未感果則易遮止。密意於此故如上說。無有過失。分別熾然論云：「設作是云。若諸惡罪至極永盡云何說除先業異熟耶。意謂已受生盲一目缺足顛跛及啞聾等自性因果故作是說。何以故。以諸業果若已轉成異熟位體非有功能令其徧盡。若因位

思。正造作者。獲得所餘思差別力。能令永盡。猶如開示指鬘。未生怨。娑嚩迦。殺父及無憂等。設作是云。未生怨王及殺母等。若已生起所餘善思。何故其業未得永盡。生無間耶。是爲令於所有業果。發信解故。現示感生諸無間等。非是未能。無餘永盡所有諸業。如擊綵球。隨擊而躍。生彼即脫。雖那洛迦火燄等事。亦未能觸。由是則成。最極拔除諸惡根本。亦非諸業全無果報。」

補特伽羅差別一類。不決定者。三摩地王經說。「勇授大王。殺華月嚴。遂起追悔。爲建塔廟。經九十五俱胝千歲。廣興供養。一日三時。悔除罪惡。善護尸羅。然壽沒後。生無間中。經六十二阿庾他俱胝劫。受盲目等無邊衆苦。」雖則如是。然其悔罪非爲唐捐。若不悔除。須受極重恆常大苦。尤過彼故。

又由悔護清淨無餘。然從最初無罪染之清淨。及由悔除清淨之二。有大差殊。猶如菩薩地中所說。犯根本罪。雖可重受菩薩律儀。而能還出。然於此生。決定不能獲得初地。攝研磨經亦云。「世尊。設若有一。由近惡友增上力故。造作如此誹謗正法。世尊爾時如何能脫此罪。作是請已。世尊告妙吉祥童子云。曼殊室利。設七年中。一日三時於罪悔罪。後乃清淨。

其後至少須經十劫。始能得忍。」此說諸惡雖已清淨。然得忍位。任如何速。須經十劫。是故無餘清淨之義。謂是能感非悅。意果無餘永淨。起道證等。極爲遙遠。故應勵力。令初無犯。是故聖者。於微小罪。雖爲命故。不故知轉。若懺悔淨。與初無犯。二無差別。是則無須如是行故。即如世間。亦可現見。傷手足等。雖可治療。然終不如初未傷損。

如是勵力。如集法論云。「若作諸惡未修福。誤失正法得非法。具惡業人死怖畏。如於大海散朽船。若已修福未作惡。行諸善士妙法軌。此則終無死亡怖。如乘固船登彼岸。」莫依前作。應如後行。此復若說衆多應理言辭。而放逸轉。義利微劣。若有僅知微少法義。然隨所知正行。取捨義利殊大。集法句云。「若人宣多如理語。放逸而不如是行。譬如牧人數他畜。彼非能得沙門分。設雖少說如理語。然能正行法隨法。及能遠離貪瞋癡。此等能得沙門分。苾芻樂防愼。深畏諸放逸。自導出惡趣。如象出淤泥。苾芻樂防愼。深畏諸放逸。能抖一切惡。如風吹樹葉。」如是親友書亦云。「若希善趣諸解脫。願多修習於正見。若人邪見雖妙行。一切皆具苦異熟。」此於緣起二業因果。正觀見者。乃是能成一切諸乘。及辦一切士夫義利。必不容少根本依處。故應多閱前文所說。及念住經。賢愚因緣。百業。百喻。及毘奈耶。阿

笈摩中。諸多因緣。並諸餘典。令起猛利恆常定解。應當持爲極扼要義。

第二生此意樂之量者。謂先有無僞。希求現世。其求後世。唯虛言辭。即換其位。令成希求後世爲主。現在爲副。則爲生起。然須令堅固。故此生已。仍須勵力善爲修習。

第三除遣於此邪分別者。謂有一類。以佛經說。悉應背棄生死所有一切圓滿。爲錯誤事。作是念云。身受用等諸圓滿事。增上生者。皆是生死。發求此心。不應道理。然所求中略有二類。謂於現位。須應希求。及是究竟所應希求。生死之中。身等圓滿。希解脫者。於現法中。亦須希求。以由展轉漸受此身。後邊乃得決定勝故。非凡所有身及受用。眷屬圓滿。增上生事。一切皆是生死所攝。以其身等圓滿究竟。即佛色身。圓滿佛土。佛眷屬故。故莊嚴經論於此密意說云。「增上生謂受用身。圓滿眷屬勤圓滿。」此說由前四度。成辦增上生。又多教典。說由此等成色身故。是故修種智者。經極長時。修諸極多。諸極殊勝。戒施忍等。亦是希求彼等妙果。最極殊勝身等勝生。成辦究竟決定勝者。謂如入行論云。「由依人身舟。度脫大苦海。」是須依止。以人所表善趣之身。度諸有海。趣妙種智。此復須經多生。故能辦此身勝因。尸羅。是道之根本。

若善趣身而不圓滿一切德相。僅能成就一少分德。雖修諸道進程微少。故定須一最圓滿者。此中護求寂等未圓學處。猶非滿足。故須勵力。護苾芻等圓滿學處。

有作是說。護持尸羅。若是爲辦諸善趣者。則近事等亦能獲得。何須艱難。義利微少。諸苾芻等。又餘衆云。若別解脫所有要義。是爲獲得阿羅漢故。然苾芻者。未滿二十。則不堪受。近住之身。亦有能得阿羅漢者。應讚其身。難行少義。苾芻何爲。應當知此是全未知聖教扼要。極大亂言。應以下下律儀爲依。受上上者。委重護持圓滿學處。已說於共下士道次。淨修心訖。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五終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六

敬禮勝尊具大悲者足。

如是隨念當死及思死後墮惡趣之道理。能令其心厭捨現世。於後善趣發生希求。次由共同皈依及由定解黑白業果。勵力斷惡修善。則能獲得善趣妙位。然非以此便生喜足。是令發起共下士之意樂及發共中士之意樂。厭捨生死一切事已。依此因緣而發大菩提心。引入上士。故於此中。須修中士之意樂。所謂雖得人天勝位。然仍未能出於行苦。若即於此執爲樂性。實爲顛倒。故於真實全無安樂。其後定當墮諸惡趣邊際惡故。譬如有一無間定當墮於懸險。現於險崖暫爲休息。入行論云。「數數來善趣。數受諸安樂。死後墮惡趣。常受極大苦。」弟子書中亦云。「諸常轉入生死輪。而於暫憇思爲樂。彼定無主漸百返。漂流等非等諸趣。」故於善趣亦當厭患。猶如惡趣。四百論云。「諸智畏善趣。等同奈洛迦。不畏三有者。此中徧皆無。」攝功德寶中亦云。「諸具貪生死意恆流轉。」弟子書中亦云。「如如於諸趣中起樂想。如是如是癡闇極重厚。如如於諸趣中起苦想。如是如是癡闇極微薄。

如如修習淨相極增長。如是如是貪欲極熾然。如如修習不淨極增長。如是如是貪欲極殄息。」此說從無始來。執著三有盛事爲樂。增益串習諸淨妙相。能治此者。若修苦性及不淨相彼等便息。若不修習便增癡貪。轉諸有輪。故修諸有過患爲要。

中士道次修心分四。^一正修意樂。^二彼生起之量。^三除遣於此邪執分別。^四決擇能趣解脫道性。初中分二。明求解脫之心。^一發此之方便。^二今初

言解脫者。謂脫諸縛。此復業及煩惱。謂於生死是能繫縛。即由此二增上力故。若依界判。欲界等三。以趣分別。謂天趣等或五或六。依生處門。謂胎等四。即於其中結蘊相續。是繫縛之體性。故從此脫。即名解脫。欲求得此。即是希求解脫之心。又此解脫。非爲惑業諸行生已息滅。以諸生法。於第二時定不安住。不待修習能治等緣。則不須勵力。一切解脫便成過失。故若未生對治。當於未來結生相續。由其發起對治力故。結生相續即便止息。

第二發此之方便者。譬如欲得止息渴苦。由於渴逼。見非愛相。如是欲得諸取蘊苦寂滅解脫。亦由觀見取蘊苦性所有過患。故若未修三有過患。於彼發起欲捨之心。則於苦滅不起欲得。四百論云。「誰於此無厭。彼豈敬寂靜。如貪着自家。難出此三有。」

希求解脫方便分二。^一由於苦集門中思惟。^二由於十二緣起思惟。初中分二。^一思惟苦諦生死過患。^二思惟集諦流轉次第。初中分二。^一顯示四諦先說苦諦之意趣。^三正修苦諦。今初

集諦爲因。苦諦是彼之果。故集是先。果應是後。何故世尊不順彼義之次第而作是說。諸苾芻。此是苦聖諦。此是集聖諦耶。大師於此違因果次第而宣說者。以有至大修持扼要。故無過失。此復云何。謂諸所化。若於生死自先未發無倒希求解脫之心。根本斷絕。彼於解脫云何能導。以諸所化無明闇覆。於諸苦性生死圓滿。執爲安樂。顛倒所誑。如四百論云。「此大苦海中。悉無諸邊岸。愚人沉此中。云何不生畏。」先須爲說此實是苦。非有安樂。說多苦相。令起厭離。是故於初先說苦諦。此後自見墮於苦海。則於苦海欲求脫離。便見其苦必須滅除。此復了知。未止其因。苦終不滅。便念其因復爲何等。由此始能了知集諦。是故集諦於苦後說。次知生死衆苦。皆由有漏業生。其業復由煩惱發起。煩惱根本是爲我執。便知集諦。若見我執亦能止滅。誓願現證滅苦之滅。故於集後宣說滅諦。若爾開示苦諦之後。即於解脫發生希求。苦諦之後應說滅諦。答云。無過。爾時雖有欲解脫心。欣得寂滅衆苦之滅。然猶未明衆苦之因。未見其因定能遮止。故於解脫。不能定執爲所應得。定當證滅。如是若

執定當證滅。定當解脫。便念何爲趣解脫道。趣向道諦。是故道諦最後宣說。如是亦如相續本母云。「如病應知斷病因。當得樂住應依藥。苦因彼滅如是道。應知應斷應證修。」如是四諦。大小乘中皆數宣說。是爲善逝總攝生死流轉。生死還滅諸扼要處。故修解脫極爲切要。亦是修行大嚧柁南。故須如是次第引導學者。若未真實思惟苦諦。厭捨生死。則求解脫亦唯虛言。隨其所作悉成集諦。若未思集。善知惑業生死根本。猶如射箭未見鵠的。是即斷截正道扼要。遂於非脫三有之道妄執爲是。勞而無果。若未能知應斷之苦集。則亦不明靜苦之解脫。故欲求解脫。亦唯增上慢耳。

第二正修苦分二。^一思惟生死總苦。^二思惟別苦。初中分三。^一思惟八苦。^二思惟六苦。^三思惟三苦。今初

如親友書云。「仁和應厭於生死。欲乏死病及老等。無量衆苦出生處。」應如是修。此中修習厭生死者。謂思惟彼是衆苦根源。苦者。謂已顯說欲乏等四。等字攝四。共爲八種。此八種苦。是薄伽梵於多經中。明苦諦時數所宣說。

修共中士一切所緣法類。如共下時所說共法。此亦應取。諸不共之修事。若有慧力。如

下所寫皆當善修。若慧劣弱，可暫捨置所引教文，唯當修習應時義體。此等雖是思擇而修，然除應修諸所緣外，餘善不善無記等上，悉不應散。當於所緣遮心掉等，亦莫令隨昏睡沈沒增上而轉。當令其識極爲明淨，漸次修習。入行論云：「雖長夜修行，念誦苦行等，若心散亂修，佛說無義利。」此說一切散亂善行，其果微少。又修信大乘經云：「善男子，由此異門，說諸菩薩，隨其所有信解大乘，大乘出生，當知一切皆是由其不散亂心。正思法義之所出生。」此中不散亂心者，謂除善所緣，不向餘散法及義者，謂文及義。正思惟者，謂以觀慧觀察思擇。由此顯示隨修一切功德之法，皆須此二。故說引發三乘一切功德，皆須二事：一除善所緣心不餘散，專一而住眞奢摩他，或其隨順；二善觀察善所緣境，如所有性盡所有性，毘鉢舍那，或其隨順。如是亦如解深密經云：「慈氏，若諸聲聞，或諸菩薩，或諸如來，所有世間及出世間一切善法，當知皆是此奢摩他，毘鉢舍那所得之果。」此中若無眞實止觀及隨順二，則三乘一切功德，非定皆是止觀之果。

如是八苦之中，初思惟生苦分五。衆苦所隨故，生爲苦者，謂諸有情那洛迦中，及諸一向唯苦餓鬼，並諸胎生卵生，如是四類，於初生時，便有無量猛利苦受，隨逐而生。粗重所隨

故生爲苦者。謂三界一切諸行。爲煩惱品粗重所隨。無堪能性。不自在轉。三界有情諸行生起。皆爲煩惱品類粗重隨逐。總之由有生住增長。煩惱種子隨逐流轉。故無堪能安住善事。亦不如欲自在而轉。衆苦所依故生爲苦者。謂於三界既受生已。由此因緣。便能增長老病死等。無邊衆苦。煩惱所依故生爲苦者。謂於生死既受生已。便於貪境瞋境癡境發生三毒。由此能令身心苦惱不靜。不安樂住。謂諸煩惱。由種種門逼惱身心。不隨所欲離別法性。故生苦者。謂一切生最後邊際咸不出死。此非所愛。此復能令唯受衆苦。故應思惟如是生時。衆苦俱生。粗重俱生。生復能引衰老病等煩惱死亡。此亦能令受苦道理。

特住胎時受何苦者。如弟子書云。「極猛臭穢極逼切。最狹黑闇徧蔽覆。住胎猶入那洛迦。身屈備受極重苦。」此諸文義。如入胎經云。「無量不淨。周徧充滿。多千蟲類之所依處。具足最極臭穢二門。具足非一骨鑠穴孔。復有便利清腦腦膜髓等不淨。生藏之下熟藏之上。面向脊骨背對腹皮。於月月中。出諸血相以之資養。母食食時。以二齒鬚細嚼吞下。其所吞食。下以口穢津涎浸爛。上爲腦膜之所纏裹。猶如變吐。所有食味。從母腹中入自臍孔。而爲資長。漸成羯羅藍。頰部陀。閉尸健南。手足微動。體相漸現。手足面等胎衣纏裹。猶如糞

穢。生臭變臭。猛暴黑闇。不淨坑中。上下遊轉。以諸苦酸粗鹹辣淡。猶如火炭。食味所觸。猶如蒼蠅。以不淨汁而爲資養。如墜不淨。臭穢熾然。淤泥之中。命根非堅。又母身內所有火力。煎炙徧炙。極徧煎炙。燒熱徧熱。極徧燒熱。燒然徧然。極徧燒然。受諸猛利粗惡難忍。非所悅意。極大苦受。如如其母轉動。徧動極徧轉動。如是如是。如被五縛。亦如投擲。燒煨坑中。受諸猛利粗惡難忍。非所悅意。難以爲喻。極大苦受。一如是其母。若受飲食太多太少。及食太膩太乾太冷太熱。鹹淡苦酸及太甘辛。若行欲行。若太急走。若跳若倒。若住火前。或蹲居坐。亦說於胎起大痛苦。生藏上壓熟藏下刺。如被五縛插之尖標。從胎產時及產出時。所有衆苦。亦如弟子書云。『此漸如硬壓油具。壓迫其次方得生。然未爾時即捨命。唯是受苦業力强。住不淨中顛倒身。濕爛裹胎極臭穢。猛逼切痛如潰瘡。猶如變吐宿念捨。』此諸文義。如入胎經云。『次彼漸生一切肢節。從其糞廁腐爛滴墜。不淨暴惡生臭變臭。黑闇可怖。糞尿熏粘。臭氣垢穢。血水常流。瘡門之中。由其先業異熟生風。吹足向上。令頭向下。兩手縮屈。被二骨輪。逼迫徧迫。周徧逼迫。由諸粗猛難忍。非悅。最大苦受。令其身分悉皆青瘀。猶如初瘡。難可觸著。身一切根悉皆楚痛。極穢胎垢徧粘其身。由乾渴故。令其唇喉及以心臟悉皆枯燥。住

此迫迨難忍苦處。此由因緣增上。宿業異熟生風吹促至極艱辛。始得產出。生已無間。被外風觸如割塗灰。手衣觸時如利劍割。當受粗猛難忍非悅極大苦受。」又說如牛剝皮。被蟲所食。及如癩人徧身潰爛。加諸鞭撻極受楚切。又產已無間。取懷抱等及寒熱觸。亦當受諸粗猛難忍非悅意苦。八苦之中。特於此初及於最後。須慍重修。故如前說。當以觀慧數數觀察。而善修習。

思惟老苦分五。盛色衰退者。謂腰曲如弓。頭白如艾。額如砧板。皺紋充滿。由如是等。衰其容貌。令成非愛。氣力衰退者。謂於坐時。如袋斷索。起如拔樹。語言遲鈍。行步緩慢等。諸根衰退者。謂眼等不能明見色等。重忘念等。減念力等。受用境界衰退者。謂受飲食等。極難消化。又無堪能受諸欲塵。壽量衰退苦者。謂壽多減盡。速趣於死。應當數數思惟此等。廣大遊戲經中亦云。「由老令老壞少壯。猶如大樹被雷擊。由老令耄朽屋畏。能仁快說老出離。諸男女衆由老枯。如猛風摧娑羅林。老奪精進及勇勢。譬如士夫陷淤泥。老令妙色成醜陋。老奪威德奪勢力。老奪安樂作毀訾。老奪光澤而令死。」懂哦瓦云。「死苦雖重。而時短促。此老最重。」迦瑪瓦云。「老漸漸至。故稍可忍。若一時頓至。實無能忍之方便。」

思惟病苦分五。身性變壞者。謂身肉銷瘦。皮膚乾枯等。增長憂苦多住憂苦者。謂身中水等諸界。分不平均增減錯亂。身生逼惱。心起憂痛而度晝夜。不能受用悅意境界者。謂若有云。諸可意境於病有損。雖欲享受而不自在。如是諸威儀道亦多不能隨欲。諸非可意境界受用。雖非所欲須強受用者。謂諸非悅飲食藥等。須強飲用。如是火炙及刀割等諸粗苦事。皆須習近。速離命根者。謂見病難治。便生痛苦。當於此等審細思惟。廣大遊戲經云。「多百種病及病苦。如人逐鹿逼衆生。當觀老病壞衆生。惟願速說苦出離。譬如冬季大風雪。草木林藥奪光榮。如是病奪衆生榮。衰損諸根及色力。令盡財穀及大藏。病常輕蔑諸衆生。作諸損惱瞋諸愛。周徧炎熱如空日。」

思惟死苦分五。謂捨離圓滿可愛財位。捨離圓滿可愛親族。捨離圓滿可愛朋翼。捨離圓滿可愛身體。死時當受猛利憂苦。乃至意未厭此諸苦。當數思惟。前四爲苦之理者。謂見當離此四圓滿而發憂苦。廣大遊戲經亦云。「若死若沒死沒時。永離親愛諸衆生。不還非可重會遇。如樹落葉同逝水。死令王者無自在。死劫猶如水漂木。獨去無伴無二人。自業果無自在。死擒多百諸含靈。如海鯨吞諸衆生。猶龍金翅象遇獅。同草木聚遭猛火。」

思惟怨憎會苦分五。謂如遇怨敵。便生憂苦。畏其制罰。怖畏惡名。遭非讚頌。畏苦惱死。違正法故。畏懼死後。墮諸惡趣。當思此等。

思惟愛別離苦分五。謂若捨離最愛親等。由此令心發生憂感。語生愁歎。身生擾惱。念彼功德。思戀因緣。令意熱惱。應受用等有所缺乏。當思此等。

思惟所欲求不得苦分五。如愛別離。求不得者。謂務農業秋實不成。及營商賈未獲利等。由於所欲勵力追求而未得故。灰心憂苦。

思惟宣說五種取蘊總爲苦義分五。謂是當成衆苦之器。及依已成衆苦之器。是苦苦器。是壞苦器。是行苦器。於此諸苦當數思惟。其中初者。謂依受此取蘊。能引來生以後衆苦。第二謂依已成之蘊。爲老病等之所依止。第三第四。謂彼二苦粗重隨逐。能生彼二。第五謂初成取蘊。即便生爲行苦自性。以一切行爲宿惑業。他自在轉。是行苦故。於三苦時。此當詳說。若於生死取蘊自性。未能發起真實厭離。則其真實求解脫心。無發生處。於諸有情流轉生死。亦無方便能起大悲。故隨轉趣大小何乘。然此意樂極爲切要。發生此者。亦隨當從無垢聖語。如量解釋。先正尋求清淨了解。次須長時觀擇修習。引發其心猛利變動。故薄伽梵

令知苦諦生死過患。宣說八苦。所有密意。如聖無著極善決擇而爲宣釋。如博朵瓦云。「於六趣中。隨生何趣。其後發生病痛死等。衆苦惱者。是病者病。是死者死。非彼不應。忽爾而起。是生死相。或生死性。住生死時。必不能越。我等於此。若起厭離。須斷其生。此須斷因。」當於前說。生老病死等已生衆苦。如是思惟。

第二思惟六苦者。親友書釋宣說七苦。其最後者是別過患。故於此中當思六種。其中無定過患者。謂於生死流轉之時。父母等親。於他生中轉爲怨敵。諸怨敵等轉成親屬。如是父轉爲子。子轉爲父。母轉爲妻。妻轉爲母等。唯是次第展轉流轉。是故全無可憑信處。親友書云。「父轉爲子。母爲妻。怨仇衆生轉爲親。及其返此而死歿。故於生死全無定。」即現法中亦復展轉。互爲親怨。如妙臂經云。「有時怨敵轉爲親。親愛如是亦爲怨。如是一類爲中庸。即諸中庸復爲怨。如是亦復爲親愛。具慧了知終莫貪。於親當止愛分別。於心善法安樂住。」如是修習。破於親怨分別黨類而起貪瞋。觀生死法。任何全無安心之處。應起厭離。

無飽足過患者。如云。「一一曾飲諸乳汁。過於四海於今後。隨異生性流轉者。尙須多飲過於彼。」謂當思惟一一有情。飲母乳酪昔飲幾許。今後若不學解脫道。當飲幾何。此是

略喻。更當思惟生死之中。盛事苦事。無所未經。令心厭離。

若謂受樂令意滿足。然三有樂。任受幾多。非但無飽。後後轉復增長貪愛。由此長夜馳騁生死。經無量劫。受諸至極難忍大苦。然其安樂不及一分。如親友書云。「如諸癩人爲蟲癢。爲安樂故。雖近火。然不能息應了知。貪著諸欲亦如是。」攝波羅蜜多論云。「獲得此安樂。猶如一日享。多累仍不足。重疾莫過此。」弟子書亦云。「豈有百返未經趣。豈有昔未多受樂。未得吉祥如白拂。豈有是事反增貪。豈有昔未多經苦。眾生無欲能飽滿。無有情腹未曾臥。然何生死不離貪。」應如是思。又如除憂經說而思。極能厭離。如云。「數於地獄中。所飲諸烱銅。雖大海中水。非有爾許量。生諸犬豕中。所食諸不淨。其量極超過。須彌山王量。又於生死中。由離諸親友。所泣諸淚滴。非海能爲器。由互相鬥諍。積所截頭首。如是高聳量。出過梵世間。爲蟲極飢虛。所噉諸土糞。於大乳海中。充滿極高盛。」如是又如華嚴經云。「汝應憶念爲諸欲。徒耗諸身。前邊際。今求菩提具禁戒。由禁於此摧諸欲。汝應憶念爲諸欲。徒耗諸身。前邊際。未能承事恆沙佛。未從佛聞如是語。」謂盡所得三有盛事。悉皆欺誑。領受無量無義大苦。如前唐捐無量色身。皆當憶念。若後仍不策勵勤修。更當如是。思惟此理。令起厭離。謹哦瓦云。「覺嚙敦巴從無始來。曾受何身。然皆未修大乘法。猶如今日。故須策

勵。」又如桑樸瓦云。「此生死中須多仰覆。此於心中實覺不安。」乃至未能起心如此。須勤思惟。縱起亦當恆常修習。

數數捨身過患者如云。「一身體諸骨聚。超過幾多須彌峯。」謂一一有情受身之骨。若不爛壞。多於須彌。

數數結生過患者如云。「雖將地丸如柏子。數母邊際未能盡。」昔諸先覺解釋此義。謂一有情爲母之量。此非正義。即此釋中引經文云。「諸苾芻。譬如有人。從此大地執取諸丸。量如柏子。作是數云。『此是我母。此是我母之母。』而下其丸。諸苾芻。此大地泥速可窮盡。然諸人母展轉非爾。」是顯自母及彼母等母。輾轉次第。此論亦說母邊際故。此成厭患因之理者。如四百論云。「若時雖一果。初因非可見。見一亦增多。爾時何不畏。」其釋亦云。「此顯由諸難可度量稠林相續。令極難行生死大野。常應厭患。隨順於此。當如理修。」如此當知。

數數高下過患者如云。「既成百施世應供。業增上故復墮地。既滿轉輪聖王已。復於生死爲奴婢。天趣天女乳腰柔。長受安樂妙觸已。後墮地獄鐵輪中。當受粗磨割裂觸。長時安住須彌頂。安足陷下受安樂。後遊糖煨屍泥中。當念眾苦極難忍。天女隨逐受歡喜。遊戲

端妙歡喜園。後當住止劍葉林。獲割耳鼻。刖手足。天女殊妙如金蓮。共同游泳徐流池。後墮地獄當趣入。難忍灰水無極河。雖得天界大欲樂。及諸梵天離欲樂。後墮無間爲火薪。忍受衆苦無間絕。得爲日月自身光。照耀一切諸世間。後往極黑陰闇處。自手伸舒亦莫覩。」磨等三鐵輪者。如其次第。謂於衆合。黑繩。燒熱三中而有。天女隨逐者。謂爲天女之所依附。天界欲樂者。謂忉利以上欲天所有。日月光者。是如世間共許而說。未分能依及所依處。若分別說。乃是彼二宮殿之光。此等爲喻。當思一切從高墮下所有道理。厭患三有。以其三有一切盛事。最後邊際。衰所攝故。此如調伏阿笈摩云。「積集皆銷散。崇高必墮落。合會終別離。有命咸歸死。」

無伴過患者。如云。「若能了知如是過。願取三福燈光明。獨自當趣雖日月。難破無邊黑闇中。」了知過者。謂當了知如前所說。須如是死。願取福光。三種福者。謂三門善事。或施所生等三種善事。無邊黑闇者。謂無明黑闇。無伴而趣者。如入行論云。「獨生此一身。俱生諸骨肉。壞時尚各散。何況餘親友。生時獨自生。死時還獨死。他不取苦分。何須作障親。」如是六苦總攝爲三。謂於生死中。無保信處。受彼安樂。終無飽期。無始而轉。初中有四。一於所

得身不可保信者。謂身數數捨。二作諸前益不可保信者。謂無決定。三於得盛事不可保信者。謂高下變易。四於諸共住不可保信者。謂無伴而往。第三者謂數數結生。展轉受生不見邊際。如是總攝亦當思惟。

第三修三苦者。謂譬如極熱或瘡或癰。若於其上灑以冷水。似爲安樂。於生死中所有樂受。若壞滅時。還起衆苦。故名壞苦。此復非唯其受。即此相應。餘心心所及爲所緣諸有漏境。皆是壞苦。又如熱癰逼切。觸熱水等變異觸時。起極楚痛。如是當知苦受。隨纔生起。便能觸惱或身或心。故名苦苦。譬如腎痛。此復如前。非唯其受。又如熱癰。俱未觸會二觸之時。有漏捨受。爲諸粗重之所隨逐。故名行苦。此亦如前。非唯其受。此由先業煩惱自在而轉。故名爲苦。及爲能發後煩惱種。所隨逐故。名爲徧行粗重所隨。如是若起樂受。貪欲增長。若起苦受。瞋恚增長。苦樂俱非隨粗重身。則於無常執爲常等。愚癡增長。其中貪欲能感當來於五趣中生等衆苦。瞋於現法起憂感等。於後法中感惡趣苦。癡於前二所感二苦隨逐不捨。故於樂受。應觀爲苦滅除貪欲。於諸苦受。應作是思。此蘊即是衆苦因緣。苦從此生。猶如毒箭。滅除瞋恚。於諸捨受。應觀無常銷滅爲性。滅除愚癡。不於三受爲三毒因。此如瑜伽師地及

攝決擇意趣而說。如負重擔。隨其重擔當負幾久。便有爾許不樂。取蘊重擔亦爾。乃至執持爾時受苦。以此蘊中有苦煩惱粗重安住。故爲行苦。既有此已。雖於現在苦受未生。然其無間由種種門能起衆苦。故此行苦。徧一切苦及是所餘二苦根本。故應於此多修厭離。

又能增貪現前樂受。多是於苦漸息滅位妄起樂覺。全無不待除苦所顯自性之樂。譬如太走爲苦。略爲住息遂生樂覺。現見此是先生大苦。漸息滅時樂漸次起。故非性樂。若太久坐。仍復如前。生衆苦故。若是性樂之因者。應如苦因。隨其習近。其苦漸增。如是習近行住坐臥。飲食日陰等。亦應隨其幾久習近。便有爾許安樂漸起。現見太久唯生苦故。如是亦如入胎經云。「難陀。行住坐臥諸威儀中。應當了知別別是苦。諸靜慮師。應觀彼彼威儀自性。若行度日。不住不坐不臥。彼則於行。唯別受苦。別別領受猛性粗性。難可忍性。非悅意性。非於其行。起安樂想。」餘三威儀亦如是說。「難陀。然由彼彼威儀之苦。暫間斷故。遂於餘餘新生衆苦。妄起樂想。難陀。生唯苦生。滅唯苦滅。生唯行生。滅唯行滅。」四百論亦云。「如安樂增長。現見反成苦。如是苦增長。然非可轉樂。」

第二思惟別苦有六。三惡趣苦已如前說。人苦者。謂飢渴寒熱。不可意觸。追求勞苦。復

有生老病死等七。如前當知。又如資糧論云。「惡趣苦無餘。人中亦現有。苦逼等地獄。貧如琰魔世。此中旁生苦。強力於羸弱。制罰及損害。相續如暴流。有因貧乏起。餘從不足生。追求難忍苦。一切謀略殺。」四百論云。「勝者爲意苦。庸流從身生。二苦日日中。能壞此世間。」非天苦者。如親友書云。「諸非天中。意苦重。由其性瞋天德故。此等由其趣性障。具慧不能見聖諦。」此由不忍。嫉天富樂。令意熱惱。由此因緣。與天鬥諍。受割裂等傷身衆苦。此等雖具智慧。然由異熟障故。於彼身中。不堪見諦。念住經說此爲旁生。瑜伽師地論說爲天趣。

思惟天苦分二。一欲天三苦。二上二界粗重苦。今初

初死墮苦中有二。死歿苦者。如云。「諸天趣樂雖極大。然其死苦大於彼。如是思已。諸智者。莫愛有盡天趣樂。」謂較昔受天欲生樂。將臨歿時。五死相現。所起痛苦。極重於彼。五死相者。即如彼云。「身色變爲不可愛。不樂本座。華鬘萎。衣服垢染。身出汗。是於先時所不出。天趣報死五死相。起於住天界諸天。等同地上諸人中。傳報當死諸死相。」墮下處苦者。如云。「從天世間死歿已。設若全無少餘善。彼無自在往旁生。餓鬼地獄隨一處。」悚慄苦

者。謂由有成就廣大福聚及上妙五欲天子生時。諸薄福天子。見已惶怖。由此因緣受大憂苦。斫裂殺害苦者。謂天與非天鬥諍之時。受斷支節。破裂其身及殺害苦。若斷其頭。即便殞歿。傷身斷節。續還如故。驅擯者。謂諸具足強力諸天。纔一發憤。諸劣天子。便被驅擯出其自宮。又如資糧論云。「所有受欲天。彼亦無樂心。遭欲貪熾然。內火而燒煮。若諸心散亂。彼豈有安樂。非於無散心。刹那能自在。散逸擾亂性。終不能寂滅。等同有薪火。徧受大風吹。」又云。「如病愈未久。食所不宜食。」

色及無色上界諸天。雖無此諸苦。然煩惱隨逐。有諸障礙。於死於住悉無自在。故彼亦由粗重爲苦。又如資糧論云。「色無色諸天。超越於苦苦。以定樂爲性。住劫不傾動。然非畢竟脫。從彼仍當墮。似已得超越。惡趣苦暴流。雖勵不久住。等同空飛鳥。如童子力射箭。墮落爲邊際。如久然諸燈。刹那刹那壞。諸行變壞苦。仍當極侵惱。」

如是思惟五趣六趣。總別諸苦。厭患生死。意欲出離。便當觀察其因。念云如是生死以何爲因。

第二由集諦門思惟流轉生死次第分三。^一煩惱發生之理。^二彼集業之理。^三死沒及結生之理。

今初

成辦生死之因。雖俱須惑業。然以煩惱而爲上首。若無煩惱。雖有宿業超諸量數。然如種子。若無潤澤及其土等。定不發芽。如是諸業缺俱有緣。亦定不能發苦芽故。又若有煩惱。縱無宿業。無間新集。取後有故。如是亦如釋量論云。「超度諸有愛。非餘業能引。滅盡俱有故。」又云。「若有愛。仍當出生故。」是故開示煩惱對治極爲重要。此復賴於先知煩惱。故於煩惱。應當善巧。

此中分四。^一正明煩惱。^二如何生起之次第。^三煩惱之因。^四煩惱過患。

今初

煩惱總相者。如集論云。「若有法生。即便生起。極不靜相。由彼生故。令心相續。極不靜起。是煩惱相。」謂若何生。令心相續。極不寂靜。

各別相中有十煩惱。貪者。謂緣內外可意淨境。隨逐耽著。如油著布。難以洗除。此亦耽戀自所緣境。與彼所緣難以分離。瞋者。謂緣諸有情及苦。苦具。謂刀杖荊刺等。發恚惱心。發粗猛心。於彼諸境思作無義。慢者。謂依止薩迦耶見。緣內外之高下好惡。令心高舉。高相隨轉。無明者。謂於四諦業果。三寶自性。心不明了。染污無知。疑者。謂緣諦等三法。念其有耶無

耶。是耶非耶。壞聚見者。謂緣取蘊。計我我所。染慧爲性。我我所見。其中壞是無常。聚是衆多。爲欲顯此所見之事。唯是無常。非一之法。全無常一補特伽羅。故爲立名曰壞聚見。邊執見者。謂緣薩迦耶見所執之我。計爲常恆。或見斷滅。無從此沒。結生當來。染慧爲性。見取者。謂緣薩迦耶見。邊見。邪見。三中隨一。及彼所依見者之蘊。執爲最勝。染慧爲性。戒禁取者。謂緣壞戒。可捨之戒。及諸行狀軌則。身語定轉。所有邪禁及緣彼等所依之蘊。見爲能淨罪惡。能解煩惱。能出生死。染慧爲性。邪見者。謂謗無前世後世及業果等。或計自在及勝性等爲衆生因。染慧爲性。此十煩惱。是如集論。瑜伽師地。釋五蘊論。所出而說。

第二如何生起次第者。如許薩迦耶見與無明異者。譬如盤繩。略降黑闇。於繩實體不能明了。於彼遂起執蛇之覺。如是障蔽明見蘊體。由無明闇誤蘊爲我。從此發生諸餘煩惱。如許彼二爲一。即薩迦耶見爲煩惱根本。此復由其薩迦耶見。執爲我已。遂即分判自他差別。如是分已。貪着自黨。瞋恚他品。緣我高舉。執我常斷。於我見等及彼相屬所有惡行。執爲第一。如是便於開示無我之大師。及師所說業果。四諦。三寶等法。邪見謂無。或復生疑。爲有爲無。是耶非耶。如釋量云。「有我知有他。執瞋自他分。與此等係屬。生一切過失。」

第三能生煩惱之因分六。所依者。謂煩惱之隨眠。所緣者。謂順生煩惱境界現前。猥雜者。謂隨學惡友非善士夫。言教者。謂聽聞邪法。串習者。謂增長煩惱昔串習力。作意者。謂妄增益愛非愛相。及於無常妄執常等非理作意。

第四過患者。謂煩惱纔生。先能令心雜染。倒取所緣。堅固隨眠。同類煩惱。令不間斷。於自於他於俱損害。於現於後於俱生罪。領受苦憂惑生等苦。遠離涅槃。退失善法。衰損受用。赴大眾中。怯懼無樂及無無畏。一切方所惡名流布。大師護法聖者呵責。臨終憂悔。死墮惡趣。不能獲得自己義利。莊嚴經論云。「煩惱壞自壞他壞淨戒。退損失利護法大師呵。鬥諍惡名他世生難處。失得未得意獲大憂苦。」入行論亦云。「瞋愛等怨敵。全無手足等。非勇智如何。彼令我如僕。安住我心中。歡樂反損我。於此忍不憤。忍非處應呵。一切天非天。設與我作敵。彼不能令入。無間大火中。此大力惑敵。若遇須彌峯。且不留灰塵。能利那擲我。如我煩惱敵。長時無始終。餘敵皆不能。至如是久遠。若隨順承事。悉爲作利樂。若親諸煩惱。返作苦損惱。」此說過患。皆當了知。又如阿蘭若師云。「斷除煩惱。須知煩惱過患。體相對治。生因。由知過患。觀爲過失。計爲怨敵。若不知過患。則不知爲怨敵。故如莊嚴經論及入行論所

說思惟。」又云、「知煩惱相者，亦須聽對法。下至當聽五蘊差別論，了知根本及隨煩惱。於心相續，若貪瞋等，隨一起時，便能認識。此即是彼。他今生起，與煩惱鬥。」須如是知。

第二彼集業之理分二：一、正明所集之業，二、如何集業之理。初中分二：一、思業，二、思已業。今

初

如集論云：「云何爲思？謂令心造作意業。於善不善及無記中，役策心爲業。」謂令自相應心，於境轉動之心所意業。第二者謂彼思發起身語之業。俱舍論云：「業謂思彼起，思即是意業。彼起身語業。」於身語業分爲二種：有表、無表。婆沙師許唯是有色。世親論師破之，許爲與身語表俱轉之思。故二種業俱說爲思。總業有三：謂善、不善、無記。此說初二。善業有二：謂有漏、無漏。此明有漏。其中復二：謂聖人相續中有，及異生相續中有。此說後者。其不善業者，謂非福業。福業者，謂欲界所攝善業。不動業者，謂色、無色地所攝有漏善業。如是亦如俱舍論云：「福欲界善業，不動從上起。」何故名爲不動業耶？謂如欲界中，應於天身成熟之業，有於人畜餓鬼之身，而得成熟，果是可動。如是上界，應於此地成熟之業，除此地外，不於餘熟，故名不動。俱舍論云：「由於彼地中，業熟不動故。」

第二集業之理者。總諸聖者。於諸善業發生增長。預流一來。亦有造集不善業者。然諸聖者。定不積集善趣惡趣引生死業。中觀論云。「生死本爲行。故智者不造。故愚爲造者。非智見性故。」世親論師亦云。「見諦無能引。」是故乃至自隨補特伽羅我執而轉。爾時容造能引之業。現證無我眞實義已。雖於生死由業煩惱增上受生。然不新造能引之業。預流一來。亦能不忍斷除我執。譬諸強力制伏羸劣。瑜伽師地論作此說故。是故造集能引生死業者。謂住大乘加行道上品。世第一法以下。一切異生。

如是若由染污無明薩迦耶見。他自在轉。三門作行殺等不善。集非福業。若行捨施守護戒等欲界善法。是集福業。若修靜慮無色地攝奢摩他等。是爲積集諸不動業。若爾於三有中一切盛事。見爲過患。希求解脫欲樂。發起修衆善業。又於無我義如理觀察。慧相應思。諸善淨業。是否集諦生死因耶。總資糧道。加行道者。雖集庸常能引之業。然由如斯意樂所起。及於無我觀慧相應諸善淨業。是後有愛能對治品。與生死本我執行相。相違而轉。故非尋常眞能引之集諦。然能隨順引後有集。故立爲集攝。如是亦如攝決擇分云。「問。若世間諸法。厭患後有。能背後有。引出世道。彼等何故集諦所攝。答。雖彼自性。厭背後有。然能隨順

後有身語意妙行。是故當知是集諦攝。」此說善思生死過患。厭離生死意樂所起。引出世道諸善淨法。爲隨順集。故當勵力。引此意樂及無我慧。

由是因緣。若未由多異門。觀察修習生死過患。於生死盛事破除貪愛。獲得對治。又未如理以正觀慧觀無我義。又離修習二菩提心。餘諸善行。唯除少數依福田力。悉是庸常集攝。轉生死輪。

又增長業分爲二類。一爲樂受義故增長。二爲捨受義故增長。初中復二。一爲受用色聲等欲塵。所生諸樂。二於外樂。厭捨貪著。爲定生樂受。而增長業。初復有二。一正緣未死以前現法樂故。造非福業。二正緣來世諸欲樂故。增長福業。正緣定生樂受者。謂集能生第三靜慮。下至初禪諸不動業。若於諸欲捨離貪著。復由樂受令意厭患。爲捨受故而作業者。謂集能生第四靜慮。乃至有頂諸不動業。此是世親論師意趣。由此正理。若普厭棄一切諸有。爲解脫故。三門行善。則能漸遠生死。漸近涅槃。

第三死歿及結生之理分五。^一死緣。^二死心。^三從何攝煖。^四死後成辦中有之理。^五次於生有受生道理。今初

壽盡死者。謂如宿業所引壽量。一切罄盡而死。是爲時死。福盡死者。謂如無資具死。未

捨不平等死者。謂如經說。壽未窮盡。有九死因緣。謂食無度量。食所不宜。不消復食。生而不吐。熟而持之。不近醫藥。不知於己。若損若益。非時非量。行非梵行。

第二死心分三。善心死者。謂由自憶。或他令憶。乃至粗想現行以來。信等善法現行於心。又行善不善補特伽羅將命終時。或自憶念。或他令憶。昔於何法多所串習。彼便力强。由此令心於彼流注。餘皆忘失。若於二事平等串習。先憶何法。便不退捨。不起餘心。又作善者。如從闇處趣向光明。臨命終時。猶如夢中。見有種種可意之色。非不可愛。安祥而逝。臨死其身無重苦受。造妙業者。解肢節苦。亦極輕微。

不善心死者。謂由自憶。或他令憶。乃至粗想現行以來。追念貪等現行不善。臨死其身受重苦受。造不善業當死之時。現受先造不善業果。所有前相。謂如夢中多怪色相。於彼顯現。如從光明趣向闇處。諸造上品不善業者。由見彼等不可愛相。身毛恐豎。手足紛亂。遂失便穢。捫摸虛空。翻睛咀沫。此等相現。若造中品不善。彼諸相中有現不現。設有不俱。作惡業者。解肢節苦。最極尤重。又解肢節。除天。那落迦。所餘生處。一切皆有。又一切人臨命終時。乃至未到昏昧想位。長夜所習。我愛現行。復由我愛增上力故。謂我當無。便愛自身。此即能成。

中有之因。此中預流及一來者。雖其我愛亦復現行。然慧觀察制而不著。譬如強力制伏羸劣。諸不還者我愛不行。

無記心死者。謂行善不善者或未行者。自未能念此二種事。無他令憶。此臨終時俱離苦樂。善心死者。是於有粗想時。若細想行時。善心即捨。住無記心。彼於爾時。於曾習善亦不能憶。他亦不能令其憶念。不善亦爾。故細想行時。一切死心。皆是無記。俱舍釋說。「善不善心行相明了。不能隨順當斷死心。」

第三。從何攝煖者。造不善者。識於所依從上分捨。上分先冷。乃至心處。造善業者。自下分捨。下分先冷。二者俱從心處識捨。識最初託精血之中。即爲肉心。最後捨處即最初託。如是先從上身攝煖至心。或從下分收煖至心。次雖未說。從下或上。亦攝至心。然當類知。

第四。死後成辦中有之理者。如前所說識從何捨。即於彼處。無間而成。死與中有。如秤低昂。依二種因。謂我愛已生故。無始樂著戲論已熏習故。善不善業已熏習故。又此中有。眼等諸根悉皆完具。當生何趣。即彼身形。乃至未受生有以來。眼無障礙。猶如天眼。身無障礙。如具神通。俱舍亦云。「爲當本有形。此謂死以前。生利那以後。同類淨眼見。具業神通力。根

全無障礙。不轉爲尋香。」此說中有是同類見。及修所得離過天眼能見。成辦何趣中有。次定不可轉趣餘生。集論中說容有轉改。本有者。俱舍論中總說四有。死已未生是爲中有。當正受生初。一剎那是爲生有。從此第二剎那乃至死有最後剎那以前。是爲本有。臨終最後剎那是爲死有。此望將來受生之死有。是其本有。有誤解此說爲前生身形。又有見說是後形故。說三日半爲前生形。次三日半爲後生形。此說全無清淨依據。唯增益執。瑜伽論說識不住故。於前世身不起欲樂。故有說云。見前世身而生憂苦。亦屬增益。造不善者所得中有。如黑羶光或陰闇夜。作善中有。如白衣光或清明夜。見己同類中有。及見自等所當生處。入胎經云。「地獄中有如燒杌木。旁生中有其色如煙。餓鬼中有色相如水。人天中有形如金色。色界中有其色鮮白。」此是顯色差別。從無色沒生下二界則有中有。若從下二生無色者則無中有。於何處沒。即於其處成無色蘊。堪爲根據諸教典中除此而外。未說餘無中有之例。故說上下無間。皆無中有。亦不應理。經中又說天之中有頭便向上。人之中有橫行而去。諸作惡業所有中有。目向下視倒擲而行。意似通說三惡趣者。俱舍論說。人鬼畜三。各如自行。壽量者。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若得生緣。則無決定。若仍未得則易其身。乃至七七以

內而住。於此期內定得生緣。故於此後更無安住。堪依教典。悉未說有較彼更久。故說過此更能久住。不應道理。如天中有七日死已。或仍生爲彼天中有。或轉成辦人等中有。謂由餘業轉變勢用。能轉中有諸種子故。餘亦如是。

第五次於生有結生之理者。若是胎生。則彼中有於當生處。見有自己同類有情。爲欲看彼及戲笑等。遂願往趣當生之處。次於父母精血。起顛倒見。爾時父母未行邪行。猶如幻變。見行邪行。便起貪愛。此復若當爲女。欲令母離。貪與父會。若當生男。便欲父離。貪與母會。瑜伽師地是說非實見其父母。誤於精血見行邪行。生此欲已。如如漸近。如是如是漸漸不見男女餘分。唯見男女二根之相。於此發憤中有即沒。而生其中。此復父母貪愛俱極。最後決定各出一滴濃厚精血。二滴和合住母胎中。猶如熟乳凝結之時。與此同時中有俱滅。與滅同時。即由阿賴耶識力故。有餘微細諸根大種和合而生。及餘有根同分精血和合搏生。爾時識住。即名結生。諸有不許阿賴耶者。許爲意識結生相續。若薄福者。當生下賤種。彼於死時及入胎時聞紛亂聲。及自妄見入諸蘆荻稠林等中。造善業者。當生尊貴族。聞有寂靜美妙音聲。及自妄見昇於高閣宮殿等處。又住胎者。凡經七日。有三十八。胎中圓滿一切肢

節。次經四日。當即降生。如入胎經云。「此經九月或過九月。是極圓滿。住八月者雖亦圓滿。非極圓滿。若經六月。或住七月。非爲圓滿。或復缺肢。」此等廣說。如入胎經。應當了知。

若於生處不欲趣赴。則必不往。若不往者。定不應生。故作感那洛迦業及增長已。謂屠羊宰鷄。或販猪等。諸非律儀中有。猶如夢中。於當生處見有羊等。由先所習。憙樂馳趣。次由瞋恚生處之色。中有遂滅生有續起。如是於餘似那洛迦癭鬼等中。受生亦爾。若生旁生。餓鬼。人間。欲天。色天。便於生處。見己同類。可意有情。次由於彼起欣欲故。便往其所。瞋當生處。中有遂滅。生有續起。此乃瑜伽師地論說。若非宰鷄及販猪等。不律儀者。生那洛迦。理同後說。俱舍論云。「餘求香宅舍。」謂濕生欲香。化生求舍。而受生也。

復如釋說。若是當生熱那洛迦。希求煖熱。生寒地獄。希求清涼。中有遂往。諸卵生者。俱舍論說亦同。胎生。死沒及結生之理。無特外者。皆如本地分說。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六終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七

第二由十二緣起門中思惟分四。^一支分差別。^二支分略攝。^三幾世圓滿。^四此等攝義。今初

十二緣起支中。初無明者。如俱舍云。「無明如非親實等。」此亦如說怨敵虛誑。非唯遮無親友諦實。及異親實。是說親友實語相違所對治品。如是無明亦非僅遮能對之明。及明所餘。是明相違所對治品。此中能治明者。謂正明了補特伽羅無我之義。此相違者。謂補特伽羅我執薩迦耶見。此乃法稱論師所許。無著論師兄弟。則許倒執實義。蒙昧實義。二中後者。總謂邪解。未解二心之中。爲未解心。然此相違能治上首。則同許爲覺無我慧。又此愚蒙。集論中說略分二種。謂業果愚及真實義愚。初能招集墮惡趣行。後能招集往樂趣行。

行即是業。此有非福業能引惡趣。及能引善趣業。後復有二。謂能引欲界善趣之福業。及能引上界善趣之不動業。

識者。經說六識身。然此中主要。如許阿賴耶者。則爲阿賴耶。如不許者。則爲意識。此復若愚。從不善業起苦苦果。造作增長諸不善業。此業習氣所熏。現法之識者。是因位識。由依

此識。未來世中於惡趣處結生之識者。是果位識。如是由於無我真實義愚增上力故。未如實知善趣眞苦。妄執爲樂。即便造集福不動業。爾時之識是因位識。由依於此遂於欲界上界善趣結生之識。是果位識。

名色中名者。謂受想行識非色四蘊。色者若生無色。唯有色種而無實色。除此餘位羯羅藍等色。如應當知。

六處者。若是胎生。由其最初識入精血。爲羯羅藍。與名俱增。成眼等四處。身與意處。於羯羅藍位而有。若是化生。結生之時。諸根頓起。無此漸次。卵生濕生唯除住胎。餘者悉同。是本地分所說。由是因緣。成就名色得身自體。成就六處成身差別。是爲成就能受用者。五有色處者。於無色中無。

觸者。謂由根境識三種和合。取諸可意。非可意。中庸三境。說「六處緣」者。亦表境識。受者。謂觸取三境順生三受。謂苦樂捨。

愛者。謂於樂受起不離愛。於諸苦惱起乖離愛。說「由受緣生愛」者。是從無明和合觸緣所生之受而能生愛。若無無明。雖有諸受。愛終不生。由是因緣。觸是境界受用。受是生

受用或異熟受用。若此二圓滿。即爲受用圓滿。其中三界有三種愛。

取者。於四種境起四欲貪。謂欲著於色聲等欲塵。及除薩迦耶見餘諸惡見。惡見係屬惡戒。惡禁及薩迦耶見。是爲欲取。見取。戒禁取。我語取。

有者。謂昔行於識。熏業習氣。次由愛取之所潤發。引生後有。有大勢力。是於因上。假立果名。

生者。謂識於四生最初結生。老死中老者。謂諸蘊成熟轉變餘相。死謂棄捨同分諸蘊。第二支分略攝者。如集論云。『云何支分略攝。謂能引支。所引支。能生支。所生支。能引支者。謂無明行識。所引支者。謂名色六處觸受。能生支者。謂愛取有。所生支者。謂生老死。』若爾引生兩重因果。爲顯有情一重受生因果耶。抑顯兩重耶。若如初者。則已生起果位之識。乃至於受。後生愛等不應道理。若如第二。則後重因果中缺無明行及因位識。前因果中缺愛取有。答。無過。謂能引因所引之法。即能生因之所生起。所引已生。即於此立生老死故。若爾何爲說兩重因果耶。答。爲顯引果苦諦。與生果苦諦相各異故。前者於所引位唯有種子。自體未成。是未來苦。後者已生苦位現法即苦。又爲說明果之受生有二種因。謂能引因。

及此所引生起之因。故說二重因果。如本地分云。「問。識等至受及生老死。若是雜相。何故說爲二種相耶。答。爲顯苦相異故。及顯引生二差別故。」又云。「問。諸支中幾苦諦攝現法爲苦。答。二謂生及老死。問。幾苦諦攝當來爲苦。答。識乃至受諸種子性。」是故能生之愛與發愛之受。二者非是一重緣起。發愛之受。乃是餘重緣起果位。

四相當知能引所引。一何爲所引。謂果位識乃至其受。共四支半。二以何而引。謂依無明之行。三如何而引。謂於因位識中熏業習氣之理。四所引之義。謂若遇愛等能生。堪能轉成如是諸果。三相當知能生所生。一以何而生。謂以愛緣取。二何爲所生。謂生老死。三如何而生。謂由行於識。所熏業習潤此。堪能令有大力之理。緣起經釋中。以生一支爲所生支。老死則爲彼等過患。是由愚業果無明起不善行。於識熏建惡業習氣。令其堪成三惡趣中果時之識。乃至於受。次以愛取數數潤發。令彼業習漸有勢力。於當來世惡趣之中感生老死。又由愚無我真實義無明。起欲界攝戒等福行。及上界攝奢摩他等諸不動行。於識熏習妙業習氣。令其堪成欲界善趣及上界天果位之識。乃至其受。次以愛取數數潤發。令其業習漸有勢力。於當來世諸善趣中。生起生等。如是十二有支。復於煩惱業苦三道。悉皆攝盡。

如龍猛菩薩云。「初八九煩惱。二及十爲業。餘七者是苦。」稻稈經說十二有支攝爲四因。謂無明種者。於業田中下識種子。潤以愛水。遂於母胎生名色芽。

第三幾世圓滿者。能引所引支之中間。容有無量劫所間隔。或於二世即能生起無餘世隔。其能生支與所生支二無間隔。速者二生即能圓滿。如於現法新造天中順生受業。即於現法滿二支半。謂無明行及因位識。臨終以前圓滿愛取及有三支。於當來世圓滿所引四支及半。並圓所生二支分故。遲久亦定不過三生。謂其能生及二所生並三能引各須一生。諸所引支於所生支攝故。能引能生中間。縱爲多世間隔。然是其餘緣起之世。非此緣起之世故。此未別算中有之壽。

如是已生諸果支時。然而全無實作者。及受果者。補特伽羅之我。如前所說從唯法因支起唯法果支。由不了知生死道理。於彼愚蒙妄執有我。求我安樂。故造三門善不善業。仍復流轉。故從三惑起二支業及從彼業出生七苦。復從七苦而起煩惱。又從煩惱如前而轉。故三有輪流轉不息。龍猛菩薩云。「從三出生二。從二而生七。從七復生三。數轉三有輪。」若正思惟由如是理。漂流生死。即是最勝厭離方便。從無量劫造集能引善不善業。異熟未

出。對治未壞。今以愛取而爲滋養。由此增上。則當漂流善趣惡趣。諸阿羅漢昔異生時。雖造無數能引之業。然無煩惱解脫生死。若於是理。獲決定解。則於煩惱執爲怨敵。於滅煩惱能發精進。此中樸窮瓦大善知識。專於十二緣起有支。淨修其心。思惟緣起流轉還滅。著道次第。此復是說。思惟惡趣十二有支流轉還滅爲下士類。次進思惟二善趣中十二有支流轉還滅爲中士類。如是比度自心。推想曾經爲母有情。亦皆由其十二支門漂流生死發生慈悲。爲利彼故。願當成佛。學習佛道爲大士類。

第四此等攝義者。如前所說。由業惑集增上力故。生起苦蘊生死道理。及特由其十二有支轉三有輪。於斯道理善了知已。正修習者。能壞一切衰損根本極重愚闇。除遣妄執內外諸行從無因生。及邪因生一切邪見。增盛佛語寶藏珍財。如實了知生死體相。便能發起猛利厭離。於解脫道策發其意。是能醒覺諸先修者。能得聖位微妙習氣最勝方便。如是亦如妙臂請問經云。「於愚癡者。以緣起道。」稻稈經說。「善見緣起。則能遮除緣前後際。及緣現在一切惡見。」龍猛菩薩云。「此緣起甚深。是佛語藏寶。」毘奈耶教中說第一雙（即舍利弗與目犍連）所有現行。謂時時中遊觀五趣。遊觀之後還瞻部洲。爲諸四眾宣說彼

等所有眾苦。諸有共住近住弟子。不樂梵行。即便引彼付第一雙。請爲教誨。二人受已教誨彼等。得教授已。愛樂梵行。便能證得殊勝上德。大師見此。問阿難陀。啓白其事。佛曰。一切時處。不能徧有如第一雙。應於門房畫生死輪。分爲五分。周圍當畫十二緣起。流轉還滅。其次乃興畫生死輪。又爲仙道大王寄佛像時。於下繪寫十二緣起。流轉還滅。而爲寄之。大王受已。至天曉時。結跏趺坐。端正其身。住對面念。善觀緣起二種道理。而證聖果。

第二生此意樂之量者。如是由於苦集二諦及其十二緣起支門。詳細了知生死體相。欲捨生死。欲彼寂滅。及欲證得。雖纔生此。亦是出離意樂。然唯爾許猶非止足。如六十正理論釋云。「處於無常熾然大火三地之中。如入火宅。決欲超出。」又云。「如囚欲脫獄」等。如前所引。謂如誤入熾然火宅。及墮牢獄。不樂彼處。能生幾許欲脫之心。即當發生如彼心量。次後更須令漸增長。又此意樂如霞惹瓦說。若僅口面漂浮少許。如酸酒上所擲粉麵。則於集諦生死之因。見不可欲。亦僅爾許。若如是者。則於滅除苦集之滅。求解脫心。亦復同爾。故欲正修解脫道心。亦唯虛言。見他有情漂流生死。所受眾苦不忍之悲。亦無從起。亦不能生有大勢力策發心意。無上真菩提心。故云大乘。亦唯隨言知名而已。故當取此中士法類。以爲教授之中心。

而善修習。

第三除遣此中邪分別者。若作是云。若於生死修習厭患。令心出離。則如聲聞墮寂滅邊。於生死中不樂安住。故修厭患。於小乘中可名爲妙。然諸菩薩不應修此。不可思議秘密經云。「諸菩薩者。爲欲成熟攝受有情。於生死中見大勝利。非於涅槃見如是利。」又云。「若諸菩薩。於生死行境生怖畏者。墮非行境。」又云。「薄伽梵。聲聞怖畏生死行境。菩薩返應周徧攝受無量生死。」此是倒執經義成大錯謬。經說不應厭離生死。此義非顯由於惑業增上力故。漂流三有生老病死。是等諸苦不應厭離。是顯菩薩爲利衆生。乃至生死最後邊際。環披誓甲學菩薩行。雖總衆生一切大苦。一一剎那降自身心。然不由此厭離怖畏。於廣大行動發精進。於生死中不應厭離。如是月稱論師亦云。「衆生衆苦無餘盡至。盡生死邊。剎那剎那種種異相損害身心。然不因此而起恐怖。衆生衆苦一時頓至。盡生死際發大勇進。剎那剎那悉能生起。一切衆生一切種智無量無邊珍寶資糧。知此因已。應當更受百千諸有。」爲證此故。引彼諸經。

又於三有見爲勝利之理者。即彼經說菩薩精勤義利有情。如於此事所發精進。如是

其心而獲安樂。故不厭患三有之義。是於生死。義利有情不應厭患。當於此事而發歡喜。若由煩惱及業增上漂流生死。衆苦逼迫尙不能辦自己義利。況云利他。此乃一切衰損之門。較小乘人極應厭患。極應滅除。若由大悲願等增上。於三有中攝取生者。則應歡喜。此二不同。若未如是分別。如前宣說。則此說者。若有菩薩律儀。菩薩地說犯一惡作。是染違犯。恐繁不錄。故見三有一切過失。雖極厭離。然由大悲牽引意故。不斷三有者。是爲希有。若見三有盛事。如妙天宮。愛未減少。借利他名而云我等不捨生死。智者豈能將以爲喜。中觀心論亦云。「見過故非有。悲不住涅槃。利他具禁行。而安住三有。」又菩薩地說百一十苦。是於一切有情。發大悲之因。由見如是無邊衆苦。心生恆常猛利不忍。而云於生死不稍厭患。極爲相違。若於生死心善出離。次見有情皆自親屬。爲利他故入三有海。此道次第亦是菩薩觀行。四百論之意趣。月稱論師於彼釋中亦詳明之。如云。「由其宣說生死過患。令意怖畏。求解脫者。爲令決定趣大乘故。世尊告曰。諸苾芻有情類中。不易可得少數有情。經於長夜流轉生死。不爲汝等若父若母兒女親族。隨一處所。」了知世尊如斯言教。菩薩爲以大乘道筏。度脫無始流轉生死。爲父母等諸親眷屬。無依無怙諸衆生故。安忍躍入。無上密咒亦須

此理。如聖天攝行炬論云。「以此次第。應當趣入極無戲論行。其次第者。謂修行者最初當念。無始生死所有大苦求涅槃樂。徧捨一切猥雜。下至王位自在。亦當修苦想。」

第四決擇能趣解脫道性者。如室利勝逝友云。「沈溺三有流。苦海無邊底。喜掉無厭畏。何物在我心。貧難求護壞。離及病老衰。入恆熾然火。覺樂寧非狂。」又云。「噫。世具眼盲。雖現前常見。後仍不略思。汝心豈金剛。」當自策勵。修習生死所有過患。如七童女因緣論云。「見住世動搖。如水中月影。觀欲如瞋蛇。盤身舉頭影。見此諸衆生。苦火徧燒然。大王我等樂。出離往尸林。」依正世間。剎那不住滅壞無常。猶如水月爲風所動。諸欲塵者利小害大。等同毒蛇身所現影。又見五趣熾然三苦大火燒惱。由見是故厭捨三有。生如北方孩童之心。欣樂欲得出離解脫。北方孩童者。傳說北方炒麵稀貴。於日日中唯食蔓菁。孩童飢餓欲食炒麵。向母索之。母無炒麵給以生蔓菁。云我不要此。次給以乾蔓菁亦云不要。次給以新煮者又云不要。更給以熟冷者亦云此亦不要。心不喜曰。此都是蔓菁云。如是我等。見聞憶念世間安樂。一切皆應作是念云。此是世間。此亦世間。此皆是苦。非可治療。發嘔吐心。如是思惟。昔從無始漂流生死。厭患出離及思今後仍當漂流。令實發生畏懼之心。非唯空言。

如親友書云。「生死如是故當知。生於天人及地獄。鬼旁生處皆非妙。生是非一苦害器。」生生死中乃是一切損害根本。故當斷除。此復要待滅除二因。謂煩惱業。此二之中。若無煩惱。縱有多業亦不受生。若有煩惱。縱無宿業率爾能集。故應摧壞煩惱。壞煩惱者。賴修圓滿無謬之道。

此中分二。一以何等身滅除生死。二修何等道而爲滅除。 今初

如親友書云。「執邪倒見。及旁生。餓鬼。地獄。無佛教。及生邊地。蔑戾車。性爲騃啞。長壽天。隨於一中受生已。名爲八無暇過失。離此諸過得閒暇。故當勵力斷生死。」是須於現得暇滿時斷除生死。生無暇中無斷時故。如前已說。大瑜伽師云。「現是從畜分出之時。」博朵瓦云。「昔流爾久未能自還。今亦不能自然還滅。故須斷除。斷除時者。亦是現得暇滿之時。」此復居家於修正法。有多留難。及有衆多罪惡過失。出家違此。斷生死身出家爲勝。是故智者應欣出家。若數思惟。在家過患。出家功德。先已出家。令意堅固。未出家者。安立醒覺妙善習氣。此中道理當略宣說。其居家者。富則守護劬勞爲苦。貧則追求衆苦艱辛。於無安樂愚執爲樂。應當了知是惡業果。本生論云。「於同牢獄家。永莫思爲樂。或富或貧乏。居家

爲大病。一因守煩惱。二追求艱辛。或富或貧乏。悉皆無安樂。於此愚歡喜。即惡果成熟。」是故執持衆多資具。求無喜足。非出家事。若不爾者。居家無別。又居家者。與法相違。故居家中。難修正法。即前論云。「若作居家業。不能不妄語。於他作罪者。不能不治罰。行法失家業。顧家法豈成。法業極寂靜。家事猛暴成。故有違法過。自愛誰住家。」又云。「憍慢癡蛇窟。壞寂靜喜樂。家多猛苦依。如窟誰能住。」應數思惟。如是等類。在家過患。發願出家。

復應願以粗劣衣鉢乞活知足。於遠離處。淨自煩惱。爲他供處。如七童女因緣論云。「願剃除髮已。守持糞掃衣。樂住阿蘭若。何時能如是。目視輒木許。手執瓦鉢器。何時無譏毀。於家家行乞。何時能不貪利養及恭敬。淨煩惱刺泥。爲村供施處。」又應希願。用草爲座。臥無覆處。霜露濕衣。以粗飲食而能知足。及於樹下柔軟草上。以法喜樂存活寢臥。「何時從草起。著衣霜濕重。以粗惡飲食。於身無貪著。何時我能臥樹下柔軟草。如諸鸚鵡綠。受現法喜樂。」房上降雪。博朶瓦云。「昨晚似於七童女因緣所說。心很歡喜。除欲如是修學而無所餘。」又應希願。住藥草地流水邊岸。思惟水浪起滅無常。與自身命二者相同。以妙觀慧滅除我執。三有根本能生一切惡見之因。背棄三有所有歡樂。數數思惟依正世間如幻。

化等。」「何時住水岸。藥草滿地中。數觀浪起滅。同諸命世間。破薩迦耶見。一切惡見母。何時我不樂。三有諸受用。何時我通達。動不動世間。等同夢陽燄。幻雲尋香城。」此等一切皆是希願。作出家身。作此諸事。伽喀巴云。」「若能以大仙行。住苦行山間。始爲文父眞養子。」霞惹瓦亦云。」「於諸在家事忙勿時。應披妙衣往赴其所。令彼念云。出家安樂。則種未來出家習氣。」勇猛長者請問經亦云。」「我於何時能得出離苦處家庭。如是而行。何時能得。作僧羯摩。長淨羯摩。解制羯摩。住和敬業。彼當如是愛出家人。」此說在家菩薩應如是願。此之主要爲慕近圓。莊嚴經論云。」「當知出家品。具無量功德。由是勝勤戒。在家之菩薩。」如是非但修行解脫。脫離生死歎出家身。即由波羅蜜多及密咒乘修學種智。亦歎出家身最第一。出家律儀。即三律儀中別解脫律儀。故當敬重聖教根本別解脫戒。

第二修何等道而爲滅除者。如親友書云。」「或頭或衣忽然火。尙應棄捨滅火行。而當勵求無後有。因無餘事勝於此。應以戒慧靜慮證。寂調無垢涅槃位。不老不死無窮盡。離地水火風日月。」應學寶貴三學之道。其中三學。數定有三。初觀待調心次第數決定者。謂散亂心者令不散亂。是須戒學。心未定者爲令得定。謂三摩地或名心學。心未解脫爲令解脫。

是謂慧學。由此三學。諸瑜伽師一切所作。皆得究竟。觀待得果數決定者。謂不毀戒果。是爲欲界二種善趣。毀犯之果。是諸惡趣。心學之果。謂得上界二種善趣。慧學之果。即是解脫。總其所生。謂增上生及決定勝。初有上下二界善趣。故能生法。亦有二種。此二即是本地分說。又諸先覺。待所斷惑亦許三種。謂破壞煩惱。伏其現行。盡斷種子。故有三學。次第決定者。本地分中引梵問經顯此義云。「初善住根本。次樂心寂靜。後聖見惡見相應不相應。」此中尸羅是爲根本。餘二學處從此生故。次依尸羅能得第二心樂靜定。心得定者。見如實故。能得第三成就聖見。遠離惡見。三學自性者。如梵問經云。「應圓滿六支。四樂住成就。於四各四行。智慧常清淨。」此中戒學。圓滿六支。具淨尸羅。守護別解脫律儀。此二顯示解脫出離尸羅清淨。軌則所行。俱圓滿者。此二顯示無所譏毀。尸羅清淨。於諸小罪。見大怖畏者。顯無穿缺。尸羅清淨。受學學處者。顯無顛倒。尸羅清淨。四心住者。謂四靜慮。此於現法安樂住故名樂成就。是爲心學。四謂四諦。各四行者。謂苦中無常。苦空。無我。集中因集。生緣。滅中滅靜。妙離道中道。如行出達。此十六有十六相。是爲慧學。若導尋常中士道者。此應廣釋於三學中引導之理。然非如是。故修止觀心慧二學。於上士時。茲當廣釋。今不繁述。

當略宣說學戒之理。此中最初當數思惟尸羅勝利。令其至心增長歡喜。如大涅槃經云。「戒是一切善法之梯。戒是根本。猶如地是樹等根本。戒是一切善法前導。如大商主是爲一切商人前導。戒是一切法幢。如帝釋幢。戒畢竟斷一切罪惡及惡趣道。戒如藥樹治療一切罪惡病故。戒是險惡三有道糧。戒是甲劍能摧煩惱諸怨敵故。戒是明咒能除煩惱諸毒蛇故。戒是橋梁度罪河故。」龍猛菩薩亦云。「戒是一切德依處。如動不動依於地。」妙臂請問經云。「一切稼穡依於地。無諸災患而生長。如是依戒勝白法。悲水灌澆而生長。」應如思惟。若受不護過患極重。如苾芻珍愛經云。「或有戒爲樂。或有戒爲苦。具戒則安樂。毀戒則成苦。」此說受學通於勝利過患二品。是故亦應善思過患。敬重學處。

如何修學之理者。四犯因中。無知對治者。謂當聽聞。了知學處。放逸對治者。謂於取捨所緣行相。不忘憶念。及以正知。率爾率爾觀察三門。了知轉趣若善若惡。依自或法增上力故。羞恥作惡是爲知慚。恐他譏毀羞恥爲愧。及由怖畏惡行異熟。懷恐懼等。當如是學。不敬對治者。謂於大師。師所制立。同梵行所。應修恭敬。煩惱熾盛對治者。應觀自心。何煩惱盛。勵修對治。若不如是策勵修學。思違越此。許其罪輕微。於諸佛制放縱而轉。當獲純苦。如分別

阿笈摩云。「若於大師大悲教起輕微心少違犯。由是而獲苦增上。折離失壞菴沒林。現或有於王重禁違越而未受治罰。非理若違能仁教。如醫鉢龍墮旁生。」故應勵力。莫爲罪染。

假設已染。莫不思慮而便棄捨。當如佛說還出罪犯。勵力悔除。梵問經云。「於彼學尋求。及勤修彼行。終不應棄捨。命難亦無虧。常住正行中。隨毘奈耶轉。」成就真實尸羅經云。「諸苾芻寧可離命而死。非可毀壞尸羅。何以故。離命而死。唯令此生壽量窮盡。毀壞尸羅。乃至百俱胝生。常離種姓。永失安樂。當受墮落。」此具因說。故當捨命而善守護。若不能爾。則應審思。我剃鬚髮披壞色衣。空無所義。如三摩地王經云。「於佛聖教出家已。仍極現行諸惡業。於財穀起堅實想。貪諸乘具及象車。諸不殷重持學處。此等何故而薙頭。」若欲逃出。有爲生死。趣解脫城。壞戒足者。非僅不能實行。反當流轉生死。衆苦逼惱。并及譬喻如三摩地王經云。「若人爲諸盜賊逼。欲活命故而逃避。如其人足不能行。仍爲賊執而摧壞。如是愚人毀淨戒。而欲脫離諸有爲。由戒壞故不能逃。爲老病死所摧壞。」故此經又云。「爲著居家服。我所說學處。爾時諸苾芻。亦無此學處。」爲近事說五種學處圓滿守護。苾芻亦無。若於此時精修學處。其果猶大。故應勵策。即此經云。「若經俱胝恆沙劫。淨心以諸妙飲。

食傘蓋幢幡及燈鬘。承事百億俱胝佛。若於正法極失壞。善逝聖教將滅時。晝夜能行一學處。其福勝前俱胝倍。」

又若念云。毀犯可悔。無後不犯防護之心。放逸轉者。說可還出。如食毒藥。如彌勒獅子吼經云。「慈氏。末世末劫後五百歲。有諸在家出家菩薩。出現於世。彼作是云。悔除惡業。能無餘盡。造作衆罪。造已當悔。增上毀犯而不防護。我說彼等是作死業。云何爲死。謂如人食毒。此亦同彼。命終之後。顛倒墮落。」又云。「慈氏。於此聖法毘奈耶。說爲毒者。謂諸違越所制學處。故說汝等莫自食毒。」若具別解脫律儀。應以如是道理守護。密咒亦然。如妙臂請問經云。「佛我所說別解脫。淨戒調伏盡無餘。在家咒師除形相。軌則諸餘盡當學。」此說雖諸在家咒師。除出家相。羯摩軌則少分遮罪。尙如調伏所出而行。況出家咒師。又能成就密咒根本亦是尸羅。妙臂請問經云。「咒本初爲戒。次精進忍辱。信佛菩提心。密咒無懈怠。如王具七寶。無厭調衆生。如是咒成就。七支能調罪。」曼殊室利根本續云。「念誦若毀戒。此無勝成就。中悉地亦無。又無下成就。能仁未曾說。毀戒咒能成。非趣涅槃城。境域及方所。於此愚惡人。何有咒能成。此毀戒有情。何能生善趣。且不得天趣。又無勝安樂。何況佛所說。」

諸咒豈能成。」康攏巴亦云。「若年饑荒，一切事情皆至糧麥，如是一切皆繞於戒，當勤學此。又戒清淨，不思業果，必不得成，故思業果是真教授。」霞惹瓦亦云。「總有禍福皆依於法，其中若依毘奈耶說，無須改易內心清淨，堪忍觀察，心意安泰，邊際善妙。」善知識敦巴云。「有一類人依律毀咒，依咒輕律，除我尊長教授，無餘能使調伏爲咒助伴，及令密咒爲調伏伴。」覺嚧亦云。「我印度中，凡有大事或忽然事，集諸受持三藏法師，問三藏中不曾遮耶？既決擇已，於此安住。我毘迦瑪拉希拉諸師，則於其上，更須問云：『菩薩行中不曾遮耶？不違彼耶？』安欲根本隨持律轉。」

如是戒淨，又如內鄔蘇巴云。「現在於內與煩惱鬥，唯此爲要，不鬥煩惱戒不能淨。若爾不生伏斷煩惱，定學慧學，當須畢竟漂流生死。」又如前說認識煩惱，思彼過患，離彼勝利，以念正知而爲防慎，煩惱稍出，即應用矛數數擊刺，此復自心隨何煩惱生，已無間視如怨敵與之鬥戰。若不爾者，初起忍受非理作意，令其資養成無可敵，唯隨彼行。如是勵力縱未能遮，亦當速斷，莫令相續。應如畫水莫如畫石，如親友書云：「當了知自心，如畫水土石，煩惱初爲上，樂法應如後。」若於法品與上相違，入行論亦云：「我應記恨此，與此共戰爭。」

如是相煩惱。除能壞煩惱。我寧被燒殺。或被斷我頭。然於煩惱敵。終不應屈敬。」善知識樸窮瓦亦云。「我雖忽被煩惱壓伏。後我從下而爲切齒。」博朶瓦聞之曰。「若能如是。當下即退。」世庸怨敵。一次擯逐。遂居他方。待得力時。仍來報怨。煩惱不同。煩惱於身。若能一次拔出根本。無往他方。亦無報復。然由我等。不能精勤破壞煩惱之所致耳。入行論云。「擯庸敵出國。攝受住他方。養力仍返報。煩惱敵不爾。煩惱爲惑慧眼斷。遣離我意能何往。豈能住餘返報我。唯我志弱無精進。」女絨巴云。「煩惱起時。不應懈怠。當下應以對治遮除。若不能遮。應即起立。設曼陀羅及諸供具。供養祈禱。尊長本尊。次緣煩惱。忿怒念誦。即能折伏。」朗日塘巴亦云。「彼又云。移動住處。勤舉項頸。亦能折伏。可見彼與煩惱鬥爭。」此復應如阿蘭若師云。「晝夜唯應觀察自心。豈有餘事。」依此而行。乃能生起。又傳說大覺噶一日隨見幾次。爾時定問「生善心否。」

此諸煩惱如何斷者。謂癡罪重極難遠離。爲餘一切煩惱所依。彼之對治。多修緣起。善巧生死流轉還滅。若能修此。則五見等一切惡見悉不得生。瞋與現後二世大苦。斷諸善根。是大怨敵。如入行論云。「無罪能如瞋。」故一切種莫令生起。勵修忍辱。若不生瞋。則於現

法亦極安樂。如入行云：「若能勵摧瞋，此現後安樂。」貪愛能令先造一切善不善業，漸增勢力能生生死。又欲界者，從受用境，觸緣生受，味著生愛，應多修習內外不淨及貪欲塵，所有過患，而正遮除。世親大阿闍黎云：「鹿象蛾魚蠅，五類被五害，一害況恆常，近五何有害。」又易生難離，謂愛四事，利譽稱樂及於此等四相違品，意不歡喜。當修對治，此復總修生死過患，特修念死，即能退除。慢於現法最能障礙當生之道，及是當來奴賤等因，故應斷除。斷除道理，如親友書云：「當數思惟老病死，親愛別離及諸業，終不能越自受果，由對治門莫憍慢。」若於四諦三寶業果獲得定解，則不復生疑惑隨眠。

又睡眠昏沈掉舉懈怠放逸無慚無愧忘念不正知等，諸隨煩惱最易生起，障修善品。當知過患修習對治，率爾率爾令漸微劣。其過患者，如親友書云：「掉悔瞋恚及昏沉睡眠，貪欲並疑惑，應知如是五種蓋，劫善法財諸盜賊。」勸發增上意樂經云：「若樂睡眠與昏沈，痰癰風病及膽疾，其人身中多增長，令彼諸界極擾亂。若樂睡眠與昏沈，集飲食垢腹不清，身重容顏不和美，所發言語不清晰。」又云：「若樂睡眠與昏沈，其人愚癡失法欲，凡稚退失一切德，退失白法趣黑闇。」念住經云：「諸煩惱所依，獨一謂懈怠，誰有一懈怠，彼便

無諸法。」集法句云。「若行於放逸。即壞凡夫心。如商護財貨。智當不放逸。」本生論云。「捨慚爲天王。意違於正法。寧瓦鉢蔽衣。觀敵家盛事。」親友書云。「大王應知念身住。善逝說爲唯一過。故當勵力勤守念。失念則壞一切法。」入行論云。「雖諸具多聞。正信樂精進。由無正知過。而令有犯染。」不能如是斷諸煩惱及隨煩惱。然當不順煩惱。不執彼品。視如怨敵。是爲現在必不可少。故應勵力攝對治品。破除煩惱。清淨自內所受尸羅。大覺囑弟子吉祥阿蘭若師謂內鄔蘇巴云。「智然後有人問。汝弟子衆以何而爲教授中心。則定答爲已發神通或見本尊。然實應說於業因果漸漸決定。於所受戒清淨護持。」故修之成就。當知亦是無明等惑。漸趣輕微。能感現後二世純大罪苦。謂與他鬥爭。然於爾時一切衆苦。捨命強忍。其傷疤等返自顯示。謂此即彼時所傷。若斷煩惱發精進時。忍耐苦行。極爲應理。入行論云。「無義被敵所毀傷。若尙愛爲身莊嚴。爲大義故正精進。小苦於我豈爲損。」若能如是戰勝煩惱。乃名勇士。戰餘怨敵如割死屍。雖不殺害自亦當死。入行論云。「輕蔑一切苦。摧伏瞋等敵。勝此名勇士。餘者如斬尸。」故又如論云。「住煩惱聚中。千般能安住。如野干圍獅。煩惱不能侵。」

道所治品。莫令侵害而當勝彼。已說共中士道次第。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七終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八

敬禮至尊成就大悲諸善士足。

如是恆長修習生死種種過患。見一切有如同火坑。欲證解脫息滅惑苦。由此希求策逼其意。學三學道。能得解脫脫離生死。又此解脫無所退失。非如善趣。然所斷過及所證德。僅是一分。故於自利且非圓滿。由此利他亦唯少分。後佛勸發當趣大乘。故具慧者。理從最初即入大乘。如攝波羅蜜多論云。「無力引發世間利。畢竟棄捨此二乘。一味利他爲性者。應趣佛乘由悲說。」又云。「知樂非樂等如夢。見癡過逼諸衆生。捨棄利他殊勝業。此於自利何精勤。」如是見諸衆生墮三有海與我相同。盲閉慧眼不辨取捨。履步踴蹶不能離險。諸有成就佛種性者。不悲愍他。不勤利他。不應正理。即前論云。「盲閉慧目步踴蹶。欲利世間有佛種。何人不起悲愍心。誰不精勤除其愚。」當知此中。士夫安樂。士夫威德。士夫勝力。謂能擔荷利他重擔。唯緣自利共旁生故。故諸大士本性。謂專一趣注行他利樂。弟子書云。「易得少草畜亦食。渴逼獲水亦歡飲。士夫此爲勤利他。此聖威樂士夫力。日勢乘馬照世

遊地不擇擔負世間。大士無私性亦然。一味利樂諸世間。」如是見諸衆生衆苦逼惱。爲利他故而發忽忙。是名士夫亦名聰叡。即前書云。「見世無明煙雲覆。衆生迷墮苦火中。如救頭然意勤忙。是名士夫亦聰叡。」是故能生自他一切利樂本源。能除一切衰惱妙藥。一切智士所行大路。見聞念觸。悉能長益一切衆生。由行利他兼成自利。無所缺少具足廣大善權方便。有此大乘可趣入者。當思希哉。我今所得誠爲善得。當盡所有士夫能力。趣此大乘。此如攝波羅蜜多論云。「淨慧引發最勝乘。能仁遍智從此出。此是一切世間眼。具足照了如日光。」由種種門觀大乘德。牽引其意起大恭敬。而當趣入。

由是因緣於大士道次第修心分三。^一顯示入大乘門唯是發心。^二如何發生此心道理。^三既發心已學行道理。今初

如是若須趣入大乘。能入之門又復云何。此中佛說二種大乘。謂波羅蜜多大乘與密咒大乘。除此更無所餘大乘。於此二乘隨趣何門。然能入門唯菩提心。若於相續。何時生此未生餘德。亦得安立爲大乘人。何時離此。縱有通達空性等德。然亦墮在聲聞等地。退失大乘。大乘教典多所宣說。即以正理亦善成立。故於最初入大乘數。亦以唯發此心安立。後出

大乘亦以唯離此心安立。故大乘者。隨逐有無此心而爲進退。如入行論云。「發菩提心剎那後。諸囚繫縛生死獄。然應稱爲善逝子。」又云。「今日生佛族。今爲諸佛子。」此說發心無間。即爲佛子。聖彌勒解脫經云。「善男子。譬如破碎金剛寶石。然能映蔽一切勝妙金莊嚴具。亦不棄捨金剛寶名。亦能遣除一切貧窮。善男子。如是發起一切智心。金剛寶石。縱離修習。然能映蔽聲聞獨覺一切功德。金莊嚴具。亦不棄捨菩薩之名。能除一切生死貧窮。」此說雖未學習勝行。然有此心。便名菩薩。龍猛菩薩云。「自與此世間。欲證無上覺。其本菩提心。堅固如山王。」金剛手灌頂續云。「諸大菩薩。此極廣大。此最甚深。難可測量。秘密之中。最爲秘密。陀羅尼咒。大曼陀羅。不應開示諸惡有情。金剛手。汝說此爲最極希有。昔未聞此。此當對何有情宣說。」金剛手答曰。曼殊室利。若有正行修菩提心。若時此等成就菩提心。曼殊室利。爾時此諸菩薩行菩薩行。行密咒行。當令入此大智灌頂陀羅尼咒。大曼陀羅。若菩提心未圓滿者。此不當入。亦不使彼見曼陀羅。亦不於彼顯示印咒。」故法雖是大乘之法。不爲滿足。最要是彼補特伽羅入大乘數。

又大乘人依菩提心。假若此心僅有解了。大乘亦爾。若有此心德相圓滿。則其大乘亦

成眞淨。故當勤學。如華嚴經云。「善男子。菩提心者。猶如一切佛法種子。」當獲定解。故更釋之。此如水糞及暖土等。與稻種合爲稻芽因。與麥豆等種子相合爲彼芽因。故是共因。如麥種子任會何緣。終不堪爲稻等芽因。故是麥芽不共之因。由此所攝水糞等事。亦皆變成麥芽之因。如是無上菩提之心。佛芽因中猶如種子。是不共因。解空之慧。如水糞等是三菩提共同之因。故寶性論云。「信解大乘爲種子。慧是能生佛法母。」謂菩提心如父之種。證無我慧如同慈母。如父是藏人。決定不生漢胡等子。父是子姓決定之因。母是藏人生種種子。故是共因。龍猛菩薩云。「諸佛辟支佛。諸聲聞定依。解脫道唯汝。決定更無餘。」此讚般若波羅蜜多。聲聞獨覺亦須依此。故說般若波羅蜜多爲母。是大小乘二子之母。故證空慧。不能判別大乘小乘。以菩提心及廣大行而分判之。寶鬘論云。「諸聲聞乘中。未說菩薩願。大行及回向。何能成菩薩。」此說不由見分。當以行分。如是證空性慧。尚非大乘不共之道。況諸餘道。故若不以菩提心爲教授中心而正修習。僅於起首略憶文句。而於餘道微細一分多殷重修。顯然於法知見太淺。總如生子俱須父母。道支圓滿亦須方便智慧二品。特須方便上首發菩提心。智慧上首通達空性。設修一分而未全修。若唯希求解脫生死。於奢摩

他須莫誤爲毘鉢舍那。善修無我空性之義。然若自許是大乘者。是則必須修菩提心。如慈尊云。「智不住三有。悲不住寂滅。」以慧遮止墮生死邊。以悲遮止墮寂滅邊。慧不能遮墮寂滅故。不墮有邊小乘有故。菩薩道者。正所斷除墮寂滅邊故。

解佛密意堪爲定量諸佛子等。若有如此寶貴之心。於內生起執爲希有。歎生如此希有妙道。若內心生愚夫所愛微分功德。則不執爲如是希奇。入行論云。「餘自利不起。利益有情人。此希勝心寶。先無今得生。」又云。「豈有等此善。何有此知識。豈有如此福。」又云。「誰發勝心寶。即禮彼士身。」又云。「從搖正法乳。出此妙醍醐。」此說是出佛語心藏勝教授故。是故吉祥阿底峽尊持中觀見。金洲大師持唯識中實相之見。然菩提心依金洲得。故爲師中恩最重者。若有了解聖教扼要。觀此傳記。於道扼要有大了解。若勤修此生真實心。雖施烏鴉少許飲食。由此攝持亦能墮入菩薩行數。若無此心。縱將珍寶充三千界而爲布施。亦不能入菩薩之行。如是淨戒乃至智慧。修諸本尊脈息明點等。皆不能入菩薩之行。猶如世說刈草磨鎌。若此寶心未至扼要。任經幾久勵修善行。無甚進趣。如以鈍鎌刈諸草木。若令此心至於扼要。亦如磨鎌雖暫不割使其鋒利。其後刈草雖少時間。能刈甚多。一一

利那亦能速疾淨治罪障。積集資糧。雖微少善能令增廣。諸將盡者能無盡故。入行論云。「大力極重惡。非大菩提心。餘善何能映。」又云。「此如劫火一刹那。定能燒毀諸罪惡。」又云。「若思爲除療。諸有情頭痛。具此利益心。其福且無量。況欲除一一。有情無量苦。欲爲一一所成無量功德。」又云。「餘善如芭蕉。生果即當盡。菩提心樹果。恆無盡增長。」

第二如何發生此心道理分四。^一由依何因如何生起。^二修菩提心次第。^三發起之量。^四儀軌受法。

初中有三。初從四緣發心道理者。若見諸佛及諸菩薩難思神力。或從可信聞如是事。依此發心。謂念所住所修菩提有大威力。雖無如是若見若聞。而由聽聞依於無上菩提法藏。信解佛智而發其心。雖未聞法。由見菩薩正法將滅。便作是念而發其心。謂念如是正法久住。能滅無量有情大苦。我爲令此菩薩正法久安住故。定當發心。雖未觀見正法欲滅。然見惡世上品愚癡。無慚無愧嫉妬慳等。便作是念。於此世中。雖於聲聞獨覺菩提能發心者。尙屬難得。況於無上菩提發心。我且發心餘當隨學。見難發心而發其心。共爲四種。發心之理。論說於大菩提發心。故是發心欲證菩提。由何緣者。初由見聞希有神變生希有想。念我當得如是菩提。第二謂從說法師所。聞佛功德先生淨信。次於此德發欲證心。第三謂由不

忍大乘聖教遷滅。於佛妙智發欲得心。此中由見聖教不滅。則能滅除有情大苦。亦緣除苦而發其心。然其發心主要因緣。是由不忍聖教寢滅。若不爾者。則與下說依悲發心有重複過。第四由見此心大利極爲希貴。正由此緣之所激動。便於佛所發欲得心。又此發心。由於菩提發欲得心而爲建立。非就所爲而爲安立。若不於佛功德修信。則於佛位不希證得。不能滅除於辦自利執唯寂滅爲足之心。若由修習慈悲門中。見於利他須大菩提。欲得佛者。此能遮遣於利他中執唯寂滅爲足之心。不能遮前滿足執故。又無餘法能遮彼故。又於自利執唯寂滅爲足之心。非不須遮。以於小乘唯脫生死。唯有一分斷證功德。其自利義不圓滿故。又此雖脫三有衰損。然未解脫寂滅衰故。又經宣說圓滿自利是佛法身故。故於佛德淨修信已。則能觀見。況云利他。即辦自利若不得佛亦必不可。是爲不退小乘最大因緣。又前所說初二發心。曾未見說慈悲所引。諸餘經論亦多僅說見佛色身法身功德。引起欲得成佛之心名曰發心。又說誓願安立一切有情成佛亦名發心。故此二中。雖一分亦應預入發心之數。圓滿一切德相發心者。僅見利他必須成佛。引起欲得成佛之心。猶非滿足。即於自利。亦見成佛必不可少而引欲得。又此亦非棄捨利他。亦須爲求利益他故。現觀莊嚴

論云。「發心爲利他。欲正等菩提。」此說雙求菩提與利他故。

二從四因發心者。謂種姓圓滿。善友攝受。悲愍有情。而不厭患生死難行。依此四因而發其心。

三從四力發心者。謂由自功力欲大菩提。是名自力。由他功力希大菩提。是名他力。昔習大乘。今暫得聞諸佛菩薩稱揚讚美而能發心。是名因力。於現法中親近善士。聽聞正法。諦思惟等長修善法。名加行力。依此四力而發其心。菩薩地說依上總別八種因緣。若由自力或由因力而發心者是名堅固。又由依止此諸因緣。或由他力或加行力而發心者名不堅固。如是善知總諸聖教及大乘教。將近隱滅。較諸濁世最爲惡濁。現於此世應當了知至誠發心極爲希少。當依善士聽大乘藏。諦思惟等。勤修加行。非唯他勸。非隨他轉。非爲仿效其規式等。當由自力至誠發心樹立根本。以其菩薩一切諸行皆依此故。

第二修菩提心次第者。從大覺嚙所傳來者現分二種。一修七種因果教授。二依寂天佛子著述所出而修。今初

七因果者。謂正等覺菩提心生。此心又從增上意樂。意樂從悲。大悲從慈。慈從報恩。報

恩從念恩。憶念恩者。從知母生。是爲七種。

此中分二。^一於其漸次令發定解。^二如次正修。初中分二。^一開示大乘道之根本。即是大悲。^二諸餘因果。是此因果道理。

初中有三。初重要者。若由大悲發動心意。爲欲拔除一切有情。出生死故。起決定誓。若悲下劣。不能如是。故荷盡度衆生重擔。賴此悲故。不荷此擔。便不能入大乘數故。悲初重要。如無盡慧經云。「大德舍利弗。又諸菩薩。大悲無盡。所以者何。是前導故。大德舍利弗。如息出入。是人命根之所前導。如是諸菩薩。所有大悲。亦是成辦大乘前導。」伽耶經云。「曼殊室利。諸菩薩行。云何發起。何爲依處。曼殊室利告曰。天子。諸菩薩行。大悲發起。有情爲依。」若不修學至極廣大二種資糧。終不能滿如是誓願。觀見是已。轉趣難行廣大資糧。故爲轉入諸行所依。

中重要者。如是一次發。如是心趣入正行。然因有情數量衆多。行爲惡暴。學處難行。多無邊際。經劫無量。見已怯畏。退墮小乘。非唯一次發起大悲。應恆修習。漸令增長。於自苦樂。全不顧慮。於利他事。毫無厭捨。故易圓滿一切資糧。如修次初篇云。「如是菩薩大悲所動。

全不自顧。極欲希求利益他故。而能趣入至極難行。長夜疲勞。集聚資糧。如聖發生信力。經說。『其大悲者。爲欲成熟一切有情。全無苦生。是所不受。全無樂生。是所不捨。』若趣如是極大難行。不久即能圓滿資糧。決定當得一切智位。是故一切佛法根本唯是大悲。」

後重要者。諸佛獲得果位之時。不如小乘而住寂滅。盡虛空住義利衆生。亦是由於大悲威力。此若無者。同聲聞故。如修次第中篇云。『由大悲心所攝持故。諸佛世尊雖得圓滿一切自利。盡有情界究竟邊際而善安住。』又云。『佛薄伽梵無住大涅槃。因即大悲。』譬如稼禾初以種子。中以雨澤。後以成熟而爲最要。佛之稼禾。初中後三。悲爲最要。吉祥月稱云。『以許悲爲佛勝苗。初如種子增如水。長時受用如成熟。是故我先讚大悲。』由見此義。正攝法經云。『世尊。菩薩不須學習多法。世尊。菩薩若能善受善達一法。一切佛法皆在其手。一法云何。所謂大悲。世尊。由大悲故。一切佛法皆能自來菩薩手中。世尊。譬如轉輪聖王輪寶所至。一切軍衆皆至其處。世尊。如是菩薩大悲所至。一切佛法咸至其所。世尊。譬如命根若在。餘根亦在。世尊。如是大悲若在。菩提餘法亦當生起。』若於如是勝道扼要。無邊教理之所成立。獲得定解。於菩薩心根本大悲所有法類。何故不執爲勝教授。故如響那窮敦

巴說。「於覺噉所雖請教授。終唯教云。捨世間心。修菩提心。」善知識敦巴譏笑告曰。「此是掘出覺噉所有教授中心。」知法扼要。獲決定解。唯此最難。故應數數集聚淨治。閱華嚴等諸大經論。求堅定解。如吉祥敬母云。「尊心寶即是。正等菩提種。唯尊知堅實。餘凡莫能曉。」

第二諸餘因果是此因果之理。初從知母乃至於慈。爲因之理者。總欲離苦。數數思惟其有情苦。即能生起。然令此心易生猛利及堅固者。則彼有情先須悅意愛惜之相。如親有苦不能安忍。怨敵有苦心生歡喜。親怨中庸若有痛苦多生捨置。其中初者。因有可愛。此復隨其幾許親愛。便生爾許不忍其苦。中下品愛下品不忍。若極親愛。雖於微苦亦能生起廣大不忍。見敵有苦。非但不生欲拔之心。反願更大願不離苦。是不悅意相之所致。此亦由其不悅大小。於苦歡喜而成大小。親怨中庸所有痛苦。既無不忍亦無歡喜。是由俱無悅非悅意相之所致。如是應知。修諸有情爲親屬者。是爲令起悅意之相。親之究竟是爲慈母。故修知母。憶念母恩。及報恩三。是爲引發悅意可愛。愛執有情猶如一子。此悅意慈是前三果。由此即能引發悲心。欲與樂慈及拔苦悲。因果無定。故知母等三種所緣。即是與樂慈及拔苦

悲二者根本。故於此中當勤修學。又發心因。修諸有情皆爲親者。是月稱論師及大德月。蓮花戒論師等之所宣說。

增上意樂及以發心爲果之理者。由其如是漸修其心。悲心若起。便能引發爲利有情。希得成佛。即此便足。何故於此添增上心。欲令有情得樂離苦。慈悲無量聲聞獨覺亦皆有之。若自荷負一切有情與樂拔苦。則除大乘決定非有。故須發此心力。強勝增上意樂。是故僅念一切有情云。何得樂云。何離苦。非爲滿足。須自至誠荷此重擔。故當分辨此等差別。海慧問經云。「海慧。如有商主或有長者。唯有一子。可悅可愛。可惜可意。見無違逆。然此童子因其幼稚而作舞娛。墮不淨坑。次其童子若母若親。見彼童子墮不淨坑。見已雖發號哭憂嘆。然終不能入不淨坑。拔出其子。次童子父來至其所。彼見一子墮不淨坑。見已急急舉止。慌措。欲出其子。心甚愛顧。全無嘔吐。跳不淨坑。取出其子。」此說三界爲不淨坑。獨愛一子。謂諸有情。若母若親者。謂聲聞獨覺。見諸有情墮生死中。憂感嘆嗟然不能出。商主長者。謂諸菩薩。法譬合說。又說獨一愛子。落不淨坑。如母之悲。聲聞獨覺亦皆共有。故依悲愍。當發荷負度衆生擔增上意樂。如是若發度有情心。然我現時不能圓滿利一有情。又非止此。即

使證得二羅漢位亦僅利益少數有情。利亦唯能引發解脫。不能立於一切種智。故當思惟無邊有情。誰能圓滿此諸有情現前究竟一切利義。則知唯佛方有此能。故能引發爲利有情欲得成佛。

第二如次正修分三。^一修習希求利他之心。^二修習希求菩提之心。^三明所修果即爲發心。初中分二。^一引發生起此心所依。^二正發此心。初中分二。^一於諸有情令心平等。^二修此一切成悅意相。今初

如前下中士中所說諸前行等所有次第。於此亦應取來修習。又若此中不從最初遮止分黨。令心平等。於諸有情一類起貪。一類起瞋。所生慈悲皆有黨類。緣無黨類則不能生。故當修捨。又捨有三。行捨受捨及無量捨。此是最後。此復有二。謂修有情無貪瞋等煩惱之相。及於有情自離貪瞋令心平等。此是後者。修此漸次爲易生故。先以中庸無利無害爲所緣事。次除貪瞋令心平等。若能於此心平等已。次緣親友修平等心。若於親友心未平等。或由貪瞋分別黨類。或貪輕重令不平等。此亦平已。次於怨敵修平等心。此若未平。專見違逆而起瞋恚。若此亦平。次當徧緣一切有情修平等心。

若爾於彼由修何事能斷貪瞋。謂修二事。就有情者。謂念一切欣樂厭苦。皆悉同故。緣於一類執爲親近而興饒益。於他一類計爲疏遠。或作損惱或不饒益。不應道理。就自己者。當作是思。從無始來於生死中。未經百返爲我親屬。雖一有情亦不可得。於誰應貪。於誰當瞋。此是修次中篇所說。又於親屬起貪愛時。如月上童女請問經云。「我昔曾殺汝一切。我昔亦被汝殺害。一切互相爲怨殺。汝等如何起貪心。」及如前說無定過時。一切親怨速疾變改所有道理。當善思惟。由此俱遣貪瞋二心。此取怨親差別事修。故不須遣親怨之心。是滅由執怨親爲因。所起貪瞋分黨之心。

引發一切成悅意相者。修次中篇云。「慈水潤澤內心相續。如濕潤田。次下悲種易於增廣。故心相續以慈薰習。次應修悲。」所說慈者。謂於諸有情。見如愛子悅意之相。又此所說由修等捨。息滅貪瞋不平惡澀。如調善田。次以見爲悅意慈水而潤澤已。下以悲種。則大悲心速疾當生。應當了知極爲切要。此中有三。初修母者。生死無始。故自受生亦無始際。若生若死輾轉傳來。於生死中未受此身。未生此處決定非有。亦無未作母等親者。如本地分引經說云。「我觀大地。難得汝等長夜於此未曾經受無量生死。我觀有情。不易可得長夜

流轉未爲汝等。若父若母兄弟姊妹軌範親教。若餘尊重。若等尊重。」此復非僅昔曾爲母。於未來世亦當爲母。無有邊際。如是思惟。於爲自母。應求堅固。決定了解。此解若生。次念恩等亦易發生。此若未生。則念恩等無所依故。

二修念恩者。修習一切有情是母之後。若先緣於現世母。修速疾易生。如博朶瓦所許而修。先想前面母相明顯。次多思惟。非唯現在。即從無始生死以來。此爲我母。過諸數量。如是此母爲母之時。一切損害悉皆救護。一切利樂悉皆成辦。特於今世。先於胎藏恆久保持。次產生已。黃毛疏豎。附以暖體。十指捧玩。哺以乳酪。授以口食。口拭涕穢。手擦屎尿。種種方便。心無厭煩。而善資養。又饑渴時。與以飲食。寒時給衣。乏時給財。皆是自己未肯用者。又此資具。皆非易得。是負罪苦及諸惡名。受盡艱辛。求來授與。又若其子有病等苦。較其子死。寧肯自死。較其子病。寧肯自病。較其子苦。寧肯自苦。出於自心。實願易代。用盡加行。除苦方便。總盡自己所知所能。但有利樂。無不興辦。凡有損苦。無不遣除。於此道理。應專思惟。如是修已。若念恩心。非唯虛言。真實生者。次於父等諸餘親友。亦當知母如上修習。次於中人。知母而修。若能於此生如親心。則於怨敵亦應知母而正修習。若於怨敵起同母心。次於十方一

切有情。知母爲先。漸廣修習。

三修報恩者。如是唯除轉生死故不能相識。而實是我有恩之母。彼等受苦無所依怙。捨而不慮。自脫生死。薄無慚愧。何甚於此。如弟子書云。「諸親趣入生死海。現如沈沒大水。中易生不識而棄捨。自脫無愧。何過此。」故若棄捨。如有恩於下等人。且不應理。況與我法。豈能隨順。如是思已。取報恩擔。即前書云。「嬰兒始產。全無能。飲誰慈力。授乳酪。依慈多勞。此諸母。雖最下等。誰樂捨。」又云。「由得誰腹而安住。由誰悲愼而取此。此母煩惱苦無依。最下衆生。孰樂捨。」無邊功德讚云。「有情無明盲。意樂衰損慧。爲父子承事。慈悲饒益我。棄此獨解脫。非是我之法。故汝發願度。無怙諸衆生。」若爾如何報其恩耶。生死富樂。母自能得。然彼一切無不欺誑。故我往昔於由煩惱魔力所傷。如於重傷。注硝鹽等。於性苦上。更令發生種種大苦。慈心饒益。應將彼等安立解脫。涅槃之樂。而報其恩。中觀心論云。「又由煩惱魔。傷害已成瘡。我如注灰水。反令苦病苦。若有於餘生。慈敬及恩益。欲報其恩惠。除涅槃何有。」不報恩擔。重於大海及須彌擔。若能報恩。即是智者稱讚之處。如龍王鼓音頌云。「大海及須彌。地等非我擔。若不知報恩。即是我重擔。若人心不掉。報恩及知恩。令恩不

失壞。智者極讚此。」總之自母未住正念。心狂目盲。復無引導。步步踣蹶。趣向可怖險崖而行。其母若不祈望其子。復望於誰。若子不應從其險怖。救度其母。又應誰救。故應從此而救度之。如是若見爲母衆生。由煩惱魔擾亂其心。自心無主。而成狂亂。又離慧眼。觀增上生。決定勝道。又無真實善友引導。一一刹那。造作惡行。如步踣蹶。總於生死。別於惡趣。奔馳懸險。母當望子。子應濟母。如是思已。拔出生死。而報其恩。集學論云。「煩惱狂癡盲。於多懸險路。步步而踣蹶。自他恆憂事。衆生苦皆同。」此說如是觀已。不應於他尋求過失。見一功德。應覺希有。然此亦合苦惱之理。

第二正發此心分三。初修慈中慈所緣者。謂不具足安樂有情。行相者。謂念云。何令遇安樂。惟願令其獲得安樂。我應令其遇諸安樂。勝利者。三摩地王經云。「徧於無邊俱胝刹。盡其無量衆供養。以此常供諸勝士。不及慈心一數分。」此說較以廣大財物。於究竟田。常時供養。其福尤大。曼殊室利莊嚴佛土經云。「於東北方。有自在王佛。世界曰千莊嚴。其中有情。皆具安樂。如諸苾芻。入滅定樂。設於彼土。修淨梵行。經過百千俱胝年歲。若於此土。最下乃至於彈指頃。緣一切有情。發生慈心。其所生福。較前尤多。況晝夜住。」寶鬘論云。

「每日三時施三百罐飲食。然不及須臾。修慈福一分。天人皆慈愛。彼等恆守護。喜樂多安樂。毒刀不能害。無勞事得成。當生梵世間。設未能解脫。得慈法八德。」若有慈心。天人慈愛自然集會。佛以慈力戰敗魔軍。故守護中爲最勝等。故雖難生。然須勵力。集學論說。當一切心思惟金光明中。開示修習慈悲偈文。下至語中讀誦而修。其文爲「以此金光勝鼓音。於三千世界中。惡趣諸苦閻羅苦。匱乏苦苦願息滅」等。修慈次第先於親修。次於中庸。次於怨修。其次徧於一切有情。如次修習。修習道理。如於有情數數思惟苦苦道理。便生悲愍。如是亦當於諸有情。數數思惟缺乏有漏無漏諸樂。樂缺乏理。若修習此。欲與樂心任運而起。又當作意種種妙樂。施諸有情。

二修悲中悲所緣者。由其三苦如其所應。苦惱有情。行相者。謂念云何令離此苦。願其捨離。我當令離。修習漸次先於親友。次於中者。次於怨修。若於怨處如同親友。心平等轉。漸於十方一切有情而修習之。如是於其等捨慈悲別分其境。次第修者。是蓮華戒論師隨順阿毘達磨經說。此極扼要。若不別分。初緣總修似生起時。各各思惟。皆悉未生。若於各各皆生前說變意感覺。漸次增多。後緣總修。隨緣總別。清淨生故。修習道理。當思爲母此諸有情。

墮生死中。如何領受總別諸苦。具如前說。此復若修前中士道已生起者。比自心修易於生起。若於自上思惟此等。則成引發出離心因。若於他上而思惟者。則成引發悲心之因。然未先於自上思惟。則不能生令至扼要。此乃略說。廣則應如菩薩地說。悲心所緣百一十苦。有彊心力應當修學。此說較諸聲聞現證究竟苦諦。以厭患心所見諸苦。菩薩修悲思苦衆多。若無量門思惟無樂苦惱道理。慈悲亦多。若恆思惟則能發生猛利堅固。故少教授便覺飽足。棄修諸大教典所說。力極微弱。此如前說趣大乘門是發心理。及以大悲爲根本理。善別此等。以觀察智思擇修習。後生證悟。若其知解未善分別。唯專策勤略生感觸。全無所至。修餘事時皆如是知。

其悲生量者。修次初篇云。「若時猶如可意愛子身不安樂。如是亦於一切有情。欲淨其苦。此悲行相任運而轉。性相應轉。爾時即是悲心圓滿。得大悲名。」此說心中最愛幼兒若有痛苦。其母能生幾許悲痛。即以此許而爲心量。若於一切有情悲任運轉。說爲圓滿大悲體相。由此生起大慈之量。亦當了知。又彼論插敘云。「由修如是大悲力故。立誓拔濟一切有情。願求無上正等菩提。以爲自性菩提之心。不須策勵而得生起。」此說能生願心之

因。須前所說如是大慈。由此當知大菩提心發生之量。此非已至高上聖道所有發心。初發業者所有發心說爲如是。攝大乘論亦云。「清淨增上力。堅固心昇進。名菩薩初修。無數三大劫。」三無數劫起首菩薩。亦須發起如是之心。

故全未知此之方境。僅作是念。爲欲利益一切有情。願當成佛。爲此義故我行此善。發此意樂便大誤會。未得謂得。堅固所有增上之慢。不以菩提心爲教授中心而善修習。追求餘事勵力欲想超邁多級。了知大乘扼要觀之。實可笑處。多經宣說諸勝佛子。於多劫中尙須執爲修持中心而正修學。況諸唯能了知名者。又此非說不修餘道。是說須將修菩提心而爲教授中心修習。總未能生前說領感。若善了知大乘學處。堅信大乘。亦可先爲發心正受律儀。次乃修習菩提之心。如入行論。先受律儀及菩提心。次於彼學六度之中修靜慮時。乃廣宣說修菩提心。然爲成就此法器故。於先亦須修衆多心。謂思惟勝利。七支歸依。修治身心。了知學處。發心欲護。故進道中。修空性解須漸增。進尙有名在。然此相等大菩提心。亦須善修上上轉勝。令道昇進名亦弗存。此於一切佛子唯一眞道。波羅蜜多教授論中。宣說二十二種發心。從諸論師解釋此等進道之理。應當了知。

第三修增上意樂者。如是修習慈悲之後。應作是思。噫。此諸有情。可愛悅意。如是乏樂。衆苦逼惱。云何能令得諸安樂。解脫衆苦。便能荷負度此重擔。下至語言亦當修心。前報恩時雖亦略生。然此說者。僅生慈悲與樂離苦。猶非滿足。是爲顯示須有慈悲。能引是心。我爲有情成辦利樂。又此非唯於正修時。即修完後。一切威儀皆能憶念。相續修習增長尤大。修次中篇云。「此即大悲。或住定中。或於一切威儀之中。於一切時一切有情。皆當修習。」悲是一例。隨修何等所緣行相。一切皆同。如大德月大論師云。「心樹自從無始時。煩惱苦汁所潤滋。不能改爲甘美味。一滴德水有何益。」謂如極苦「噉嚙」大樹。以一二滴糖汁澆灌。不能令甜。如是無始煩惱苦味。薰心相續。少少修習慈悲等德。悉無所成。是故應須相續修習。

第二修習希求菩提之心者。由如前說次第所致。便見利他定須菩提。起欲得心。然僅有此猶非滿足。如歸依中說。由思惟身語意三事業功德。先應盡力增長淨信。論說信爲欲依。次於彼德發起誠心。證得之欲。則於自利亦定了知。一切種智必不可少。能爲引生發心之因。雖有多種。然悲爲勝。自力所發極爲殊勝。此是修次初篇引智印三摩地經所說。

第三顯所修果即爲發心者。總相如前所引現觀莊嚴教義。其差別者。隨順華嚴經義。入行論云。「應知如欲往。正往之差別。如是智應知。此二別如次。」此說分爲願行二種。異說雖多。然作是念。爲利有情。願當成佛。或應成佛。作是願已。於施等行隨學未學。乃至何時未受律儀。是名願心。受律儀已。當知此心。是名行心。修次初篇云。「爲利一切諸有情。故願當成佛。初起希求是名願心。受律儀後修諸資糧。是名行心。」此中雖有多種徵難。茲不廣說。註・菩提心總相者・即本卷四緣發心中・現觀莊嚴論云・「發心爲利他・欲正等菩提。」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八終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九

第二依寂天教典而修分三。^一思惟自他能換勝利及不換過患。^二若能修習彼心定能發生。^三修習自他相換法之次第。 今初

思惟自他能換勝利及不換過患者。入行論云。「若有欲速疾救護自及他。彼應自他換密勝應受行。」又云。「盡世所有樂。悉從利他生。盡世所有苦。皆從自利起。此何須繁說。凡愚作自利。能仁行利他。觀此二差別。若不能真換。自樂及他苦。非僅不成佛。生死亦無樂。」謂當思惟。唯自愛執。乃是一切衰損之門。愛執他者。則是一切圓滿之本。

若修自他換易意樂。定能發起。如先怨敵聞名便怖。後若和順相結爲友。設無彼時亦能令生最大憂惱。一切悉是隨心而轉。故若能修。觀自如他。觀他如自。亦能生起。即此論云。「困難不應退。皆由修力成。先聞名生畏。後無彼不樂。」又云。「自身置爲餘。如是無艱難。」若作是念。他身非我身。云何於彼能生如自之心耶。即此身體亦是父母精血所成。是他體分。然由往昔串習力故而起我執。若於他身修習愛執。宛如自體亦能生起。即彼論云。

「如汝於他人一滴精血聚虛妄執爲我如是應修餘。」如是善思勝利過患則能至心愛樂修習又見修習便能生起。

彼修自他換易之理次第云何言自他換或說以自爲他以他爲自者非是於他強念爲我於他眼等念爲我所而修其心乃是改換愛著自己棄捨他人二心地位應當發心愛他如自棄自如他故說改換自樂他苦應知亦是於我愛執視如怨敵滅除愛重我之安樂於他愛執見爲功德滅除棄捨他人痛苦於除他苦殷重修習總當不顧自樂而除他苦。

此中分二。一除其障礙。二正明修法。今初

修習此心有二障礙。一謂執自樂他苦所依自他二身猶如青黃各各類別。次於依此所生苦樂亦便念云此是我者應修應除此是他者輕而棄捨能治此者謂觀自他非有自性各各類別唯互觀待於自亦能起如他心於他亦能起自覺故如彼山此山譬如彼山雖就此岸起彼山心若至彼山則定發起此山之覺故不同青色任待於誰唯起青覺不起餘色之覺如集學論云「修自他平等堅固菩提心自他唯觀待妄如此彼岸彼岸自非彼觀誰而成此自且不成自觀誰而成他」此說唯由觀所待處而假安立全無自性二謂又念

他之痛苦。無害於我。爲除彼故。不須勵力。除此礙者。謂若如是。則恐老時受諸苦惱。不應少年積集財物。以老時苦無害於少故。如是其手亦不應除足之痛苦。以是他故。老時幼年。前生後生。僅是一例。即前日後日。上午下午等皆如是知。若謂老幼是一相續。其手足等是一身聚。故與自他不相同者。相續與身聚。是於多利那多支分而假施設。無獨立性。自我我亦皆於假聚相續而安立。故言自他皆觀待立全無自性。然由無始串習愛執增上力故。自所生苦便不忍受。若能於他修習愛執。則於他苦亦能發生不忍之心。

如是除自他換諸障礙已。正修習者。謂由於自貪著力故。起我愛執。由此執故。無始生死乃至現在。發生種種不可愛樂。欲修自利作自圓滿。行非方便經無數劫。自他二利悉無所成。非但無成。且唯受其衆苦逼惱。若自利心移於利他。則早定成佛。圓滿自他一切利益。由未如是。故經長時勞而無益。今乃了知第一怨敵即我愛執。應後依止念及正知。堅固決定。勵力滅除。其未生者當令不生。其已生者令不相續。入行論云。「此於生死中。百返損害我。意汝欲自利。雖經衆多劫。以此大疲勞。汝唯引生苦。」又云。「若汝從往昔。能作如是業。除佛圓滿樂。定無如斯時。」如是不執自言。不護自品。當數修心。將自身財及諸善根。悉無

顧慮惠施有情。

又施彼已即應利彼。不應於彼而行邪行。故於身等應當滅除自利之心。如云。「意汝定應知。自爲他自在。除利諸有情。汝今莫想餘。他自在眼等。不應作自利。眼等於利他。不應作邪行。」若見身等棄捨利他攀緣自利。或身語意而反於他作損害緣。應作是念而正遮止。此於往昔。亦曾令受無邊衆苦。現今若於相似利益而生錯誤。隨彼轉者當生大苦。如云。「汝昔傷害我。已往可不諫。我見汝何逃。應摧汝嬌慢。今汝應棄捨。思我有自利。我於餘賣汝。莫厭應盡力。放逸不將汝。惠施諸有情。汝則定將我。授與諸獄卒。如是汝長時。捨我令久苦。今念諸怨恨。摧汝自利心。」如是數思愛他勝利。當由至心發生勇悍。棄他之心未生不生。其已生者令不相續。於他令發可愛可樂可意之相。

如昔於自愛樂執著。今於他所應令發起愛執之心。如云。「應執餘如我。」能發如是愛執有情。其因謂當念彼恩德。或見於自所作饒益。此復猶如見諸沃田善植種子。能結衆多上妙果實便極珍愛。如是若於有情福田植施等種。亦能出現時究竟一切利樂。若獲定解。亦起愛執。故於是等應當思惟。入行論云。「有情與諸佛。同能生佛法。如其敬信佛。何不

敬有情。」此如令諸有情歡喜頌說。若殺有情則能引其墮三惡趣。若救其殺能引善趣復得長壽。若於有情不與而取及施資財。發瞋恚心及修慈悲。亦能引生善趣惡趣。特緣有情乃得發心。爲利有情始修諸行。是故成佛亦須有情。要依有情施等乃滿。當審思惟。釋菩提心論云。「世間善惡趣。其愛非愛果。皆由於有情。作利損而生。若無上佛位。且依有情得。人天諸資財。梵釋及猛利。護世所受用。於此三趣中。無非利有情。所引此何奇。地獄鬼畜中。有情之所受。苦事非一種。從損有情起。飢渴互打擊。及侵害等苦。難遮無窮盡。皆損有情果。」諸聲聞等果報下劣。是由未能廣行利他。諸佛獲得究竟果位。是由廣利有情而生。應思此理。不應利那貪著自利。即前論云。「於有情離貪。如毒應棄捨。諸聲聞離貪。豈非下菩提。由不棄有情。佛證大菩提。若知生如是。利非利諸果。則於剎那頃。豈有貪自利。」是則專住利他及菩提果。亦見是從菩提心苗之所出生。此心根本見爲大悲。故諸佛子愛樂修習。若多修習令其堅固。則能任運趣極難行諸廣大行。即前論云。「悲堅爲根本。菩提心苗生。專利他覺果。諸佛子應修。若修令堅固。諸怖他苦者。能捨靜慮樂。而趣入無間。此奇此應讚。此爲勝士法。」今於此義。亦應用諸先賢言論而發定解。如覺噶云。「不知修慈悲之菩薩。唯藏

人能知。」

若爾當如何修。「須從最初次第學習。」朗日塘巴云。「霞婆瓦與我有十八種人方便。一種馬方便。人方便者。謂發大菩提心。隨作何事。悉學利益有情。馬方便者。謂菩提心未生者令不生。已生者令不住。不使增長者爲我愛執。故特於彼盡力違害。正對有情盡力利益。」大瑜伽師謂善知識敦巴云。「我有風息平等轉等。如此如此三摩地。」答云。「汝修縱能耳邊擊鼓不可破壞。若無慈悲及菩提心。猶當生於晝夜應悔之地。」此中意趣似說。當成能生無暇無色等處。異生之因。康攏巴云。「我等於覺噶有情顛倒行事。有情於我等亦當如是行。」立與未立大乘根本。入與未入大乘之分。一切皆是相值於此。故一切時應觀於此令心生起。若生者善。若未生者莫如是住。應常親近開示此法大善知識。常與如是修心伴侶共同居住。觀閱顯示此法經論。勤修此因。積集資糧。淨此障礙。自能如是淨修其心。則定能下圓滿種子。誠非小事。理應歡喜。如大覺噶云。「欲趣大乘門。覺心如日月。除暗息熱惱。勵劫亦令生。」

第三此心發起之量。如前已說。應當了知。

註：菩提心量即「由修如是大悲力故，立誓拔濟一切有情，願求無上正等菩提，以爲自性菩提之心，不須策勵而得生起。」詳閱卷八「悲心生量」者。

第四儀軌正受者。如大覺嚙云。「欲修令此生。應勵恆修習。慈等四梵住。應除貪及嫉。以儀軌正發。」若修心已。於其發心獲得定解。當行受此之儀軌。

此中分三。^一未得令得。^二已得守護不壞。^三設壞還出之方便。初中分三。^一所受之境。^二能受之依。

^三如何受之軌則。今初

覺嚙於尊長事次第中僅云「具相阿闍黎。」更未明說。諸先覺說「具足願心住其學處。猶非完足。須具行心律儀。」此與勝敵論師說「當往具菩薩律儀善知識所。」極相符順。十法經中由他令受而發心者。說有聲聞。是說由彼勸令厭離而受發心。非說聲聞爲作儀軌。

能受之依者。總如勝敵論師說「若善男子或善女人。具足圓滿身及意樂。」謂天龍等其身意樂堪發願心者。一切皆可爲此之依。然此中者如道炬釋論說「厭離生死。憶念死沒。具慧大悲。」謂於前說諸道次第已修心者。是於菩提心略爲生起轉變意者。

如何受之儀軌分三。^一加行儀軌。^二正行儀軌。^三完結儀軌。初加行軌分三。^一受勝歸依。^二積集資糧。^三淨修意樂。初中分三。^一莊嚴處所安布塔像陳設供物。^二勸請歸依。^三說歸依學處。今

初

遠離罪惡衆生之處。善治地基令其平潔。以牛五物塗灑其地。以栴檀等上妙香水而善澆灑。散妙香花。設三寶像。謂鑄塑等。諸典籍等。諸菩薩像。安置床座或妙棹臺。懸挂幡蓋及香花等。諸供養具盡其所有。又當預備伎樂飲食諸莊嚴具。用花嚴飾大善知識所居之座。諸先覺等。又於先時供養僧伽。施食鬼趣。集聚資糧。若無供具。應如賢劫經說。其碎布等皆成供養。有者則應無諸諂曲殷重求覓。廣興供養。令諸同伴心難容納。傳說西藏諸知識在莽字境及桑耶等處。於覺嚙前請發心時。覺嚙教曰。「供養太惡不生。」所供像中。須善開光大師之像。必不可少。經典亦須攝頌以上諸般若經。次如尊長事次第說迎請聖衆。誦念三遍供養雲陀羅尼。應讚誦之。其次弟子沐浴着鮮淨衣。合掌而聽。尊長開示福田海會所有功德。令其至心發生淨信。教彼自想。住於一一佛菩薩前。徐徐念誦七支供養。先覺多云。「龍猛寂天所傳來者俱修七支。慈氏無著所傳來者唯修禮拜供養二支。若修悔罪必須追悔。令意不喜。菩提心者具足踴躍歡喜方生。」不應道理。大覺嚙師於發心及律儀儀軌說。「禮敬供養等。」以等字攝略。尊長事次第中。於發心前明說七支。又其因相。若果如

是。則龍猛及寂天派中。亦當許不生。

第二者。次說於師。須住佛想。故應作佛勝解。禮敬供養。右膝著地。恭敬合掌。爲菩提心。而正請白。「如昔如來。應正等覺。及入大地諸大菩薩。初於無上正等菩提而發其心。如是我名某甲。亦請阿闍黎耶。今於無上正等菩提而發其心。」乃至三說。次應爲授殊勝歸依。謂佛爲世尊。法是大乘滅道二諦。僧爲不退聖位菩薩。以爲其境。時從今起。乃至未證大菩提藏。爲救一切諸有情故。歸佛爲師。正歸於法。歸僧爲伴。具此總意樂。特如道炬論說。「以不退轉心。」當發猛利欲樂。令如是心。一切時中而不退轉。威儀如前而受歸依。「阿闍黎耶存念。我名某甲。從今時始。乃至證得大菩提藏。歸依諸佛薄伽梵兩足中尊。阿闍黎耶存念。我名某甲。從今時始。乃至證得大菩提藏。歸依寂靜離欲諸法衆法中尊。阿闍黎耶存念。我名某甲。從今時始。乃至證得大菩提藏。歸依不退菩薩聖僧諸衆中尊。」如是三說。歸依一一寶前。各一存念。及歸法文句與餘不同。皆如覺嚙所造儀軌。

歸依學處者。前下士時所說學處。今於此中阿闍黎耶亦應爲說。

積集資糧者。發心儀軌中。於此亦說修禮供等。釋論中說修七支供。憶念諸佛及諸菩

薩。若昔若現諸善知識。應如是行。供諸尊長者。前供養時亦應了知。七支者。普賢行願。入行論文。隨一即可。

修淨心者。道炬論說慈心爲先。觀苦有情而發其心。謂令慈悲所緣行相。皆悉明顯。俱如前說。

正行儀軌者。謂於阿闍黎前。右膝著地。或是蹲踞。恭敬合掌而發其心。如道炬論云。「無退轉誓願。應發菩提心。」儀軌中說。「乃至菩提藏。」故非僅念爲利他。故願當成佛而爲發心。是緣所發心。乃至未證菩提誓不棄捨。當依儀軌發此意樂。若於願心學處不能學者。則不應發如是之心。若用儀軌僅發是念。爲利一切有情。我當成佛者。則於發心學處。能不能學皆可授之。願心容有如是二類。若用儀軌受其行心。若於學處全不能學。則一切種決定不可。故有說云。龍猛與無著所傳律儀儀軌。於衆多人有可授不可授之差別者。是大蒙昧。復有一類。造初發業行法論。說受行心儀軌。令數數受。然全不知諸總學處及根本罪。未嘗宣說所學差別。是令受行最大無義。教授勝光王經說。「若不能學。施等學處。亦應唯令發菩提心。能生多福。」依據此意。修次初篇云。「若一切種。不能修學。諸波羅蜜多。彼

亦能得廣大果故。方便攝受亦當令發大菩提心。」此說若於施等學處不能修學。容可發心。不可受戒。最爲明顯。

受心儀軌者。「惟願現住十方一切諸佛菩薩於我存念。阿闍黎耶存念。我名某甲。若於今生。若於餘生。所有施性戒性修性善根。自作教他見作隨喜。以此善根如昔如來應正等覺及住大地諸大菩薩。於其無上正等菩提而發其心。如是我名某甲。從今爲始乃至菩提。亦於無上正等菩提而發其心。有情未度而當度之。未解脫者而令解脫。諸未安者而安慰之。未涅槃者令般涅槃。」如是三說。歸依儀軌。及此二種。雖未明說須隨師念。然實須之。此是有師之軌。若未獲得阿闍黎者應如何受。覺嚙所造發心軌云。「若無如是阿闍黎耶。自發菩提心之儀軌者。自當心想釋迦牟尼如來及其十方一切如來。修習禮供諸儀軌等。捨其請白及阿闍黎語。歸依等次第悉如上說。」如此而受。

完結儀軌者。阿闍黎耶應爲弟子。宣說願心諸應學處。

第二得已守護不令失壞者。謂當知學處。故應宣說。此中分二。^一修學現法不退發心之因。^二修學餘生不離發心之因。初中分四。^一爲於發心增歡喜故。應當修學憶念勝利。^二正令增長所

發心故。應當修學六次發心。^三爲利有情而發其心。應學其心不捨有情。^四修學積集福智資糧。今初

若閱經藏或從師聞。思菩提心所有勝利。華嚴經中廣宣說故。應當多閱。如前所引。說如一切佛法種子。又說總攝菩薩一切行願故。猶如總示。謂若廣說支分無邊。於總示中能攝一切。故謂總示。又如嚧柁南。攝集一切菩薩道法所有扼要。說爲嚧柁南。菩薩地中所說勝利。是願心勝利。彼最初發堅固心有二勝利。一謂成就尊重福田。二能攝受無惱害福。第一者。如云。「天人世間皆應敬禮。」謂發心無間。即成一切有情所供養處。又如說云。「發心無間。由種性門。亦能映蔽諸阿羅漢。」謂成尊上。又說。「雖作小福。亦能出生無邊大果。故爲福田。一切世間悉應依止。猶如大地。」謂如一切衆生父母。第二者。如說得倍輪王護所守護。若寢若狂或放逸時。諸惡藥叉宅神非人不能傷害。若餘衆生爲欲息滅疾疫災橫所用無驗咒句明句。若至此手尚令有驗。何況驗者。由此顯示息災等業。發心堅固則易成辦。諸共成就。若有此心亦得速成。隨所居處。於中所有恐怖鬥諍。飢饉過失非人損惱。未起不起設起尋滅。轉受餘生少病無病。不爲長時重病所觸。常爲衆生宣說正法。身無極倦念

無忘失心無勞損。

菩薩安住種性之時。由其自性粗重微薄。既發心已。身心粗重轉復薄弱。由其成就堪忍柔和。能忍他惱不惱於他。見他相惱深生悲惱。忿嫉諂覆等多不現行。設暫現起亦無彊力。不能久住速能遠離。難生惡趣。設有生時速得解脫。即於惡趣受小苦受。即由此緣深厭生死。於彼有情起大悲心。菩提心福若有色形。雖太虛空亦難容受。以諸財寶供養諸佛。尚不能及此福一分。勇授問經云。「菩提心福德。假設若有色。徧滿虛空界。福尤過於彼。若人以諸寶。徧滿恆沙數。諸佛刹土中。供養世間依。若有敬合掌。心敬禮菩提。此供最殊勝。此福無邊際。」傳說覺嚙繞金剛座時。心作是念。「當修何事而能速證正等菩提。」時諸小像起立請問諸大像曰。「欲速成佛當修何法。」答曰。「當學菩提心。」又見寺上虛空之中。有一少女問一老婦。亦如前答。由聞是已。於菩提心。心極決定。由是能攝大乘教授一切扼要。一切成就大寶庫藏。超出二乘大乘法。策發菩薩行廣大行。最勝依止。應知即是菩提之心。於修此心當漸增長勇悍歡喜。如渴聞水。乃至多劫以希有智。最極深細觀察諸道。諸佛菩薩唯見此是速能成佛勝方便故。如入行論云。「能仁多劫善觀察。唯見此能利世間。」

正令增長所發心故。修學六次發心分二。一不捨所發心願。二學令增長。今初

如是以佛菩薩知識爲證。立彼等前立大誓願。未度有情令度脫等。次見有情數類繁多。行爲暴惡。或見長久須經多劫。勵力修行。或見二種資糧無邊難行。皆須修學。爲怯弱緣。若更捨置。發心重擔。較別解脫他勝之罪。尤爲重大。如攝頌云。「雖經億劫修十善。欲得獨勝及羅漢。爾時戒過戒失壞。發心重過他勝罪。」此說菩薩毀犯尸羅。以能防護二乘作意。即是菩薩最勝尸羅。故若失此即是破戒。若未捨此。縱於五欲無忌受用。猶非破壞菩薩不共防護心故。即前經云。「菩薩受用五欲塵。歸依佛法及聖僧。作意徧智願成佛。智者應知住戒度。」若棄如是所受之心。則須長夜馳騁惡趣。入行論云。「於少惡劣物。由意思布施。若人後不施。說爲餓鬼因。若於無上樂。至心請喚已。欺一切衆生。豈能生善趣。」是故此論又云。「如盲於糞聚。獲得妙珍寶。如是今偶爾。我發菩提心。」謂當思念我得此者極爲希有。於一切種不應棄捨。更當特緣此心。多立誓願。利那不捨。

第二者。如是不捨。尚非滿足。須晝三次及夜三次。勵令增長。此復如前所說儀軌。若能廣作。卽如是行。若不能者。則應明想福田。供諸供養。修慈悲等六返攝受。其儀軌者。謂「諸

佛正法衆中尊。乃至菩提我歸依。以我所修布施等。爲利衆生願成佛。」每次三返。

學心不捨有情者。道炬論及發心儀軌中說學處時。雖未說及。道炬釋云。「如是攝受不捨有情。於菩提心所緣及其勝利。發心軌則共同增長及不忘故。應當守護。」爾時數之與根本文。意無乖違。故於此事。亦應修學。心棄捨之量者。依彼造作非理等事而爲因緣。便生是念。從今終不作此義利。

修學積集二種資糧者。從以儀軌受願心已。當日日中供三寶等勤積資糧。是能增上菩提心因。此除先覺傳說而外。雖未見有清淨根據。然有大利。

第二修學餘生不離發心之因分二。^一斷除能失四種黑法。^二受行不失四種白法。今初

大寶積經迦葉問品說成就四法。於餘生中忘失發心。或不現行。又成就四法乃至未證菩提中間不忘菩提之心。或能現行。此即願心學處。四黑法中。欺誑親教及阿闍黎尊重福田者。當以二事了知。一境。二師易知。言尊重者。謂欲爲饒益。言福田者。謂非師數。然具功德。此是迦葉問品釋論所說。二即於此境由作何事而成黑法。謂於此等隨一之境。故知欺誑則成黑法。欺誑道理者。釋論解云。「謂彼諸境以悲愍心舉發所犯。以虛妄語而蒙迷

之。」總之凡以欺誑之心，作蒙蔽師長等方便，一切皆是。然諂誑非妄者，如下當說。此須虛妄，以集學論說斷除黑法，即是白法，能治此者，即四白法中第一法故。若於尊重啓白餘事，而於屏處另議餘事，說善知識已正聽許，亦是弟子欺蒙師長。

於他無悔，令生追悔，其中亦二境者，謂他補特伽羅修諸善事，不具追悔，於境作何事者，謂以令起憂悔意樂，於非悔處令生憂悔。釋論中說，同梵行者正住學處，以諂誑心，令於學處而生蒙昧。此上二法，能不能欺，生不生悔，皆同犯罪。釋論亦同。然釋論中於第二罪作已蒙昧。

說正趣大乘諸有情之惡名等。境者，有說已由儀軌正受發心而具足者，有說先曾發心，現雖不具爲境亦同。此與經違不應道理。其釋論中僅說菩薩餘未明說，然餘處多說具菩薩律學所學處者，謂正趣大乘似當具足發心。於此作何事者，謂說惡名等。由瞋恚心發起而說，與釋論同。對於何境而宣說者，釋論說云，「如彼菩薩欲求法者，信解大乘或欲修學，爲遮彼故對彼而說。」然了義者即可。其惡稱者，如云本性暴惡，未明過類。惡名者，如云行非梵行，分別而說。惡譽者，如云以如是如是行相，行非梵行，廣分別說。惡讚者，通於前三

之後。是釋論解。此於我等最易現行。過失深重前已略說。又如菩薩起毀訾心。則此菩薩須經爾劫恆住地獄。寂靜決定神變經說。唯除毀謗諸菩薩外。餘業不能令諸菩薩墮於惡趣。攝頌亦云。「若未得記諸菩薩。忿心諍毀得記者。盡其惡心刹那數。盡爾許劫更擐甲。」謂隨生如是忿心之數。即須經爾許劫更修其道。則與菩提極為遙遠。故於一切種當滅忿心。設有現起。無間勵力悔除防護。即前經云。「應念此心非善妙。悔前防後莫愛樂。彼當學習諸佛法。」若有瞋恚則其慈悲先有薄弱。若先無者雖久修習亦難新生。是斷菩提心之根本。若能滅除違緣瞋恚。如前正修則漸漸增長以至無量。釋量論云。「若無違品害心成彼本性。」又云。「由前等流種。漸次增長故此諸悲心等。若修何能住。」

於他人所現行諂誑。非增上心。境者。謂他隨一有情。於此作何事者。謂行諂誑。增上心者。釋論說爲自性意樂。諂誑者。謂於秤斗行矯詐等。又如勝智生。實欲遣人往惹瑪。而云遣往垛壠。後彼自願往惹瑪。集論中說。此二俱因貪著利養增上而起。貪癡一分。誑謂詐現不實功德。諂謂矯隱真實過惡。言矯隱者。謂於自過矯設方便。令不顯露。

四白法中初白法中。境者。謂凡諸有情。事者。謂於彼所以命因緣下至戲笑。斷除故知

而說妄語。若能如是。則於親教及軌範等殊勝境前。不以虛妄而行欺惑。第二白法。境者。謂一切有情。事者。謂於彼所不行諂誑住增上心。謂心正直住。此能對治第四黑法。第三白法。境者。謂一切菩薩。事者。謂起大師想。於四方所。宣揚菩薩真實功德。我等雖作相似微善。然無增相。盡相極多。謂由瞋恚毀訾破壞菩薩伴友。而致窮盡。故能斷此及破壞菩薩者。則集學論說。依補特伽羅所生諸過。悉不得生。然於何處有菩薩住。非所能知。當如迦葉問經所說。於一切有情起大師想。修清淨相。讚揚功德。謂有聽者時至。非說不往。四方宣說。便成過咎。此能對治第三黑法。第四白法。境者。謂自所成熟之有情。事者。謂不樂小乘。令其受取正等菩提。此就自己須令所化受行大乘。若彼所化不能發生大乘意樂。則無過咎。非所能故。由此能斷第二黑法。若由至心欲安立他於究竟樂。定不爲令他憂惱故。而行令他憂惱加行。師子請問經云。「由何一切生。不失菩提心。夢中尚不捨。何況於醒時。」答曰。「於村或城市。或隨住境中。令正趣菩提。此心則不捨。」又曼殊室利莊嚴國土經說。「若具四法。不捨大願。謂摧伏我慢。斷嫉除慳。見他富樂心生歡喜。」寶雲經說。「若於一切威儀路中。修菩提心。隨作何善。以菩提心而爲前導。於餘生中。亦不捨離。如此心寶。如如若人多觀察。」

等明顯宣說。

第三犯已還出道理者。多作是說。犯四黑法及心捨有情之五。或加念云我不能成佛。棄捨發心共爲六種。若越一時則捨願心。若一時內而起追悔。僅是衰損因。若犯六次發心及學二資糧。亦唯衰損之因。若已失者應以儀軌重受願心。若唯衰損因者則不須重受。悔除即可。其中若念我不能成佛。故捨發心者。即彼無間棄捨。無待一時。故一切種畢竟非理。四黑法者。非是現法失發心因。是於他生令所發心不現起因。故於現法而正遮止。道炬論云。「此爲餘生憶念故。如說學處應盡護。」言如說者。謂如迦葉問品所說也。即此經意亦是如此。四白法時顯然說云。「迦葉。若諸菩薩成就四法。一切生中生已無間。菩提之心即能現起。乃至菩提中無忘失。」四黑法時。雖無現後明文。故亦當知是約後世。然於現法若行黑法。則所發心勢力微弱。若非爾者。則具菩提心律儀者。爲戲笑故略說妄語。於有情所略起諂誑。瞋恚菩薩略說惡名。於他善根略令生悔。自無追悔。過一時竟。皆當棄捨菩薩律儀。以由此等棄捨願心。若捨願心即捨律儀。菩薩地中及集學論俱宣說故。若許爾者。亦應立彼爲根本罪。然任何中悉無立者。不應理故。又算時者。當是依於鄔波離請問經。然彼全非

經義。我於戒品釋中。已廣決擇。故此不說。心捨有情者。若緣總有情。謂我不能作此許有情之事。心棄捨者。即捨願心。極爲明顯。若緣別有情。謂我終不作此義利。若起是心。如壞一分。即壞整聚。便壞爲利一切有情所發之心。若不爾者。則棄二三四等多有情已。爲餘有情而發心者。亦當能發圓滿菩提之心。

如是於此發心學處。道炬釋論別說。因陀羅補底。龍猛。無著。勇識。寂天。大德月。靜命等派各有差別。有者許爲盡初發心及行諸行所有學處。又有許爲經說一切皆應守護。復有許爲盡資糧道所有學處。餘者有謂不許如此如此定相。有餘更許於其歸依學處之上。應護八法。謂不忘心法及忘失心法。說此諸軌。皆是經說。應隨自師所傳受持。說云。「我師所說。」許彼一切皆是經義。總此釋論。從善知識敦巴所傳諸大知識。皆不說是覺嚙自造。拏錯所傳。則說是覺嚙造。是拏錯之秘法。然諸先覺傳說覺嚙。於補讓時作一略釋。次在桑耶譯師請其更爲增釋。覺嚙教令廣之即可。是以覺嚙所作略解。更引衆談說之事而爲增補。故亦略有數處謬誤。然於正義亦多善說。諸無謬者。我於餘處及道次中亦多引述。此說學處多不可信。若以發心是爲行心。其學處者則於歸依學處之上。僅加取捨白黑八法。定非

完足故不應理。若單取願心者，則其學處不須俱學經說一切，及入行以後所有學處。若非爾者，則與律儀學處無差別故。除前所說二學處外，諸餘學處，是如道炬論及發心儀軌所說。須學七法經者，說是欲求速發通者所應修學，故非發心特別學處。此中不錄。如是自宗除捨願心，心捨有情犯餘學處，乃至未具菩薩律儀，無依菩薩之罪犯，僅違所受中類善性學處，故是惡行應以四力而悔除之。從得菩薩律儀之後，即犯違越律儀學處，如論所說還出罪法，依行即可，故即攝入行心學處，非爲別有。然六次發心，是爲願心不共學處。

第三既發心已於諸勝行修學道理分三，^一發心已後須學學處之因相，^二顯示學習智慧方便，^三一分不能成佛。正釋學習學處之次第。今初

如是發願心已，若不修學施等學處，雖如前引慈氏解脫經說有大勝利，然不修學菩薩學處定不成佛，故於勝行應當修學。伽耶經云，「菩提是以正行而爲堅實，諸大菩薩之所得，非以邪行而爲堅實，諸人所有。」三摩地王經亦云，「故以正行而爲堅實，何以故？童子若以正行而爲堅實，無上正等菩提非難得故。」言正行者，謂成佛方便，即是學習菩薩學處故。修次初篇亦云，「如是發心菩薩，自未調伏不能伏他，如是知己自於施等極善

修學。若無正行不得菩提。」釋量論云。「具悲爲摧苦。當修諸方便。彼方便生因。不現彼難宣。」謂於他所。若有大悲。須除他苦。又除彼苦。但有善心。願其離苦。猶非滿足。故應轉趣除苦方便。又若自不先趣方便。不能度他。故欲利他。當先自調。又於自調。經說「正行而爲堅實。」其正行者。說「受律儀已。學其學處。」故以正行爲堅實者。於所行處無錯爲要。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九終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

第二者。如是欲求成佛。猶非滿足。應須進趣成佛方便。又此方便。須無錯謬。於錯謬道。任何勵力。終不生果。如欲搆乳而扯牛角。若雖不錯。然不圓滿。縱多勵力。亦不生果。猶如種子及水土等。隨缺一緣。亦不生芽。故如修次中篇云。「若於錯因。殷重修習。雖極長時。終不能獲所欲得果。譬如從角而搆牛乳。若不修行一切因者。亦不生果。如種子等。隨缺一緣。亦不發生芽等果故。故欲得果。當依無錯一切因緣。」若爾何爲圓滿無錯因緣耶。如毘盧遮那現證菩提經云。「秘密主。一切種智者。從大悲根本生。從菩提心因生。以諸方便而至究竟。」其中大悲如前已說。菩提心者。謂世俗勝義二菩提心。方便者。謂施等圓滿。是蓮花戒大師所說。

支那堪布等。於如此道顛倒分別。有作是云。「凡是分別。況惡分別。即善分別亦能繫縛生死。其所得果。不出生死。金索繩索皆是繫縛。黑白二雲俱障虛空。黑白狗咬皆生痛苦。是故唯有無分別住。是成佛道。其施戒等爲未能修如是了義愚夫而說。若已獲得如是了

義更修彼行。如王爲農得象求跡。」和尚於此引八十種讚歎無分別經根據成立。此說一切方便之品皆非真實成佛之道。毀謗世俗破佛教之心藏。破觀察慧思擇無我真實義故。故亦遠離勝義道理。任何勝進終唯攝於奢摩他品。於此住心執爲勝道。是倒見中最下品者。蓮花戒大菩薩以淨教理已善破除。宏揚如來所愛善道。然由聖教將近隱沒。能以了義無垢教理判決正道圓滿扼要。諸善士夫亦盡滅亡。又諸有情多是薄福。雖於正法略有信仰。然其慧力最極羸劣。故現仍有輕毀行品持戒等事。於修道時棄捨此等。宛如和尚所教而修。又有一類除不毀謗方便而外。見解道理許和尚說而爲善哉。又有餘者棄捨觀慧。全不思惟。意許和尚修法爲善。此等之道。全未接近修空方所。縱許修空。然若說云「已得無倒空性之義。無謬修習。有修證者。唯當修空。不當更修世俗行品。」或說「行品不須執爲中心。多門修習。」亦與一切聖教相違。唯是違越正理之道。

以諸大乘人所應成辦。是爲無住大般涅槃。其能不住生死者。是由覺悟真實義慧。依勝義道次甚深之道。智慧資糧智慧支分之所成辦故。不住寂靜般涅槃者。是由了悟盡所有慧。俗諦道次廣大之道。福德資糧方便支分之所成辦故。如秘密不可思議經云「智慧

資糧者。謂能斷除一切煩惱。福德資糧者。謂能長養一切有情。世尊。以是因緣。菩薩摩訶薩當勤修習福智資糧。」聖虛空庫經云。「由慧智故而能徧捨一切煩惱。由方便智故而能不捨一切有情。」聖解深密經云。「我終不說一向棄背利益衆生事者。一向棄背發起諸行所作者。能得無上正等菩提。」無垢稱經云。「何爲菩薩繫縛解脫。若無方便攝取三有。是爲菩薩繫縛。若以方便趣向三有。是爲解脫。若無智慧攝取三有。是爲菩薩繫縛。若以智慧趣向三有。是爲解脫。方便未攝慧爲繫縛。方便所攝慧爲解脫。慧所未攝方便爲縛。慧攝方便是爲解脫。」如是廣說。是故欲得佛果。於修道時須依方便智慧二分。離則不成。伽耶經云。「諸菩薩道略有二種。何等爲二。謂方便智慧。」祥勝初品云。「般若波羅蜜多者是母。善巧方便者是父。」迦葉請問經云。「迦葉。譬如大臣。所保國王則能成辦一切所作。如是菩薩所有智慧。若由方便之所攝持。能作一切諸佛事業。」故當修習完具施等一切方便。具一切種最勝空性。僅以單空。於大乘道全無進趣。寶頂經云。「應披慈甲住大悲處。引發具一切種最勝空性而修靜慮。何等名爲具一切種最勝空性耶。謂不離布施。不離持戒。不離忍辱。不離精進。不離靜慮。不離智慧。不離方便。」如經廣說。上續論中釋此義云。「此

諸能畫者。謂施戒忍等。具一切種勝。空性爲王像。」謂如有一善能畫首。不善畫餘。有知畫手不知餘等。集多畫師畫一王像。若缺一師亦不圓滿。國王像者譬如空性。諸畫師者譬如施等。施等方便若有缺少。則同缺頭殘手等像。

又若執謂唯應修空餘不應修。世尊親爲敵者而善破斥。謂若果爾。則菩薩時多劫行施。護尸羅等。悉成壞慧。未解了義。攝研經云。「彌勒。若諸菩薩爲欲成辦正等菩提。修行六種波羅蜜多。然諸愚人作如是說。菩薩唯應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何須諸餘波羅蜜多。此是思惟破壞諸餘波羅蜜多。無能勝。此作何思。前爲迦希王時。爲救鵠故自肉施鷹。豈慧壞耶。彌勒白言。不也世尊。世尊告曰。彌勒。我昔修行菩薩行時。修集六種波羅蜜多相應善根。是諸善根有損我耶。彌勒白言。不也世尊。世尊告曰。無能勝。汝亦曾於六十劫中正修布施波羅蜜多。六十劫中正修尸羅波羅蜜多。六十劫中正修忍辱波羅蜜多。六十劫中正修精進波羅蜜多。六十劫中正修靜慮波羅蜜多。六十劫中正修般若波羅蜜多。彼諸愚人作如是說。唯以一法而證菩提。謂以空法。此等未能清淨諸行。」故若說云。有空解者不須勵力修方便分。是謗大師昔本生事。爲是未解了義之時。設作是念。由種種門修施等行。是未獲得

堅固空解。若有空解。即此便足。是大邪見。此若是實。則已獲得無分別智。證勝義諦。大地菩薩。及諸特於無分別智。獲得自在。八地菩薩。不須修行。然此非理。十地經說。『於十地中。雖各各地。於施等行。別別增上。然於餘行。非不修行。』故一一地中。說皆修六度。或修十度。此等經義。無能勝尊龍猛無著。皆如是釋。定不可作餘義解。故。

特八地位。滅盡一切煩惱。安住寂滅一切戲論勝義之時。諸佛於彼。作是勸云。『唯此空解。不能成佛。聲聞獨覺。亦皆得此無分別故。當觀我身及智土等。此無量德。我之力等。汝亦非有。故當精進。又當思惟。未能靜寂。諸有情類。種種煩惱之所逼惱。亦復不應棄捨此忍。』尚須修學菩薩諸行。得少三昧。便生喜足。棄捨餘德。誠爲智者所輕笑處。如十地經云。『佛子。若有菩薩。安住菩薩。此不動地。諸佛世尊。於此安住法門之流。發宿願力。爲令善修。如來智慧。作是教言。善男子。善哉。善哉。當隨證悟一切佛法。此雖亦是勝義法忍。然汝尚無我之十力及無畏等圓滿佛法。爲徧求此圓滿佛法故。當發精進。亦不應捨此法忍門。善男子。汝雖得此靜寂解脫。當思此諸異生。凡夫未能靜寂。起種種惑。種種損惱。又善男子。當念宿願。饒益有情。不可思議智慧之門。又善男子。此乃諸法。法性。隨諸如來。出。不出世。然此法。

界恆常安住。謂一切法空性。一切法不可得性。非以此故差別如來。一切聲聞獨覺亦皆得此無分別法性。又善男子。當觀我身無有限量。無量智慧。無量佛土。無量成辦智。無量光明輪。無量清淨音聲。汝亦當如是修。」十地經又說。「譬如大船入大海已。順風所吹。一日進程。未入海前。勵力牽行。縱經百年。亦不能進。如是已至八地。不待策勵。須臾進趣一切智道。若未得入此地之前。縱經億劫。勵力修道。亦不能辦。」故若唱言有速疾道。不須修學菩薩行者。是自誑自。

設謂非說不須施等。然即於此無所思中。完具施等。不著所施。能施施物。具無緣施。如是餘度亦悉具足。經中亦說。一一度中攝六六故。若僅由此便爲完足。則諸外道心一境性。奢摩他中。亦當具足一切波羅蜜多。於住定時。亦無如是執著故。特如前說。聲聞獨覺。於諸法性無分別時。應成大乘。具足一切菩薩行故。若因經說。一一度中攝六六度。便以爲足。若爾。供獻曼陀羅中。「具牛糞水即是施」等文。亦說具六。唯應修此。故見攝行。方便攝慧者。譬如慈母喪失愛子。憂惱所逼。與諸餘人言說等時。任起何心。憂惱勢力雖未暫捨。然非一切心皆是憂心。如是解空性慧。若勢猛利。則於布施。禮拜。旋繞。念誦等時。緣此諸心。雖非空

解。然與空解勢力俱轉。實無相違。如初修時若菩提心猛勢爲先。入空定時。其菩提心雖非現有。此力攝持亦無相違。故於如此名無緣施。若全無捨心則不能施。如是於餘亦當了知。方便智慧不離之理。當知亦爾。又經宣說福資糧果。爲生死中身及受用長壽等事。亦莫誤解。若離智慧善權方便。雖則如是。若由此攝持。亦是解脫一切智因。如寶鬘論云。「大王總色身。從福資糧生。」教證無邊。又汝有時說一切惡行一切煩惱惡趣之因。皆能變爲成佛之因。有時又說施戒等善增上生因。是生死因非菩提因。應當令心正住而說。

又如經說。「著施等六。是爲魔業。」三蘊經說。「墮所緣故而行布施。由戒勝取守護戒等。如是一切皆悉懺悔。」梵問經云。「盡其所有一切觀擇。皆是分別。無分別者。即是菩提。」於此等義亦莫誤解。

初經義者。謂於二我顛倒執著。所起施等未清淨故。說爲魔業。非說施等皆是魔業。若不爾者。六度俱說。靜慮般若亦當許爲是諸魔業。

第二經義亦於顛倒執著所起未清淨者。作如是說。非說不應修習施等。若不爾者。說墮所緣而行布施。則不須說墮所緣故。理應總云行施當悔。然未作如是說故。修次下編如

是回答。理最切要。若倒解此。則一切行品皆爲補特伽羅。或法我相執。許爲有相故。

又若捨心念捨此物。及防護心防此惡行。如是等類諸善分別。一切皆是執著三輪法。我執者。則諸已得法無我見。於一切種理應斷除。如瞋慢等不應習近。又諸分別念此爲此。一切皆是分別三輪法。我執者。則思知識所有功德。及思暇滿。死沒無常。諸惡趣苦。淨修皈依。從如此業起如是果。大慈大悲及菩提心。修學行心所有學處。一切皆思此者爲此。此從此生。此中有此功德過患而引定解。如於此等增長定解。當是漸增諸法我執。又法無我增長定解。此道定解漸趣微劣。行見二品違如寒熱。故於二品全無發生猛利恆常定解之處。故如果位安立法身爲所應得。及立色身爲所應得。二無相違。於是道時二我相執所緣之事。雖微塵許戲論永離。引發定解。及於此從此生。此中有此功德過失。引發定解。二須無違。此復依賴因位正見。決擇二諦之理。故以教理決擇生死涅槃一切諸法。於自本性無少自性立勝義量。與因果法各各決定無少紊亂。安立因果名言之量。此二互相。況爲能損所損。實互爲伴。獲此定解。其後乃爲證二諦義。始得墮入獲得諸佛密意數中。此理於毘鉢舍那時。茲當廣說。

第三經義。其經文時正是觀擇生等之時。故說施等眞實無生。言分別者。顯其唯是分別假立。非說施等不應習近而應棄捨。是故乃至未成佛前。於此諸行無不學時。故須學習六度等行。此復現在當由至心勵力修行。諸能修者策勵而修。暫未能者當爲願境。於能修習此等之因。集聚資糧。淨治業障。廣發大願。是則不久當能修行。若不如是行。執自不知及不能行。謂於此等不須學者。自害害他。亦是隱滅聖教因緣。故不應爾。集經論云。「觀察無爲厭有爲善。是爲魔業。知菩提道而不尋求波羅蜜多道。是爲魔業。」又云。「若諸菩薩離善方便。不應勤修甚深法性。」不可思議秘密經云。「善男子。如火從因燃。無因則滅。如是從所緣境心乃熾然。若無所緣心當息滅。此諸善巧方便菩薩般若波羅蜜多徧清淨故。亦能了知息滅所緣。於諸善根不滅所緣。於諸煩惱不生所緣。安立波羅蜜多所緣。亦善觀察空性所緣。於一切有情以大悲心亦觀所緣。」此中別說無緣有緣。當善分別。如是煩惱及執相縛當須緩放。學處之索則當緊束。當壞二罪。不當滅壞諸善所作。學處繫縛與執相縛。二事非一。護律緩放與我執縛緩放。二亦不同。一切種智由多因成。僅一一因非爲完足。獲妙暇身。本當從其種種門中而取堅實。若說一石驚飛百鳥。修道一分不修餘者。當知是遮。

二資糧門不善惡友。

又大小乘亦是修時學不學習無邊資糧。曰少分乘及曰小乘。二是異名。少分義者是一分故。現在劣果飲食等事。尚須衆多因緣成辦。而於士夫第一勝利。欲修成佛。反計一分而爲完足。極不應理。果隨因行。是諸緣起法性爾故。悲華於此密意說云。「少分成少分。一切成一切。」如來出現經云。「若諸如來出現於世。非一因緣。何以故。最勝子。諸如來者要以十億無量正因。乃能成辦。何等爲十。謂以無量福智資糧圓滿正因。」乃至廣說。無垢稱經亦云。「諸友伴。如來身者從百福生。從一切善法生。從無量善道生。」如是廣說。龍猛菩薩亦云。「若佛色身因。如世間無量。爾時法身因。如何而可量。」如是方便智慧。以六波羅蜜多總攝修學者。如前所說是諸密咒與波羅蜜多二所共同。諸大咒典釋諸宮殿及中諸尊。盡其所有。一切皆是內心德時。數數說爲六波羅蜜多。三十七菩提分。十六空等圓滿波羅蜜多道故。故除少數補特伽羅差別。以諸欲塵爲正道等。與波羅蜜多所說略有取捨。當知諸餘唯是共學。若以上說而爲種子。善思惟已非一分道。於全分道未獲定解。則不能知大乘總道。故具慧者。當於此發堅固定解。由多門中漸增大乘種性堪能。

第三解釋學習學處次第分二。一於總大乘學習道理。二特於金剛乘學習道理。初中分三。一淨修欲學菩薩學處。二修已受取佛子律儀。三受已如何學習道理。今初

律咒二中。若先未受各各律儀。不可聽聞所有學處。此不同彼。此諸學處先當善知。淨修相續。次樂受者。乃可授與諸律儀故。如菩薩地云。「欲受菩薩淨戒律儀。先應爲說菩薩法藏摩怛履迦。其中所說菩薩學處及犯處相。若慧觀察自思擇已。至心愛樂。非爲他勸。非爲勝他。當知是名堅固菩薩。堪受菩薩淨戒律儀。如受戒法。彼亦應受。亦應授彼。」故先了知諸所學處。爲作意境。若於學處至心愛樂。修欲學已。次受律儀。則極堅固。是善方便。此及下文二處宣說。文恐太繁。當於後釋。

第二者。初當如何正受道理。受已無間於根本罪及惡作罪防護道理。設有毀犯。還出道理。戒品釋中已廣決擇。未受律儀。定須先閱。如彼當知。

第三分三。一何所學處。二其中能攝諸學道理。三於此如何學習次第。今初

若廣差別。雖無邊際。隨類略攝。於六度中。盡攝菩薩諸應學事。故六度者。攝菩薩道一切扼要。大嗢怛南。四攝亦即攝於其中。攝施易知。愛語者是依六度教誡所化。利行者是安

立他於所教義。同事者是自亦同所化行故。又二資糧及三學等。亦攝菩薩一切正道。然如六度所引解了。諸餘能攝則不能爾。故以六度爲能攝事最爲第一。

第二分二。正義數量決定。兼說次第決定。 今初

佛薄伽梵略說六度總嚙。柁南。最勝紹尊。如佛密意而爲開解。解釋如是重要因相。令發定智。即此數量決定道理。若於此理獲勝定解。則執六度修持爲勝教授。故當得定解。其中分六。

觀待增上生數決定者。謂圓滿菩提廣大行者。必須轉經無量生世。此復進道若無圓滿德相之身。如現在身略有少相。縱勤修行實難增進。故須身德一切圓滿。又須具足所受用財。能受用身。同受用伴。凡所作業悉能成辦。四種圓滿。又此盛事亦多變爲煩惱之緣。故須不隨煩惱力轉。此猶非足。尚須對於諸取捨處。能善分辨無倒進止。若不爾者。猶如竹蕉結子便枯。驟孕自死。即彼盛事而爲害故。若有智慧。知是往昔妙業之果。更勤修因。令漸增長。若無智慧。受盡先果而不增新。後苦起首。故於餘生感六盛事。非爲無因。不平等因。其隨順因定爲六度。故於現法。當修當習。當多修習六到彼岸。以殊勝因能感如是殊勝果故。此

是現前增上生果。身圓滿等究竟增上生者。唯佛地有。如莊嚴經論云。「受用身眷作圓滿增上生。恆不隨惑轉。諸事無顛倒。」

以如是身學菩薩行。菩薩唯有二所作事。謂正引發自利利他。是故觀待引發二利數決定者。其修利他。先須以財而作饒益。此若損惱有情而施。亦無所濟。善遮損他及所依事。利他極大。故須尸羅。若不能忍他作怨害。報一報二。戒難清淨。故戒究竟須耐怨害忍。由不報復。能免衆多他所造罪。他若信樂堪令行善。故是最大利他。自利者。謂以慧力得解脫樂。若心散亂不能得此。故須靜慮。令心住定。堪能如欲安住所緣。有懈怠者不能生此。故須晝夜發勤精進。無有勞倦。此即彼等一切根本。故修二利六度決定。如云。「勤行利有情。修捨不害忍。住脫及根本。一切自利行。」此中利他非一切種。言住脫者。心住所緣。是靜慮行跡。解脫生死是慧行跡。若辨此二則於寂止。不致誤爲毘鉢舍那。如是自許甚深持心。亦僅是此靜慮一分。故於六度圓滿之體。當求定解。

觀待引發圓滿一切利他數決定者。先以財捨除其匱乏。次於有情不爲損惱。且忍怨害。於助他事發起精進而無厭離。依於靜慮以神通等引攝其意。若成法器。次依智慧善說。

斷疑。令解脫故。六度決定。如云。「不貪及不害。耐怨事無厭。引攝善說故。利他即自利。」此二頌說修自他利。不可不依六度。若於引發自他利理。獲得定解。則能殷重修習六度。

觀待能攝一切大乘數決定者。謂已得財位無所貪著。及於未得不希求故。於諸財位能不顧戀。有此則能守護學處。受戒敬戒。依情非情所生衆苦。能堪忍故不起厭患。修善所作勇悍無厭。修奢摩他無分別瑜伽。及毘鉢舍那無分別瑜伽。以此六事攝盡一切能趣大乘。此由六度次第引發。無須更多。如云。「不樂著受用。極敬二無厭。無分別瑜伽。諸大乘唯此。」由是因緣。欲入大乘棄捨六度。實爲相違。

依一切種道或方便數決定者。謂於已得境界受用。無貪欲道或方便者。謂行惠施。由修能捨離彼貪故。諸未得境爲得彼故。功用散亂。防護方便。謂持淨戒。由能安住苾芻律儀。一切事業邊際散亂。悉不生故。不捨有情方便。謂能堪忍。不厭怨害一切苦故。增善方便。謂發精進。由發精進善增長故。淨障方便。謂後二度。靜慮伏惑。般若能淨所知障故。故六度決定。如云。「不貪諸境道。餘防爲得散。不捨有情增。餘二能淨障。」又不隨已生欲塵散亂自在轉者。謂無貪施。若先未生預遮滅者。則須尸羅。防護無義非義散亂。惡行有情數多易遇。

由此因緣退捨利他。能對治者。謂當修習有力堪忍。淨善衆多長時修作。令增長者。要由思惟此勝利等。發起恆常猛利勇進。暫伏煩惱。須修靜慮。滅煩惱種及所知障。謂須般若。此於六度。能與最大決定知解。

觀待三學數決定者。戒學自性即是戒度。此要有施不顧資財。乃能正受。是戒資糧。既正受已。由他罵不報罵等。忍耐守護。忍是眷屬。靜慮心學。般若慧學。精進徧通三學所攝。故六度決定。如云。「依三學增上。佛正說六度。初學攝前三。後二攝後二。一通三分攝。」如是當以何等勝身。圓滿何等自他二利。安住何乘。由具幾種方便之相。修行何學。能滿能攝如是身利大乘。方便及諸學者。當知即是六波羅蜜。總攝菩薩一切修要大嘔陀南。乃至未得廣大定解。應當思惟。又初不令超出生死。其因有二。謂貪資財及著家室。能治此者。謂施及戒。設暫出離。不能究竟而復退墮。其因有二。謂由有情邪行衆苦長修善品而生厭離。能治此者。謂忍及進。以耐衆苦及他怨害。經無量時猶如一日。善知修習勇悍之法。若多修練發起忍進。則能對治退墮之因。極爲扼要。非但修此菩薩諸行。即現在時修諸善行。於少艱辛忍力薄弱。於所修道無大勇悍。以是因緣初入雖多。然於中間能不退者。實不多見。皆由未

修忍辱精進教授所致。又於中間雖未退轉。然有二種失壞之因。謂心散亂不住善緣。及壞惡慧。對治此者。謂靜慮般若。佛說散心修念誦等無大義故。若於內明法藏之義無簡擇慧。雖於粗顯取捨之處。亦起錯誤顛倒行故。此依斷除所對治品能治增上數量決定。依能成辦一切佛法根本扼要數決定者。謂初四度是定資糧。以此四種能成不散靜慮度故。依此因緣若修妙觀。則能通達真實義故。隨順成熟有情增上數決定者。與前所說第三義同。此是聖者無著所許。如獅賢論師所立而說。對於六度引發定解。最爲切要。

第二兼說次第決定分三。生起次第者。若能布施於諸資財。不顧不貪。則能受戒。若具尸羅善防惡行。則於怨害而能堪忍。若有忍耐不厭難行。退緣微少。能發精進。若能晝夜發勤精進。能發正定。心於善緣。堪能安住。若心定者。乃能如實通達真實。勝劣次第者。前前微劣。後後殊勝。粗細次第者。前較後者易轉易作。故相粗顯。後較前者難轉難作。各較自前故爲微細。莊嚴經論云。「依前而生後。安住勝劣故。粗顯微細故。說如是次第。」

第三學此次第分二。^一初於總行學習道理。^二特於後二波羅蜜多學習道理。初中分二。^一學習六度。熟自佛法。^二學習四攝。熟他有情。初中分六。^一學習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靜慮。^六般若。

若道理。初中分四。^一布施度性。^二轉趣發起布施方便。^三布施差別。^四此等略義。

今初

菩薩地云。「云何施自性。謂諸菩薩不顧自身一切資具。所有無貪俱生之思。及此所發能捨施物身語二業。」謂善捨思。及此發起身語諸業。圓滿布施波羅蜜多。不待於他捨所施物。捐除衆生所有貧窮。若不爾者。現有衆多貧乏衆生。過去諸佛所行布施。當非究竟。是故身語非爲主要。唯心爲主。謂自所有身財善根。一切慳執皆悉破除。至心施他。又非唯此。即諸捨報亦施有情。由修此心到極圓滿。即滿布施波羅蜜多故。如入行論云。「若除衆生貧。是施到彼岸。現有貧衆生。昔佛如何度。一切有及果。心與諸衆生。說名爲施度。以是施即心。」故修布施波羅蜜多。現無財物可施於他。當由多門引發捨心漸令增長。

第二者唯盡破除身財慳悋。猶非布施波羅蜜多。慳是貪分。小乘羅漢并其種子無餘斷故。故非唯除慳執施障。須由至心發心施他一切所有。此須修習攝持過患。惠施勝利。故當宣說。月燈經云。「此腐爛色身。命亦動無主。如夢如幻化。愚夫由貪此。造極重惡業。而隨罪惡轉。不智被死乘。當往那洛迦。」此說身不潔淨。命常動搖如懸岩水。身命俱是隨業自在。無我主宰。觀其虛妄猶如夢幻滅除貪著。貪若未除則隨貪轉。造大惡行而往惡趣。修無

邊門陀羅尼經云。「諸有情鬥諍。根本爲攝持。故於境斷愛。斷愛得總持。」集學論云。「如是我身心。一一剎那滅。若以無常身。垢穢常流注。得常淨菩提。豈非獲無價。」本生論云。「無我易壞無堅身。衆苦無恩恆不淨。此身若能饒利他。不生歡喜非聰叡。」雖勤守護無堅實身。然定須捨。若思施他能辦衆多自他義利。未能如是淨修其心。當自思擇我誠愚癡。故當發心施他身等。入行論云。「捨一切涅槃。我心修滅度。一切終頓捨。施諸有爲勝。」攝波羅蜜多論云。「資財無常現可見。若能任運起大悲。當知布施極順理。猶如他物寄自舍。若施由此無恐怖。置於自家生怖畏。無足共他恆須護。若施無此諸過失。由施能生他世樂。不施現法亦生苦。人間諸財如流星。定無不捨諸財物。諸未施財無常滅。由施反成有財庫。饒利有情所惠施。諸財無堅亦有實。若能惠施智者讚。此諸愚夫樂集財。攝持終無不離散。由施恆感諸盛事。由捨不起染污執。慳非聖道生煩惱。若施即是道中尊。聖呵餘者爲惡道。」隨修大小一切善根。至心迴向成辦有情。現前究竟廣大利樂而行布施。則由依於一有情得爾許福。速當圓滿福德資糧。如寶鬘論云。「如所說福德。假說有色相。盡殫伽沙數。世界難容納。此是世尊說。正因亦現成。有情界無量。欲利亦復然。」又能障礙捨心增長。

增長慳貪能令捨心未生不生。已生退失。所有眷屬及諸資財。先已有者不應攝持。若他施與亦不應受。攝波羅蜜多論云。「由何增長慳悋過。或能不令捨心增。虛誑攝持爲障礙。菩薩應當盡斷除。若諸能障惠施心。及障真正菩提道。如是財寶或王位。皆非菩薩所應取。」如是行時。若由慳心貪著資具。應念能仁捨一切有而證菩提。我亦誓願隨佛學習。我將身財一切善根。於有情所先已惠施。若我今者仍貪資財而受用者。如同諸象爲日所逼。入水洗沐至乾岸已。於地滾倒。見土沾身仍下水洗次復如前。如是思已當修無貪。即前論云。「應念諸佛殊勝行。當自立誓思隨學。爲除貪著攝持故。以善分別觀察心。我身已施諸衆生。施身果法我亦捨。我若反貪諸外物。如象洗垢非我理。」如是多思能捨勝利。若能引發廣大歡喜。及多思惟攝持過患。若能引發極大怖畏。則能任運生惠施心。

如是修習慈悲之心。及善思惟諸佛菩薩傳記等後。亦當引發能捨之心。發起道理者。如入行論云。「身及諸受用。三世一切善。爲利諸有情。故當無惜施。」謂身受用善根三法。爲所緣境。思惟惠施一切有情。如是若於一切所有破我所愛。數數修習施他之心。是名菩薩。如攝波羅蜜多論云。「此等一切是汝物。於此我無我所慢。數數觀察此希有。隨行正徧

覺功德。誰有此德名菩薩。難思勝士佛所說。」現在力弱勝解未熟。意樂將身已施有情。不當真實施彼肉等。然於身命。若不淨修能捨意樂。由未修故後亦不能惠施身命。集學論中作如是說。故從現在當修意樂。集學論說如是。至心於有情所。已捨衣食及房舍等。若受用時當作是念。爲利他故受用此等。若忘此心。愛著自利而受用者。是染違犯。若無愛著。或忘安住緣利一切有情之想。或貪利益餘一有情。非染違犯。於已施他。作他物想。爲自受用。成不與取。若價滿足。犯別解脫他勝處罪。此中有說。以是廻施一切有情。待一有情價不能滿。故無他勝。有餘師說。於一一有情。皆施全物。前說非理。餘者又云。雖已施他。他未攝受。故無他勝。其密意者。謂於人趣至心廻施。他亦了知。執我有時。作他物想。爲自利取。若價滿足。可成他勝。故說是爲他部之義。亦不應理。若謂受用他有情物。作利他事。由作是念而受用者。悉無違犯。集學論云。「以有主財護有主身。若由是念受用無罪。僕使恆時爲主作業。非自有財以爲存活。」設作是念。此諸資具已施有情。他未聽許。用當有罪。無如是過。即前論云。「譬如有僕善勤主事。主因病等。其心狂亂。雖未聽許。受用無罪。」現於有情一切不施。以心惠施。實爲欺誑。故如此修全無堅實。莫生不信。即前論云。「若有一類於如是行。諸菩薩

前未見實施而不信解。不應道理。當知捨心最希有故。於此道理。有起疑惑。不應道理。」

第三布施差別有三。^一總一切依當如何行。^二觀待別依所有差別。^三布施自性所有差別。今

初

初中具六殊勝。依殊勝者。依菩提心。由此發起而行布施。物殊勝者。總諸施物無餘行施。若於別物而行施時。亦應不忘總施意樂。所爲殊勝者。爲令一切有情現前安樂究竟利義而正惠施。善巧方便殊勝者。經說無分別智之所攝持。初發業者。當以通達法無性慧之所攝持。廻向殊勝者。廻向施善於大菩提。清淨殊勝者。攝大乘論說。滅煩惱障及所知障。具足六種波羅蜜多者。如行法施防止聲聞獨覺作意。是名持戒。於種智法信行堪忍。忍恕他罵。爲令法施倍復增長。發起欲樂是名精進。心專一趣不雜小乘。廻向此善於大菩提。是名靜慮。了知能施所施受者悉如幻化。是名般若。具足六種力最強大。此是八千頌廣釋所說。

第二者。總之經說在家菩薩應修財施。出家菩薩應行法施。菩薩別解脫經云。「舍利子。若有在家菩薩。以七珍寶充滿。殑伽沙數諸佛國土。供養如來。應正等覺。舍利子。若有出家菩薩。開示宣說一四句頌。此所生福極多於彼。舍利子。如來未許出家菩薩修諸財施。」

集學論說。此中密意障礙聞等。謂遮出家特集財寶而行布施。若無妨害自善所作。由宿福力多所獲得。當行財施。霞惹瓦云。「我不爲汝說施功德。我是宣說攝持過患。」是於出家辛勤追求。集積財寶而行布施。令其淨戒多生瘡尤不喜之語。

施性差別有三。法施者。謂無顛倒開示正法。如理教誨工巧等明。世間無罪事業邊際。令受學處。無畏施者。謂從王賊等人間怖畏。獅虎鯨等非人怖畏。水及火等大種怖畏救護有情。

財施分二。^一實捨財施。^二唯意樂施。
初中分三。^一捨財道理。^二若不能捨當如何行。^三習近對治布施障礙。
初中分四。^一惠施何田。^二何心惠施。^三如何行施。^四施何等物。
今初

略有十種。一諸親友於自有恩。二諸怨敵謂作損害。三中庸者俱無恩怨。四有德者謂具戒等。五有過者謂戒犯等。六劣於己。七與自等。八勝於自。九者富樂。十者貧苦。

意樂分二。初當具足何等意樂者。緣所爲事謂作是念。當依此故圓滿無上菩提資糧。圓滿布施波羅蜜多。緣所施物。謂於自物作他物解。所施之物如取寄存。當念菩薩一切所有。於有情所先已施故。緣行施田。爲善知識。謂於來乞未乞諸田。應念此等滿我布施波羅

蜜多。當具如是三種意樂。攝波羅蜜多論云。「乞者現前諸佛子。爲增菩提資糧故。當於自物住他想。於他應起知識想。」施一一物。念爲如是如是而施。緣所爲事意樂廣說。如妙手問經及攝波羅蜜多論。應行了知。如前所說緣田意樂。於一切境皆應起故。是總意樂。別意樂者。於諸怨害以慈意樂。於諸有苦以悲意樂。於諸有德以喜意樂。於諸有恩以諸意樂而行惠施。又於諸田當住捨心。行善施果。亦當迴施乞等有情。特於苦田當住悲愍。如月稱云。「施謂離慳貪。於諸器非器。平等心等施。此施施者淨。悲施及施果。二俱施來求。此施無慳恪。善士所稱讚。」無量功德讚云。「若見諸貧劣。衆生有求心。無悲希果報。尋餘有德器。意壞雖行施。等同諸乞丐。故尊由大悲。布施諸乞者。」

次當斷除何等意樂中。無惡見取意樂者。謂念布施全無果報。及念殺害而行惠施。以爲正法。或計瑞相吉祥而施。或念唯由布施圓滿。便證世間出世離欲。莫如是施。當無高舉意樂者。謂不毀求者。不爲勝他。亦不施已而起傲慢。謂我能施餘則不爾。清淨業障經說。「若諸異生行布施時。於諸慳恪便生不信。他發憤恚而墮地獄。故於布施而爲障礙。」又說「守護戒時毀訾犯戒。令多有情起不信心。他由不信而墮惡趣。住忍等時毀訾安住。此

等逆品故障戒等。」故當如無量功德讚說而行。如云：「汝聞慧大時，未嘗自讚歎，餘少德衆生，亦曾高恭敬，自住功德時，取自微惡行。」當無依止意樂者，謂不望名稱而行惠施。當無怯弱意樂者，謂施前歡喜，施時心淨，施後無悔，聞諸菩薩廣大施時，莫自輕蔑，恐怖退弱，增長勇悍。當無背棄意樂者，謂於親怨及諸中庸，不隨朋黨，悲心而施。當無望報意樂者，謂非望他報恩而施。觀諸衆生缺乏安樂，愛火所燒，無除苦力，本性苦故，當無希望異熟意樂者，謂不希望後世異熟身財圓滿。觀一切行悉無堅實，無上菩提有勝利故，非破現前希此諸果，是破唯以三界身財爲所欲得。復次，當無邪命意樂，謂念行施爲國王等，知其能施，而起敬事，不應慮貧而不行施。又於乞者，無欺誑心，不喜忿恚，心行散亂，乞者來作種種邪行，應無厭患，雖見乞者欺詐等過，無宣布心，從別別施生別別果，深忍而施，不爲他動。

如何行施分二。不以何等加行而施者，謂不速與稽留，乃與，令起煩惱，然後乃與，令行非法，或違世間道理之業，而後施與，先誓與此後減少給，或給下劣，數恩而與，一時能與而爲漸次，少少相給，自爲國王奪他妻子而爲惠施，逼取父母奴輩等財而與餘者，由能損害他人方便而行惠施，自懶惰住教他行施，於來求者呵責嗤笑，旁言輕弄粗言恐嚇，而後給

與。違越佛制學處而施。不能如有資財而施。長時積集然後頓施。是爲應斷。故當捨離此等加行。又諸菩薩見積集施其施有罪。見隨得施其施無罪。謂若積集然後頓施。福并無多。及於集時退却衆多求資具者。令生嫌恨。後施諸餘未求者故。菩薩地中所說此等極爲重要。謂見集時生長慳等衆多煩惱。護等勦勞障多善行。多於中間發生損失。不能畢竟惠施事故。

當以何等加行而捨者。謂舒顏平視。含笑先言。隨對何田。皆應恭敬。親手應時。於他無損。耐難行苦而行惠施。此等果者。如諦者品云。「由恭敬施感親友等而爲敬重。由舒手施感得承事。由應時施感一切事應時成辦。」又云。「不損他施感得堅固資財。由忍苦施感知心眷屬。」俱舍論說。「舒手惠施得廣大財。」堅固資財者。如俱舍釋說。「他於資財不能障難。火等無毀。」又助他施加行者。謂若自有可施財物。見有慳吝。曾未少施。應往其家。歡喜安慰如是告言。我家現有廣大資財。我爲圓滿布施波羅蜜多。希欲乞者。若有求者與汝會過。莫令空返。可取我財惠施彼等。或是將彼引到我所。我行惠施當生隨喜。彼財無減。即便歡喜。能如是行。如是令彼漸種能除慳垢種子。由漸修習自施少財。依下無貪進得中。

品。依中無貪進得上品。如是若自親教軌範弟子。助伴。是慳貪性不能惠施。或雖非慳然無資財。與彼資財令於三寶樹修布施。自己不作。由此因緣自所生福彌更弘多。令餘一類調伏煩惱。圓滿一類善法樂欲。攝受有情成熟有情。如是若自現無資財。應以工巧事業之處集財惠施。或於他所宣正法語。令諸貧者及慳吝者悉樂惠施。或諸求者教往俱信富饒之家。躬詣其所隨力隨能助其惠施。又於施物擇勝妙施。及將所備可施財物圓滿惠施。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終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一

第四施何等物分二。^一略示應捨不應捨物。^二廣釋。

今初

謂由施此物。能令現前離惡趣因。引生樂受究竟利益。能令斷惡或立善處。又於現前雖無安樂。然於究竟能生義利。是則菩薩當施於他。若由施此。現生逼惱後亦無義。或雖現樂於後有害。不應施他。

第二分二。^一廣釋內物可捨不捨。^二廣釋外物可捨不捨。

今初

若知不捨內物道理。與此相違知是應捨。故當先說不捨道理。此中分三。初就時門不應捨者。菩薩身等雖已至心先施有情。然乃至未廣大悲意樂。不厭乞求肉等難行。縱有求者亦不應捨。集學論云。「由何能令精進厭患。謂由少力而持重物。或由長夜而發精進。或由勝解尚未成熟而行難行。」如施肉等。此雖將身已施有情。然於非時。唯應遮止不令現行。若不爾者。能使菩薩厭諸有情。由此失壞菩提心種。故即失壞極大果聚。是故聖虛空庫經云。「非時欲行。是名魔業。」入行論云。「悲心未清淨。不應捨其身。若能成現後。大利因

應捨。」就所爲門不應捨者。若爲小事不應捨身。即前論云。「能行正法身。爲小不應損。如是能速滿。諸有情意樂。」若就自分已離慳等布施障礙。而就他分若不捨身。能辦衆多有情利義大事之時。有求肢等亦不應施。若爲令作殺生等事。俱害自他諸惡行。故來乞求者。則自不應暫施於他。就求者門不應捨者。若魔衆天。或由彼天所使有情。懷惱亂心來求肢等。不應捨與。勿令於彼有損害故。若諸瘋狂心亂有情來乞求者。亦不應與。此等非是實心來求。唯於衆多浮妄言故。非但不施此等無罪。施則成犯。除此等時來求身者。則應施與。此復有二。謂割身支等畢究施與。及爲辦他如法事故。爲作僕等暫施自在。

第二廣釋外物捨不捨理分二。^一不捨外物道理。^二惠施外物道理。今初

初中有五。一就時門不應捨者。如於出家及諸近住。施午後食。

二就施境門不應捨者。於持戒者。施殘飲食。或與便穢涕唾變吐膿血所雜所染飲食。於諸不食葱蒜肉者。不飲酒者。縱欲飲食。然具律儀不當授彼。施與蒜等及所雜染。雖復先以正言曉喻。令其於施生歡喜心。然於怨家藥叉羅叉兇暴所覆。不知報恩。諸忘恩惠來乞求者。與子僕等。病人來求非宜飲食。或雖相宜。然不知量而與飲食。若已飽滿性極饞嗜。來

求妙食惠施妙食。若諸外道爲求過端及非求知經典之義。以財貨想而來乞求。捨彼經典。菩薩地中略說如是。廣如菩薩地攝決擇分應當了知。如云「若是已寫完善經典。有嬰兒慧衆生來乞。若施與之當知有罪。若爲施彼轉向餘求亦是有罪。若我令他持諸深法及觀彼能如實信解。唯以是思而惠施者。是爲無罪。若令諸具正信有情。書寫相似正法典籍。或外道論。或先已寫現在手中而施信者。或從他乞而施與者。是名有罪。手中現有已寫似典。菩薩應令改拭彼典書佛聖教。自亦應知彼無堅實亦應爲他說其非善。若諸紙葉猶未書寫。有來乞者。爾時菩薩應問彼言。汝今以此欲何所爲。若云轉賣以充食用。菩薩若是將此紙葉預書正法。則不應施。若有財者應施價值。若無價值。二俱不施亦無有罪。若非預爲寫正法者。應即施與。令彼隨意受用安樂。如是若乞欲書最極下劣典籍。不施無罪。如欲書寫極惡典籍。如是欲書中典亦爾。若欲書寫最勝經典。不施求者。當知有罪。」

三就自身門不應捨者。若自了知。於經卷等其義未辨。又於經卷亦無慳垢而將經卷惠施求者。此不應施之理者。謂行如是法施。爲成三種隨一所須。若不施者。尚有後二殊勝所須。施則無故。初一所須已辦訖故。謂我自心都無慳垢。故慳煩惱不須更除。若不施者。見

增衆多妙智資糧。施則無之。若不施者。便能修集妙智資糧。利益安樂一切有情。即爲愛念此一有情及餘一切。若施唯是愛此一故。菩薩地中所須輕重如是宣說。入行論亦云。「爲小勿捨大。」故不施此非僅無罪。不施方法者。不應直言此不施汝。要當施設方便善巧。曉諭遣發。方便善巧者。謂諸菩薩先於所有一切資具。以淨意樂迴向十方諸佛菩薩。譬如苾芻於法衣等爲作淨故。捨與親教軌範師等而守持之。由如是捨。雖復貯蓄衆多資具。亦名安住聖種菩薩。增無量福。此於如是一切資具。如佛菩薩所寄護持。見乞者來。若施與彼此諸資具。稱正理者。應作是念。諸佛菩薩無有少物不施有情。思已而施。若不稱理。即當念先作淨施法。由已捨故。告言賢首。此是他物。不許施汝。輒言曉諭。或以紙價二倍三倍施與遣發。令他了知菩薩於此非貪愛。故不施於我。定於此經不自在故。不能施我。如是行者是巧慧施。

四就施物門不應捨者。若自父母。有虫飲食。妻子奴等未正曉諭。雖正曉諭若不信解。若自妻子形容軟弱。族姓之人。雖說此等不施爲奴。然亦即是物之重者。故墮物數。菩薩地攝決擇分說。若是三衣及餘長物。佛所聽許。無慳意樂於修善品極所須者。雖不施與亦無

有罪。如云。「出家菩薩除三衣外。所餘長物佛所聽許。身所受用順安樂住。若故思擇施來求者。當知無罪。若顧善品非墮欲貪。雖不施與亦唯無罪。」菩薩別解脫經云。「舍利子。若諸菩薩重來求者。捨與三衣。此非修習少欲。」故出家菩薩施自三衣。即是有犯。

五就所爲門不應捨者。若有來乞毒火刀酒。或爲自害或爲害他。即便施與。若有來乞戲樂等具。能令增長墮惡趣因。是應呵止。反施彼物。若有來求或來學習罽羅毘彌爲害有情。教施彼等。由此顯示。凡害衆生身命資財。皆不應學彼等教授。若爲殺害或陸或水所住衆生。來乞水陸即施此等。若爲損害此國人民或爲害他。來求王位而行惠施。若有怨家來求仇隙。施彼讎敵。

第二應施外物之道理者。若即此身非是大師所遮之時。於彼補特伽羅捨所施物。非不稱理。於彼相宜即應施與。又若自身與前相違。於諸經卷有慳吝心。雖未已辨經典之義。應施來求樂勝智者。此復若有二書即應施與。若無二者應與書價。價亦無者應作是念。我行此施。縱於現法而成癡癡。不忍慳貪。如是思已定當惠施。若所施物除前所說。又自作王時。終不抑奪餘妻子等。令離其主而轉惠施。唯持村等可施求者。如是不爲墮惡趣因。諸戲

樂具及罽羅等。不損於他衆生所居水陸之處。不傷衆生無蟲飲食應施求者。若有來求毒火刀酒。爲自饒益或饒益他。即當施與。若如是行財施之時。來二求者。一貧一富。應如何施。先作是念。設二求者來至我所。若堪於二充足滿願。即當俱施滿願充足。若不堪者。則當圓滿貧者所願。由其先作如是念。故若不能滿二所欲時。即當滿足貧者所願。應以軟語曉喻富者。告曰賢首。我此資具於此貧者先已捨訖。切莫思爲特不施汝。受菩薩律初發業者。如是學施極爲緊要。故特錄出。凡無別義者。皆如菩薩地意趣而釋。

第二不能捨時當如何行者。若有求者正來求時。爲慳覆者。應作是思。此可施物定當離我。此亦棄我。我亦捨此。故應捨此。令意喜悅。攝取堅實以爲命終。若捨此者。則臨終時不貪財物。無所憂悔發生喜樂。如是思已。仍不能捨。如勇利經說。「應以三事曉喻求者。謂我現今施力微弱善根未熟。於大乘中是初發業。隨不捨心自在而轉。住於取見我我所執。唯願善士忍許。不生憂惱。如何能滿汝及一切有情意樂。我當如是漸次而爲。」此是斷餘不信過失。非無慳過。集學論說。菩薩慳恪是應呵責。然如是行似能遮免。「由慳不施財法他勝。」攝波羅蜜多論亦云。「若有求者現在前。力極微故不能施。必令求者不退弱。應以軟

語慰其意。以後若再來前乞，必定不應，令失悔。當除慳悋諸過失，爲斷愛故應勤修。」

第三習近對治布施障。障者如攝決擇分略說四種，謂未串習、匱乏、耽著、未見大果。其中初者，謂雖現有可施財物，然於求者不樂惠施，能治此者應速了知如此過患，是我於施先未串習。今若不施，則於後世亦不樂施，強思擇已而行惠施，不隨未習過失而轉。第二者，由其財物極尠闕，故不生捨心，能治此者應作是念：我於生死流轉之時，或由宿業或繫屬他，於他人所未能饒益，令我具受衆多難忍飢渴等苦。設由利他，於現法中發生衆苦，乃至殞歿，此施於我猶爲善哉。非空發遣諸來求者，縱無彼財，尚有菜葉可以活命。如是思已，忍匱乏苦而行惠施。第三者，貪可施物極爲悅意，最上勝妙，於來求者不能生起捨與之心，能治此者應速了達耽著過失。我今於苦倒執樂想，由此能生當來衆苦。如是知已，斷除耽著，即將此物而行惠施。第四者，未見行施能生正等菩提勝利，觀見廣大資財勝利而發施心，能治此者當速見其過。總應觀察一切諸行，皆念念滅，特觀資財速滅速離，一切所施皆當迴向廣大菩提。若唯顧視財等異熟，則唯能得廣大財位，不得解脫。如諸商賈爲與價故，一切資財悉無惜捨與於他，此唯得利，非能得福。四百頌曰：「云於此行施，能生大果利，爲

報而行施。如商利應呵。」

第二唯意樂布施者。內居閑靜。由淨意樂淳厚淨信。分別化現種種廣大無量財寶。勝解惠施一切有情。以少功用生無量福。亦名菩薩巧慧布施。是菩薩地說。妙手問經雖說此是無資財者所應修學。非有財者不應修習。無資財時巧慧布施。是爲乃至未證增上清淨意樂初極喜地。若證此地。則諸資財定無匱乏。如菩薩地云。「如是菩薩現無財寶。巧慧方便而行布施。此說乃至未證增上清淨意樂。若諸菩薩已證增上清淨意樂。如已獲得超諸惡趣。如是生生必當獲得無盡財寶。」

第四此等略義者。正受菩薩律儀已。學習大地布施道理。發願修學。如前所說布施之理。當先了知現在進修開遮之處而勤學習。特於慳吝身財善根而修對治。勵力增廣能捨之心。能如是修應自慶喜。心若未能如是薰修。應生憂惱。若如是者。則如妙手請問經說。於當來世。少用功力能滿布施波羅蜜多。若此一切皆悉捨置。即於現法亦當恆爲重過所染。於當來世心不趣入。極難趣入諸菩薩行。又如攝波羅蜜多論云。「布施根本菩提心。勿棄如此能施欲。世間具此能施欲。佛說此爲施中尊。」此說應當憶念修習菩提心。爲諸行所

依願證菩提即是一切能捨根本。是爲一切能捨之尊。故於此心應勵力學。此即總攝妙手問經勝扼要義。

第二尸羅波羅蜜多分五。^一尸羅自性。^二趣入修習尸羅方便。^三尸羅差別。^四修尸羅時應如何行。^五此等攝義。今初

從損害他及其根本。令意厭捨。此能斷心即是尸羅。由修此心增進圓滿。即是尸羅波羅蜜多。非由安立。諸外有情悉離損惱。爲滿尸羅波羅蜜多。若不爾者。現諸有情未離損惱。過去諸佛尸羅波羅蜜多應未圓滿。亦不能導此諸有情。往離損害諸方所故。是故其外一切有情與諸損害隨離不離。自相續上有離損他能斷之心。修此即是受行尸羅。入行論云。「魚等有何處。驅彼令不殺。由得能斷心。說爲尸羅度。」戒雖有三。此約律儀尸羅增上。說爲斷心。此復若具等起增上。斷十不善是十能斷。若就自性增上。斷七不善是七能斷。身語業性。入中論疏云。「此由不忍諸煩惱故。不生惡故。又由心中息憂悔火。清涼性故。是安樂因。爲諸善士所習近故。名爲尸羅。此以七種能斷爲相。無貪無瞋正見三法爲其等起。故具等起尸羅增上說十業道。」

第二趣入修習尸羅方便者。如是發心受學諸行。此即誓辦一切有情。令具正覺尸羅妙莊。應修其義。此復自須先生清淨戒力。以自未能清淨尸羅。及有虧損當墮惡趣。況云利他。即自利義莫能辦故。故勤利他。當愛尸羅不應緩慢。必須力勵守護防範。攝波羅蜜多論云。「若具正覺戒莊嚴。勤修一切衆生利。先當善淨自尸羅。發起清淨尸羅力。」又云。「毀戒無能辦自力。豈有勢力而利他。故勤善修利他者。於此緩慢非應理。」如是能令尸羅清淨。依賴於諸進止之處。如制行持。又此隨逐猛利堅固欲守護心。故當久修。未護過失善護勝利。而令發起欲護之心。初者如前論云。「當見猛利大怖畏。可斷雖小亦應斷。」謂由過患深生怖畏。雖於小罪勵力斷除。尸羅障品其粗顯者。謂十不善所有過患。如前已說當思惟之。其勝利者前亦略說。吉祥勇猛所說者。即前論云。「可愛天物及人財。妙樂妙味天盛事。由戒因生有何奇。當觀佛法皆此生。」又由依此。能令相續輾轉勝進。與諸菩薩大悲性者共同學處。永斷一切惡行種子。得淨妙智。餘莊嚴具太老太少。若著戴者成譏笑處。非爲端嚴。尸羅莊飾。老幼中年任誰具足。皆生歡喜。故爲第一莊嚴之具。諸餘香者。能薰順風。非薰逆風。是有方限。戒名稱香薰一切方。能除炎熱檀等塗香。有違出家。能除煩惱炎熱塗香。

於出家者隨順無違。雖同具足出家之相。具戒財者勝出餘人。即前論云。「尸羅能得殊勝道。與諸悲性平等修。清淨勝智以爲性。離過第一莊嚴具。徧薰三界悅意香。塗香不違出家衆。行相雖同若具戒。此於人中最超勝。」又雖未說虛讚邪語。未以勤勇功力積集。所須資財任運而得。不以暴業而令怖畏。然諸衆生悉皆禮敬。非爲親屬。先未利彼。初本無識。然諸衆生自然慈愛。足跡之塵亦爲天人恭敬頂戴。得者持去供爲福田。此諸勝利悉由戒生。即前論云。「未曾出言未力集。能攝所須諸資具。無怖世人悉敬禮。無功未集得自在。非可說爲諸親族。未作利益及除害。先無相識諸衆生。皆禮持戒勝士夫。足履吉祥諸塵土。頂戴接受諸天人。稽首禮拜得持供。故具尸羅爲勝種。」如是智者善爲思惟。功德過失應善守護。即如此論云。「菩薩應護諸尸羅。莫耽自樂而破壞。」又云。「得自在故恆受樂。智讚護戒妙莊嚴。圓滿具足諸學處。極圓無慢依尸羅。」又護尸羅非唯爲自怖畏惡趣。及唯希望人天盛事。當爲安立一切有情於妙尸羅。即前論云。「若欲安立無邊世。一切有情於淨戒。爲利世故修尸羅。說爲尸羅到彼岸。非畏惡趣希王位。及願善趣諸圓滿。唯願善護淨尸羅。爲利世間而護戒。」

第三戒差別分三。一、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饒益有情戒。今初。

菩薩地說。即是七眾別解脫戒。故若具足別解脫律儀而住菩薩律儀者。或在家品或出家品。所有真實別解脫律儀。及諸共同能斷律儀是律儀戒。若非堪爲別解脫律儀之身而具菩薩律儀者。謂共別解脫斷除性罪及諸遮罪。隨其所應能斷律儀。是律儀戒。

攝善法者。謂緣自相續六度等善。未生令生。已生不失令倍增長。

饒益有情者。謂緣十一種利有情事。如其所應引發彼等現法後法無罪利義。此等廣如戒品釋中我已決擇。定應於彼數數參閱。

故別解脫所制諸戒。是諸出家菩薩律儀學處一分。非離菩薩學處別有。三聚戒中律儀戒者。謂於真實別解脫戒。或此共戒而正進止。此於菩薩亦爲初要。故當學彼。攝決擇菩薩地云。「此三種戒。由律儀戒之所攝持。令其和合。若能於此精進守護。亦能精進守護餘二。若有於此不能守護。亦於餘二不能守護。是故若有毀律儀戒。名毀菩薩一切律儀。」是故若執別解脫律是聲聞律。棄捨此律開遮等制。說另學餘菩薩學處。是未了知菩薩戒學所有扼要。以曾多次說律儀戒。是後二戒所依根本及依處故。律儀戒中最主要者。謂斷性罪。攝諸性罪過患重者。大小乘中皆說斷除十種不善。故於彼等善護三業。雖等起心莫令

現起。攝波羅蜜多論云。「不應失此十業道。是生善趣解脫路。住此思惟利眾生。意樂殊勝定有果。應當善護身語意。總之佛說爲尸羅。此爲攝盡尸羅本。故於此等應善修。」月稱論師於尸羅波羅蜜時。亦說是斷十種不善。十地等經多如是說。故先於此如前所說修靜息心。則諸餘戒亦易成辦。

第四如何修此等者。謂應具足六種殊勝。及具六種波羅蜜多而正修習。具六波羅蜜多修時。自住尸羅。亦能將他安住尸羅。是尸羅施。餘如前說。

第五此等攝義者。諸行所依謂菩提心。不應失壞漸令增長者。是爲趣入戒等諸行所有根本。亦是第一遮止損害一切有情。大地以上所持尸羅爲所願境。於初發業諸進止處。當從現在至心修學。特當了知十不善等性遮諸罪。日日多起防護之心。又於自受律儀諸根本罪。尤應勵力數起防護。若如是行於當來世。由其造作等流果力。能以少勞少苦圓滿諸菩薩學處。若今棄捨彼等。則恆常爲極重墮罪之所染污。且於多生將不堪學菩薩學處。故當從今精勤而行。

忍波羅蜜多分五。^一忍之自性。^二趣入修忍之方便。^三忍之差別。^四修忍時如何行。^五此等攝義。今初

耐他怨害。安受自身所生衆苦。及善安住法思勝解。此等違品亦有三種。初謂瞋恚。次謂瞋恚及怯弱心。三謂不解無其樂欲。圓滿忍辱波羅蜜多者。唯由自心滅除忿等修習圓滿。非爲觀待一切有情悉離暴惡。非能辦故。調伏自心即能成辦所爲事故。入行論云。「惡有情如空。非能盡降伏。唯摧此忿心。如破一切敵。以皮覆此地。豈有爾許皮。唯以鞋底皮。如覆一切地。如是諸外物。我不能盡遮。應遮我自心。何須遮諸餘。」

第二趣入修忍之方便者。雖有多門。且當宣說修忍勝利。不忍過患。其中勝利如菩薩地云。「謂諸菩薩。先於其忍見諸勝利。謂能堪忍補特伽羅。於當來世無多怨敵。無多乖離。有多喜樂。臨終無悔。於身壞後當生善趣天世界中。見勝利已。自能堪忍。勸他行忍。讚忍功德。見能行忍補特伽羅。慰意慶喜。」攝波羅蜜多論云。「若有棄捨利他意。佛說忍爲勝方便。世間圓滿諸善事。由忍救護忿過失。是具力者妙莊嚴。是難行者最勝力。能息害心野火雨。現後衆害由忍除。諸勝丈夫堪忍鎧。惡人粗語箭難透。反成讚歎微妙華。名稱花鬘極悅意。」又云。「忍爲巧處成色身。功德端嚴相好飾。」謂有情邪行不退利他。從能摧壞衆多善根。忿恚怨敵而爲救護。下劣爲害亦能堪忍。是極悅意莊嚴之具。諸難行者破煩惱逼惱。

最勝之力。能滅害心大火之水。諸暴惡人以邪行箭不能透鎧。微妙色身具金色相。奪諸衆生眼觀意思。是能造此點慧巧師。以如此等衆多勝利而爲讚歎。入行論云。「若勵摧忿勃。此現後安樂。」若能恆常修習堪忍不失歡喜。故於現法一切時中常得安樂。於當來世破諸惡趣生妙善趣。畢竟能與決定勝樂。故於現後悉皆安樂。此等勝利皆由忍生。於此因果關係乃至未得堅固猛利定解之時。當勤修學。

瞋恚過患中。不現見之過患者。入行論云。「千劫所集施。供養善逝等。此一切善行。一恚能摧壞。」此是如其聖勇所說錄於入行。曼殊室利遊戲經說。摧壞百劫所積衆善。入中論亦說。「由起剎那忿恚意樂。能摧百劫修習施戒波羅蜜多所集諸善。」須瞋何境者。或說菩薩或說總境。前者與入中論所說符合。如云。「由瞋諸佛子。百劫施戒善。剎那能摧壞。」生恚之身者。入中論釋說。「菩薩生瞋且壞善根。況非菩薩而瞋菩薩。」境爲菩薩隨知不知。見可瞋相隨實不實。悉如前說能壞善根。總其能壞善根。非是定須瞋恚菩薩。集學論云。「聖說一切有教中亦云。諸苾芻。見此苾芻以一切支禮髮爪塔。發淨心否。如是大德。諸苾芻。隨此覆地下過八萬四千踰繕那乃至金輪。盡其中間所有沙數。則此苾芻應受千

倍爾許轉輪王位。」乃至「具壽鄔波離來世尊所恭敬合掌安住一面。白世尊言。世尊說此苾芻善根如是廣大。世尊。如此善根何能微薄銷滅永盡。鄔波離。若於同梵行所而爲瘡患。爲瘡患已我則不見有如是福。鄔波離。此大善根由彼微薄銷滅永盡。鄔波離。故於枯樹且不應起損害之心。況於有識之身。」壞善根義。有諸智者作如是說。摧壞先善速疾感果之功能。令果久遠。先當出生瞋等之果。非後遇緣不自生果。以世間道皆不能斷所斷之種。定不能斷煩惱種故。然此理不定。如諸異生。以四對治力。淨治不善所獲清淨。雖非斷種。然後遇緣其異熟果定不生故。又已感異熟善不善業。雖非斷種。然後遇緣亦定不生異熟果故。又加行道得頂忍時。未斷邪見及惡趣因不善種子。然遇緣時亦定不起邪見及惡趣故。又如前引「諸業於生死隨重。」隨先熟一善不善業。暫遮餘業成熟之位。僅以此義不能立爲壞善不善。亦未說故。又異熟暫遠。不能立爲壞善根義。若不爾者。應說一切有力不善業。皆壞善根故。故於此中清辯論師如前所說。以四種力淨治不善。及由邪見損害之心摧壞善根。俱如敗種。雖遇助緣而不發芽。後雖遇緣亦不能生果。又如前說。雖以四力淨所造罪而得清淨。而與發生上道遲緩無相違義。故有一類。雖壞布施護戒之果圓滿身財。然不

能壞修習能捨及能斷心作用等流。後仍易起施戒善根。又有一類。雖壞施戒作用等流。同類相續。然未能壞發生圓滿身資財等。又有一類如前所說。若不瞋恚授記菩薩。一劫所能圓滿道證。由起瞋心自相續中已有之道。雖不棄捨。然一劫中進道遲緩。總之如淨不善。非須盡淨一切作用。故壞善根亦非壞盡一切作用。此極重要。唯應依止佛陀聖教。及依教之正理而善思擇。故當善閱經教而善思擇。如是能引極非可愛粗猛異熟。及能滅除餘業所引最極可愛無量異熟。是爲非現見之過患。

現法過患者。意不調柔。心不靜寂。又諸喜樂。先有失壞後不可得。睡不安眠。心失堅固平等而住。若瞋恚重。雖先恩養忘恩反殺。諸親眷屬厭患棄捨。雖以施攝亦不安住等。入行論云。「若持瞋箭心。意不受寂靜。喜樂不可得。無眠不堅住。有以財供事。恩給而依止。彼反於瞋恚。恩主行弑害。由瞋親友厭。施攝亦不依。總之有瞋恚。全無安樂住。」一本生論亦云。「忿火能壞妙容色。雖飾莊嚴亦無美。縱臥安樂諸臥具。忿箭刺心而受苦。忘失成辦自利益。由忿燒惱趣惡途。失壞名稱及義利。猶如黑月失吉祥。雖諸親友極愛樂。忿墮非理險惡處。心於利害失觀慧。多作乖違心愚迷。由忿串習諸惡業。百年受苦於惡趣。如極損他來復

讎。怨敵何有過於此。此忿爲內怨。我如是知已。士夫誰能忍。令此張勢力。」此等過患皆從忿起。乃至未得決定了解。應當修習。如入行論云。「無如瞋之惡。無如忍難行。故應種種理。殷重修堪忍。」由見勝利過患爲先。應以多門勤修堪忍。初句之理由。如入中論釋云。「如大海水。非以秤量能定其量。其異熟限亦不能定。故能如是引非愛果。及能害善。除不忍外。更無餘惡。最爲強盛。」若僅生最大非愛異熟。而不壞善根。則非如此最大惡故。然能雙具引大異熟及壞善根所有惡行。除瞋而外。餘尚衆多。謂誹謗因果。所有邪見。及謗正法。並於菩薩尊長等所起大輕蔑。生我慢等。如集學論應當了知。

第三忍差別分三。^一耐怨害忍。^二安受苦忍。^三思擇法忍。初耐怨害忍分二。^一破除不忍怨所作害。^二破除不喜怨家富盛喜其衰敗。初中分二。^一破除不忍障樂作苦。^二破除不忍障利等三作毀等三。初中分二。^一顯示理不應瞋。^二顯示理應悲愍。初中分三。^一觀察境。^二有境。^三所依瞋非應理。今初

初中有四。一觀察有無自在不應瞋者。應當觀察。於能怨害應瞋之因相爲何。如是觀已。覺彼於自欲作損害意樂爲先。次起方便遮我安樂。或於身心作非愛苦。爲彼於我能有

自在不作損害。強作損害而瞋恚耶。抑無自在由他所使而作損害故瞋恚耶。若如初者瞋不應理。他於損害無自在故。謂由宿習煩惱種子境界現前。非理作意。因緣和合起損害心。縱不故思。此諸因緣亦能生故。若彼因緣有所缺少。則故思令生。亦定不生故。如是由諸因緣起損害欲。由此復起損害加行。由此加行生他苦故。此補特伽羅無少主宰。以他亦隨煩惱自在。如煩惱奴而隨轉故。若他自己全無自在。爲餘所使作損害者。極不應瞋。譬如有人爲魔所使隨魔自在。於來解救饒益自者。反作損害行捶打等。彼必念云。此爲魔使。自無主宰。故如是行。不少瞋此。仍勤勵力令離魔惱。如是菩薩見諸怨家作損害時。應如是思。此爲煩惱魔使無主。故如是行。不少瞋此。補特伽羅。須更發心爲欲令其離煩惱故。我應勤修諸菩薩行。如四百論云。「雖忿由魔使。醫師不瞋怪。能仁見煩惱。非具惑衆生。」月稱論師亦云。「此非有情過。此是煩惱咎。智者善觀已。不瞋諸有情。」入行論中雖說多理。然唯於此易生定解。對治瞋恚最爲有力。菩薩地說修唯法想。堪忍怨害與此義同。故於此上乃至定解當勤修習。若諸有情能有主宰皆應無苦。以此諸苦非所願故。有自在故。又諸有情若爲猛利煩惱激動。尚於最極愛惜自身而作損害。或跳懸岩。或以棘刺及刀劍等。而自傷害。或

斷食等。況於他人能不損哉。應如是思滅除瞋恚。入行論云。「一切皆他使。他主自無主。知爾不應瞋。一切如化事。」又云。「故見怨或親。爲作非理時。謂此因緣生。思已當樂住。若由自喜成。皆不願苦故。則一切有情。皆應無有苦。」又云。「若時隨惑轉。自愛尙自殺。爾時於他身。何能不爲損。」

第二觀是客現及是自性皆不應瞋者。損他之過不出二事。謂是否有情之自性。若是自性瞋不應理。如不應瞋火燒熱性。若是客現亦不應瞋。如虛空中有烟等現。不以烟過而瞋虛空。應如是思滅除瞋恚。入行論云。「若於他惱害。是愚夫自性。瞋彼則非理。如瞋燒性火。若過是客來。有情性仁賢。若爾瞋非理。如瞋烟蔽空。」

第三觀其直間由何作損皆不應瞋者。若瞋直接發生損害能作害者。應如瞋恚補特伽羅瞋刀杖等。若瞋間接令生損害能作害者。如刀杖等爲人所使。其人復爲瞋恚所使而作損害。應憎其瞋。如云。「杖等親爲害。若瞋能使者。此亦爲瞋使。定應憎其瞋。」故不瞋杖。亦不應憎能使之。人。若瞋能使。理則亦應瞋其瞋恚。不如是執。即是自心趣非理道。故應定解一切道理悉皆平等。令意不瞋補特伽羅。如不瞋杖。此未分別杖與能使有無怨心者。由

前所說破自在理應當了知。

第四觀能發動作害之因不應瞋者。受由怨害所生苦時。若是無因不平等因則不生苦。要由隨順衆因乃生。此因是宿不善業故。由自業力發動能害令無自主。故自所招不應憎他。作是念已。應怪自致。於一切種破除瞋恚。如那落迦所有獄卒。是由自己惡業所起。爲自作害。如云。「我昔於有情。曾作如是害。故害有情者。我理受此損。」又云。「愚夫不願苦。愛著衆苦因。由自罪自害。豈應憎於他。譬如諸獄卒。及諸劍葉林。由自業所起。爲當憎於誰。由我業發動。於我作損害。此作地獄因。豈非我害他。」霞婆瓦云。「若云非我所致。實是顯自全無法氣。」

觀察有境不應瞋者。若於怨害發生瞋恚。是因於苦不能忍者。誠爲相違。以不能忍現在微苦。極力引生惡趣無量大苦因故。故應自念我極愚癡而自羞恥。勵防莫瞋。如云。「於現在微苦。我且不能忍。何不破瞋恚。地獄衆苦因。」其怨所生苦。是我宿世惡業之果。由受此故。盡宿惡業。若能堪忍。不造新惡。增長多福。他似不顧自法退衰。爲淨我罪而行怨害。故於怨害應視其恩。如本生論云。「若有不思自法衰。爲淨我惡而行損。我若於此不堪忍。忘

恩何有過於此。」入中論云。「許爲盡昔造諸不善業果。害他忿招苦。如反下其種。」如爲醫重病當忍針灸等方便。爲滅大苦而忍小苦。最爲應理。

觀察所依不應瞋者。一觀能害因及有過無過。如云。「他器與我身。二者皆苦因。由器與身出。爲應於誰瞋。如人形大瘡。痛苦不耐觸。愛盲我執此。損此而瞋誰。」又云。「有由愚行害。有因愚而瞋。其中誰無過。誰是有過者。」二觀自所受者。若諸聲聞唯行自利。不忍而瞋。且不應理。何況我從初發心時。誓爲利樂一切有情。修利他行。攝受一切有情。修利他行。攝受一切諸有情者。如是思惟發堪忍心。博朵瓦云。「佛聖教者謂不作惡。略有怨害不修堪忍。即便罵爲此從根本破壞聖教。由此即是自捨律儀。聖教根本由此破壞。雖總聖教非我等有。自失律儀是滅自者。」又云。「如翻鞍牛縛尾而跳鞍反擊腿。若緩鞦落始得安樂。若於怨害而不緩息。爲其對敵反漸不安。」

第二理應悲愍者。謂當至心作是思惟。一切有情無始生死。無未爲我作父母等親屬友善。又是無常命速分離。常爲三苦之所苦惱。爲煩惱魔之所狂魅。滅壞自己現後利義。我當哀愍。何可瞋恚及報怨害。

破除不忍障利等三作毀等三分二。一破除不忍障譽等三。二破除不忍作毀等三。初中分三。一思惟譽等無功德之理。二思惟有過失之理。三故於破此應當歡喜。今初

若他讚我稱我稱譽。全無現法延壽無病等。及無後世獲福德等二種利益。故彼失壞若不喜者則無屋用。沙屋傾塌。愚童涕哭。與我今者等無有異。應自呵責而不貪著。如云。「讚稱及承事。非福非長壽。非力非無病。非令身安樂。我若識自利。彼利自者何。」又云。「若沙屋傾塌。兒童極痛哭。如是失讚譽。我心如愚童。」第二讚譽等者。於諸非義令心散亂。壞滅厭離。令嫉有德。退失善事。如是思已則於彼等令心厭離。如云。「讚等令我散。彼壞厭離心。嫉妬諸有德。破壞圓滿事。」第三如是令我退失譽稱及利敬者。是於惡趣救護於我。斬除貪縛遮趣苦門。如佛加被。如是思已。應由至心滅瞋生喜。如云。「故若有現前。壞我譽等者。彼豈非於我。救護墮惡趣。我爲求解脫。無須利敬縛。若有解我縛。我何反瞋彼。我欲趣衆苦。如佛所加被。閉門而不放。我何反瞋彼。」

第二破除不忍作毀等三者。心非有體非他能害。若直害身間損於心。毀等於身亦不能損。既於身心二俱無損。故應歡喜。如是思已斷除憂悵。憂悵若滅。瞋不生故。亦如論云。

「意非有形故。誰亦不能壞。由耽著於身。故身爲苦損。毀訾及粗語。并其惡名稱。於身若無害。心汝何故瞋。」霞惹瓦云。「若於康攏巴。內鄔蘇巴。照巴三人。任說何語。與向土石。全無差別。故得安樂。後時諸人耳根薄弱。故無安樂。」若對馨敦說某作是言。答曰。「暗中訶罵國王。汝犯離間。應當懺悔。」有謂慧金剛瑜伽師云。「人說我等爲伏後者。」答云。「人不於人作言說事。又於何事。」次云。「速斷離間。」若作是念。由毀訾等。則餘補特伽羅於我不喜。故不歡喜。若餘不喜我。於我有損。可爲實爾。然此於自全無所損。故應斷除不歡喜心。如云。「餘不喜於我。此於現後世。俱不損於我。何故我不樂。」若作是念。雖他不喜。無損於我。然由依此。即能障礙從他人所獲得利養。故於毀訾毀謗傳惡名者。而發憎憤。所得利養。須置現世。瞋他之惡。隨逐而行。故無利養。速疾死沒。與以邪命長時存活。前者爲勝。設獲利養長時存活。然於死亡。終無免脫。終須有死。至臨終時。先經百年受用安樂。與唯一年受用安樂。二者相等。唯爲念境。爾時苦樂無差別故。譬如夢中受樂百年。與唯須臾領受安樂。二睡醒時。樂與不樂。全無差別。如是思惟。若於利敬能破貪著。則於毀訾揚惡名等。不生憂悵。以不求於他。顯我殊勝。雖不顯揚喜無退故。亦如論云。「能障利養故。若我不喜此。我利置

此世諸惡則堅住。我寧今死歿。不邪命長活。我縱能久住。終是死苦性。夢受百年樂。若至於醒時。與受須臾樂。若至於醒時。醒已此二者。其樂皆不還。壽長短二者。臨終唯如是。設多得利養。長時受安樂。亦如被盜劫。裸體空手行。」

第二破除不喜怨敵富樂。喜其衰損者。本爲利樂諸有情故發菩提心。今於有情自獲安樂反起瞋恚。又云惟願一切有情皆當成佛。今見彼等略有下劣利養恭敬。反生憂惱極爲相違。故應於他幾大富樂。斷除嫉妬至心歡喜。若不爾者。則菩提心利樂有情唯假名故。如云「爲樂諸有情。而發菩提心。有情自獲樂。何故反瞋彼。云令諸有情成佛三界供。見下劣利敬。何故起憂惱。若汝所應養。當由汝供給。親友得自活。不喜豈反瞋。不願衆生樂。豈願得菩提。故若憎他富。豈有菩提心。若他從施獲。或利在施家。此俱非汝有。施不施何關。」怨家衰敗而生歡喜。及暴惡心願其失敗。僅由此心於怨無損。唯令自苦。設能損他。然亦俱害。思此過患。當一切種而正滅除。如云「設怨有不喜。汝有何可樂。僅由汝希願。豈爲損他因。縱由汝願成。他苦汝何喜。若謂滿我心。損失豈過此。彼煩惱漁夫。利鈎之所執。我於地獄鑊。定受獄卒煎。」如是若於障礙我樂及我親樂爲作非樂。并於怨家所有盛事。一向視爲不

可樂相。由此生憂。憂增發瞋。若能破其一向不喜。則止其憂。由憂息故。瞋則不生。故應以前所顯正理。於此破其一向不喜。由衆多門滅除瞋恚。以其過失最重大故。能滅教授亦即上說佛子正理。要與煩惱而興駁難。向內摧壞第一仇敵瞋恚之理。是故若能以觀察慧善爲思擇。以多正理而正破除。則能遮止多類瞋恚。由衆多門發生堪忍。能得堅固微妙習氣。以是由其無垢正理。於正教義獲定解故。有捨觀慧思擇修者。即捨此等菩薩一切廣大妙行。當知即是自他暇身受取心要無上障礙。猶如毒蛇應當遠離。

註：菩薩饒益有情或略有十一相：(一)．謂諸菩薩於諸有情能引義利彼彼事業。與作助伴。於諸有情隨所生起疾病等苦。瞻侍病等。亦作助伴。(二)．又諸菩薩。依世出世種種義利。能爲有情說諸法要。先方便說先如理說。後令獲得彼彼義利。(三)．又諸菩薩於先有恩諸有情所。善守知恩隨其所應現前酬報。(四)．又諸菩薩。於諸種種獅子虎狼鬼魅王賊水火等畏諸有情類。皆能救護。令離如是諸怖畏處。(五)．又諸菩薩。於諸喪失財寶親屬諸有情類。善爲開解令離愁憂。(六)．又諸菩薩。於有匱乏資生衆具諸有情類。施與一切資生衆具。(七)．又諸菩薩。隨順道理。正與依止。如法徇衆。(八)．又諸菩薩。隨順世間事務言說。呼召去來。談論慶慰。隨時往赴。從他受取飲食等事。以要言之。遠離一切能引無義違意現行。於所餘事心皆隨轉。(九)．又諸菩薩若隱若露。顯示所有真實功德。令諸有情歡喜進學。(十)．又諸菩薩於有過者。內懷親昵利益安樂增上意樂。調伏訶責治罰驅擯。爲欲令其出不善處。安置善處。(十一)．又諸菩薩以神通力。方便示現那落迦等諸趣等相。令諸有情厭離不善。方便引令入佛聖教。歡喜信樂生希有心。勤修正行。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一終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二

第二引發安受苦忍分三。^一必須安受苦之理。^二引發此之方便。^三處門廣釋。

今初

如入行論云。「樂因唯少許。苦因極繁多。」我等恆有衆苦隨逐。故以苦爲道不可不知。若不爾者。如集學論說。或生瞋恚。或於修道而生怯弱。即能障礙修善行故。此復有苦是由他起。亦有諸苦。無論於道若修不修。由宿業起。又有一類如下所說。由修善行始得發起。若不修善則不發生。如是若由宿業及現前緣增上力。故決定起者。此等暫時無能遮止。起已必須安然忍受。若不能忍。則反於此原有苦上。由自分別更生心苦。極難堪忍。若能安忍。雖根本苦未能即退。然不緣此更生內心憂慮等苦。若於此上更持餘苦助道方便。則苦極微而能堪忍。是故引發安受苦忍極爲切要。

第二引發方便分二。^一有苦生時破除專一執爲不喜。^二顯示其苦理應忍受。

今初

若已生苦有可治者。是則其意無須不喜。若不可治。縱不歡喜亦無利益。非但無益。且有過患。若太嬌愛。雖於微苦亦極難忍。若不嬌愛。其苦雖大亦能忍故。如云。「若有可治者。

有何可不喜。若已無可治。不喜有何益。」又云。「寒熱及風雨。病縛捶打等。我不應太嬌。若嬌苦反增。」

第二顯示其苦理應忍受分三。^一思惟苦之功德。^二思惟能忍衆苦難行之功德。^三從微漸修無難之理。今初

功德有五。謂若無苦。則於苦事不希出離。故有驅意解脫功德。由苦逼迫壞諸高慢。故有除遣傲慢功德。若受猛利大苦受時。則知其苦從不善生。不愛其果。須止其因。故有羞恥作惡功德。由苦逼惱希求安樂。若求安樂須修善因。故有歡喜修善功德。由比我心度餘有情。知皆是苦。於諸漂流生死海者。能發悲愍。以上諸德及此所例諸餘功德。自應先知數數修心。謂此諸苦是所願處。如云。「無苦無出離。故心應堅忍。」又云。「又苦諸功德。謂以厭除慢。悲愍生死者。羞惡而喜善。」

第二思惟能忍衆苦難行之德分二。^一思解脫等諸大勝利。^二思能遮止無量大苦所有勝利。今初

我昔流轉生死之時。爲求微劣無義欲故。雖知有苦。尙能輕蔑非一大苦。作感當來無

量苦因。忍受非一無義大苦。況我今者。爲求引發自他無量利益安樂。尙應故知忍受過前百千俱胝倍數大苦。而修善行。況輕於彼。應數思惟令心堅固。入行論云。「爲欲曾千返。受燒等地獄。然於自他利。我悉未能辦。現無爾許苦。能成諸大利。爲除衆生苦。於苦唯應喜。」思惟往昔於自他利俱無所成。尙能忍受爾許難行。今爲引發極大利義。於諸微苦何故不忍。故雖有苦。然有此利。我實善得。如是思惟令心高起。又由惡友之所誑惑。尙能趣向無義惡途。忍諸苦行。謂跳三尖矛及炙五火等。又爲世間微劣事故。能強忍受務農徇利戰競等事。非一大苦。如是思已當於苦行而發無畏。

思能遮止無量大苦所有勝利者。如有一人是應殺犯。若截手指能免殺罪發大歡喜。如是若由人間小苦。總能脫離無邊生死。別能永斷那洛迦等惡趣衆苦。極爲善哉。若能善思現前久遠二苦差別。則於難行能生心力全無所畏。如云。「若截殺人手。能脫豈非善。若以人間苦。離獄豈非善。」

從微漸修無所難者。如云。「若習不易成。此事定非有。故修忍小苦。大苦亦能忍。」若被忍甲受苦意樂。雜諸小苦漸次修習。則忍苦力漸能增廣。集學論亦云。「此中若修小苦

爲先。則於大苦及極大苦而能串習。譬如一切有情由串習力。於諸苦上妄起樂想。如是若於一切苦上。安住樂想而漸串習。則亦能住安樂之想。」又生此想。復如猛利請問經云。「應當捨離。如樹棉心。」華嚴亦云。「童女。汝爲摧伏一切煩惱故。應當發起難行之心。」謂須心力最極堅穩。非心微薄之所能成。故若先發堅強志力。則諸大苦亦成助伴。譬如勇士入陣戰時。見自出血。以此反能助其勇志。若先未聞如是之法。雖聞云我不能行。此自輕蔑者。則苦雖微。亦能成彼退道之緣。譬如怯夫。雖見他血。亦自驚倒。如云。「有若見自血。反增其堅勇。有雖見他血。亦驚慌悶絕。此由心堅固。怯弱之所致。」

處門廣釋者。若須安忍所生苦者。爲當忍受由何生苦。此分八處。依止處者。所謂衣服飲食坐具臥具病緣醫藥供身什物。是能增長梵行之依。此等諸物若得粗麤。他不恭敬。稽留乃與。不應憂鬱。當忍由此所生衆苦。世法處者。衰毀譏苦。壞法壞。盡法盡。老法老。病法病死法死。如是九種。是爲世法。依此一切。或依一分所生衆苦。應善思擇而忍受之。威儀處者。行住坐臥。是四威儀。第一第三晝夜恆時。從諸障法淨修其心。由此生苦。悉當忍受。終不非時脅著牀座草敷葉敷。攝法處者。供事三寶。供事尊長。諮受諸法。既諮受已。爲他廣說。大音

讚誦。獨處空閒。無倒思惟。修習瑜伽。作意所攝。若止若觀。爲七攝法。於此劬勞。所生衆苦。悉當忍受。乞活處者。剃鬚髮等。誓受毀形。受持裁染壞色之衣。從其一切世間遊涉。兢攝住。故別行餘法。捨務農等。從他所得。而存濟故。依他存活。不應受用集所獲故。盡壽從他求衣服等。斷穢行故。盡壽遮止人間諸欲。捨離歌舞笑戲等故。及離與諸親友同齡歡娛等故。盡壽遮止人間嬉戲。爲七乞活。由依此等所生衆苦。應當忍受。勤劬處者。勤修善品。劬勞因緣。所生衆苦。悉當忍受。利有情處者。謂十一事。從此生苦。皆應忍受。現所作處者。謂出家者。便有營爲衣鉢等業。諸在家者。則有無罪營農經商仕王等業。從此生苦。悉當忍受。如是八處所生衆苦。隨何苦起。皆應別別精進。不廢正趣。菩提已正趣入。不令成其退轉障礙。令意全無不喜而轉。

第三引發思勝解忍中勝解之境。略有八種。一淨信境者。謂三寶功德。二現證境者。謂無我真實。三希樂境者。謂諸佛菩薩廣大神力。此復有三。謂神通力。六波羅蜜多力。及俱生力。四五取捨境者。謂諸妙行諸惡行。因及此所招愛非愛果。此分爲二。六七所修境者。謂大菩提是應得義。及菩薩學一切諸道。是能得彼所有方便。此亦分二。八聞思隨行境者。謂所

知境。卓隴巴師說爲無常等。然力種性品說十二分教等正法。爲第八種或應如是。勝解之理者。謂如實知此諸境已。無所違逆數數思惟。安受衆苦及思擇法俱分八類者。如菩薩地所說而錄。特於思法此說極廣。

修此等時如何行者。謂隨修一能堪忍時。皆令具足六種殊勝。具足六種波羅蜜多。唯除令他安立於忍。是忍施外餘如前說。

第五此等攝義者。謂應隨念發菩提心。爲行依止而修行者。是欲安立一切有情於漏盡忍所有根本。故須令此漸次增廣。大地諸忍作所願境而勤修習。諸初發業所應學忍善了知己。如理修學。如於所說有所違越。應當精勤而令還出。若修此時捨而不修。恆爲非一大罪所染。於餘生中亦極難修。最爲殊勝諸菩薩行。若能視爲勝道扼要。諸能行者現前修行。未能行者亦能於上淨修意樂。則如妙手問經所說。以少功力及微小苦。而能圓滿忍辱波羅蜜多。

學習精進波羅蜜多分五。^一精進自性。^二趣入修習精進方便。^三精進差別。^四正修行時應如何修。^五此等攝義。今初。

緣善所緣勇悍爲相。入行論云。「進謂勇於善。」菩薩地說爲攝善法及利有情。其心勇悍無有顛倒。及此所起三門動業。

第二趣入修習精進方便者。謂應多思精進勝利不進過患。此若串習精進起故。其勝利者。勸發增上意樂會云。「能除諸苦及冥暗。是能永斷惡趣本。諸佛所讚聖精進。此是恆常應依止。此世所有諸工巧。及出世間諸巧業。若發精進非難得。智者誰厭精進力。若有趣佛菩提者。彼見昏睡諸過失。常發精進而安住。我爲策彼而說此。」莊嚴經論亦云。「資糧善中進第一。謂依此故彼後得。精進現得勝樂住。及世出世諸成就。精進能得三有財。精進能得善清淨。精進度越薩迦耶。精進得佛妙菩提。」又云。「具進受用無能勝。具進煩惱不能勝。具進厭患不能勝。具進少得不能勝。」菩薩地亦云。「唯有精進是能修證菩薩善法最勝之因。餘則不爾。故諸如來稱讚精進。能證無上正等菩提。」攝波羅蜜多論亦云。「若具無厭大精進。不得不證皆非有。」又云。「非人皆喜饒利彼。能得一切三摩地。晝夜諸時不空度。功德資糧無劣少。獲得諸義過人法。如青蓮華極增長。」過患者。海慧請問經云。「有懈怠者。菩提遙遠最極遙遠。諸懈怠者無有布施乃至無慧。諸懈怠者無利他行。」念

住經亦云。「誰有諸煩惱。獨本謂懈怠。若有一懈怠。此無一切法。」若無精進。隨懈怠轉。一切白法。悉當虧損。退失一切現時畢竟士夫義利。

精進差別分二。^一正明差別。^二發生精進之方便。初中有三。^一擐甲精進。^二攝善法精進。^三饒益有情精進。今初

菩薩地說。「謂諸菩薩於發精進加行之前。其心勇悍。先應如是擐意樂甲。若爲除一有情苦故。以千大劫等一晝夜。集爲百千俱胝倍數三無數劫。唯住有情那洛迦中。乃能成佛。我亦勇悍爲正等覺。非不進趣。發精進已終不懈廢。況時較短。其苦極微。如是名爲擐甲精進。若有菩薩於此精進。少發勝解。少生淨信。亦名堅固。尚能長養爲求無上大菩提故。發起無量精進之因。何況成就如是精進。於求菩提饒益有情。無有少分難行事業。可生怯劣難作之心。」若能修習如是意樂。定能醒覺大乘種性所有堪能。故應修習。攝波羅蜜多論云。「設等生死前後際。成爲極長大晝夜。集此爲年成長劫。以盡大海水滴量。發一最勝菩提心。須以此相漸集餘。一一資糧悲無厭。無諸懈怠修菩提。自心莫思流轉苦。而擐無量穩固甲。住戒悲性諸勇識。是爲最初所應取。」此亦是說擐甲精進。又如無盡慧經所說。「設

從無始生死以來。現在以前爲一晝夜。三十晝夜而爲一月。於十二月計爲一年。經十萬年始發一次菩提之心。見一次佛。如是等一殑伽沙數。始能知一有情心行。以如是理。須知一切有情心行。亦無怯弱而環誓甲。爲無盡甲。是爲無上環甲精進。總之若能引發少分如此意樂。速能圓滿無邊資糧。淨無量障而成最勝不退轉因。如於長劫能生喜樂。如是亦能速當成佛。若於無邊妙行及於極長時等。全無勇悍。唯樂短時速當成佛。反於成佛極爲遙遠。以能障礙諸菩薩衆發最殊勝大志力故。爲何義故。如是環甲發勤精進。其中有二。攝善法精進者。謂爲正引發六種波羅蜜多故。修彼加行。饒益有情精進者。謂於十一事。如其所應而發精進。註：饒益有情精進十
一事同饒益有情戒。

第二發生精進之方便者。如前所說。二種資糧一切白法。由依此故生住增長。故修精進極爲重要。此亦唯見寂天菩薩論說。易解便修最圓滿故。當說此宗。

此中分四。^一捨離障礙精進違緣。^二修積順緣護助資糧。^三依上二緣發勤精進。^四由此身心堪能之理。初中分二。明所治品。^二修斷彼方便。今初

不入道者略有二類。一雖見能修而不趣入。二怯弱不入。謂我豈能如是修習。雖尚有

餘能不能修未嘗思擇而不趣者。然此是說求解脫者。彼非此說。初中有二。一推延懈怠。謂念後時有暇能修。二雖非如是。然於庸常諸下劣事。貪著覆蔽。如入行論云。「說其所治品。懈怠耽惡事。自輕而退屈。」能生懈怠之因者。謂諸懶惰味著微樂。愛睡眠樂。不厭生死。如云。「懶惰受樂味。愛習近睡眠。不厭生死苦。當生諸懈怠。」有釋前二句文。謂明如何生起之相。

修斷彼方便分三。初破除推延懈怠者。略有三種。謂已得之身速當壞滅。命終之後墮諸惡趣。如此人身極難再得。由修此三能除執爲有暇懈怠。引發恆覺無暇之心。此三於前下土之時。已廣宣說。二破除貪著惡劣事業者。應觀正法。是能出生現後無邊喜樂之因。無義狂談掉等散亂。是能失壞現前大利。引發當來無義衆苦無依之處。修習對治而正滅除。如云。「棄妙善正法。無邊歡喜因。汝何故反喜。苦因散掉等。」三破除退屈或自輕者。如是破除推延耽惡事已。雖於正法能起勇悍。然非以此便爲喜足。應於大乘精勤修學。故應除遣於彼怯弱。謂念如我何能修證。此中分三。於所應得破除退屈。於能得方便破除退屈。於所安住修道處所破除怯弱。

所得佛者。謂是永盡一切過失。畢竟圓滿一切功德。我修一德斷一過失。且極艱難。故我豈能獲如是果。若實發起如此退怯。已捨發心。過患極重。設未實起。亦應從初滅不令起。破除道理者。應作是念。策舉其心。佛薄伽梵。定量士夫。是諦語者。是實語者。不虛妄語。不顛倒語。彼尚記說蚊虻等類。能證菩提。何況我今生在人中。身報賢善。有智慧力。觀擇取捨。故我若能精進不廢。何故不能證得菩提。如云。「不應自退怯。謂不證菩提。如來諦語者。作此諦實說。所有蚊虻蜂。如是諸蟲蛆。彼發精進力。證無上菩提。況我生人中。能知利非利。不捨菩提行。何不證菩提。」又於往昔過去諸佛及現在佛。並未來佛。此等亦非先已成佛。次修諸道。初唯如我。由漸昇進。而得成佛。及當成佛。由如是思。破除怯弱。寶雲經云。「菩薩應念所有如來。應正等覺。謂諸已現等覺。今現等覺。當現等覺。此等皆以如是方便。如是修道。如是精進。已現等覺。今現等覺。當現等覺。」乃至說云。「此諸如來。亦非皆是成如來已。而現等覺。故我亦當於其無上正等菩提。而現等覺。我亦應發共同一切有情精進。普緣一切有情精進。如是如是策勵尋求。」無邊功德讚云。「雖諸已得善逝位。亦曾墮諸極下處。佛墮險時不自輕。不應自輕壯亦怯。」生此怯弱。是由善知諸佛功德。無有邊際。果隨因行。故修

道時。須無量門引發功德。及無量門滅除過失。次觀自身而生怯弱。若謂諸佛無量功德於修行時。僅由專懇修學。一分微少功德即能成就。於道生此顛倒了解。則於現在全無所怯。然此非是賢善之相。是於修道之理未獲定解。或雖少有散渙了解。然皆未曾親切修持。總覺容易障覆所致。若至實行雖略顯示道之首尾粗概次第滿分之體。生恐懼云。若須如是誰復能修而捨棄故。霞惹瓦亦云。「未曾實行諸菩薩行。如看射箭總覺甚易全無怯弱。現在之法無完善者。故不致到怯弱自輕之地。若善圓滿恐必多起怯懼自輕。」此言極實。

於能得方便破除怯退者。謂念成佛須捨手足等。我不能爾。如此之苦應須堪忍。即不修行自任運住。流轉生死。亦曾多受斫裂刺燒此等大苦。不可說數。然亦未能成辦自利。爲求菩提難行之苦。較其前苦尚無一分。然能成辦自他大利。如云。「若謂捨手等。是我所怖畏。是未察輕重。愚故自恐怖。無量俱胝劫。曾多受割截。刺燒及解裂。然未證菩提。我今修菩提。此苦有分齊。爲除腹內病。如受割身苦。諸醫以小苦。能治令病癒。故爲除衆苦。小苦應堪忍。」又捨身者。初怖畏時非可即捨。先於布施漸次學習。至於自身全無貪著。大悲心力開發之時。若有大利方可施捨。故正捨時全無難行。如云。「如此治療法。勝醫且不用。以柔和

儀軌。治無量大病。導師先令行。惠施蔬菜等。習此故而後。自肉漸能施。若時於自身。覺如諸菜葉。爾時捨肉等。於此有何難。」是故有說波羅蜜乘。須捨身命。故生逼惱。是難作道。今此教典善爲破除。謂於發生難行想時。不須即捨。如與菜等極易捨時。方可捨故。

於所安住修道處所。破除怯弱者。謂念成佛。須於生死受無量生。爾時生死衆苦逼惱。故我不能修如是行。應如是思。菩薩由其已斷諸惡。以因遮故。必不能生苦受之果。堅固通達。生死如幻。悉無自性。故心無苦。若其身心安樂增盛。雖處生死。無厭患義。如云。「斷惡故無苦。善巧故無憂。謂由邪分別。罪惡害身心。福令身安樂。智故心亦安。利他處生死。悲者何所厭。」又云。「故遍除疲厭。騎菩提心馬。從樂而趣樂。有智誰退屈。」如是雖延無量時劫。不應怯弱。唯時長久。非厭因故。謂苦極重。雖時短促。亦生厭離。無苦安樂。時雖久遠。無所厭故。寶鬘論云。「重苦雖時短。難忍況久遠。無苦而安樂。無邊時何害。此中身無苦。意苦從何有。唯悲世間苦。由此而久住。故謂佛久遠。智者無退屈。爲盡過集德。恆勤修資糧。」又念成佛。必須圓滿無邊資糧。此極難作。故我不能。亦莫怯退。若爲利益無邊有情。求證諸佛無邊功德。而爲發起。住無量劫。欣樂修集無邊資糧。而受律儀。則於一切。若睡未睡。心散不散。乃

至有此律儀之時。福恆增長。量等虛空。故無邊資糧。非難圓滿。即前論云。『如一切諸方。地水火風空。無邊如是說。有情亦無邊。菩薩普悲愍。此無邊有情。欲度諸苦厄。安立於佛位。如是堅住者。從正受戒已。隨其眠不眠。及放逸而住。如有情無邊。恆集無邊福。無邊福非難。證無邊德佛。若住無量時。爲無量有情。求無量菩提。而修無量善。菩提雖無量。以此四無量。資糧非久遠。如何不得證。』是故若由最極猛利大慈大悲。及菩提心衝動其意。爲利有情。願於短時速成佛者。極爲希有。然若未近此之方隅。僅由見於極長時劫。須正修學無邊諸行。及多難行。便作是念。誰能如是。故妄說云。求速近道。此於願心間接損害。正損行心。令大乘種漸趣劣弱。故於成佛反極遙遠。以與龍猛無著決擇如來密意。最極增長菩提心力。所有道理極相違故。

如是若僅怯弱而住。全無所益。反漸怯劣。故應善知諸能修證菩提方便。策舉其心。則辦諸利如在掌內。如本生論云。『怯弱無益悅匱乏。是故不應徒憂惱。若依能辦利聰叡。雖極難事亦易脫。故莫恐怖莫憂惱。如其方便辦所作。智者威堅而策舉。辦一切利如在掌。』聖者無著數數說爲。『當具二事。一雖善了知於廣大法學習道理。應無怯弱。二於下劣功

德不應喜足。」然現在人若生少分相似功德，或生少分真實功德，便覺已進極大道位，計唯修此便爲滿足。若爲智者知道扼要，依於教理善爲開曉，謂此雖是一分功德，然唯以此全無所至。果能了解，意必怯退，是故能於一分功德不執爲足，更求上勝，及知須學無邊學處而無怯弱，極爲稀少。

第二積集順緣護助資糧分四：一發勝解力，二發堅固力，三發歡喜力，四暫止息力。 今初

諸論中說，欲爲進依，此中勝解即是欲樂。須發此者，如云：「我從昔至今，於法離勝解，感如此困乏，故誰棄法解。佛說一切善根本爲勝解。」勝解如何而起者，如云：「又此之根本，恆修異熟果。」此說修習從黑白業，生愛非愛諸果道理。諸論又說信爲欲依，以從二種深忍之信，能引取捨二種欲故。此是思惟諸總業果，及特思惟諸菩薩行所有勝利，及越諸行所有過患諸因果等。如是勝解大乘入大乘門，即是誓除自他一切過失，誓引自他一一功德。然一一過及其習氣究竟清淨，一一功德畢竟圓滿，必須經歷多劫修習，不見我有淨除過失引發功德一分精進，我實徒耗有暇之身，如是思惟自行策發。如云：「我應除自他無量諸過失，然盡一一過，須經諸劫海，未見我有此斷過精進分，墮無量苦處，我心何不裂。」

我應勤引發。自他衆功德。然修一一德。須歷經劫海。我終未能起。修此德一分。我將難得身。空棄實奇哉。」

堅固力者。謂於何事發起精進。即於彼事究竟不退。此初不應率爾而行。當善觀察。見其能辦次乃進趣。若不能者則莫趣入。與其既行中間廢捨。莫若最初不趣爲勝。其因相者。以於中間棄捨誓願。若成串習。由此等流。則餘生中亦棄所受學處等故。於現法中增長衆惡。於餘生中增長苦果。又因先思作此事故。未修餘善。退捨先作其果下劣。即此一事亦未究竟。故其所作終無圓滿。總之誓作何事。其事未成亦障餘事。由其等流。令其誓願所受律儀。亦不堅固。如云。「先應觀加行。應作不應作。未作爲第一。作後不應退。餘生亦成習。當增諸惡苦障。餘及果劣。此亦未能辦。」是故願令誓願究竟。應修三慢。如云。「於業惑功能。三事應我慢。」其業慢者。謂自修道全不賴他爲作助伴。唯應自修。如云。「謂我應自爲。此即事業慢。」親友書亦云。「解脫唯依於自修。非他於此能助伴。」此是念其我當自修。不希望他。與慢相似。假名爲慢。功能慢者。謂諸衆生隨煩惱轉。尚不能辦自己利義。況能利他。念我能引自他利義而勤修行。如云。「此世隨惑轉。無能引自利。衆生非如我。故我應修此。」

又此諸人於下劣業且勤不捨。我今此業能引妙果。何故不爲。作是思已而正修習。如云。「餘尙勤劣業。我如何閑住。」然修此二。非輕蔑他而自憍慢。謂應觀爲可悲愍相。無慢雜糅。如云。「非以慢修此。自無慢爲勝。」由念我能餘則不能。與慢相似。假名爲慢。煩惱慢者。謂一切種輕毀煩惱。我當勝此。終不使此有勝於我。爲欲摧伏諸所治品。令心勇悍。令心堅穩。如云。「我當勝一切。不使誰勝我。諸佛獅子兒。應住此我慢。」若不如是而退弱者。障品雖小亦能爲害。如云。「若遇死毒蛇。烏亦如鵬鳥。若我太軟弱。小罪亦爲損。怯劣棄功用。豈能脫匱乏。」霞惹瓦云。「棄法之樂。較往昔樂全無過上。於現法中若棄正法。應思當來所受諸苦。無有邊際。若自不能勤加功用。煩惱亦必不覺悲愍。對治不說。汝不能修。我自圓滿。諸佛菩薩亦不能救。」若能生起如前我慢。障品雖大不能爲障。是故應須發起慢心。如云。「若起慢功用。障大亦難勝。故心應堅固。摧伏諸罪惡。」若不爾者。修行之人爲罪所勝。猶願戰勝三界煩惱。實爲智者所恥之處。如云。「我爲罪所勝。勝三界可笑。」此由輕毀諸煩惱故。欲爲摧伏。故假名爲煩惱我慢。諸作釋者雖有異說。然覺此說與論相符。如是應斷希望於他。當擯誓甲願我自作。此復覺其非餘所能。唯我始能自負其任。如是見已。正修之時。

令心堅固。唯應向外摧伏煩惱。不令煩惱向內摧伏。更思中途棄捨誓願所有過失。善思擇已。隨所作事。一切誓願悉願究竟。乃至未獲堅穩以來淨修其心。

發歡喜力者。如是由其猛利欲樂勝解之力。精進未生能令生起。又令已生不退之因。謂由成就堅固之力。或我慢力。最初入時歡喜而入。已趣入時。於其事業不欲斷絕無飽意樂者。即歡喜力。故應引發。應發何等無飽之理。如云。「此於所作業。如欲遊戲樂。應著其事業。喜此業無飽。」謂應勵力發起喜心。如同小兒遊戲之業。無飽足心。又如樂果無所飽滿。其因之業亦應無飽。如諸俗人於安樂果不能得。尚有猶預且策勵轉。況行此業決定能生安樂之果。如云。「成樂否無定。尚爲樂作業。若業定感樂。不修云何樂。」又以此理亦不應飽足。如云。「諸欲如刀蜜。尚且無飽足。況福感樂果。寂靜何故飽。」如鋒刀蜜雖亦略有甜味可嘗。但若舐之必能割舌。可愛欲塵雖與現前少分安樂。然生現後極大痛苦。其受用者尚無飽足。況諸資糧能與無罪現前久遠無邊安樂。何應飽足。如是思已。應當發生無飽意樂。故爲圓滿所修善業。乃至未生如日中時。日熾諸象趣向可意蓮池之心。應善修習。如云。「爲圓滿業故。如日中熾象。遇池而入池。亦應趣其業。」

暫止息力者。發勤精進身心疲勞須暫止息。若不爾者則極厭離。能障後時發精進故。休息無間仍發精進。前事究竟不應以此便爲喜足。應於上勝更發精進。如云。「若時力衰乏。爲後故暫捨。爲趣後後故。善竟即應捨。」此後所說極爲重要。若以前德而爲喜足。則能障礙修證衆多勝功德故。此又顯示發精進規。謂應俱斷。太爲熾然。功用過猛及太散緩。當恆相續如瀑流水。吉祥敬母云。「修殊勝德時。尊曾無急緩。故尊諸勝德。前後無差別。」博朶瓦亦云。「如席摩主巴之逐盜者無益。應如絳巴之逐盜者。初先預備。次乃至未及盜處而追。如是緩追。又須耐久。譬若全不停息。速猛而進。走至極乏。坐不能起。等同未進。」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二終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三

如是了知精進三種違緣。修習對治。其未生修持。能令生起之順緣。謂勝解力。若已生者。能令不退之因。謂堅固力。修彼業時。不欲斷絕者。謂歡喜力。更以息捨力。勤發精進。若於此理已得善巧。則於精進當發欣樂之力。茲當宣釋。

第三發勤精進斷所斷時。如云。「如與慣戰敵鬥。劍於陣前。當避煩惱劍。返擊煩惱敵。」如慣戰智者與諸怨敵鬥。劍等時。不應專謀害他。當善二事。謂須善避他來擊刺。及返害他。行者亦爾。與煩惱鬥時。一須善防避煩惱來傷自心。二須依止對治更進害他。若不爾者。雖以對治滅除一分煩惱作用。然餘煩惱。則又劫奪一分善法。或令心中起一大罪。損利平均。則諸善行極難生故。喻如欲修法者。覺以先知爲要。唯於了解執爲堅實極力尋求。此以多聞雖能除遣無知之愚。若不防愼諸餘煩惱。即於爾時染多惡行。致令身心極不調順。又如念云。調伏身心要於多聞。若專重其修。不防愚敵。不聞不學正法。即自所受律儀進止之處。亦極愚蒙。則亦恆爲衆罪侵害。又如臨陣手劍失落。恐被他殺。無間拾取。如是與煩惱

鬥時。若失明記取捨進止所緣行相憶念之劍。恐墮惡趣。亦須無間依止正念。如云。「臨陣劍失落。畏怖速拾取。如是落念劍。畏地獄速取。」龍猛菩薩亦說此念極為重要。如云。「大王佛善說。念身爲共道。故應勤守念。失念壞諸法。」又所念境先以慧別。次乃念取。以念無擇境力故。慧須分別何法者。謂總諸經中所說一切應進止之處。尤以自所受律儀中應取應捨。若能於彼住念正知。其所修法乃能圓滿。若唯於住心所緣修念正知。全無所益。又如陣中。先必勵力令劍不失。設有所失無間急取。是因實畏所殺。非僅空言故。諸修道者。先恐失落明記取捨所有正念。設有所失無間能修者。亦因心中實畏忘失念時。爲罪染著墮惡趣果。非虛言故。能生此心。尤以修習業果爲要。吾等若未知此爲甚深教授。則爲斷絕道中精髓。聰叡所愛功德之本。若爾何須於微小罪見大怖畏。無間滅除不令相續耶。答譬如毒箭略傷於身。以此不久毒遍全身。故當速割。如是惡行略傷心時。若捨不顧速遍全心。實非微小速能廣大。故於最初須滅令不生。設已生起無間應斷。如云「如毒依於血。速能遍全身。如是罪得便。亦能遍全心。」若爾欲勝煩惱陣者。云何依止念正知耶。如云。「如執滿鉢油。執劍住其後。溢則畏其殺。禁者如是勵。」謂應如是策勵廣如迦旃延那因緣。應當了知。

如是策勵之時。總諸惡行。特見睡等懈怠之因。現在前者。應不忍受迎面遏止。如云。「如蛇入懷中。故應急起立。如是睡懈生。皆應速遏止。」非但斷除。應於犯罪心生不喜。謂我往昔如是轉故。乃至現在漂流生死。尤以正受菩薩律儀。而反安住學處障品。極可訶責。及願今後於如是罪定不令生。防護當來。於彼二心應多修習。如云。「一一罪生時。應當自訶責。必不令更生。恆思如是行。」應勵修學。能相續生有力正念最深之因。謂與善師善友共住。及應依止多聞等因。如云。「於此等時中。謂當串習念。此因能遇師。或行應理事。」總須多聞善辨菩薩學處取捨。次於所知法義。一切威儀。恆依正念發勤精進。故於所精進處要無錯誤。

第四身心由此堪能之理。謂自在之力。如不放逸品說。「必須善學菩薩學處。及受已不學過患極重。當視煩惱猶如仇敵。於諸難行莫覺爲擔。應發心力。視爲莊嚴。」於未修業前。先修此等。破除身心於諸善事無堪能性。一切怯弱。學菩薩行。令成輕利。如云。「定於修業前。令一切有力。憶不放逸論。令自成輕利。」如是勵力。能發何等精進耶。謂如樹棉。去來飄動隨風而轉。自內身心於善勇悍。隨勇悍轉。此後精進能善成辦。由生精進。乃能成辦一

切資糧。如云，「如樹棉去來，隨風飄動轉。如是勇悍轉，由是事皆成。」又諸難行，唯應策勵，不應棄捨。如吉祥敬母云，「不修難行業，不獲難得位，故佛不自顧，令精進增長。」

第四正修此時應如何行。隨發何精進，皆當具足六種殊勝及六波羅蜜多，精進施者，謂自住精進而安立他，餘如前說。

第五此等攝義，應當隨念發菩提心爲諸行依而勤修習，則於精進爲欲安立諸有情故，策發修學漸令增長。次於大地所發精進，修爲願境，於初發業所行精進，隨力勤學，尤應斷除精進不共所治諸怯弱等。又於所得菩提及爲一切有情與樂拔苦，經極長時，集無邊資糧行，無量難行。先當勇悍，環精進誓甲。妙手問經說，「若略發此廣大意樂，即已積集廣大資糧。」故當勤學。若不學者，不能增長種性堪能，恆爲衆多惡行染著。於餘生中亦極難學諸菩薩行。如是知己，雖尙未能如實修學，然心亦應趣向彼品。隨力隨能發勤精進，如妙手問經說，則於餘生少以功力無諸苦難，速能圓滿精進波羅蜜多。

學習靜慮波羅蜜多分五。^一靜慮自性。^二修彼方便。^三靜慮差別。^四正修彼時應如何行。^五此等攝義。今初。

住所緣境心不散亂善心一境性。如菩薩地云。「謂諸菩薩於菩薩藏聞思爲先。所有妙善世出世間心一境性。心正安住或奢摩他品。或毘鉢舍那品。或雙運道俱通二品。當知即是菩薩靜慮自性。」入行論云。「既發精進已。意當住等持。」

第二修彼方便。謂當思維。修習靜慮所有勝利及不修過患。奢摩他時茲當廣說。

第三靜慮差別。如前所引就自性分二。謂世出世。就品有三。就作業分。謂身心現法樂住靜慮。引發功德靜慮。饒益有情靜慮。初謂住定即能引生身心輕安所有靜慮。二謂諸靜慮能引神通解脫遍處及勝處等。共諸聲聞所有功德。三謂有靜慮能引十一種饒益有情事。

第四正修彼時應如何行。隨修何善三摩地。皆當具足六種殊勝。六波羅蜜多。自住靜慮亦安立他。是靜慮施餘如前說。

第五此等攝義。隨念發心爲諸行依而正修習。則於無漏靜慮。爲欲安立一切有情策勵修學。此堅固增長已。以地上諸靜慮作所願境。雖未能生圓滿靜慮。亦應時時精進不捨。隨力學習心一境性諸三摩地。若不爾者。恆違學處罪所染著。於餘生中亦極難學菩薩等。

持所有學處。若能學者。即於現法亦少散亂心。所修善行勢力強盛。當來亦如妙手問經說。身心喜樂靜慮波羅蜜多極易圓滿。於奢摩他時當廣解釋。故此不說。

學習般若波羅蜜多分五。^一慧之自性。^二生慧方便。^三慧之差別。^四正修慧時應如何行。^五此等攝義。

今初

慧謂於所觀事能揀擇法。此處是說通達五明處等慧。如菩薩地云。「謂能悟入一切所知。及已悟入一切所知揀擇諸法。普緣一切五明處轉。一內明二因明三醫方明四聲明五工巧明。當知即是菩薩慧之自性。」能悟入慧者是未得地前慧。已悟入者是得地慧。

第二生慧方便。謂當思惟生慧功德及未生之過失。其有無通達如實無我性慧之功德過失。毘鉢舍那時茲當廣說。今當略說所餘德失。先說功德。此中慧是現後一切功德根本者。如龍猛菩薩云。「慧爲見不見一切功德本。爲辨此二故。應當攝受慧。明是求法義。及大解脫本。故應先敬持。大般若佛母。」慧如施等五度之眼者。如攝頌云。「若時爲慧所攝持。爾時獲眼得此名。如畫事畢若無眼。未畫眼來不得值。」於餘功德皆須慧者。譬如妙金所作莊嚴雖已殊妙。若更嵌飾帝青等寶。尤爲可意。如是從施乃至靜慮。五種金莊嚴具。若

以揀擇理非理。慧鈿寶嵌飾。更爲希有。由此能令施等五法成清淨故。猶如意識。能於眼等五根之境。分別德失而爲進止。如吉祥勇云。「此施等福德。若有妙慧力。如諸金莊嚴。嵌寶尤光顯。慧於彼彼義。增廣功德力。如根於自境。由意顯其力。」如是信等根中以慧爲主。若有慧主。則善了知。施信等德。慳等過失。次乃善巧盡諸煩惱。增長功德。所有方便。如云。「信等根中慧爲主。如餘根中須意識。有此爲主。知德失。亦能善巧斷煩惱。」又諸菩薩將自身肉施諸求者。如從藥樹而取。無慢怯等分別變異。亦因智慧現證真實。又由慧故。能觀生死涅槃所有衰損。爲利他故。修學尸羅。能令戒淨。由慧通達忍與不忍。功德過失。令心調伏。則邪行衆苦。無能奪轉。由慧善知爲應精進事。即勤修彼道極昇進。又住眞實靜慮。所有最勝喜樂。亦是由慧依止正理之所引發。故淨施等五法以慧爲依。如云。「菩薩開慧眼。雖施自身肉。如從藥樹取。無別無高下。」又云。「慧見三有獄。勝解度世間。持戒非自利。何況爲三有。」又云。「慧者有忍德。怨敵莫能害。如調伏象王。堪多業差別。唯勤墮苦邊。有慧成大利。」又云。「諸已趣歧途。集過重罪染。惡人豈能成。靜慮妙喜樂。」又二功德似有相違。由是慧故。能令無違。譬如菩薩作轉輪王。王四大洲。然能不隨欲塵遷轉。是由具足慧臣之力。

如是雖生猛利慈心。見諸有情極可悅意。然無少分貪欲和雜染。見有情苦。雖生恆常猛利難忍大悲。然無懈怠憂惱蔽覆不樂善行。又雖具足歡喜無量。心於所緣全無散動。又雖具足大平等捨。然於衆生所有義利。那捨。此皆由慧成。以慧力故。滅除此等力均之障。如云。「菩薩具王位。根境如天物。性不變非理。是慧臣德力。慈心純利他。然無貪薰染。悲不忍他苦。不憂懈低劣。雖喜無散動。捨不棄利他。諸德所治品。由慧滅故妙。」又如讚應讚云。「不棄捨法性。亦隨順世俗。」謂諸相縛所執之事。雖微塵許亦不可得。於此法性獲大定解而不棄捨。然與世俗內外因緣各別生果。所獲定解無違隨順。又諸餘人認爲極相違事。然具慧者皆能隨順。令無所違。如前論云。「若開若遮止。佛語或有定。或是不決定。然皆不相違。」謂大小乘及經咒中。見有衆多開遮不同。若以一人雙修二事。尋求無邊經論密意時。諸愚無慧雖覺相違。然諸智者實見無違。亦是慧之所作。如是無慧覺爲相違。及有慧者見不相違事。雖有無邊。然二諦建立及經論中互相開遮衆多不同。以慧分辨意趣無違。即是智慧無上功德。一切功德皆從慧生者。如云。「世間圓滿從慧生。如母育子有何奇。善逝十力超勝力。一切無等最勝事。及餘一切功德聚。皆依如是慧因生。世間藝術及勝藏。所有

如眼諸經典救護覺慧及咒等種種建立法差別。衆多異門解脫門。彼彼利益世間相。大力佛子所顯示。此等皆從慧力生。」

無慧過患中。施等無慧如無眼目。攝頌云。「俱胝瘦他無導盲。路且無知豈入城。五度無慧如無眼。無導非能證菩提。」是故施等不能清淨。亦復不能獲得正見。如云。「無慧求果報。施體不能淨。利他爲勝施。餘唯爲增財。」又云。「無破闇慧光。不能成淨戒。多由無慧故。尸羅成濁染。」又云。「慧倒心混亂。不信住忍德。不樂觀善惡。如無德王名。」又云。「智者所稱讚。無餘最細深。欲未障直道。無慧不能往。」又云。「心不勤修慧。其見不能淨。」王名稱者。謂如無德之王。名稱一揚後仍退失。乃至未發大慧光明。愚癡黑闇終不可滅。慧發即滅。故於發慧應隨力能精勤修習。如云。「由發大慧光明力。猶如出現大日光。衆生身中黑闇覆。悉皆除遣唯餘名。」又云。「故應盡自一切力。於如是慧勤修習。」愚癡之因。謂近惡友。懈怠懶惰極重睡眠。不樂觀擇。不解方廣。未知謂知。起增上慢。上品邪見。或生怯弱。念我不能。不樂親近諸有智者。如云。「懈怠懶惰近惡友。隨睡眠轉不觀擇。不信能仁最勝智。邪慢所覆而輕問。心劣自耽以爲因。不信親近有智士。並其邪妄分別毒。及諸邪見爲癡

因。」故又云。「恭敬承事可親師。爲引慧故求多聞。」謂應親近智者。隨自力能而求多聞。若不爾者。聞所成慧思所成慧皆不得生。是則不知修何法故。若有多聞。由思所聞法義。能生智慧。從此能生廣大修慧。如吉祥勇云。「寡聞生盲不知修。彼無多聞何所思。故應精勤求多聞。因此思脩生廣慧。」慈尊亦云。「三輪諸分別。是名所知障。慳等諸分別。是爲煩惱障。除慧無餘因。能斷此二障。聞爲勝慧本。故聞爲第一。」集學論云。「應忍求多聞。次當住林藪。精勤修等引。」自釋中云。「不能忍者。則由厭患。不能堪耐。退失聞等。」無多聞者。則不能知靜慮方便。淨惑方便。故應無厭而求多聞。」那羅延問經云。「善男子。若具多聞。能生智慧。若有智慧。能滅煩惱。若無煩惱。魔不得便。」是故聖道最勝命根。謂擇法慧。慧無上因。謂於無垢經論。勤求多聞。以諸教理。善爲成立。

然諸欲修法者。尙不能知聞爲必須者。是由於修時不能定解。必須觀慧思擇而修。反顛倒解。不須多聞過失所致。故自愛者。應棄此過。猶如惡毒。大瑜伽師云。「覺嚙瓦。欲成佛一切種智者。不於牛負量經函。辨其所作。而將掌許。若講若藏。皆無所成。」樸窮瓦開啓經卷。安置枕前曰。「我等是學者故。縱未能看。應於此等而發願心。若不知法云何能修。」謹

哦之弟子送博朶瓦時。三云。「汝等快樂。」次云。「能得依止我如天覆地之知識。不須於他更起口水。不勞多看紅紅本釋。事業微少。不勞思業果內心安泰。以多咒法成多事業令心飽滿。」霞惹瓦云。「乃至未成佛求學無完。至成佛時始得完畢。」迦摩瓦云。「若謂修法何須求知。是自失壞。我寡聞者易生此失。易說修行不須求知。然修法者。實定須知。縱於此短壽未能圓滿。須不失暇身。相續多聞。若謂修者不須說者。乃須說說法師易生此罪。以修者尤須故。」如是修者慧及慧因多聞。不容或少。應獲廣大定解。然此定解於未知修時。必須觀察修者極難生起。雖自許爲受持三藏之法師。亦多認爲修之前導。或僅爲佐證。非實教授。由此因緣。說欲速成佛則須勤修。欲利聖教則須多聞。內自修與利聖教別執爲二。此是矛盾最大狂言。以聖教中。除教證法別無聖教。前者是令了知修行之軌。後者是令知已予以實行。故修行能無錯謬者。即是最勝住持聖教。又能無錯住持修證之聖教。必依無錯了解教法故。故先知多法者。修時即應修彼法義。不可忘失。若先未知亦勿怯退。當隨慧力而求多聞。復非聽聞此法。別修他法。即所修處而求聞思。故又不應唯修一分。定應依止初業菩薩所修圓滿道之次第。若慧劣弱即令修彼。若慧廣大或初雖微劣。由修習故增廣。

之時。將此道次漸爲增廣。能與一切清淨經論相屬而修。亦非定須別求多聞。故凡圓滿無錯教授。略亦能攝一切經咒大小諸乘道之宗要。若廣開解亦能遍入一切教法。未獲如斯教授之時。於少分修易生喜足。然於聖教全體修行宗要。難獲定解。故應親近良師。淨持尸羅。數聞教授。每日四次修習所緣。至誠祈禱師長本尊。又由多門積集資糧。淨除業障。若能勤修此圓滿因。其慧倍復殊勝增長。乃能生起澈底定解。如先覺云。「先所聞法令心總現。數數思惟稱量觀察。若忘其法專學持心。則無助伴。」故上修者是上法師。中品修者是中法師。凡所修法即知彼法。若由是思定解堅固。則諸惡友唱說善惡一切思惟。皆是分別。應棄捨者。自知法中無如是語。良師不許。便能不隨彼轉。若無此解。有信無慧。見哭則哭。見笑則笑。隨他所說。覺爲真實。猶如流水隨引而轉。

第三慧之差別分三。^一通達勝義慧。^二通達世俗慧。^三通達饒益有情慧。 今初

謂由總相覺悟。或由現量覺悟無我實性。第二通達世俗慧。謂善巧五明處慧。如莊嚴經論云。「若不勤學五明處。聖亦難證一切智。故爲調伏及攝他。並自悟故而勤學。」謂爲調伏未信聖教者故。應求聲明及因明處。爲欲饒益已信者故。應求工巧及醫方明。爲自悟

故應求內明。此是別義。又此一切皆爲成佛故求。是爲通義。第三通達饒益有情慧。通達能引有情現法後法無罪義利。

第四正修慧時應如何行。發三慧時。應令具足六種殊勝。及具六種波羅蜜多。自住慧已。立他於慧是爲慧施。餘如前說。

第五此等攝義。雖有現證空性之慧。若無大菩提心。仍非菩薩之行。故應增長大菩提心爲行所依。地上慧度修所願境。其能圓滿無上妙智資糧所有方便。謂發三慧。現應勵力而求多聞。若不爾者。違越學處罪所染著。諸餘生中亦不樂多聞。不能學習菩薩學處。若於現法勤修開發智慧方便。能遮現法不學之罪。如妙手問經所說。餘生亦能速疾圓滿般若波羅蜜多。如是經咒二道棟梁。六度之中。修習靜慮之次第。尚似略存。修餘五度之次第。皆已隱沒。故於修行攝要及引發定解之方便。略爲宣說。諸大經論所說。修習緣如所有及盡所有般若自性毘鉢舍那之次第。及修習靜慮自性奢摩他之次第。後當廣釋。凡菩薩成佛。皆依六度而得成佛。菩薩地中。於六度一一之後。皆珍重宣說。故應了知。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菩薩衆共行之道。此六即是一切白法大海。故是修行宗要。無上大嚧陀南。如菩薩地

云。「如是六種波羅蜜多。菩薩爲證無上正等菩提果故。精勤修集。是大白法海。名大白法海。是一切有情一切種類圓滿之因。名爲涌施大寶泉池。又即如是所集無量福智資糧。更無餘果可共相稱。唯除無上正等菩提。」

第二四攝成熟他相續分五。^一四攝自性。^二立四之理由。^三四攝之作業。^四攝受眷屬須依四攝。^五略爲解說。今初

布施如前六度時說。愛語者謂於所化機開示諸度。利行者如所教義令所化機如實起行。或令正受。同事者謂教他所修自亦應修與他同學。如莊嚴經論云。「施同示勸學。自亦隨順轉。是爲愛樂語。利行及同事。」

第二立四之理由。何故定爲四攝耶。答謂攝受眷屬令修善行。須先使歡喜。此必先須施以資財饒益其身。旣歡喜已。令修道時。先須令知云何應修。此由愛語宣說正法。除其無知斷其疑惑。令其無倒受持法義。旣了知己。由其利行令修善行。若自不修而爲他說應取應捨。彼不信受反作是難。且不自修何爲教他。汝今尚須爲他所教。若自實行他便信受。謂教我等所修之善。彼自亦修。若修此善定能利益安樂我等。先未修者能新修行。已修行者

堅固不退。故須同事。如云。「能利他方便。令取令修行。如是令隨轉。四攝事應知。」

第三四攝之作業。以此四攝於所化機何所作耶。謂由布施故。令成聞法之器。以於法師生歡喜故。由愛語故。能令信解所說之法。以於法義令正了解斷疑惑故。由利行故。如教修行。由同事故。已修不退長時修行。如云。「由初爲法器。第二令勝解。由三使修行。第四成淨修。」

第四攝受眷屬須依四攝。佛說此爲成辦一切衆生義利賢善方便。故攝徒衆應須依此。如云。「諸攝眷屬者。當善依此理。能辦一切義。讚爲妙方便。」

第五略爲解說。愛語有二。一隨世儀軌語。謂遠離顰蹙。舒顏平視。含笑爲先。慰問諸界。爲調適等。隨世儀軌慰悅有情。二隨正法教語。謂爲利益安樂有情。依能引發信戒聞捨慧等功德。宣說正法。又於能殺害怨敵之家。無穢濁心說利益語。於極鈍根心無疑慮。誓受疲勞。爲說法語。令攝善法。於其諂詐欺二師等。行邪惡行諸有情所。無恚惱心說利益語。於此難行愛語。亦當修學。又於相續未熟。欲斷諸蓋向善趣者。爲說先時所應作法。謂施及戒。又於已離蓋。相續成熟心調善者。爲說增進四聖諦法。又在家出家多放逸者。爲令安住不放

逸行。無倒諫誨。又疑惑者爲斷疑故。爲說正法論議決擇。是爲一切門愛語。

利行略有二種。一未成熟者能令成熟。二已成熟者能令解脫。又分三種。一於現法利。勸導利行。謂勸令如法招集守護增長財位。二於後法利。勸導利行。謂正勸導棄捨財位。清淨出家乞求自活。由此定獲後法安樂。不必獲得現法安樂。三於現法後法利。勸導利行。謂正勸導在家出家。趣向世間出世離欲。由此現法能令獲得身心輕安。於後法中或生淨天。或般涅槃。又應修行難行利行。一於往昔未種善根者。難令行善。二現有廣大圓滿財位者。難行利行。由其安住大放逸處故。三諸已串習外道見者。難行利行。由憎聖教。愚癡邪執。不解理故。又應修行漸次利行。謂於劣慧者。先令修行粗淺教授。若成中慧。轉中教授。成廣大慧。爲說深法。隨轉幽微教授教誡。

同事者。謂於何義勸他安住。即於此義自當安住。若等若增。如是隨作何事。先應緣於有情義利。定不應離利他意樂。然其加行則先自調伏。如無邊功德讚云。「有未自調伏。雖說正理教。違自語而行。不能調伏他。尊知此義故。心念諸衆生。自未調伏時。暫勤自調伏。」又四攝事可攝爲二。謂以財攝及以法攝。財施爲初。餘三屬法。法爲所緣。正行清淨之

法。如云。「由財及以法。謂所緣法等。由此二攝門。說爲四攝事。」又此即是三世一切菩薩利他方便。故是共道。如云。「已攝及當攝現攝悉皆同。是故此即是成熟有情道。」又菩薩行總有無邊。然大嗔陀南即是六度四攝。以諸菩薩唯二所作。一自內成熟成佛資糧。二爲成熟他有情相續。六度四攝即能成辦此二事故。如菩薩地云。「由諸波羅蜜多能自成熟一切佛法。由諸攝事能成熟他一切有情。當知略說菩薩一切善法作業。」故於此中略說彼二。若欲廣知。應於菩薩地中尋求。又此根本後得時。應如何行者。如尊者云。「六波羅蜜等。菩薩廣大行。由本後瑜伽。堅修資糧道。」謂初業菩薩受菩薩戒。住資糧道。根本後得皆不出六度。故六度中有是根本定時所修。有者是於後得時修。謂靜慮自性奢摩他。及慧度自性毘鉢舍那一分。是於根本定時所修。前三波羅蜜多及靜慮般若一分。是後得時修。精進俱通根本後得。忍中一分定思深法於定時修。如尊者云。「起根本定時。徧觀一切法。修幻等八喻。能淨後分別。應正學方便。於根本定時。應恆常修習。止觀分平等。」若由未習如是希有難行諸行。聞時憂惱。應念菩薩於最初時亦不能行。然由先知所作願境漸次修習。久習之後。不待功用能任運轉。故其串習極爲切要。若見現前不能實行。即便棄捨全不修。

心。是極稽留清淨之道。如無邊功德讚云。「若由聞何法。令世間生怖。尊亦於此法。久未能實行。然尊習其行。時至任運轉。是故諸功德。不修難增長。」故受菩薩律儀者。定無方便不學諸行。未如儀軌受行心者。亦當勵力修欲學心。若於諸行勇樂修學。次受律儀極爲堅固。故應勤學。上士道次第中。已說淨修願心。及學菩薩總行道之次第。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三終